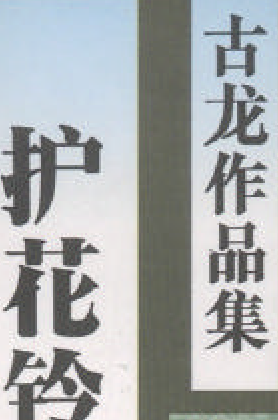
古龙作品集



护花铃

下

珠海出版社

第一二章　南宫惊变

一个满面虬须、双睛怒凸的大汉，一手抓着窗格，五指俱已嵌入木中，半倚着灰白色的土墙，倒毙在地上，他狰狞的面容，正与土墙同一颜色，他宽阔的胸膛上，斜插着一面红旗，那乌黑的铁杆，入肉几达一尺，鲜血染紫了他胸前的玄黑衣服。

另一个浓眉阔口的汉子，手掌绝望地卷着，仰天倒在地上，亦是双睛怒睁，面容狰狞，充满着惊恐，他掌中嵌着一只酒杯的碎片，胸膛上也插着一面乌杆的红旗。

他身侧覆面倒卧着一条黑衣大汉，一手搭着他同伴的臂膀，虽然看不见面容，但半截乌黑的铁杆，自前胸穿入，自背后穿出，肢体痉挛地蜷曲着，显见死状更是惨烈痛苦。

还有八、九人，有的倒卧椅边，有的端坐椅上，有的衣冠不整，有的甚至未着鞋袜，便自屋中奔出，但方自出门，便倒毙在地上。

这些人死状虽然不同，但致死的原因却是完全一样——被他们自己随身所带的红旗插入胸膛，一击毙命。

他们左手的姿态虽然不同，但他们的右掌却俱都紧握刀柄，有的一刀还未击出，有的甚至连刀都未拔出鞘来。

南宫平目光缓缓自这些尸身上移过，身中的血液仿佛已凝结。

立在门畔，他惊呆地愣了半晌，叶曼青面色更是一片苍白，虚软地倚在门上，那店掌柜呆视着他们，竟也不敢开口。

南宫平认得这些黑衣大汉，都是“红旗镖局”司马中天手下的镖师，这些“红旗镖客”们在武林中虽无单独的声名，但却人人俱是武功高强、行事机警的好手。

“铁戟红旗震中州”司马中天之所以能名扬天下，“红旗镖局”之所以能在江湖间畅行无阻，大半都是这些“红旗镖客”的功劳。

而此刻这些武林中的精锐好手，竟有十余人之多一起死在这小小的洵阳城中、这小小的客栈里，死状又这般凄惨、恐怖而惊惶，当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之事！

是谁有如此胆量来动“红旗镖局”？是谁有如此武功能令这些武林好手一招未交，便已身死？这简直不像人类的力量，而似恶魔的杰作！

南宫平定了定神，举步走入房中，房中的帐幔后，竟也卧着一具尸身，似乎是想逃避、躲藏，但终于还是被人刺死。

也是一杆红旗当胸插入，南宫平俯下身来，扶起此人的尸身，心头突地一动，只觉此人身上犹有微温，他试探着去推拿此人的穴道，既无中毒的征象，穴道也没有被人点正，那么如此多人为什么会眼睁睁地受死？难道这么多人竟无一人能还击一招？

又是一阵惊恐的疑云，自南宫平心头升起，突觉怀中的尸身微微一阵颤动，南宫平心头大喜，轻轻道：“朋友！振作些！”

这“红旗镖客”眼帘张开一线，微弱地开口道：“谁？……你是谁？”

南宫平道：“在下南宫平，与贵镖局有旧，只望你将凶手说出……”

他言犹未了，这“红旗镖客”面容突又一阵惨变，喃喃道：“南宫平……南宫……完……了……完了……”

南宫平大惊道：“完了！什么完了！”只见这“红旗镖客”目光呆呆凝

注着屋角，口中只是颤声道：“完了……完……”

“了”字还未说出，他身躯一硬，便永生再也无法言语。

南宫平黯然长叹一声，忍不住回首望去，只见那屋角竟是空无一物，他凝目再望一眼，才觉得那里似乎曾经放过箱子木器之类的东西，但此刻已被人取去。

“劫镖！”这一切看来都是被人劫了镖的景象，但这一切景象中，却又包涵着一种无法描摹的神秘而又恐怖的意味。

南宫平心念闪动，却也想不出这最后死去的一个“红旗镖客”临死前言语的意义，“难道此事与‘南宫世家’有什么关系？”

一念至此，他心中突然莫名所以地泛起一阵寒意。

回首望去，只见叶曼青亦己来到他身后，满面俱是沉思之色，口中沉吟道：“南宫……完了……”忽然抬起头来，轻轻道：“这‘红旗镖局’可是常为你们家护送财物么？”

南宫平颔首道：“不错。”

叶曼青道：“那么他们这次所护之镖，大约也是‘南宫世家’之物，所以他被人劫镖之后，在惭愧与痛苦之中，才会对你说出这样的话来。”

南宫平沉思半晌，竟然长长叹息了一声，意兴似乎十分落寞。

叶曼青道：“你叹什么气呢？‘南宫世家’即使被人劫走一些财物，也不过有如沧海之一粟，算得了什么。”

这句话中本来有些讥讽之意，但她却是情不自禁，诚心诚意地说出来的，无论多么恶劣尖刻的言语，只要是出自善意而诚恳之人的口中，让人听未，其意味便大不相同。

南宫平叹道：“我哪里会为此叹气。”但面上泛起一丝苦笑，接着道：“有些道理极为简单明显之事，我却偏偏要去用最最复杂困难的方法解释，岂非甚是愚蠢？”

叶曼青嫣然一笑，突听门外响起一片狗吠声，声音之威猛刚烈，远在常狗之上。

接着，门外金光一闪，一条满身金毛闪闪生光、身躯如弓、双目如灯、短耳长鼻、骤眼看来宛如一匹幼马的金色猛犬，急步走入房中。

这条猛犬不但吠声、气度俱与常犬大不相同，颈圈之上，竟满缀黄金明珠，虽不住俯首在地上嗅闻，但顾盼之间，却仍有犬中君王之势。一个鹰目鹞鼻、目光深沉的黑衣人，手中挽着一条黄金细链，跟在这猛犬之后，此人气度虽亦十分阴鸷机警，但一眼望去，反似一名犬奴。

门外人声嘈乱，议论纷纷，但都在说，“想不到这西河名捕‘金仙奴’今日居然会来到洵阳，有他在此，这件劫案大约已可破了。”

黑衣人目光扫了南宫平、叶曼青两人一眼，双眉微微一皱，回首道：“林店东，在我未来之前，你怎能容得闲杂人等来到这里！”

黑衣人冷“哼”一声，沉下脸来，叶曼青见这金色猛犬生相如此奇特，忍不住要伸手抚摸一下。哪知她手掌还未触及，这猛犬突地大吼一声，满身金毛，根根竖立。黑衣人变色道：“那女子快些退后，你难道不要命了么？”

叶曼青柳眉一扬，只觉南宫平轻轻一拉她衣袖，便不禁将已到口边的怒喝压了回去，只见黑衣人已俯下身子，轻拍着这猛犬的背脊，道：“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他们再也不敢碰你的了。”神态间也宛如奴才伺候主子一般。

那猛犬口中低吼了两声，犬毛方自缓缓平落，黑衣人霍然站起身来，厉

声道：“ 你两人是谁？还站在这里作甚？ ”
叶曼青冷冷道：“ 我站在这里你管得着么？ ”
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 好个无知的女子，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？竟敢妨害我的公务。 ”
叶曼青亦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 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你左右不过是条小狗的奴才而已。 ”
她语声甚是高朗，门外众人听来，俱不禁面色大变，暗暗为她担心。
原来这条黄金猛犬，名叫“ 金仙 ”，不但凶猛矫健，普通武林中人，几难抵挡它一扑之势，而且嗅觉最是灵异，无论什么凶杀劫案，只要它能及时赶到，就凭一点气息，它便必定可以追出那些凶手或盗贼的去向及藏匿之处。
多年来被它侦破的凶案，已不知凡几，犬主黑衣人“ 金仙奴 ”，竟也因犬而成名，成为北六省六扇门中最有名的捕头。
只是他虽是人凭犬贵，而且自称“ 金仙奴 ”，却最忌讳别人提到此点，此刻叶曼青在无意中如此尖锐地刺到他隐痛之处，刹那间他本已苍白的面容便已变得一片铁青，回首大喝道：“ 来人呀，替我将这女刁民抓下去！ ”
叶曼青仰天冷笑数声，道：“ 本应狗是人奴，此刻却变了人是狗奴……嘿嘿，嘿嘿。 ”右掌突地一抬，目光冰冷冷地凝注着已自冲入门内的四个手举铁尺锁链的宫差身上，道：“ 你们若有谁敢再前进一步，我立刻便将你们毙在掌下。 ”
黑衣人“ 金仙奴 ”双眉一扬，暗中松开了掌中所挽的金链，道：“ 真的么？ ”
话声未了，南宫平已横步一掠，挡在叶曼青身前，道：“ 且慢！ ”
黑衣人抬眼一望，只见面前这少年容颜虽然十分憔悴，但神色间却自有一种清华高贵之气，手掌不禁向后一提，那猛犬也随之退了一步，他方才本有放犬伤人之意，此刻却不敢轻举妄动，只是沉声道：“ 你是什么人？难道也和这女…… ”
南宫平微微一笑，截口道：“ 在下久闻阁下乃是西河名捕，难道连忠奸善恶之分部分不清楚？ ”
金仙奴道：“ 凶杀之场，盗窃之地，岂有忠诚善良之人！ ”
南宫平面色一沉，道：“ 那么金捕头是否早已认定了在下等不是主谋，便是共犯，在下等在此间，便是专门等着金捕头前来捉拿于我？ ”
金仙奴四望一眼，只见到窗外的人群，都在留意着自己的言语，冷“ 哼 ”一声，道：“ 此刻虽尚不能决定，但片刻后便知分晓了。 ”手掌一松，俯身一拍，道：“ 金老二，要再麻烦你一次了。 ”
金链一脱，那名犬“ 金仙 ”便有如飞矢一般直窜出去，眨眼之间，便在这前后左右，大小四间房中绕了一圈，昂首低吠了三声，突地窜到南宫平及叶曼青足下，嗅了两嗅，突又窜开，以方才的速度，又在前后四间房中绕了一圈，昂首低吠三声，竟又绕着墙壁四下狂奔起来，越奔越缓。
金仙奴面上本是满带骄傲自信之色，但等到“ 金仙 ”第二次绕屋狂奔时，便已露出焦急、奇怪之意，“ 金仙 ”每奔一圈，他焦急奇怪之意便更强烈几分，到了后来他额上竟似已沁出汗珠，情不自禁地随着“ 金仙 ”绕屋急行，终于越行越缓，额上的汗珠却越流越急，口中喃喃道：“ 老二，还没有寻出来么？老二，还没有…… ”
叶曼青仰首望天，冷冷一笑，却见那名犬“ 金仙 ”突地停下步子，转向

门外走去，门外众人目光俱都凝注在这条名犬身上，此时立刻让开一条道路。
金仙奴长长松了口气，得意地斜瞟南宫平及叶曼青一眼，沉声道：“兄弟们，休要让这两人走了。”大步随之走去。
南宫平轻轻道：“他若是真的能察出这凶案的凶手，我倒要感激他了。”
叶曼青道：“跟去。”
那四个官差一抖铁链，道：“哪里去？”
叶曼青身形一转，手掌轻轻拂出，只听一连串“叮　”声响，那四个官差掌中的铁尺锁链已一起掉在地上。
他们四人几曾见过这般惊人的武功，四个人一起为之怔住，眼睁睁地望着南宫平与叶曼青走出门外，谁也不敢动弹一下。
只见那猛犬“金仙”去到院中，略一盘旋，突然一挫、一跃，跳过了院墙，金仙奴毫不迟疑地随之掠过，“金仙”已在这院中的房门外狂吠起来。
金仙奴神情紧张，回首大喝道：“这院里住的是什么人？”
此刻众人已涌到院中，听到这一声呼喝，不约而同地一起转身望去，南宫平与叶曼青亦已缓步而来，恰巧迎着数十道惊讶的目光。
金仙奴喝道：“果然就是你两人住在这里！”
叶曼青道：“住在这里又怎样？”
金仙奴道：“那么你就是劫财的强盗，杀人的凶手。”
人群立刻哗然，那林姓店东一连退了三步，谁也不敢再站在两人身侧。
南宫平沉声道：“阁下的话，可是负责任的么？”
金仙奴道：“十余年来，在我金仙奴手下已不知多少凶手盗贼落网，不曾有一件失误，你两人还是乖乖束手就缚的好。”
南宫平目光一瞥那犹在狂吠不已的猛犬，突地想起了那贪财的神秘老人“钱痴”，面色不禁为之一变，赶上几步一掌推开了房门，只见房中空空，哪里还有那老人的影子！
金仙奴哈哈笑道：“你同党虽然早已溜走，但我只要抓住了你，何愁查不出你同党的下落。”手掌一反，自腰间扯下一条链子银枪，道：“你两人可是还想拒捕么？”手腕一抖，将鞭抖成一线，缓缓向南宫平走了过去。
本自立在院中的人群，一起退到了院外，林店东更是早已走得不知去向，南宫平双眉一皱，道：“阁下事未查明，便……”
金仙奴道：“有了我‘金仙’的鼻子，还要再查什么？”
银光闪处，搂头一鞭向南宫平击下，叶曼青只怕南宫平病势未愈，娇叱一声，方待出手，只听身后一阵劲风，方才还在昂首狂吠不已的猛犬“金仙”，此刻竟无声无息地向她扑了过来，来势之疾，丝毫不亚于武林中的轻功高手。
这猛犬本来就十分高大，双足人立，白牙红舌，恰巧对准了叶曼青的咽喉，四下人群惊唱一声，眼见如此清丽的女子。刹那间便要伤在森森犬齿之下。
叶曼青身形一侧，无比轻灵地溜开三尺，她这种身法几乎已和轻功中最称精奥的“移形换位”之术相似，哪知这猛犬“金仙”竟能如影附形般随之扑来，两条前足，左右闪动，宛如武夫掌中的两柄短剑，未至敌身，先闪敌目，叶曼青暗暗惊忖道：“难怪此犬能享盛名，身手看来真比一般练家子还要矫健灵活几分。”
她本无伤及此犬之心，此刻心中更有些爱惜，左手一挥，闪电般拍在“金仙”头顶之上，轻叱道：“退下去！”拧腰一转，只见南宫平虽是大病初愈，

但对付“金仙奴”掌中的一条银鞭，仍是绰绰有余，他以无比巧妙的步法闪动身形，那条虎虎生风的银鞭，根本沾不到他一片衣角。

众人此刻又是大惊，又在暗中窃窃私语：“这少年男女两人，看来当真就是那边凶杀劫案的凶手，否则他们怎会有这样的武功。”但等到“金仙”第二次往叶曼青身上扑去时，他们却又不禁发出一声惊呼。

叶曼青轻叱道：“畜牲！”回身一掌，这次她掌上已用了四成真力，哪知“金仙”低吠一声，竟避了开去，伏在地上，虎虎作势，似是不将叶曼青咬上一口，便绝不放手似的。

突听一阵嘈乱的脚步声，院外已奔来数十名官差，有的手持红樱长枪，有的拿着雪亮钢刀，南宫平双眉微皱，闪身避开了金仙奴一招“毒蛇寻穴”，沉声道：“你若再不住手，将事情查办清楚，莫怪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突听一声厉喝：“住手！”

喝声有如晴天霹雳，已使众人心头一震，喝声未了，又有一阵疾风自天而降，一柄枪尖缚着一面血红旗帜的乌杆铁戟，“唰”地一声，自半空中直落下来，笔直地插入院中的泥地里，长达一丈的铁杆，入土几有三尺！

全仙奴一惊住手，转身奔入院中，只听远处一个苍老洪亮的声音道：“金捕头，凶手已查出了么？”

说到最后一字，一个银髯白发、高颧阔口的华服老人，已有如巨雕般带着一阵劲风掠入院中，金仙奴满面喜色，道：“司马老镖头来了，好了好了……”回身一指，“凶手便在那里！”

华服老人目光随着他手指望去，面上突地现出怒容，沉声道：“凶手便是他么？”

金仙奴道：“不错，但除了这男女二人之外，似乎还有共谋……”

华服老人突地大喝一声：“住口！”

金仙奴为之一怔，后退三步，华服老人已向南宫平迎了过去，歉然笑道：“老夫一步来迟，倒叫贤侄你受了冤枉气了。”

南宫平展颜一笑，躬身长揖了下去，道：“想不到老伯今日也会来到此间……”

华服老人伸手一拉他臂膀，面上笑容一敛，回首道：“金捕头，请过来一趟。”

金仙奴既觉惊奇，又觉茫然，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，掌中的银鞭低低垂在地上，像是条死蛇似的。

华服老人道：“你说的‘凶手’就是他么？”

方才那等骄狂的两河名捕，此刻似乎已被这华服老人的气度所慑，愣了半天，说不出话来。

华服老人沉声道：“若是你以前的办案方式，也和这次一样，倒真叫老夫担心得很。”

金仙奴瞧了那猛犬“金仙”一眼，这条猛犬自从见到这华服老人后竟亦变得十分温驯，金仙奴讷讷道：“晚辈也不敢深信，但事实……”

华服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事实？你可知道他是谁么？”

他语声微微一顿，接口道：“他便是当今‘南宫世家’主人的长公子，武林第一名人‘不死神龙’的得意门徒南宫平！”

这几句话说得声节铿锵，金仙奴面色一变，目光开始发愣地望向南宫平。

南宫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本是……”

“是”字尚未说出，已见一道乌光自人群中击来，南宫平身形一闪，华服老人大喝一声，举手一掌，将那道乌光击得斜开一丈，双肩一耸，向人群中飞掠而去。叶曼青一言不发，纤掌一穿，也向人群中掠去，恰恰和华服老人不差先后同时到达了暗器射出的方向。

那猛犬“金仙”竟也跟在华服老人身后，人群一阵骚乱，华服老人与叶曼青同时落到地上，同时四望一眼，但见人头拥涌，人人俱是满面惊慌，哪里分辨得出谁是发射暗器之人！

两人一起微皱眉头，转过身来，叶曼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可就是人称‘铁戟红旗震中州’的司马老英雄么？”

华服老人道：“不错。”目光上下一扫，接道：“姑娘可就是名满江湖的‘孔雀妃子’么？”

叶曼青含笑摇了摇头。

突听人群中一个长衫汉子，手指外面，喊道：“走了走了……”他喘了口气，惶声接道：“方才我亲眼看到他射出暗器，但不敢说，哪知他乘着……”

华服老人司马中天及叶曼青，不等他将话说完，早已随着他手指的方向，如飞掠去。

这长衫汉子目光中闪着一丝诡笑，悄悄自人群中退了开去，只见面前人影一花，南宫平已挡在他面前，冷冷道：“朋友这就要走了么？”

长衫汉子怔了一怔，南宫平道：“我与朋友你无冤无仇，素不相识，你为何无端要以暗器伤我？”他缓缓伸出手掌，掌上握着一方丝巾，丝巾上赫然竟有一只乌光炽炽、前尖后锐、似针非针、似梭非梭，形式极为奇特的暗器。南宫平接道，“如此绝毒的暗器，如非深仇大敌，为何轻易施用？”

长衫汉子神色骤变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，我……我全不知道。”突地举手一掌，向南宫平直击过去！

南宫平冷笑一声，微一闪身避过，长衫汉子似也欺他体力太弱，进身上步，又是一掌。

哪知他这一掌招式还未用到，忽觉身后衣领一紧，他大惊之下，回目望去，只见“铁戟红旗震中州”面寒如水，立在他身后喝道：“鼠辈，竟敢在老夫面前弄鬼！”双臂一振，竟将此人从地上举了起来，远远抛了出去。

南宫平暗叹一声，忖道：“这老人到了这般年纪，怎地生性还是如此火爆，如将此人摔死，怎么还查得出他的来历。”他大病初愈，真力未复，虽有救人之心，却无救人之力。

就在这刹那之间，突地又有一条人影，电射而来，随着那被司马中天掷出的长衫汉子的去势，将之轻轻一托，同时掠开一丈，眼见已将撞上对面的屋檐，身形倏然一翻，将掌中的长衫汉，随手抛回。

“铁戟红旗震中州”司马中天不由自主，一把将之接住，叶曼青却已亭亭玉立在他身前。

司马中天道：“姑娘好俊的轻功，莫非是食竹女史丹凤仙子的门下么？”

叶曼青盈盈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神目如电，晚辈叶曼青正是丹凤仙子的门下。”

司马中天哈哈笑道：“姑娘身法轻灵有如凤舞九天，除了丹凤仙子外，谁有如此弟子。江湖之中，新人辈出，人人俱是一时俊杰，真教老夫高兴得很。”将掌中的长衫汉子，轻轻放在地上，只见此人早已面色如土，气息奄奄。

南宫平一步赶来，俯身道：“朋友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？受了何人指使而来暗算于我？只要朋友说出来，我绝不会难为于你。”

长衫汉子接连喘了几口气，目光四望一眼，面上突地露出惊恐之色，咬紧牙关，不发一言。

金仙奴讪讪地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小的倒有叫人吐实的方法，不知各位可要我试一试？”

司马中天冷“哼”一声，道：“此人定不会与劫案有关，你大可放心好了，世上强盗笨人虽多，但却也不会有人愚蠢至此，犯下巨案还等在这里，至于别的事么……哼哼，不劳金捕头你动手，老夫也自有方法问得出来。”

金仙奴愕了半晌，面上神色，阵青阵红，突地转身叱道：“谁叫你们来的，还等在这里干什么？”那些差役对望一眼，蜂涌着散了。

司马中天冷冷一笑，突地出手如风，捏住了那长衫汉子肩上关节之处，沉声道：“你受了谁的指使，快些从实说出。”话犹未了，这长衫汉子疼得满头冷汗，但仍然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，司马中天浓眉轩处，手掌一紧，这汉子忍不住呻吟出声来。

南宫平微喟一声，道：“他既不肯说出，我也未受伤损，不如算了。”

司马中天道：“贤侄，你有所不知，南宫世家，此刻正遇着重重危难，此人前来暗算于你，幕后必有原因，怎能算了。”

南宫平微微变色道：“什么危难？”

司马中天长叹一声，眉宇间忧虑重重，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幸好贤侄你已在启程回家……唉，到时你自会知道了。”

南宫平更是茫然，不知道家里究竟生出了什么变故，双眉一皱，垂下头去，俯首沉思了半晌，忽见一缕淡淡的白气，自地面升起，瞬即弥布众人脚底。

他心头一动，抬首只见红日当空，转念间不觉大惊喝道：“雾中有毒，快退！”身形一转，连迟数步，司马中天微微一愣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手掌不觉一松，那长衫汉子目光一亮，奋起余力，在地上连滚数滚，滚入了那淡淡的白雾中。

人群一乱，司马中天厉叱一声：“哪里逃？”飞快地追了过去。

南宫平微一顿足，道：“快离此院，迟则生变。”

叶曼青伸手一托他肩膀，轻轻掠上屋脊，放眼望去，只见那长衫汉子似乎已混入了杂乱的人群中。

司马中天长髯飘拂，游鱼般在人群中搜寻着，金仙奴又提起了那条金链，但链上的猛犬“金仙”，竟已不听他的指挥，低顺着跟在司马中天身后。

叶曼青轻轻道：“你留在这里，我去帮着司马老镖头将那人抓回。”

南宫平叹道：“不用了，此人的来历，我已知道了，想不到的是，这班人竟在短短一段日子里，便已将势力分布如此之广。”

叶曼青茫然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忽见南宫平面色又自一变，顿足道：“不好。”转身一掠，但气力不济，险些跌倒。

叶曼青纵身扶住了他肩膀，问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唉！有些事你为什么总是不肯明白告诉我？”

南宫平叹道：“此事之变化究竟如何，我也猜测不到，但……唉，我此刻但愿能插翅飞回家里……”他心头忽然生出警兆，仿佛有许多种灾难已将降临到他和他家人身上，想到那“风雨飘香牌”的党羽势力分布如此之迅速，

他心中忧虑不觉更深。
叶曼青幽幽一叹，道：“ 你要回家了么？ ”
南宫平道：“ 你……你…… ”
叶曼青眼波一亮，道：“ 你可是要我陪你回去？ ”
南宫平黯然点了点头，心头很是紊乱，除了对自身隐藏的忧虑外，又加了一份儿女情丝的困挠。
叶曼青喜道：“ 那么，我们快走。 ”拉起南宫平，飞快地掠去，只要有南宫平和她在一起，其他的事，她便都不再放在心上，这就是女子的心，大多数女子的心里，仅有足够的地方容纳爱情，别的事全都容纳不了。
白雾渐浓，人群由乱而散，“ 铁戟红旗震中州 ”司马中天双拳紧握，满面怒容，他一生闯荡江湖，却不料晚来屡生巨变，而此刻竟被一个江湖小卒自手掌中逃脱，他心中既是气恼，又觉惊异，回首望处，金仙奴犹自立在他身后，发愣地望着他，那猛犬“ 金仙 ”，也柔驯地依在他脚边。
他轻叹一声，拍了拍“ 金仙 ”的头顶，道：“ 江湖风险，金捕头，你难道还不想退休么？ ”
金仙奴垂下头去，讷讷道：“ 晚辈……
司马中天道：“ 这条狗，你也该送回去了。 ”
金仙奴道：“ 金仙跟着我十余年，我……我实在…… ”
司马中天叹道：“ 人生无不散的筵席，何况……你可知道它的主人此刻比你还需要它。 ”他此刻只觉心中一片萧素，心中的豪气，体内的真力，却似已随风消失在这奇异的浓雾中。
金仙奴垂手木立了半晌，只见迷濛的雾气中，突地现出了五条人影，一个娇柔的语声轻笑着道：“ 司马前辈，你老人家还认得我么？ ”
司马中天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明眸流波、巧笑嫣然的玄衫美妇姗姗走过来，大喜道：“ 老夫老眼未花，怎会不认得你，呀……好极好极，石世兄也来了，龙飞呢？他到哪里去了，你至今还未见着他？ ”
嫣然巧笑的正是郭玉霞，她笑容未敛，轻叹一声，道：“ 我……我到处找他，但是……唉，这都怪我，也许是我不知不觉地做了什么让他不高兴的事，否则……，唉，他怎么会…… ”她笑容终于完全消失，换了无比幽怨的神色。
司马中天浓眉一皱，道：“ 素素呢？莫非跟他在一起？ ”
郭玉霞轻轻点了点头，司马中天道：“ 咳，这孩子。 ”
立在郭玉霞身侧的，除了面容木然的石沉外，便是那气度从容、神态潇洒的“ 万里流香 ”任风萍，此刻他轻咳一声，道：“ 这位莫非就是名震天下的‘ 铁戟红旗 ’么？在下任风萍，拜见老前辈。 ”
司马中天道：“ 任风萍……哦，好极好极，不想今日竟能见着任大侠。 ”目光一转，忽见远远立在他三人身后，有如奴仆一般的，赫然竟是昔年镖局中的巨头，“ 七鹰堂 ”中的翠、黄双鹰，不禁一步赶了过去，大喜道：“ 黄兄、凌兄，你们难道不认得你这老兄弟了么？ ”
哪知“ 黄鹰 ”黄令天、“ 翠鹰 ”凌震天两人对望了一眼，竟似完全不认得他似的，木立当地。
司马中天呆了一呆，干咳道：“ 黄兄、凌兄…… ”黄令天、凌震天仍是不言不动，面上一片木然。
司马中天大喝道：“ 黄兄…… ”突地狠狠一跺脚，大声道：“ 红旗镖局

与七鹰堂虽是同行，走的却是两条路，想不到你兄弟气量竟是这般狭窄。”
凌震天、黄令天仍然有如未闻，郭玉霞、任风萍对望一眼，目光中闪过一丝得意的笑容，石沉却不禁露出一丝怜悯的神色。
郭玉霞轻轻一拉司马中天衣角，附在他耳畔，轻轻道：“司马前辈，有些朋友交不交都没有什么关系，你老人家说是么？”
司马中天大声道：“极是极是，有些朋友交不交都没有关系。”
郭玉霞秋波一转，道：“呀，你看这条狗多么神气，想来必定就是那条大名鼎鼎的‘金仙’了。”
金仙奴躬身一礼，道：“在下金仙奴，夫人如有差遣……”
司马中天突地一拍手掌，道：“我险些忘了告诉你，平儿也在这里！”
郭玉霞道：“南宫五弟么？”
司马中天道：“正是。”
转目望去，白雾似已渐稀，但院中却空无人迹，司马中天大声呼道：“平儿，平儿……”
郭玉霞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只怕他已走了。”
司马中天诧道：“走了？”
郭玉霞道：“最近老五不知为了什么，一看到我和三弟，就远远避开，其实……唉！他即使做了什么错事，我们同门兄弟，难道还不能原谅他么！”她语声微顿，幽幽叹道：“这孩子……
又聪明，又能干，什么都好，我只望他将来能成一番大事业，哪知他……唉！”
司马中天双目一张，道：“他怎样了？”
郭玉霞道：“唉，他到底年纪轻，为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，竟不惜犯下众怒，为了梅冷血，他竟将‘飞环’韦七韦老英雄都杀死了。”
司马中天既惊且怒，大喝道：“真的？”
郭玉霞垂首长叹一声。
任风萍摇头叹道：“色字头上一把刀……唉！”
司马中天双拳紧握，喃喃道：“南宫世家已是岌岌可危，他还要如此做法，他还要如此做法……”目光一抬，恨声道：“你可知道那姓梅的女子，拿着他的信物汉玉，将自此以北，西安附近许多家南宫分店中可以提调的银子全都取去了？”
郭玉霞目光轻轻瞟了任风萍一眼，瞬即做出茫然的神色，惊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司马中天道：“十数万两银子，在南宫世家看来，本非大事，但此刻……唉！”四望一眼，长叹着垂下头去。
郭玉霞秋波闪动，道：“难道南宫世家已遇着非常之变么？”
司马中天道：“非常之变，非常之变……大厦将倾，大厦将倾……”
突见一条黑衣劲装、背插红旗的大汉，发髻蓬乱，神色败坏，狂奔而入，“卟”地跪到地上，胸膛起伏，喘着气道：“总镖头，不好了……”
司马中天面色大变，厉声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那黑衣劲装的“红旗镖师”接口道：“武威、张掖、古浪、永登、新城、兰州六处的八家南宫店铺，一共卖了一百四十万两银子，小的们换成珠宝，方自运到秦安，就……就……”
司马中天须发皆张，跺足道：“就怎地了？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就无影无踪地被人劫走了，除了小的因为在前面探路，其余的兄弟，全都，全都……被咱家自己的红旗插入要害死了，看情形他们似乎连手都没有还出一招。”

他话未说完，“铁戟红旗震中州”，已大喝一声，晕倒在地，犹未散尽的白雾，缭绕在他苍白的须发之间。

郭玉霞、任风萍面上竟也是一片惊骇之色，仿佛对这惊人的劫案也全然不知道。

过陕西，入鄂境，自洵阳，过白河，至堰城，一路上俱是野店荒村。

残阳已落，堰城郊外的一个小小村落里，炊烟四起，正是晚饭时分，五、六个褛衣赤足的汉子，正在这村里仅有的一个小吃食摊子前，花一文钱买些花生，花两文钱买些炊饼，三文钱沽些白酒，四文钱秤两肥肉，箕踞在长凳上，就着肥肉花生，吃口炊饼，饮口白酒，谈论着天南地北，以及一些见不得人的事。

锅里的肉汤沸腾着，小摊的主人满意地望着面前的这些吃客，偶然慷慨地多切一片猪头肥肉，换取两句奉承的言语。

突然，有人目光一亮，轻轻道：“看，好漂亮的一对人物，老板，看来你的大买卖要上门了。”

老板目光一转，只见道路上大步行来一双少年男女，神情间虽然带着些疲倦憔悴，但气度却仍是潇洒而高贵的。卑微的老板咧嘴一笑，低语道：“人家才不会照顾到这里，我看你们……”

哪知他话还没有说完，这一双少年男女已笔直向他走了过来，那青丝翠衫、姿容如仙的少女，自怀中取出四枚制钱，轻轻道：“买四文钱的饼。”所有的人一起呆住了。

这四枚制钱是一条红色的丝织编住的，发呆的老板呆了半晌，赶紧包起一大片烙饼。

翠衫少女接了过来，轻轻道：“堰城快到了吧？”

许多张嘴巴一起开口道：“就在前面。”

翠衫少女轻轻道了谢，急急走了，过了许久，这些发愣的汉子才纷纷议论起来，而且看样子还要再议论几天。

翠衫少女将烙饼分成两半，大的一半，递给了那沉默、憔悴，但却十分英俊的少年，轻笑道：“想不到吧，四文钱可以买这么多饼。”她撕了一小块，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，仿佛在咀嚼着贫穷的滋味。

那少年垂首望着手里的饼，神色黯然叹道：“那四枚制钱，你本不应拿出来的。”

翠衫少女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为什么？我又不是偷来抢来的。”

少年道：“我知道那必定是你心爱的东西，但是我……”

翠衫少女嫣然道：“不要多说了，快吃了它，你可知道你现在最需要吃东西，好有力气赶路，到了堰城，我们就可以到你家店铺里去拿两匹马，一定还要多带些银子。”

少年感激地长叹一声，忽然轻轻道：“这些天，假如没有你，我……我……唉！”

翠衫少女的一双秋波，骤然明亮了起来，像是两粒方被洗过的明星，因为她目中的阴霾，此刻已被情感的雨露洗净。

堰城！夜市灯光通明，他们走上夜街，寻找着红黑交织的颜色，询问着：

“你可知道‘南宫世家’的店铺在哪里？”

“呀！南宫世家么，这城里本来有一家粮食店是他们家的，但是几天前却已盘给人了，店里的伙计，也早都星散！唉，真奇怪！”

别人俱在奇怪，南宫平心中更是何等地惊惶而焦急。

翠衫少女也愕了许久，但她瞧了瞧她身旁的少年，便又嫣然笑道：“这有什么奇怪，说不定南宫老爷又不想再做生意了。”她拉着那少年走出堰城，一面还笑道：“我真想去偷他一票，以后再加倍去还，可是……可是我又没有这份胆子。”

她的柔笑，她的慰语，却始终解不开那少年的紧皱的双眉。

他心中不住地暗问自己：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他无法猜测，更无法解释。苍穹昏暗，夜色低沉，他只觉寒生遍体，抬头望处，只见一堵山影，横亘在凄迷的夜色中，似乎已与苍穹相接，他暗中调息一遍，自觉尚有余力登山，胸膛一挺，当先走去。

他身侧的翠衫少女一颦双眉，轻轻道：“你身子还未完全复元，只怕……”

这少年道：“无妨。”

翠衫少女道：“你自信可以越过去么？”

少年不作答，只是缓缓点了点头。

翠衫少女道：“你师门的内功，果然不同凡响。”展颜一笑，道，“上山去最好了，清风明月，山在野草，都是不要花钱的东西。”

这少年忽然长叹一声，缓缓道：“但愿天下富贵人，都能尝一尝贫穷的滋味……”

横亘在堰城郊外的山头，便是武当山脉，此处距离天下武术名门“武当派”的所在地“武当主岭”虽仍不近，但山势雄峻，已不失名山之气概。

夜色深沉，名山寂静，在一处向阳的山岭上，重拂的山藤间，却突地传出一声幽幽的叹息，一个少女的声音轻轻道：“这世界有时看来那么辽阔，有时看来却又那么窄小，有时看来是那么喧闹的拥挤，但此刻……天地间却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”

一双纤纤玉手，缓缓自山藤间穿出，山风乘势吹开了重拂的山藤，朦胧的星光便笔直地映入了山藤后的洞窟，映在一张冷艳而清丽的面庞上。

她身上的衣衫，被星光一洗，更见苍翠，微颦的双眉，似愁似喜，她明亮的秋波，半带羞涩，终于轻轻转到她身后的少年身上……南宫平斜倚着潮湿的山壁，不知在想什么，他和叶曼青之间的距离，似乎很近，又似乎颇为遥远。

他已感受到叶曼青的娇羞与喜悦，因之他十分不愿说话。

叶曼青星眸微阖，轻轻又道：“你看，这山藤就像是珠帘一样，这山岭也像一座小楼，小楼珠帘半卷，确是一处风景绝佳的所在。”

南宫平轻轻苦笑一声，仍然默无一语。

叶曼青道：“你倦了，我们真该好好歇息一下……”一阵长久的静寂，突听南宫平腹中“咕噜”一声，叶曼青轻笑道：“呀，你又饿了。”

她伸手一掏，竟又从怀中掏出一角烙饼，道：“给你。”

南宫平只觉一阵感激堵住喉咙，讷讷道：“你……你没有……”

叶曼青道：“这两天我吃得太多了。”垂首一笑，接道：“我知道你不肯一个人吃的。”边说边将烙饼分成两半。

南宫平接了过来，缓缓咀嚼，只觉这烙饼的滋味既是辛酸，又是甜蜜，

若非多情人，又怎能尝得到这其中的滋味。

他甚至分辨不出自己此刻咽下肚里的，究竟是烙饼，抑或是感激与叹息。

叶曼青一笑道：“难怪那秃顶老人会变成财迷钱痴，原来金钱真的重要得很……”语声一顿，皱眉道：“你看那劫案，会不会就是他干的？”

南宫平道：“以他一人之力，怎能在片刻间杀死那些红旗镖局的镖师？”

叶曼青道：“那么，他为什么会偷偷跑掉呢？”

南宫平苦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！”

叶曼青长长叹息道：“无论多么聪明的人，也无法猜到别人的心事，那秃顶老人所说的话，的确有些道理。”忽觉南宫平一把拉住她手腕，道：“噤声！”

只听一阵大笑之声，自上传来，自远而近，一人边笑边道：“我若没有重大的事，怎敢随意阻拦四位道长的大驾？”

叶曼青面色一变，轻轻道：“你听这口音像是谁的？”

南宫平毫不思索，道：“钱痴！”这口音满带山西土腔，入耳难忘。

叶曼青道：“他怎么也到了这里……”

南宫平道：“嘘……”

听见另一严肃沉重的口音道：“贫道有要事急待回山，施主若有什么话，就请快些说出。”

钱痴道：“我一路跟在道长后面，已有两日，为的就是要寻一个隐秘的说话之地。”

对方那人似乎愕了一愕，方自道：“上面那片山岭如何？”

钱痴道：“好极好极，就是上面那片山岭好了。”

南宫平、叶曼青心头一懔，屏住声息，只听嗖然几道清风声，掠上山岭。

两人不由自主地自垂拂的山藤间向外望去，只见四个青袍白袜、乌簪高髻、腰下佩着长剑、背后斜背着一双黄布包袱的道人，这霎那之间，已立在他们洞窟外的一片岩上。

那“钱痴”腋下仍然紧紧挟着那只麻袋，带着满面得意的诡笑，站在道人们对面，要知外明里暗，加以山藤颇密，南宫平与叶曼青虽可望见他们，他们却看不到南宫平。

四个青袍道人，年龄俱在五旬开外，神情更都十分严肃沉静，显见俱都大有来历，其中一人紫面修须，神情尤见威猛，此刻浓眉微皱，道：“施主的话，此刻已可说出了吧？”

“钱痴”举手一让，笑道：“坐，请坐。”自己先已盘膝坐了下来。

紫面道人道：“贫道们平生不喜与人玩笑。”

“钱痴”笑容一敛，道：“时间便是金钱，我也没有与人玩笑的工夫。”

四个青袍道人对望一眼，盘膝坐了下去，一个面色阴沉的道人手掌一翻，悄悄握住了腰间的剑柄，冷冷道：“施主究竟有何见教？”

“钱痴”目光一扫，道：“此刻仿佛已近三更，是么？”

紫面道人“哼”了一声，“钱痴”已接口道：“前夜三更……”

他方自说出四字，四个青袍道人已自面色大变，齐声叱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四双手掌，齐地握住了腰畔的剑柄。

南宫平心头骇然一动，只听“钱痴”哈哈笑道：“前夜三更，四位道长大展身手之际，只怕再也不会想到，还有人正在作壁上观吧！”

他语声微顿，不等别人答话，又道：“但我事先亦是再也不会想到，施

辣手、劫镖银的蒙面客，竟会是名闻天下，领袖武林，堂堂正正的‘武当派’门下，更不会想到居然是真武顶‘玄真观’的护院真人，‘武当四木’！”

叶曼青听到这里，一颗心几乎跳出腔来，只觉南宫平握住自己的手掌，也起了一阵颤抖。武当真人，居然作贼，这当真是骇人听闻之事。

“钱痴”话声方了，只听一声轻叱，几声龙吟，人影闪动，剑光缭绕，霎眼间这四个青袍道人“武当四木”已将“钱痴”围在中间，四柄精光耀目的长剑，距离“钱痴”的咽喉、脊椎不及半尺，但这奇异的秃顶老人“钱痴”却仍然盘膝端坐在地上，动也不动，神色间安详已极，缓缓道：“各位还是坐下的好，这岂是刀剑可以解决的事！”

紫面道人厉声道：“胡言乱语，含血喷人，难道你不信‘武当四木’，真有降魔伏凶的威力？顿时便能教你血溅当地！”

“钱痴”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胡言乱语，含血喷人……嘿嘿，请问四位背后的黄包袱里，包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四柄长剑，剑尖齐地一颤，夜色中只见这“武当四木”的面容，更是大变。

“钱痴”道：“四位道长俱是大智大慧之人，试想我孤身一人，若非早已准备后着，怎敢面对以剑术武功名闻天下的‘武当四木’说出此事，四位今夜若是伤了在下，不出五日，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便都知道一向号称名门正宗的武当派四弟子，嘿嘿，不过也是强盗！”

紫面道人道：“你纵然说出，却也不会有人相信。”

“钱痴”仰天笑道：“空中怎会来风？事出必定有因，武林中人是否有人相信有，多少人相信，道长们也想必清楚得很！”

他目光环扫一眼，冷冷道：“依我之见，道长们是放下长剑的好。”

四柄长剑，果真缓缓垂落了下来。

“钱痴”道：“坐，请坐，凡事俱有商量之处，我‘钱痴’又岂是不通情理之人。”

“武当四木”一起缓缓坐了下来，四人面上，俱是一片惊愕之色，这四人虽有一身足以惊世骇俗的武功，却苦于江湖历练太少。

“钱痴”道：“我久闻江湖人道：‘阳春白雪，紫柏青松，云淡风清，独梧孤桐。’想见‘武当四木’必是风标清华的高士，若非亲见，我实也不敢相信竟会做出此事，想来四位必定也是初次出手，是以十分紧张，否则以四位的耳力目力，必定早已发现了我这壁上观客！”

“武当四木”目光凝注，默不作答，但神色之间显已默认。

“钱痴”微微一笑道：“四位既是初次出手，我也不愿毁了四位多年辛苦博来的名声，只要四位能答应我两件事情，我便永远不将此事说出。”

紫面道人正是“武当四木”之首“紫柏真人”，浓眉一皱，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钱痴”道：“此事说来并不十分困难，只要……”

“紫柏真人”突地冷冷截口道：“无论事情难易，只要贫道们力所能逮，均无不可，但施主却不知该如何教贫道们相信施主日后永远不说此事！”

“钱痴”微一沉吟，道：“这个么……”突地长身而起，左掌护胸，右掌前拳，拇、食两指环扣，其余三指斜斜伸出，微一吸气，身形竟斗然暴长半尺，缓缓道：“我说的话，四位总可相信了吧！”

南宫平、叶曼青心头一懔，几乎惊呼出声来，只见他神气轩昂，目射精

光，当真威风凛凛，哪里还是方才的财迷钱痴！

“武当四木”面色更是大变，身躯各各一震，紫柏道人道：“前辈难道就是三十年前，在江湖中偶一现身，便已名震天下，盛极之时，却又突然退隐的‘风尘三友’其中之一人么？”

“钱痴”微微一笑，霎眼间便又恢复了方才猥琐的神态，缓缓坐了下去。

“紫柏道人”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前辈既是昔年力荡群魔、连创七恶的‘风尘三友’，贫道还有什么话说，无论前辈有何吩咐，贫道无不从命！”

声名赫赫，不可一世，几乎将与“武当派”当代掌门人“空竹道长”齐名的“武当四木”，竟会对三十年前，在武林中仅如昙花一现的“风尘三友”如此尊敬畏惧，想当年“风尘三友”盛极之时，声名该是如何显赫！

南宫平、叶曼青交换了个惊诧的眼色，只听“钱痴”缓缓道：“第一件事，四位请先将背后的包袱解下给我。”

“武当四木”愕了一愕，面面相觑，紫柏道人终于长叹一声，插剑入鞘，解下包袱，青松、独梧、孤桐三位道长，自也遵命做了。

“钱痴”道：“包在一起。”

“武当四木”一起解开包袱，只见珠光宝气，耀人眼目，南宫平、叶曼青心中一惊，轻轻向后退了一些，片刻间四包便已归做一袋。

“钱痴”一手接过，一面说道：“这些珠宝，可是‘南宫世家”交托给‘红旗镖局’护送的？”

南宫平手掌一颤。只听“紫柏道人”颔首道：“不错。”

“钱痴”双目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，一字一字地问道：“第二件事，我且问你，你四人究竟为了什么，居然不惜身败名裂，前来抢夺这批珍宝？”

“武当四木”神色又是一阵大变！

“钱痴”缓缓道：“此间除我之外，再无别人！”

紫柏道人目光缓缓四下扫动一遍，夜色凄清，风吹林木。

南宫平紧紧握住叶曼青的手掌，两人掌心，俱是一片冰冷。

只听“紫柏道人”长长吐了口气，道：“群魔岛！前辈可曾听过‘群魔岛’这三个字么？”

“钱痴”霍然一震，道：“群魔岛！”声音中充满惊慑之意。

紫柏道人缓缓道：“不知若干年前，武林中便已有了‘群魔岛，的传说，也不知在若干年前，‘群魔岛’便已与……”

他语声十分缓慢，神情充满戒备，说到这里，突地大喝一声，手掌急扬，一道银光，带着一缕尖锐的风声，破空而出！

南宫平、叶曼青心头一懔，只见这道人高大的身躯，竟也随着这一道银光斜斜窜了起来。

银光没入树影，一双宿鸟，轻唳飞起，却另有一双宿鸟，自木叶中跌落。

紫柏道人双臂一振，脚尖轻点，倒掠而回，青松、独梧、孤桐各各在暗中喘了口气，“武当四木”果然名下无虚，数丈外宿鸟的动静，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，但他们却疏忽了近在咫尺间窃听的人。

“钱痴”忍不住道：“说下去。”

紫柏道人定了定神，接道：“也不知在若干年前，‘群魔岛’便已与武林中的七大门派订下秘约，‘群魔岛’中之人，绝不干涉七大门派中事，也绝不伤害七大门派的弟子，但这七大门派却都要答应为‘群魔岛’做一件事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什么事情！”

他轻轻喘了口气，接道：“这秘约在少林、昆仑、崆峒、点苍、峨嵋、华山以及我武当派的掌门以及有数几个人口中，代代相传，也不知道传了多久，‘群魔岛’却始终未曾动过这权力，直到……”

他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直到月余之前，‘群魔岛’突地派来传讯使者，令我们只要查出有‘南宫世家’的财物经过武当数百里周围以内，武当便要派人劫下，还要将护送财物之人，以他们自身所带信物标志杀死，至于那些财物，却可任凭我们处置。”

“钱痴”目光闪动，缓缓道：“南宫世家虽然已有百余年的基业，但除了与镖局接触外，从未听过与武林中人有任何来往，怎地会跟‘群魔岛’有了仇怨呢？”

紫柏道人叹道：“贫道们也都十分奇怪，想那‘群魔岛’与七大门派订下这秘约已有若干年，一直未曾使用权力，想必是对此极为看重，哪知他们此刻却用来对付与武林毫无关连的‘南宫世家’，只是敝派掌门人为了遵守前约，又实在不愿与‘群魔岛’为敌，在无可奈何之下，才命贫道们做出此事！”

“青松道人”接着叹道：“不但敝派如此，峨嵋、昆仑、崆峒等门派，想必也不会两样，只可叹‘南宫世家’不知与‘群魔岛’结下什么怨仇，他纵然富可敌国，却又怎能禁得住七大门派与之为敌？”

“钱痴”盘膝端坐，木无表情，四下有如死般静寂，突听山藤一阵轻响，一声娇唤：“你……”一个长身玉立的英俊少年，面容苍白而僵木，目光瞬也不瞬，自山壁后缓缓走出，一步一步地向“武当四木”走了过来。

“武当四木”齐地一惊，闪电般翻身站起，“钱痴”脱口道：“南宫平！”

紫柏道人惊道：“南宫平！”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。

南宫平脚步不停，突然大喝一声，举步一掌，向紫柏道人劈去。

紫柏道人身形闪处，长袖一指，他因心有内疚，实在不愿与“南宫世家”中人动手，仅是随意挥出一招。

哪知他长袖方出，南宫平身躯一摇，便已倒在地上。

刹那间但见人影一闪，一个翠衫少女如飞掠来，扑在南宫平身上，惶声道：“喂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突地抬起头来，大骂道：“南宫世家究竟与你有何怨仇，你……你们难道要把‘南宫世家’的人都害死么？”

话未说完，已有两行泪珠，夺眶而出，“武当四木”面面相觑，满面惶然。

“钱痴”仔细端详了南宫平两眼，又轻轻一把他的脉息，道：“不妨事的，他只是身体虚弱，心火上升，加以疲劳、惊恐、激怒，内外交攻，才会晕倒，并非受了内伤，只要将息两日，吃几贴药就会好了。”

叶曼青轻托起了南宫平的身躯，恨声道：“我只道，‘武当’乃是名门正派，哪知却是卑鄙无耻的小人，自今日起你们‘武当派’不但已与‘止郊山庄’结下深仇大恨，我还要教天下武林中人，都知道你们‘武当派’真正的面目！”

她心中悲愤填膺，话一说完，回头就走，只见面前人影一闪，“武当四木”已一排挡在她面前，孤桐道人道：“姑娘慢走！”

叶曼青柳眉一扬，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紫柏道人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敝派此举，实是情非得已，但望姑娘能了解敝派的苦衷。”

叶曼青冷“哼”一声，道：“什么苦衷！为了自家苟安一时，居然与恶魔订约，随意做出这些不仁不义、不公不道的事，还敢厚颜来替自己解说，这岂非江湖下五门的行径！”

“武当四木”被她骂得目定口呆。

“钱痴”干咳一声，道：“姑娘……”

叶曼青霍然转过头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干你什么事，你不是只要有钱到手就心满意足了么？”

“钱痴”怔了一怔。

叶曼青目光四扫，道：“你们要么就乱剑齐下将我刺死在这里，要么就闪开道让姑娘下山去。”

孤桐道人道：“贫道们既不能伤及姑娘，也不能让姑娘下山，只得委屈姑娘，到一个地方暂住些时日，等到……”

叶曼青大喝道：“等到什么？你们这是在做梦，莫看你们‘武当四木’在江湖中颇有威风，我叶曼青却没有将你们放在眼里！”

突听山下“噗哧”一声轻笑，一个娇脆有如银铃般的声音吃吃笑道：“好厉害的小姑娘！”

众人齐地一惊，齐声叱道：“谁？”

山岩下“咯咯”笑道：“小妹妹！不要怕，是你的老姐姐来了。”

话声未了，山下已有如轻烟般掠上两条人影，并肩立在山岩的边缘，山风一过，他们的身形也随之摇了两摇，就像是风中的柔草一样。

“武当四木”心头一惊：“好高的轻功！”

只见这两人亦是一男一女，男的亦是英挺俊逸，只是神情间满带一片傲气，女的更是娇媚绝伦，艳光照人，让人不敢逼视。

叶曼青惊呼一声：“梅吟雪！”

“武当四木”又是一惊！

只听梅吟雪娇笑着道：“小妹妹，告诉我，是不是这几个老道士欺负了你！让老姐姐替你出气！”

叶曼青面色一沉，冷冷道：“不用费心，我的事我自己会料理。”

梅吟雪秋波一转，咯咯笑道：“哟，你看你这是在说什么？你手里还抱着个大男人，怎么会是这四个老道的敌手，若不是老姐姐恰巧经过这里，你这个娇滴滴的大姑娘，岂不是要被人家欺负了。”

她边说边笑，娇躯有如花枝乱颤，眼波更是四下乱飞。

紫柏道人沉声道：“梅姑娘大名，贫道们虽然久已听闻，但天下武林中人，无论是谁，在贫道面前说话，也得放尊重些！”

梅吟雪“噗哧”一笑，侧目道：“东来，你听到没有，这四个老道的口气是不是太狂了些！”

战东来目光自始至终都在痴痴地望着她，此刻连连颔首道：“极是极是，的确是太狂妄了些！”

叶曼青冷冷道：“这里的事，和你们毫无关系，你们还是去……去吃点心好了。”双臂一缩，将南宫平抱得更紧了些。

梅吟雪笑道：“不管有没有关系，这件事我是管定了的，你要是不愿看到我这个老姐姐，你就快点走开好了。”

叶曼青心中暗叹一声，忖道：“她还是对他好的，无论怎样，都要帮他的忙。”口中冷冷道：“我早就要走了！”脚步一动，只听孤桐道人低叱一

声：“ 且慢！ ”

梅吟雪道：“ 人家大姑娘要走，你们老道拦住人家做什么？ ”

“ 武当四木 ” 目光一扫，只见那奇异的老人，昔日的 “ 风尘三友 ”，今日的 “ 钱痴 ” 竟已不知在何时走得无影无踪，孤桐道人脚步一错，轻轻滑到梅吟雪身前，冷冷道：“ 久闻姑娘武功融会百家，深不可测，此刻姑娘对贫道们如此说话，想必是要施展一下身手了。 ”

青松、独梧两个道人身形一转，品字形立在她身后，只有紫柏道人，面如凝霜，仍木立在叶曼青身前。

梅吟雪轻轻一笑，望也不望这三个道人一眼，侧首道：“ 东来，你看有人竟敢对我这样说话，你还不教训教训他们！ ”

战东来双眉一扬，大声道：“ 出家人如此无礼，正该教训他们一番。 ”

孤桐道人目光一凛，道：“ 无知竖子，竟敢在 ‘ 武当四木 ’ 面前说出教训两字。 ”

战东来微微一愕，道：“ 武当四木？ ”

孤桐道人道：“ 正是！ ”“ 呛啷 ” 一声，长剑出鞘！

战东来突地大喝一声：“ 武当四木是什么东西。 ” 身形一转，挥手一掌指向孤桐道人胁下，“ 武当 ”、“ 昆仑 ” 虽有旧交，但这本就一意孤行的少年，此刻玉人在侧，更什么都不管了。

孤桐道人冷笑一声，叱道：“ 孽障！ ” 错步回臂，抖手一剑，自胁下穿出，直削战东来的手腕，这一招招式迅快，部位刁钻，确是绝妙好招，战东来沉时扬掌，只见对方剑势一引，已向自己当胸刺来。

他身后便是削岩，眼看无处可退，孤桐道人冷笑道：“ 这等身手，也配…… ”

话声未了，只见这少年明明一脚踩空，身形反而斜斜飞起，凌空微一踢脚，双臂一沉，苍鹰般笔直扑将下来。

孤桐道人心头一惊，连退三步，沉声喝道：“ 你可是昆仑门下？ ”

战东来脚尖沾地，冷冷道：“ 昆仑门下又怎样？ ” 左掌斜削，右掌横擎，连环拍出三掌，抢入剑光之中。

梅吟雪轻轻一笑，道：“ 好掌法，再加下一招 ‘ 三军齐发 ’，这老道便要招架不住了。 ” 原来就在这短短数日之中，战东来为了博佳人青睐，已将 “ 昆仑 ” 绝技精华，全都告诉了她。

孤桐道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 只怕未必！ ” 剑势翻转，无比急迅地攻出三剑，看似三招，实是一招，最后一剑，宛如一片光墙般挡在自己身前。

梅吟雪笑道：“ 好一招 ‘ 坚壁清野 ’，但也挡不住人家的 ‘ 三军齐发 ’ 呀！ ”

娇笑声中，战东来拗步进身，右足忽地一圈，斜斜踢向孤桐道人持剑的手腕。

孤桐道人剑势一偏，战东来左掌已自剑光中穿出，直点他“ 期门 ”、“ 将台 ” 两处大穴，孤桐道人挑剑分刺，哪知战东来右掌已向他肘间 “ 曲池 ” 大穴拍来，他大惊之下，身形一缩，只听 “ 啪 ” 地一声轻响，战东来双掌合拢，竟夹住了他的剑尖。

这一招四式，当真是一气呵成，快如闪电，孤桐道人惊怒之下，运劲回撤，只觉掌中的长剑，犹如插入生铁中一般，他用尽全力，竟也抽它不出。

梅吟雪 “ 咯咯 ” 笑道：“ 怎么样，我可是没骗你。 ”

战东来满面得色，轻喝一声：“起！”手掌一翻，竟将孤桐道人掌中长剑震飞出去，剑柄斜斜挑起，刹那间，只听“　”一声清鸣，战东来得意的笑声尚未发出，但觉手腕一震，方自夺来的长剑，便又脱手飞出！

夜色中只见一溜青光，破云而上，孤桐道人手掌一穿，身形斜飞，去势其快如矢，道袍飕飕飞舞，长剑势道未衰，已被他接在手中。

青松道人一剑震飞了战东来掌中之剑，剑势不停，直削下来，削向战东来的手腕，独梧道人长剑出鞘，“唰”地一剑，刺向战东来的左胁。

梅吟雪道：“好不要脸……”突觉头顶上一缕尖风削下，孤桐道人身剑合一，凌空一剑削来。这一剑势道之强，有如霹雳闪电，便是顶尖高手，也万万不可力敌。

哪知梅吟雪居然不避不闪，孤桐道人心中一喜，突见梅吟雪身躯竟平空向后退缩一尺，几乎已立在危岩之外。

孤桐道人收势不及，只听“突”地一声，这一剑竟插入山石中。

“武当四木”，各有专长，但剑法轻功，却数“孤桐”为胜，他此刻偶一大意，竟连失两招，心中羞愤交集，手掌按住剑柄，身躯的溜一转，双足便已踢向梅吟雪前胸。

梅吟雪轻轻一笑，道：“这也是出家人用的招式么？”

开始说话时，她身躯竞笔直地向危岩下落了下去，但说到最后一字，她却又掠上了这高达三丈的危岩，身形之轻灵巧快，当真非言语所能形容。

孤桐道人心头一震，浊气骤升，“啪”地一声，长剑折为两段，剑柄崩出落到岩下。他凌空一个翻身，“飕飕”落在地上，望着插在地上的半截断剑出神，只听耳畔一声娇笑，一双纤手，已贴上了他背后的“灵台”大穴。

那边“青松”、“独梧”掌中的两柄长剑，已将战东来围在剑光之中，战东来挟技下山，此刻实已算得是武林中难见的高手，但此刻两个功力深湛、享名已久的武当剑客，竟施展出武当的镇山绝技“两仪剑法”！

他师兄弟两人同时习艺，两柄长剑配合得更是天衣无缝，但见剑光镣绕，剑花错落，战东来仅能勉强招架，哪里还有余力还手！

紫柏道人木立在叶曼青身前，他自恃身分，只要时曼青不动，他也不会出手。

叶曼青道：“你真的不让我走么？”

紫柏道人道：“因为事属敝派一派声誉，贫道不得不如此做了。”

叶曼青垂首望了南宫平一眼，只见他双目紧闭，面容苍白，呼吸十分微弱，她又惊又怒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得忍住满腔委屈，道：“若是我发誓此后绝不说出今日之事，你该让我走了吧！”

紫柏道人微一沉吟，忽地瞥见四师弟已被梅吟雪制住，心念一转，立刻道：“姑娘身出名门，贫道今日就信了姑娘的话。”

身形一闪，让开一边，举手道：“请！”

叶曼青怔了怔，但心中只顾念南宫平的安危，一言不发，大步走去。

梅吟雪一掌贴上了“孤桐道人”背上的“灵台”大穴，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三位道长可以住手了么？要是谁再动一动，那么……”突见叶曼青竟已走向山下，不禁一呆，顿住语声。

紫柏道人沉声道：“两位师弟住手！”

青松、独梧剑光一收，后退三步，紫伯道人大步走向梅吟雪，只见她目光呆呆地凝视着叶星青的背影，心中一动，沉声道：“那位姑娘已经走了，

姑娘还要怎样？”

梅吟雪心中思潮乱得有如春天的帘织细雨，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，孤桐道人却是满腔悲愤！突地大喝一声，举手一掌，反挥而出。

叶曼青抱着南官平，掠下山巅，她这几日来又何尝不是劳累交加，疲乏不堪，身子方自落到地上，突觉真力已是不挤，娇呼一声，跌倒在地。

这一声大喝，一声娇唤，几乎在同一刹那间发出。

梅吟雪一惊一震，本能地向前一推手掌，孤桐道人闷吭一声，行出数步，扑面跌倒，而梅吟雪此刻纤腰微拧，已掠下山岩。

紫柏、青松、独梧三人，惊呼一声，涌到孤桐道人身前，紫柏道人惶声道：“四师弟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武当四木”虽非手足，但自幼同门，情感实如兄弟，他四人数十年来，从未受到伤挫，此刻孤桐重伤，紫柏、青松、独梧便不禁方寸大乱，紫柏道人更已急得说不出话来。

战东来目光四扫一眼，耸一耸肩膀，转身掠了下去，道：“吟雪，吟雪，我们该走了吧。”志得意满地向梅吟雪走了过去，这几日来他虽未能真个一亲芳泽，但佳人常在身畔，他已极为满意，对于来日，更是充满了信心。

只听那边山岩下叶曼青的口音冷冷道：“不用你费心，我还站得起来。”

战东来微一纵身，赶了过去，冷笑道：“你看这女子当真是无情无义，我们刚才解了她的围，她此刻就翻脸了。”

叶曼青虽已跌在地上，但怀中仍紧抱着南官平，此刻喘过了气，一跃而起，冷笑道：“方才是你们解的围么？哼哼！”

梅吟雪笑道：“小妹妹，我知道，是你自己走出来的。”

叶曼青道：“你知道便好。”转身又要走开。

梅吟雪道：“小妹妹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叶曼青冷冷道：“你我各行各道，你管我到哪里。”

战东来道：“谁愿意管你的事？”轻轻一拉梅吟雪衣袖，道：“她既不知好歹，我们还是走吧！”

梅吟雪笑容一顿，一甩手腕，轻叱道：“你少多话！”

战东来怔了一怔，梅吟雪瞧也不瞧他，转面向叶曼青道：“小妹妹，你怀里抱着一个病人，自己气力也不济，这里前不沾村，后不带店，你孤身一个女孩子，走得到哪里？”

叶曼青停下脚步，暗暗叹息了一声，梅吟雪又道：“何况他病况看来不轻，着是耽误了医治，说不定……说不定……唉！你放心，我并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因为他师傅待我不错，他又曾救过我，所以我才说这些话。”

地面上虽仍带笑容，但心中却是一片委屈愁苦，要知她一生倔强冷做，就连她自己做梦也未曾想到自己居然也会如此对人关心，居然向另一个女孩说出这样委屈求全的话来。

叶曼青缓缓垂下头来，又不禁地暗中长长叹息了一声，想到自己不但气力不济，而且身无分文，四望一眼，四下一片黑暗，她实在也觉得有些心寒，若是她孤身一人，她什么也不惧怕，但此刻为了南官平，她又怎能一意孤行呢？

良久，良久，她终于轻叹一声，道：“那么你要怎么办呢？”

梅吟雪道：“还是让我陪着你们，先医好他的病。”

战东来面色一变，大声道：“你要跟着他们走么？”

梅吟雪嘴角浮起一丝笑容，转过头来，道：“不可以么？”

战东来道：“我们两人走在一路，多么自在，加了这个病人，岂非讨厌！”

梅吟雪轻轻一笑，道：“谁要跟你走在一路，你早就可以走了，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战东来变色道：“你要我走？”

梅吟雪轻笑着点了点头。

战东来呆了一呆，大声道：“你不能跟他们走，你……你不能离开我。”

梅吟雪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你凭了什么？自以为可以来管我的事！”她笑容一敛，面上立刻有如严冬的霜雪般寒冷。

战东来道：“我什么都告诉了你，什么都给了你，你……”

梅吟雪冷冷道：“什么都是你自愿的，难道我曾对你要过什么了？”

战东来呆了半晌，突地放声大喊道：“你不能走，我不能离开你……”双臂一张，和身扑了上去，想将梅吟雪紧紧抱在怀里。

梅吟雪双眉微皱，轻叱一声：“好贱的男人！”挥掌拍出一掌。

战东来竟不知闪避，只听“啪”地一声，这一掌着着实实击在他左肩之上，他大喝一声，飞出五尺，扑地倒下，当场晕厥。

梅吟雪目光满含轻蔑，再也不望他一眼，拉着叶曼青的手臂，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叶曼青回头一看，终于跟着她走去。

两人各有心事，俱是默无一言。

叶曼青忖道：“难怪人人说她冷血，她手段的确又冷又毒，但是……唉！她待南宫平，却也没有一丝一毫是‘冷血’的样子呀。”

只听梅吟雪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世上有些男人，的确可恨得很，他只要对你有一些好处，就想要从你的身体上收些什么回来，这是现在，若是早些年，那姓战的哪里会还有命在。”

叶曼青默然良久忍不住冷冷道：“难道别人就不会真的对你生出情感么？就正如你也会对别人生出情感一样！”

梅吟雪呆了一呆，喃喃道：“情感……情感……”

第一三章　都为情苦

无数柄雪亮的钢刀，有如乱雨一般落下，无数个恶魔的头颅，在无边烈火中飞舞、呼号！南宫平……南宫平……

南宫平大喝一声，翻身坐起，满头冷汗，涔涔而落，抬头一望，哪有烈火、恶魔、钢刀……柔和的灯光下，只有两个姿容绝世、面带惊惶焦急的绝色少女，并肩卓立在他身边。

叶曼青道：“你……”

梅吟雪道：“你……”

两人一起抢步走到床前，“你”字同时出口，却又同时住口，对望一眼，齐地后退一步。

南宫平愕愕地望着梅吟雪，道：“你……来……了……”

叶曼青黯然叹息一声，垂下头去。

过了两天，南宫平便已痊愈，这两天来他病榻缠绵，中宵反侧，既忧虑家里的变故，更为自己的情愁所苦。

叶曼青固是轻颦垂首，满怀幽怨，梅吟雪的娇笑声中，也有浓得化不开的悲愁，南官平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更是心乱如麻，不能自理。纸窗开了一缕，窗外清风入户，“波”的一声轻响，油尽灯灭，室中一片黑暗，梅吟雪与叶曼青早已悄然离开了他的房间，此刻她们在想什么？

他黯然长叹一声，推被而起，悄俏穿好了衣服，不告而别，虽然对她们不住，但除了不告而别，他还有什么别的路途。

他黯然推开了向南的窗户，心中亦不知是痛苦抑或是歉疚，也许这两种情感都有，也许他心里多的只是惆怅与萧索。

叶曼青斜倚在床边，云鬓蓬乱，她芳心也正如鬓发一样，“他爱的还是她，我又何必在当中苦苦折磨。”幽幽一叹，霍然站起，在室中缓缓走了两圈，一步走到窗前。

她黯然推开了向北的窗户，在心底暗自低语：“我走了，但愿你们永远幸福，只要你幸福，我……”眼帘一阖，落下两粒晶玉的泪珠。

一灯如豆，梅吟雪独自坐在灯畔，灯光洒满室内，她的悲哀，却已溢出窗外。

窗外有风无露。天地满是寂寞，她举手一拭面上的泪痕，暗中低语：“梅吟雪……梅吟雪，你为什么变得如此痴了，你年华已去，满身罪孽，怎么能配得上他，他的病已好，又有个多情的少女陪在身旁，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她凄然地一叹，缓缓站了起来，“走吧，要走就走在此刻，再迟你就走不动了。”

她黯然推开了向东的窗户，轻轻道：“我走了，你不要怪我，我这是为了你好，其实……其实我又何尝不想永远陪着你……”语声未了，泪珠终于又自沾湿了地方自擦干的面颊。

穹苍阴冥，南宫乎仰天低叹道：“吟雪，曼青，不要怪我，我走是为了你们的幸福，我家中已遇恶变，前途未卜吉凶，怎忍拖累了你们。”深深吸了口气，一掠出窗。

黑暗中突地传来一阵哀怨的歌声：“……他三人含泪各分西东，只唯愿往事都能成梦，是梦是真？是真是梦？到后来谁也分不清楚，问苍天‘情’

是何物，却叫人都为情苦…… ”

一个缕衣盲眼的老人，手拉胡琴，自阴暗的墙角下走过，一个苍白而憔悴的女孩子轻轻牵住他的衣角，这老人莫非也有过凄恻的往事？否则他怎能唱出如此动人的哀歌。

南宫平悄然落在他们身后，呆呆地望着他们的背影逐渐消失，心中只反复咀嚼着那两句哀歌：“ 情是何物，却叫人都为情苦…… ”

顿时间他只觉悲从中来，不能自己，长叹一声，迅速地奔入黑暗中，远处一点晨光方露。

夜色如墨，急风骤雨，一座高达三丈的门户，耸立在漆黑的夜色中，石门上满雕着微笑着的仙人与狰狞的恶兽，石门后是一条漫长而弯曲的道路，夹道的两行林木，在狂风中旋舞。

茁壮的树木椏枝，低垂在泥泞的道路上，庇护着树下的羊齿草，风铃草，有如壮汉强壮的臂膀。一条人影，飞快地掠入石门，踏上泥泞的道路。

一声雷震、一道闪电后，这人影微一顿足，前面夜色沉沉，看不到一丝亮光，他满身水湿，衣衫狼狈，自蓬乱的头发上流落的，亦不知是汗珠抑或是雨水，此刻他双眉深深一皱，目光在闪电下四下一扫……如此狼狈的少年，竟仍有如此明亮的目光。

凄厉的风声中，只听他暗中喃喃自语：“ 南宫平，南宫平，你终于回到家了…… ”

语声在欣慰之中充满凄凉，想见他在这一路之上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。自北至南，一路上所有“ 南宫世家 ”的店铺，竟被一起变卖，使得这自生以来，一直受惯奉承的富贵少年，尝遍了世间所有的冷眼与轻蔑，他外面的长衫，也已换做了充饥的食物。

面对狂风，他挺起了胸膛，伸手一掠面上的水珠，再次往前奔去，又是一声雷震，雨旁的暗林中，突地响起一声厉叱：“ 停步。 ”

眩目的闪电中，两条人影交剪而出，南宫平身形骤顿，只见两条黑衣疾服的蒙面大汉，一人手持长剑，一人手持双笔，拦住道路，右面一人厉声道：“ 朋友竟敢夜闯‘ 南宫山庄 ’，莫非不要命了？ ”

左面一人大喝一声，道：“ 你既敢闯了进来，还打算再出去么？ ”剑光一闪，直刺南宫平咽喉，招式狠辣急快，一招便要夺人性命。

南宫平呆了一呆，身形急闪，沉声叱道：“ 两位住手！难道不认得在下是谁么…… ”

右面一人双笔交错，闪起两点寒芒，疾点南宫平左胁两大要穴，厉喝道：“ 无论是谁，在这三十日里，也不能擅入此间一步。

南宫平左掌斜挥，后退三步，再次沉声道：“ 两位住手，在下便是南宫平。 ”

持剑大汉身形一顿，突地纵声狂笑起来，道：“ 南宫平，南宫平，你已是第四个假冒南宫平妄图混入此地的人了。 ”话声未了，剑光再展，霎眼间又自攻出三招。

南宫平怒道：“ 两位如不相信，南宫平只得闯上一闯了。 ”左手一领对方眼神，右掌抢人剑光，“ 呼 ”地一掌，击向对方肩上，这一掌招式虽凌厉，但仍无伤人之意，只是攻向对方不致命之处。

持笔大汉厉声道：“ 此刻这 ’ 南宫山庄 ’，已被十七位武林高手护住，你纵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难攻入此庄一步！ ”

此人语声沉重，招式激厉，每发一招，必是南宫平必先自救之处，那持剑大汉的招式却是飞扬灵挺，剑光闪闪，点水难入。

南宫平心中满是疑团，恨不能早些见着自己的爹爹，此刻偏又被这两人阻扰，他赤手空拳应付这三件兵刃，一时之间，竟然脱身不开。

风声呼啸，泥水飞激，石门外突又掠入三条黑影，持剑大汉眼神一扫，沉声道：“石老二，又有点子进来了！你快过去招呼。”

持笔大汉“石老二”皱眉道：“这三人身法不弱，你还是快发讯号……”

持剑大汉冷笑道：“我兄弟两人今夜若不能把守此处，以后还见得了人么？”突地手腕一扬，三道钥光破空飞出，直击冒雨而来的三条人影。

石老二呆了一呆，亦拧身扑了上去，只见这三条人影当中一人手掌一挥，竟将这三道银光一起反震回来，石老二双笔一错，“叮叮叮”三声，将暗器击落，厉声道：“黑夜闯庄的朋友，快退回去。”

夜雨中只见这三条人影，亦是一身疾服，黑衣蒙面，左右两人手侍双刀，当中一人却是赤手空拳，蒙面的丝巾下，微微露出一截白须，三人齐地冷笑一声，疾攻而上。

石老二手腕震动间，双笔暴起十数点乌光，分击这三人当胸大穴！

蒙面白须老人双臂一张，身形突顿，纵声道：“拦路的朋友可是‘点苍’双杰石氏昆仲么？”

石老二厉声道：“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若不退回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”说话之间，笔势不停，“错落梅花”，连发三招。

蒙面白须老人冷笑一声，双臂振处，骨节一阵山响，沉声道：“两位退下，让老夫来见识见识点苍绝技！”

两个手持双刀的蒙面人，刀花一舞，齐地退下，蒙面老人已与石老二打在一处。三招一过，蒙面老人厉叱一声，手腕一反，掌中突地多了一条形状极为奇特的骨乌长鞭，只听一阵凌厉的呼啸划空而过，鞭势如风，“狂飙落木”、“风卷残云’，两招四式，霎眼间使将石老二卷人激厉的鞭风中。

石老二目光一凛，失声道：“任狂风。”

蒙面老人哈哈狂笑道：“不错！想不到归隐湖山二十年后，武林中还有人认得老夫。”

持剑大汉目光亦自一凛，他拼力缠住南宫平一双铁掌，已是吃力万分，此刻一听这蒙面老人竟是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巨盗，心头更是大惊，左手一探衣襟，甩手抛出一道乌光，破空急上，只听“波”地一声，这道乌光竟凌空震散，散出一蓬火雨。

南宫平被他拼死缠住，心中更是惊疑，他两人若是护守庄院，为何行踪却又如此隐秘，蒙面藏形，显见是不愿被认出他们的身份，这任狂风洗手已有二十年，此来又为的什么？

心念一闪而过，只听石老二道：“任狂风，你不惜破了二十年前金盆洗手时发下的重誓，难道不怕‘风尘三友’等找你么？”

任狂风哈哈大笑道：“江湖间数十年未见‘风尘三友’踪迹，只怕他三人早已死了，老夫重誓已解，听到这里有百十万两银子，不觉又手痒了起来，奇怪的是大名鼎鼎的‘点苍双杰’，今日怎会为人看家护院，难道那百十万两银子里，也有你一份么？”

石老二冷笑道：“你若想来动这里的珍宝，你是做梦！”

双笔翻飞，只守不攻，但已被任狂风掌中这一条奇形长鞭，逼得透不过

气来。
　　南宫平剑眉一皱，大喝道：“住手。”
　　持剑大汉剑势一缓，南宫平突地翻身一掌，直劈任狂风的后背，这一掌风声虎虎，却已用了全力。
　　任狂风身形一扭，掌中长鞭，竟被这一掌震得荡开半尺。
　　石氏昆仲不禁怔了一怔，任狂风更是心头一惊，沉声道：“少年你这是干什么？老夫著是攻人此庄，那百十万两银子。少不得你也有一份。快些退后，将那石老大收拾下来！”
　　持剑大汉“石老大”讯号发出，援兵却未见到来，心下不禁暗暗着急，闻言大喝道：“朋友休要被他所骗，这姓任的有名心狠手辣，打家劫舍，有如狂风扫叶，半片不落，再也不会给你的，你若是助我将之击退，我兄弟两人倒可送你些盘缠。”
　　南宫平掌势如风，耳中听得这些人将自己家中的财宝分来分去，竟把自己看成个线上开扒的强盗，心中不知是笑是怒。他虽对石氏兄弟行迹颇为怀疑，但人家毕竟是在帮助“南宫世家”护守庄院，是友非敌，而这任狂风却显见是来谋劫财物。
　　十数招一过，他只觉这昔年横行江湖的巨盗，武功果有过人之处，一条鞭施展开来，当真有如怒飙狂风，教人难以抵挡。
　　那任狂风心头却更是骇异，这少年赤手空拳，居然能抵敌自己掌中这柄长鞭，丝毫不呈败象。
　　石老二身形已自退后，两人低语一句，身形齐晨，向那两条手持双刀的蒙面人扑去，蒙面人双臂一振，震起漫天雪片似的刀花，向石氏昆仲当头压了下去，石老二冷笑道：“果然是太行山的‘花刀’李家兄弟。”
　　黑衣蒙面人嘿嘿冷笑道：“石老二好亮的招子。”右手刀一招“立劈五狱”削将出去，左手刀柄突地向上一挑，挑去了蒙面的黑巾，狂笑道：“我李铁虬就让你看看‘花刀’李大太爷的真面目。”
　　“雪刀”李飞虬亦自挑开蒙面巾，厉声道：“见不得人的鼠辈，你们看清楚了，好在阎王爷面前告状。”
　　这兄弟两人俱是豹头环目，满面虬须，声音沉猛，身形高大，但掌中双刀，却是轻灵巧快，四柄刀配合得严丝合缝，望来当真如花如雪，漫天飞舞。
　　石家兄弟目光森寒，一言不发，南宫平掌御长鞭，心中暗忖：“这些人俱是武林中一等高手，此番齐地来到‘南宫山庄’，难道爹爹已将变卖各地店铺的银子，全部运到这里来了？他老人家如此做法，却又为的是什么？”
　　风声凄厉，雨更大了，两边暗林中，突地飞起了三蓬火雨，火光飞激，冲天而上。
　　接着，四下又响起了一阵尖锐凄厉的呼啸，不时又是兵刃相击声、厉声叱咤声，自风雨中隐隐传来，天地间立刻弥漫起一片杀气。
　　任狂风、“花刀”兄弟、石氏昆仲，目光俱是大变。
　　石老二沉声道：“那边的卡子上，想必也来了闯庄的人！”
　　石老大道：“任狂风，秦乱雨，一向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，你任狂风既然来了，想必秦乱雨自然也到了！”
　　任狂风哈哈笑道：“老实告诉你，十三省黑道上的好朋友，今日都已到了这‘南宫山庄’，你们还不如快将一批珍宝献出，又何苦为南宫常恕白白赔上一条性命！”

鞭梢划风，急攻三招。

南宫平此刻更是心急如焚："爹爹不会武功，若被这班人攻了一个进去，如何是好。"他情急之下，长啸一声，凌空飞起。

南宫平啸声一顿，只见他身形凌空转折，双掌齐下，十指如钩，左掌一翻，闪电般抓住了任狂风的鞭梢，右掌夹颈切下，一招两式，势若神龙。

任狂风沉腰坐马，身形一缓，后退三步，运劲抽鞭，口中惊呼道："神龙身法，止郊门下！"

石氏兄弟对望一眼，失声道："果然是南宫平。"

南宫平脚踏实地，运劲于掌，那一条乌骨长鞭，被他两人运劲一拉，有如弓弦般绷得笔直。

两人俱是面色凝重，四双脚踏在泥泞的道路上，足踝俱已深陷入泥。

狂风急雨中，呼哨之声越来越急，越来越迫，林梢又冲起了两蓬火雨，几点四放的火星，随着狂风吹到南宫平身上。

满天火星中，突育一条人影，自暗林中冲霄而起，凌空一连翻了两个跟斗，一势"乳燕投林"，笔直地朝这里冲了下来!

石老大目光一亮，道："好了。"

任狂风变色道："点苍燕也在这里！"真气一懈。

南宫平厉叱一声，双足离地，向后一跳，那柄长鞭，竟被他生生夺过。

那冲天而下的人影"点苍燕"脚一踏地，立刻冷笑道："任狂风果然在这里！"眼看到南宫平竟将任狂风长鞭夺过，失色道："这位朋友是谁？"

石老二道："此人便是南宫平，"

"点苍燕"道："真的？"

石老二道："正是神龙身法，再也不会错了。"

南宫平暗中松了口气，忖道："这些人终于认出我了。"

微一抱拳，沉声道："各位仗义来守'南宫山庄'，南宫平心中感激，但望各位在此抵挡一阵，南官平先进去看看家父。"

他手握长鞭，指缝中已微微沁出血丝，此刻微一抱拳，转身而去，哪知面前人影突地一花，"点苍燕"竟又拦在他面前。

南宫平奇道："难道阁下不相信兄弟便是南宫平么？"

点苍燕面沉如水，冷冷道："正因阁下是南宫平，是以更进去不得！"

南宫平怔了一怔，奇道："这……这是为了什么？"

点苍燕道："你多问无用，快退回去！"举手一掌，直击南宫平。

南宫平心中更是惊疑，拧身退步，突觉手腕一紧，长鞭又被任狂风抓住了一头，任狂风厉叱一声，全力夺回长鞭，搂头向南宫平扫下，点苍燕双掌翻飞，也白拍向南宫平胸膛。

这两人俱是武林顶尖高手，招式激厉，势不可挡，南宫平勉强避开一招，任狂风哈哈笑道："我只当你'点苍'派来保护'南宫山庄'的，却不知你们也没存好意……"

语声未了，点苍燕双掌齐出，左掌拍向南宫平，右掌竟全力击向任狂风。

任狂风怔了一怔，手腕一反，本是击向南宫平的一招，中途变向，"灵蛇乘风"，直扫"点苍燕"左肋之下。

南官平左拳右掌，左拳直击，右掌横切，一击任狂风，一击"点苍燕"，他三人连环出手，彼此相击，南宫平忽而是以一敌二，忽而却又变了以二敌一，也不知这两人谁是自己朋友，谁是自己敌人，他心中早已乱了一团，实

在猜不透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任狂风一条长鞭，左挥右扫，“点苍燕”一双铁掌，左击右打。

南宫平身形一缩，闪电般拧身向庄园里掠去，哪知任狂风、点苍燕却又一起拦住了他的去路，南宫平厉声道：“点苍燕，你系出名门，难道也变做劫人财物的强盗了么？”

点苍燕冷笑道：“谁要你的财物！”

任狂风接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何又要挡老夫们的财路？”

南宫平亦自厉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怎不让我进去？”

点苍燕面沉如水，闭口不答，招式却更加激厉。

那边石氏昆仲力敌“花刀”兄弟，此刻渐渐占了上风，而暗林中的呼哨叱咤之声，却越来越近，其中还不时夹杂着一声声惨呼，显然是已有人负伤而死，只有山林深处的庄园那边，仍是夜色沉沉，没有一丝一毫动静。

突听一声惨叫，响在身侧，“雪刀”李飞虬刀光一乱，石老二乘势一招“回龙舞柳”，一剑刺中了他的左肩，鲜血激射而出，溅在石老大衣襟之上，李铁虬惊道：“二弟，你没事么？”

李飞虬牙根一咬，挺刀又上，刀法更是疯狂，突地飞起一脚，踢飞了石老大左掌中的判官铁笔，李铁虬狂吼一声，挥刀一斩，将石老大左臂划开一道血口，石老二反腕一剑，剑势如虹，又刺在李铁虬右臂之上。

刹那间四人身上俱已溅上鲜血，但谁都没有半分退缩之意，负伤而战，战况更是激烈。

任狂风大喝道：“你三人若非贪图财物，为何为南宫常恕如此拼命？”

南宫平怒道：“你三人著是助我‘南官山庄’，为何不让我进去？”

点苍燕、石氏昆仲仍是一言不发，埋头苦战，雨水冲下了血水，流在泥泞的道路上，突听一声大喝，一声惨叫，一条人影，自暗林中翻流而出，胸前一道血口！点苍燕目光扫处，飞起一脚，将之踢开一丈。

李铁虬狂吼一声：“不好！‘猛虎’赵刚到了！”

石老二冷笑道：“再不退下，教你这班人一个也莫想生出此庄！”

语声未了，又是一条人影带着惨叫之声自暗林中冲出，笔直冲到李铁虬面前，掌中长剑拼力一挥，双目一翻，口中狂喷一口鲜血，扑地反身倒下，身上一无伤痕，竟被人以内家掌力击毙！

石老大变色道：“不好，五师弟被害了。”方待转向查看，李飞虬呼呼两刀，逼得他连退三步。

李铁虬冷笑道：“十三省道上朋友俱都在此，你‘点苍派，今日只怕要全派覆没在这里了。”

石老二怒喝道：“放屁！”剑光闪闪，一连削出五剑！

天色更暗，似乎苍天也不忍再看地上这一番血战！

“点苍燕”面色越发沉重！

任狂风目光更是凄寒！

南宫平心念一转，突地甩下任狂风，一连向“点苍燕”攻出七掌，掌风激烈，全是进手招式。

任狂风精神一长，心想乘此机会先除去了“点苍燕”，长鞭狂风般扫下，“点苍燕”招式果然大乱，任狂风厉叱声中，一鞭扫中了他左时，“点苍燕”一代名手，虽败不乱，劈手夺住了他鞭梢，一脚踢在他左胯骨上。

南宫平目光扫处，再不迟疑，掌势一穿，横飞而起，全力掠向庄院深处！

第一四章　苦雨凄风

南宫平身形一起，石老大突地厉叱一声，拧腰转身，右掌急扬，掌中仅剩的一枝判官笔，脱手飞出，带着一股劲风，直击南宫平后身！南宫平头也不回，也不闪避，猛力前窜，这枝判官笔虽然打在他身上，却已是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了。

李飞虬目光一闪，杀机突起，此刻石老二剑削来，他竟不避不闪，刀光一转，一刀自石老大项头，劈到脊椎尽头，鲜血飞溅，俱都溅在面上。

石老大狂吼一声，反身扑上，李飞虬双刀一挺，生生自石老大腹中穿过，但石老大双掌箕张，也已勒注了他的咽喉，十指如钩，深入肉里，李飞虬双睛一凸，七窍之中，俱都流出了鲜血。

石老二惊怒交集，狂吼一声，一剑刺入了李飞虬的肋下，自左肋刺进，由右肋穿出，一柄三尺青锋，竟齐根而没。

李铁虬双刀劈下，一刀斩下了石老二右臂，厉声嘶道：“拿命来！”

嘶声未了，石老二亦自“砰”地一掌，着着实实拍在李铁虬胸膛上。

李铁虬狂吼着喷出一口鲜血，掌中双刀“呛啷”落地，石老二右臂齐根而断，却看也不看一眼，生像断去的不是他臂膀，一掌得手，接着飞起一脚，直踢李铁虬下阴“鼠裕”大穴！

只听李铁虬惨呼一声，身躯抛起一丈，“砰”地落入了暗林，再也无法活命，黑道名手，“太行双刀”，竟在刹那之间，一起丧命。

石老二身躯摇了两摇，嘴角泛起一丝凄恻的笑意，喃喃道：“老大，我为你报仇了。”语声方了，自己也当场晕了过去。

“点苍燕”被任狂风一鞭扫在左时上，只觉一阵剧痛，痛彻心骨，目光转处，见到石氏昆仲竟与对手同归于尽，面色更是大变，眨眼间满头冷汗拼落，暗叹一声：“罢了！”

抬目望去，只觉任狂风亦是面色铁青，他被“点苍燕”一脚踢中胯骨，亦是奇痛攻心，耳中听到“太行双刀”的厉吼惨呼，知道这兄弟两人已命丧此处。两人目光相望，任狂风大喝一声，挥鞭而上。

哪知“点苍燕”突地低叱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任狂风手腕一挫，长鞭回撤，“点苍燕”目光四扫，满地俱是血水，神色不禁一阵默然，暗中叹道：“掌门师兄，你休要怪我胆怯，但我又怎能令‘点苍’一派的精锐，俱都丧在这一役之中！”

转念至此，他牙关一咬，沉声道：“你‘风雨双鞭’今日召集了这许多黑道朋友来此，为的只是那一批财宝么？”

任狂风心中一动，虽然痛得满头冷汗，脸色丝毫不变，反而仰天狂笑道：“这班黑道朋友，若不为了财宝，不远千里而来，难道是疯了么？”

“点苍燕”咬牙道：“你等夺得了财物，若是立刻远离此地，快快分赃，快快回山，我公孙燕就放你等过去！”

任狂风狂笑不绝，道：“我等得手之后，自然拍掌就走，等在这里做什么，人道‘点苍燕’是个聪明人物，此刻怎会说出这样的呆话？”

公孙燕目光一闪，突地探手入怀，任狂风心头一惊，再退三步，只道他要施出暗器，哪知公孙燕手腕一扬，竟向天甩出三道乌光，只听‘波、波、波”三声轻响，三蓬火而，飞激四散，只见十数丈方圆，俱是灿烂的火星。

任狂风心念转处，已知他是召回同门，立刻撮唇长啸一声。

刹那间只听暗林中响起一连串低叱：“住手……住手……”

一条高大无比的人影，当先飞奔而出，一面厉声问道：“任老大，怎地了？”此人满头白发，声如洪钟，但神色之间，亦是狼狈不堪，衣衫透湿，又是血水，又是雨水，掌中一条乌骨长鞭，鞭梢伶仃地持着一片惨白的皮肉，正是昔年名震天下的巨盗“风雨双鞭”中的老二秦乱雨！

任狂风眉梢一扬，缓缓道：“点苍燕撒手了！”

秦乱雨呆了一呆，嘿嘿笑道：“好，好……”见到地上“太行双刀”的尸身，笑声不禁一顿。

转瞬间两旁暗林中又有二十余人影飞奔而出，身躯有高有矮，身形有快有慢，其中十六条人影，目光一转，便即掠到“风雨双鞭”身后，另外四个高髻道人，三个持剑少年，却掠到公孙燕这边。

公孙燕目光一扫，神色更是黯然，一个紫面黑须的道人闪目望处，失声道：“石大哥，石二哥……竟……”语声颤抖，再也无法继续！

“点苍派”此番高手尽出，但此刻十七人中，竟死了九个！

秦乱雨目光一扫，神色也是一呆，喃喃道：“……十六……十七……十八……”瞠目大喝道：“林中还有人么？”

喝声凄厉，激荡在急风苦雨的暗林间，但四下却漫无回应！

黑须道人冷笑一声，扬剑道：“不必问了，贫道虽已久久未开杀戒，但今夜却也诛去了七个！’一串和着鲜血的雨水，自剑脊飞射而出。

秦乱雨大喝一声，道：“好个恶道，你……”

任狂风伸手一拉他的臂膀，道：“二弟住口！”转目一望，冷冷道：“久闻点苍‘黑天鹅’剑快如电，心狠手辣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错！”

黑须道人双目一张，厉声道：“不错，我天鹅道人便是心狠手辣又当怎地，今日要诛尽你这帮强盗！”

任狂风冷笑一声，公孙燕长叹道：“三弟，今日罢了！”

天鹅道人目光一凉，道：“什么罢了？

公孙燕面沉如水，缓缓道：“让他们过去！”

天鹅道人面色一变，目光扫处，只见点苍门下，俱已神色狼狈，有的身上带伤，有的长剑失落。

这性如烈火的点苍剑手呆呆地怔了半晌，突又大喝道：“我点苍门下，焉有见强而畏之辈！今日便是全部战死在这里，也要和他拼上一拼。”

公孙燕面色一沉，叱声道：“住口！”手掌一扬，道：“让他们过去！”

天鹅道入双拳紧握，全身颤抖，只见任狂风呼哨一声，十八条黑道群豪，俱一起掠向庄院深处，天鹅道人颤声道：“二哥，你……你难道要将‘点苍派’声名一夕断送？”

公孙燕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三弟，你终是最不明白二哥的苦心……”

他目中突地闪过一阵杀机，接口道：“这帮黑道高手，到了庄院之中，岂非又是一场血战，到那时无论谁胜谁败，必定是互有亏损，我们等在这里，以逸待劳。好好歇息一阵，无论是谁，只要运送那批财物出来，你二哥岂会让他们生出此庄？”

天鹅道人怔了怔，突地还剑入鞘，躬身道：“二哥深算，小弟不及，但望三哥恕小弟鲁莽之罪。”

公孙燕环顾一眼四下的点苍弟子，黯然叹道：“总之，为了那数十年前‘魔约’，今日我点苍门下若能有一人生还，已是不易，我……唉！我但求

那批财物，不被‘南宫世家，中人护送出去，今日虽死无憾，掌门师兄又……唉！只有三弟你正值英年，又是我‘点苍派’的第一高手，我点苍一派今后的生死存亡，就在你一人身上了。”

天鹅道人木然半晌，缓缓转过头去，不愿自己的泪光被人看见，四下的点苍弟子，谁也没有抬起头来。

只听凄厉的风声，在黑暗的林木中呼哨作响……急躁的雨点冲散了地上一滩滩眩目的鲜血……

夜更深了！

夜更深了。

南宫干冒雨狂奔，一阵阵冷风，像刀一样刮在湿透的衣衫上。

十数个起落之后，他目光已可接触到那个巍峨的屋脊，有如史前的猛兽般在黑暗中矗立着，而那雄奇的滴水飞溅，却像是它的一双巨翅，要在这漫天风雨中振翼飞起。

南官平心神一振，心神更急，所有的一些不可理解的疑团在片刻后便将得到答案，而他的心却更像是一枝挂在绷紧了的弓弦上的长箭。

幢幢屋影中有几点昏暗的灯光，那和“南官山庄”昔日的辉煌灯火是多么不同。

南宫平如风般扑上了一条长达二十余级的石阶——这是他自幼熟悉的地方，他脚尖接触到这冰冷而潮湿的石阶，心底却不禁升起了一阵温暖。

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屋影中突地响起一声轻叱：“回去！”三点寒星，成“品”字形激射而出，两急一缓，两先一后。

南宫平目光指处，那原在后面的一点寒星，势道突地加急，南官平大惊之下，拧身缩颈，只听“呼”地一声，一道风声自耳侧掠过，风声之激厉，几乎震破了他的耳鼓，而另两道寒星凌空一折，竟各各凭空划了道圆弧，飞虹般击向他左右双肩，南宫平脚底一蹬石阶，身形倒飞而起，一连打了几个跟斗，重又落到那一条长长的石阶下，只听“叮”的一声，两点寒星交击，拼出几点火花。

这暗器手法之妙，力道之强，竞是南宫平生平未见，他再也想不到山庄中竟还有功力如此深厚的武林高人！

只见屋中暗器一发，便重归寂静，也不知道一栋巨宅中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？陷藏着什么危机？

“爹爹和妈妈难道……难道已不在这屋里了么？”

南宫平不敢再想，身形一振，再次扑上，嘶声喝道：“屋里是哪位朋友！南宫平回家来了！”

喝声来了，只听屋中一声惊呼道：“是平儿么？”一条人形，其疾如电，随着呼声飞掠而出，南宫平还未来得及闪避，这人影已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膀。南宫平一挣不脱，心头大震，闪目望去，只见此人鬓发蓬乱，一双眼睛，却是慈祥而明亮，赫然竟是他母亲！

他有生以来，做梦也未曾想到，他母亲竟有如此惊人的武功，只觉心中一呆，南宫夫人已一把将他拦人怀里，颤声道：“孩子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得正好！”一阵温暖慈祥的母爱，使得南宫平所有的劳累、饥渴、惊骇、疑惧，在这刹那之间，俱都获得了补偿。

厅中灯火昏暗，一盏孤寂的铜灯，几乎披那一阵方自乍开的厅门中骤然吹入的风雨吹熄。

灯火飘摇中，只见数十口红木箱子，高高堆在大厅中央，木箱子零乱地钉着一些暗器、弩箭，四边的靠椅上，狼狈地斜靠着数条劲装大汉，有的神情沮丧，满身鲜血，有的气喘咻咻；闭目养神，显见已曾经历过一场剧战，甚至已都负了重伤。

在这零乱狼狈的大厅口，却有一个神色仍然十分安详的华服老人负手而立，门外的风雨吹得他颔下的五柳长须丝丝拂动，却吹不动他恢宏的气度，坚定的目光。

南宫平轻呼一声：“爹爹”，一步掠了过去，扑地跪在这老人身前。

南宫常恕轻叹一声，伸手轻抚他爱子肩头，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南宫夫人轻轻抽出一条丝巾，擦干了南宫平头上的雨水和汗水，柔声道：“孩子，这些日子来，苦了你了，以后只怕……只怕更要让你吃苦了。”

南宫常恕黯然一笑，仍是默然无语。

南宫平只见到他爹爹黯然的神色，见到他妈妈憔悴的容颜，再见到这乱成一团的厅堂，心里更已是惊疑，也顾不得和他久别的双亲再叙家常，翻身站起，脱口问道：“爹爹，你将江南所有家店一起卖去，是为了什么？那‘点苍派’与我们素无来往，此刻为何围注了‘南宫山庄’，仿佛是要守护“南宫山庄’，但却又似对我们不怀好意，还有，那在武林中只闻传言，却无人见到的‘群魔岛’，又为什么要和咱们作对？爹爹，请你快说出来，孩儿真的急死了。”

他一口气说了出来，眼睁睁地望着他爹爹，南宫夫人幽幽一叹，道：“有话慢慢说，孩子，你怎么还是这样沉不住气。”

南宫常恕面色凝重，大步走到厅门，凝视半晌，突地转过身来，躬身一揖，道：“各位请恕在下无礼！”

众人俱部大奇，有的不禁挣扎站起，讷讷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只见南宫常恕身形突地一闪，只见满厅人影拂动，四下的劲装大汉，已一起倒在椅上，晕睡过去，瞬眼间便发出了鼾声，竟似睡得极熟。

南宫平见他爹爹在举手之间，便将这些大汉的“睡穴”一起点住，心下不觉更是惊骇交集，脱口道：“爹爹，你竟是会武功的！”

原来普天之下，再无一人知道“南宫财团”的主人竟是武功绝世的江湖奇士，就连他儿子都是此刻第一次见到。

南宫常恕面壁而立，头也不回，沉声道：“平儿，你自幼锦衣玉食，凡事都由得你任性而为，即使犯了过失，你爹爹和你母亲也从未责骂过你一言半语，你可知这是为了什么？”

南宫平虽见不到他爹的面容，但见他爹爹双肩颤抖，显 见心情激动已极，心下不觉骇然，惶声道：“孩儿……不知道！”扑地跪了下去，失声接道：“孩儿犯了过错，爹爹原该责打的。”

南宫夫人面容苍白，急走两步，突又顿住身形，掩面道：“大哥……这……孩子为何如此命苦！”

南宫常恕仍未回头，但身躯的颤抖却更加剧烈，缓缓道：“我这样对你，只因你从今而后，非但不能再享受世上任何幸福温暖，还要吃尽世人所不能忍受的折磨困苦，你可愿忍受么？”

南宫平强忍着满眶的泪珠，颤声道：“孩儿为爹爹妈妈吃苦，本是应该的，但……爹爹你总该告诉我，这…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厅外，风雨敲窗，声声令人断肠……

南宫常恕十指渐渐收缩，渐渐握紧了双拳，语声也更是沉重。

“南宫世家，富甲天下，”他沉声道，“这财富是如何来的，你可知道么？”

南宫平心头一震，道：“难道……难道……”

南官常恕截口道：“你的玄祖，本是个最穷困的人，他受尽了贫穷的折磨，发誓要成为天下的巨富，辛苦积下了一笔资本，随着一帮海客到海外经商。哪知船到中途，却遇见了风暴，你玄祖虽攀在一片船木，漂流到一个不知名的海岛上，侥幸未死，但却又变得双手空空，一无所有。

他紧握双拳，沉声接口道：“他老人家发觉自己壮志又复成空，不觉悲从中来，忍不住痛哭起来，哪知那海岛并非无人的荒岛，他老人家在绝望之中，忽然发觉这岛上竟有许多个身穿古代衣冠的老人，原表这不知名的海岛，竟是在武林中传说最久也最神秘的‘诸神之殿’。”

南宫平心头又是一震，只听他爹爹接道：“那些老人问过你玄祖的身世与经历，仔细将老人家端详了一遍，竟将他老人家留了下来，一晃三年，这三年中你玄祖受了许多折难，吃了许多苦，三年后那些人突然将你玄祖带到海边，海边上竟已停泊了一艘巨船，船上堆积着无数珍宝！”

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玄祖正看得目定口呆，哪知那些奇异的老人却将这艘海船送给了你玄祖，但是却要他老人家发下重誓，订下契约，此后‘南宫’一家，每隔一代，便要令长子带着一批银子，送到‘诸神殿’去，每过一代，银子便要增加一倍，除非南官一族自绝后代，这契约便永远不能违背……”

南官常恕接道：“到了你上一代，这些银子已堆成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，你祖父动用了所有能够动用的银子，才令你大伯将银子送去，那时……唉！我还未成婚，你大怕却已有了一个儿子。”

南宫平直到此刻，才听到自己家族这一段神秘的历史，听到这里，他己是满身颤抖，满头冷汗，忍不住嘶声道：“我那大伯父，此刻在哪里？我那堂兄又在哪里？”

南宫常恕身躯摇了一摇，道：“你大伯临去的那一天，竟将自己新婚妻子和方在襁褓中的婴儿，一起震断心脉。因为他已算出，再过一代后，‘南宫世家’便是卖出所有家财，也未见能将这一批银子凑满，他不忍心自己后代受苦，也不愿我再结婚生子，留下了一段沉痛的遗言，便带着银子去了，从此便再也没有他的下落消息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语声中的凄惨之意，已令人闻之心寒，世人只知道“南官世家”富贵荣华，不可一世，又有谁知道“南官世家”这一段充满悲哀、充满血泪、悲惨而神秘的历史。

南宫夫人以手掩面，哀呼道：“大哥，你……不要说了。”

南宫常恕面对墙壁，直如未闻，一字一字地接口道：“你大伯走了不久，你爷爷也去世了，我在家里守孝三年，就出去打听你大怕的下落，但是我们每代遵约将银子送去时，都是事先便有‘诸神殿，的使者传来一封飞柬，指定一个港口，然后带领前去，非但我们‘南官世家’中人不知道那海岛真实的方位，茫茫人海中，更无一人知道‘诸神殿’的所在。我在江湖中游荡了多年，到后来终于完全失望，却不想在这一段日子里，我遇着了你母亲。”

南宫夫人突地伸手一抹面上泪痕，走到南宫常恕身侧，轻轻握住了他手掌，缓缓道：“你一定要说，就由我来说吧！”

“我一遇见你爹爹，”南宫夫人道，“就和你爹爹发生了情感，但是你爹爹却总是躲着我，我又奇怪、又难受，一气之下，就决定要嫁给另外一个人，那人也是你爹爹的朋友，哪知有一天……有一天你爹爹被人暗算，中了剧毒，毒发之后，将这一段往事都告诉了我，我才知道他避着我，原来有着这么多苦衷，原来知道‘南宫世家’大厦将倾，不忍让我晚来吃苦，更不忍……更不忍让我们的孩子方一长成，就要替先人去还债，去吃苦！”

南宫常恕霍然转过身来，灯光下只见他面容铁青，目中却是热泪盈眶，沉声接道：“但是你母亲却不怕这些，更不怕贫穷，她一夜之内，将我背到天山，寻着了解药，于是我……我……”

南宫夫人缓缓倚到他身上，截口道：“于是我就再也离不开你爹爹，到后来，我们生下了你，原要你好好享受一生，不愿你辛苦学武，所以没有传你武功，哪知你却天性好武，我们又不忍违了你心愿，便如你愿将你送到‘神龙’门下，孩子……我们对不起你……”话犹未了，不禁又自低位起来。

南宫平悲泣一声，扑到双亲身上，凄风苦雨声中，他三人相互偎依，虽然心中充满悲苦，但却又充满了至情至意。

南宫常恕轻抚着他爱子头发，黯然道：“我只望‘诸神殿，的密柬迟些送来，是以我一直不愿你成婚。哪知这次他们似乎已算定了‘南官世家’再无余财，竟不等你成婚生下后代，便将密柬送来，只要我们一家将银子凑齐，那使者还会再来，将你带走。孩子，这是你祖宗立下的誓，你爹爹……你爹爹，你妈妈虽然疼你，但是又……又怎能……”语声未了，老泪纵横而落。

南宫平突地挺起胸膛，道：“爹爹，妈妈，这是我们南宫一家该还的债，我们自然要还清……”

南宫夫人流泪道：“可是，孩子你……”

南宫平双目厉张，牙关紧咬，坚决他说道：“孩儿我一定会回来的，那‘诸神殿’无论多么神秘，孩儿也发誓要回来奉养你老人家，那里虽然有铜墙铁壁，也困不住孩儿，何况，那些人既有‘诸神’之名，又怎能强迫别人做不孝的人。”

南宫夫人凄然道：“好孩子……”

南宫常恕却黯然道：“只是这一次……唉！‘群魔岛’里的人，却又在江湖中出现了，而且立心不让我们将银子送到‘诸神殿’去。”

南宫平恍然道：“难怪他们以密约来强迫武林几大宗派的人，来强夺‘南宫世家’的镖银。”

南宫常恕颔首叹道：“此刻庄外的‘点苍派’门人，便是因为强夺这批财宝不成，是以留在庄外，乍看虽似在保护‘南宫山庄’，其实却是不让我们将财宝运送出去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江湖中的剧盗，也想来发这一笔横财，数日来，这‘南宫山庄’已不知发生了多少争战，流出了多少鲜血，唉……财富，除了为我南宫一家带来烦恼痛苦之外，还有什么？孩子，你若是生在贫穷人家，又怎会有今日的痛苦？”

风雨敲窗更急，窗外突地有人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我错了！”

南宫平一惊之下，厉叱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却见他爹爹身形已掠到窗前，扬手一掌，窗户震开，风雨穿窗而来。

南宫常恕手掌再扬，窗外又已叹道：“老大，你不认得我了么？”

南宫夫人惊呼一声：“鲁逸仙！”一步掠到窗前。

南宫常恕亦自惊呼道：“二弟，是你么？”语声之中，又惊又喜。

南宫平顿住身形，凝目望去，只见当窗而立的一人，秃顶锐目，神色黯然，赫然竟是那奇异的老人“钱痴”。

他再也未曾想到，这爱财惜命的老人，竟会是他爹爹的“二弟”，目光动处，不觉惊得呆了。

只见这老人垂首木立半晌，袍袖一指，宛如被风吹了进来似的，霎眼间便已掠入窗内，南宫常恕一把握住了他的肩头，道：“二弟，多年不见，你……你怎地变成了这般模样？”

“钱痴”目光痴痴，口中只是不住喃喃自语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……”

南宫夫人黯然道：“往事都已过去，你还提它作甚，我和大哥非但没有怪你，反觉……反觉有些对不起你。”

“钱痴”突地大喝一声：“我错了！”扑地跪在南宫常恕面前，目中流下泪来，道：“大哥，小弟对不起你，小弟对不起你……”

南宫常恕一面用手搀扶，一面亦自跪下，黯然道：“二弟，快起来……”

“钱痴”道：“小弟若不将话说出，死也不能起来，这些话，小弟已在心中闷了二十年。”

他仰天叹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我只当三妹贪图‘南宫世家’的富贵荣华，是以才离开我，嫁给你，我却不知她早已爱上你，我却不知道她嫁给你非但不是为了享受富贵，反是为了要陪你忍受痛苦，我……竟不告而别，还引来一批仇家，来暗害你们……”

南宫常恕叹道：“二弟，我与三妹既然无恙，你又何苦还在自责？”

“钱痴”嘶声道：“我怎能不自责负疚，我不能心安，这些年来，我日日夜夜俱在暗中诅咒你们，我发狂地去寻找财富，除了没偷没抢之外，几乎不择任何手段。我隐姓埋名，省衣缩食，弄得人人俱当我是疯子，我发誓要聚下比‘南宫世家’还要多的财富，可是……”

他突地手掌一扬，将一直紧紧抱在怀中的麻袋抛在地上，悲嘶道：“我纵然积下了百万财富，又有何用？我今日才知道纵有百万财富，也买不来真挚的情感，纵有百万财富，也减不去人们的痛苦，大哥，我……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”

南宫常恕黯然道：“你方才都听到了么？”

“钱痴”含泪点头。

南宫常恕轻轻扶起了他，道：“无论如何，今日你我三人，重又聚到一处，总是件可喜可贺之事。”展颜一笑，转首道，“平儿，快过来见见你二叔父，这就是那昔日名震江湖，人称‘神行无影铜拳铁掌’的鲁逸仙鲁二叔父。”

一直愕在当地的南宫平，此刻方自会过意来，当即走了过去。

鲁逸仙一抹泪痕，破颜笑道：“孩子，想不到你还有这样一个不成材的叔父吧！”

南宫夫人眨了眨眼睛，面上亦不知是哭是笑，心里也不知是悲是喜，却有两滴泪珠流下面颊，哽咽道：“想不到我们终又重见到了你，更想不到最爱打扮的你会变成这副样子，你……你难道穷疯了么，连衣服也舍不得买一件。”

鲁逸仙泪痕未干，大笑道：“我不是穷疯了，却是小气疯就在我破麻袋里，虽然有百万钱财，我却舍不得动用一文。”

南宫常恕笑叹道：“你这样做全是为了她么，唉！真是南宫夫人嗔道：

“你看你，在孩子面前，说话也不知道放尊重些。”言犹未了，满带泪痕的面上，又不禁展开了一丝微笑。

这三个老人虽然满心忧郁，但心中却又不禁充满了重逢的喜悦，刹那间，他们似又回到了那飞扬着的青春岁月，连骑纵横江湖，含笑叱咤武林。二十年的时光，有时虽然是那般漫长，有时却又仿佛觉得十分短暂。

南宫平里着他们三人含泪的欢笑，含笑的眼泪，只觉心中的悲哀，也随之冲淡不少，笑道：“二叔好酒量，可要小侄……”

言犹未了，突听窗外一声大喝，三枝长箭，带着一连串铃声穿窗而入，“夺”地一声，三双箭并排插入高堆的红木箱上。

鲁逸仙面色微变，却又笑道：“好极好极，想不到绿林强盗用的响剑，居然照顾到大哥的家里！”

南宫常恕一笑道：“射箭人腕力不弱，不知是哪一路好汉。”

只听窗外厉声喝道：“任狂风、秦乱雨率领三山十八寨各路好汉，前来向‘南宫山庄’南宫庄主讨些盘缠，是开门恭迎，是闭门不纳，任凭南宫庄主自便。”语声潦亮，中气十足。

南宫常恕微一皱眉，道：“风雨双鞭怎地又出山了。”

鲁逸仙道：“若换了现下的黑道朋友，只怕连这一些过节都不愿再讲，人一到了，立刻动手。”

南宫夫人笑道：“难怪你已有百万家当，原来你对现下强盗行情如此熟悉……”含笑一望南宫平，倏然住口。

大敌当前，他三人却仍言笑自如，直似未将那横行一时的巨盗“风雨双鞭”看在眼里，南宫平暗暗忖道：“原来妈妈少年时也会说笑的。”

窗外又是一声大喝，道：“要好要歹，快些咎复，喝声三响，弟兄们便要破门而入了！”接着便有人叱道：“一！”

鲁逸仙双臂一振，身形暴长，横目笑道：“小弟还未老，老大你怎样？”

南宫常恕持须笑道：“哥哥我又何尝老了。”

鲁逸仙大笑道：“好好！”突地一拍腰畔，只听腰畔突地铃声一响，笑道：“现在么？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自然！”

南宫夫人轻笑道：“好好，你们兄弟的‘护花铃，仍在，我这枝花却已老了。”

窗外又是一声大喝：“二！”

鲁逸仙狂笑道：“我兄弟未老，你怎会老了，老大，急先锋还是小弟么？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好。”

“好”字方自出口，鲁逸仙身形突地一跃而起，凌空一个翻身，落在南宫常恕伸起的双臂上。

南宫常恕猛地厉叱一声：“去！”双掌一翻、一送，鲁逸仙身形便有如离弦之箭般直飞出去。

只听“蓬”的一声，厅门四开，接着“叮　”一响，一条金线，自门外飞入，又一线金线，自南宫常恕掌上飞出！

又是“叮　”一响，两条金线纠结一处，南宫常恕大喝道：“来！’门外响起一声惊呼。

余音未了，“呼”地一声，鲁逸仙身躯便已笔直飞了回来，左掌之上，缠着一条金线，右掌却夹颈抓着一个身躯高大的老人，鲁逸仙手掌一甩，将

之重重甩在地上，赫然竟是“风雨双鞭”中的任狂风！

南宫平倒抽一口凉气，心中不知是惊？是佩？凝目望处，才知道那两条金线之上，两端各各系有一双金色的小铃，鲁逸仙身形借着南宫常恕掌力飞出时，掌中金铃便已飞入，南宫常恕掌中金铃亦自飞出，两双金铃一搭，金线互结，南宫常恕掌力回收，鲁逸仙凌空一击而中，抓住任狂风，便已借势飞回，当真是其去如矢，其回如风，来去空空，急如闪电，对方纵是一流身手，却也要措手不及，无法防范。

南宫平只觉心头热血一涌，忍不住脱口道：“好个护花铃！”

厅外却又乱成一片，一个苍老的语声狂呼道：“厅里的可是‘风尘三友’么？”

南宫常恕、鲁逸仙相视一笑，只见任狂风已挣扎着翻身爬起，面色一片苍白，满带惊骇之色，颤声道：“果然是风尘三友！”

鲁逸仙笑道：“多年不见，难道你还认得我兄弟？”

任狂风颓然长叹一声，垂首道：“在下纵已不认得三位，但这一手‘惊虹击电，夺命金铃’的绝技，在下却再也不会忘记。”

鲁逸仙大笑道：“惊虹击电一金铃，铃声一振一消魂……哈哈！大哥，想不到你我偶然练成的游戏，倒被江湖中人说成了武林绝技，”笑声突地一顿，转首道：“你既然还记得我兄弟，难道便忘了昔年在我兄弟面前发下的重誓！”

任狂风垂首叹道：“在下若知道‘南官山庄’的庄主，便是昔日风尘三友中的冷面青衫客，斗胆也不敢踏入‘南宫山庄’一步。”

鲁逸仙冷冷道：“如今你既知道了，此刻又当怎地！”

厅外长阶下仍然乱成一片，任狂风回首大喝道：“秦老二，快带弟兄们退出山庄一里之外，‘风尘三友’在这里！”

喝声方了，秦乱雨已一掠而上，目光转处，变色道：“果然是三位大侠，想不到我弟兄二十年苦练，却仍然挡不住鲁大侠的凌空一击！”

狂风骤雨中，只听阶下有人厉声喝道：“什么‘风尘三友’，我弟兄远道而来，难道就凭着这句话空手而回么？”十数条人影，一涌而上。

“风尘三友”面色凝重，默然不语。

秦乱雨霍然转身，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两位目光闪烁、短小精悍的褐衣汉子，攘臂而出，左面一人冷冷道：“要好朋友走路，至少总得掏些真家伙出来，三言两语，就济得了事么？”

右面一人回首喝道：“各位弟兄，此话可说得是？”

众人杂乱地哄应一声，任狂风一笑道：“原来是白寨主，”含笑走到他两人身前，接着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两位想要些什么呢？”

左面一人低声道：“弟兄们千里而来，最少总得混个千把两银子的盘缠钱，两位虽是前辈，也得照顾咱们这些苦弟兄。”

任狂风哈哈笑道：“一千两银子够了么？……拿去……”双掌一翻，只听“砰！砰！”两声，白氏兄弟惨呼一声，狂喷了一口鲜血，滚下了长阶，任狂风含笑道：“还有哪位兄弟要拿盘缠的？”

四下漫无回应，只听惨呼之声渐渐微弱，终于寂灭，只剩下风的呼啸，雨的滴落，十数条大汉站在一起，竟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
任狂风面色一寒，厉叱道：“退下去！”十余条大汉一个个面如上色，齐地翻转身躯，蜂涌着奔下长阶，再无一人敢回头望上一眼。

“风雨双鞭”一起回转身来，南宫常恕叹道：“你我相识多年，两位未曾忘记我兄弟，说来彼此已可算是故人。只是我此刻已遇非常之变，不能以酒为两位洗尘，两位如有所需，我还可略助一二。”

任狂风垂首道：“庄主如不怪罪，我兄弟已感激不尽……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也不愿再多客套，今日就此别过。”双手一抬，拱手送客。

任狂风、秦乱雨恭身一揖，方待转身，鲁逸仙道：“且慢，两位方才由庄前进来，不知可曾遇着那些‘点苍’弟子？”

秦乱雨道：“点苍门下，此刻已伤残过半，除了点苍燕、黑天鹅两人外，能战的只怕不多了。”他微一思忖，已知鲁逸仙问话之意，说完之后，立刻躬身告退。这两人当真不愧是江湖大行家，见了眼色，便已知道别人心意。

鲁逸仙回到厅中，一抹面上雨水，沉声道：“外围既已空虚，大哥你何不乘此时机，将箱子运至庄外？”

南宫常恕惨然一笑，道：“诸神使者，已来过一次，但仍未说明交宝地点，箱子纵然运出，却要送到何处？”

鲁逸仙呆了半晌，突地仰天长笑，笑道：“无论何时，无论有多少人阻拦，凭我们几人，还怕闯不出去么！”

他身躯一动，掌中的金铃，便随之叮 作响，铃声清越，在风雨中仍可远远传送出去。

南宫平望着他掌中的金铃，想到这三个老人方才的威风，反复低诵着“惊虹击电一金铃，铃声一振一消魂”这两句似诗非诗、似歌非歌的词句，心中豪气逸飞，目光也闪出了喜悦的光彩。

鲁逸仙笑道：“孩子，你可听出这铃声有什么奇异之处么？”

南宫平含笑摇头。

南宫夫人道：“这金铃本是你爹爹的传家之物，共有三对，别的似乎还无什么异处，但只要其中一对金铃一振，另两对便也会同时作响。古来高深乐理之中，载有‘共振’一词，这金铃虽非乐器，但这种现象却与音乐中的‘共振’相同。”

她自怀中取出一双金铃，南宫平伸手接过，鲁逸仙掌中金铃一振，南宫平掌中的金铃果然也发出了一种清越的“嗡嗡”声响。

南宫平不禁大奇，他却不知道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奇，其中的确有许多是不能以常理解释的事物。

南宫常恕道：“昔年我三人闯荡江湖之际，只有你母亲武功最弱，我们生恐她落单遇险，是以便将这金铃每人分了一对，她一遇险，铃声一响，我们这两对金铃，便也会生出一种奇异的‘共振’感应，便可急往驰救……”

鲁逸仙大笑接口道：“是以你爹爹便将这金铃取了个奇妙而好听的名字，名曰：‘护花’……”

南宫常恕笑道：“这‘护花铃’三字，倒不是我杜撰而出，昔年，汉献帝爱花成性，唯恐飞雀残花，是以便在宫园中的花木上，系了无数金铃，只要雀鸟一落花上，金铃之声大震，而宫廷中的‘护花使者’，便即会来驱鸟。当时京朝中人，将这金铃称为‘护花铃’，后来诗人，也作有‘十万金铃常护花’之句，我取的这‘护花’两字，也不过是用的这个典故。”

南宫夫人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几十年前的事，还说它做什么，平儿，你若是喜欢，这一对金铃你就收着吧，以后你若是在江湖间……”她突地想起爱

子即将去不知名的远方，笑容一敛，立刻染上了一种沉重的忧郁。

南宫常恕微微一叹，将金铃交给南宫平，道：“这一双你收着吧，你爹爹妈妈再也没有别的东西给你，这两对金铃，你要好好珍惜，将来……”说到“将来”两字，他也不禁长叹一声，默然无言，目光沉重地投落到厅外的苦雨凄风之中，远处仍是一片黑暗。

南宫平手捧四只金铃，无言地垂下头去……

鲁逸仙目光一转，朗声笑道：“你父母都将金铃送给了你，我若再留下，莫教你将我这二叔看作当真这般小气，来，拿去，好生藏着，将来若是遇着合意的女子，不妨分给她一对！”

南宫平躬身接过。

南宫夫人强笑道：“无论如何，今日我们重逢，总该庆祝，我去做两样小菜，让你们小酌两杯，好在这里多了鲁老二和平儿，我也可以放一下心了。”

鲁逸仙道：“三妹……呀，大嫂，何需你自己动手？

南宫夫人目光一阵黯然，嘴角却仍含笑道：“下人都早已打发走了……”语声之中，她身形已转出厅后。

南宫平见到妈妈竟自己操作起来，不禁暗中长叹一声，立定志愿，要将家业恢复，不让妈妈受苦。

南宫常恕解开了那些护镖而来、苦战受伤的大汉们的穴道，再三道歉，那班镖客见到达衣衫褴褛的秃顶老人，竟然就是昔年以轻功拳掌名震江湖的鲁逸仙，不禁大是惊异，见到南宫平这“神龙”门下的弟子，神情也颇为谦卑，知道这大厅中已无自己出力之处，再者也实在伤重疲乏，便到后房安歇了。

鲁逸仙望着他们的背影，微微叹道：“江湖中若是没有一些热血的义勇男儿，只怕再也无人愿教子弟学武了。”

酒菜简洁而精致，但众人心头却多感叹，南宫常恕持杯四望，缓缓道：“二弟，今后你我持杯同饮的机会，只怕又要多了。”

鲁逸仙道：“自然。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不知道江湖间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这风尘三友？”

鲁逸仙心头一动，道：“大哥你莫非又要重出江湖了么？”

南宫常恕以一丝微笑掩住了神色间的黯然，道：“这山庄我也卖了，月底便要迁出，日后少不得又要过一个四海为家的日子。”

南宫平变色道：“卖了？”

南官常恕道：“卖了还不见得够数……”

鲁逸仙拾起了那只麻袋，朗声笑道：“我这只麻袋中便存百万财富，大哥你要用多少？”

南宫常恕仰天笑道：“我自幼及长，遍历人生，却始终不知道贫穷是何滋味，如今有了这个机会，怎肯轻轻放过，二弟，你且放下这些，先来痛饮三杯。”

南宫平见到他爹爹如此豪气，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鲁逸仙道：“贫穷滋味么？却也不是……”突地大喝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手扶桌沿，长身而起。

门外夜色沉沉，风雨交加，只听一阵沙沙之声，自长阶上响起，鲁逸仙立掌一扬，掌风过处，厅门立开，门外却见不到半条人影。

南官父子、鲁逸仙面色齐地一变，一阵风扑面而来，风中似乎带着一种

奇异的腥臭之味。
　　南宫夫人恰巧端着一盘风鸡自厅后出来，目光转处，只见门外黑暗中突地亮起了两盏绿油油的灯火，心头一颤，脱口呼道：“蛇！”“　嘟”一声，手中瓷盘落到地上，跌得粉碎。
　　只见这两点绿火摇摇晃晃，自远而近。南官平低叱一声，身形离凳而起，却被鲁逸仙一把拉了他的手腕，道：“且慢！”张口一喷，一股银线，激射而出，宛如一道银虹般，射向那两点奇异的绿火。
　　腥风之中，立刻弥漫了酒香，南宫平知道鲁逸仙这种以内力逼出的酒箭，威力非同小可，只见那两点绿火果然一闪而灭。
　　“哗”地一声，酒箭射在地上，听来宛如珍珠洒落玉盘一般。
　　南宫常恕皱眉道：“武林中自从‘万兽山庄，火焚之后，已未闻有能驱蛇役兽的高手，这条蛇岂非来得甚是奇怪！”
　　言犹未了，那两点绿火竟又冉冉升起，接着，远处突地响起了一阵乐声，自漫天风雨中袅袅传来，其声悠扬，非丝非竹，那两点绿光竟随着音乐声越升越高。
　　南宫常恕面色微变，一把抄起桌面的酒壶，随手一挥，一道酒泉，自脚边直落到门外，他左手又已拿起了铜灯，俯身一燃，只听“蓬”地一声，烈酒俱都燃起。
　　火光照耀中，只见门外石阶上，一条粗如海碗般的青鳞巨蛇，红信一闪，倒退了数尺。
　　鲁逸仙惊呼一声，却已远远退到厅角。
　　南宫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想不到鲁老二还是如此怕蛇。”
　　鲁逸仙道：“你又何尝不怕！”
　　南宫平恍然忖道：“难怪他见到那帮关外恶鬼那般畏惧，原来他并非怕人，只是怕蛇而已。”
　　火光一闪而灭，乐声更复尖锐，南官夫人素手一扬，两点银星，激射而出，绿火应手而灭，巨蛇一阵翻腾，自长阶上滚落了下去，乐声一变，突地由尖锐变为雄瘁，接着竟是震天般一的虎吼，一条白额猛虎，自长阶下直窜上来。
　　南宫平厉叱一声：“畜牲！”一个箭步，窜出厅外，那猛虎正自凌空扑了下来，南宫平身形一闪，便掠在猛虎身后，猛虎前瓜落地，后爪一掀，南宫乎拧腰错步，滑开七尺。
　　猛虎狂吼一声，只闻腥风漫天，震得厅中杯盏俱都落在地上，吼声之中，虎尾一剪。
　　南宫平耸肩一掠，掠起一丈，那猛虎一扑、一掀、一剪，俱都落空，气性已自没了大半。南官乎身形凌空一翻，头下脚上，一掌劈将下来，只听又是震夭般一声虎吼，鲜血飞激，这一掌竟生生将虎首击碎。南官乎身形惜着手掌这一击之势，又自掠起，乘势一足，将猛虎踢落长阶下，左足之上，却已沾着一串虎血。
　　这一闪、一滑、一踹、一掌、一足，不但动作一气呵成，侠如闪电，而且姿势轻松美妙已极。
　　鲁逸仙目光转处，拊掌大笑道：“好身手呀好身手，毕竟不愧是‘神龙’子弟……”
　　话声未了，乐声又是一变，丝竹之声全寂，金鼓之声大震，霎眼之间，

风雨中充满了疯狂而原始的节奏，四条长大黑影，自黑暗中旋舞而出，跳跃着奔上石阶，竟是四只力可生擒虎豹的金毛猩猿。

朦胧光影中，只见这四只猩猿，满身金光闪闪，目中更散发着狰狞而丑恶的光芒，挥动着长臂，裂张着血口，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呼啸，在石阶上不停跳跃、旋转，与那疯狂的鼓声，混合成一幅原始的画面。

南宫常恕变色低叱道：“平儿，回来。”

南宫平头也不回，双拳紧握，面对这四只猩猿。

只听暗林中突地响起一阵奇异的语声：“南宫常恕，你还死守着大厅作甚，还不赶快退去，神兽一至，你们便死无葬身之地了！”语声尖细，似有似无，自疯狂的鼓声中，缥缈传来。

南宫平大喝一声：“放屁！”呼呼两拳，直击而出。

两股拳劲，冲破风雨，笔直击向当中两只猩猿身上。

这两只猩猿怪啸一声，身子一翻，连翻两个跟斗，落下石阶，足爪方一点地，再翻两个跟斗，霍地又掠了上来，金睛闪闪，白牙森森，四条长臂一振，直朝南官平扑了上去。

南宫平拧腰转身，“双龙出云”，急地攻出两拳，哪知道两只猩猿形状虽笨拙，身手却灵活，竟似也懂得武功，怪啸声中，长臂挥动，竟将南宫平的身形笼罩在一片金色光影之中，举手投足间，居然暗合武功解数。

另两只猩猿龇牙一笑，踏着那疯狂的节奏，亦朝南官平直逼过来，长臂一舞，加入战围。

鼓声越来越急，这四只猩猿的身形越舞越急，只见一团金光，围着一条灰影，在风雨中往来旋转。

南官常恕双眉微挑，一步掠出，呼呼攻出两拳，强劲的掌凤，将一只猩猿击开一丈，滚倒地上。

鲁逸仙闪身一掠，突地撮口长啸起来。

啸声高亢，上冲霄汉，久久不绝，直震得四下木叶，籁籁飘落。

暗林中的鼓声，节奏一乱，那四只金毛猩猿顿时身法大乱。

南官常恕掌势一圈，“砰”地一掌，击在一只猩猿的胸膛上，这一掌满蓄真力，便是巨石也要被他击成粉碎，只听这猩猿怪啸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，翻滚着落下石阶。

鲁逸仙啸声不绝，双拳齐出，那猩猿仰身一躲，鲁逸仙急伸右足，轻轻一勾，“噗”地一声，猩猿翻身跌倒，鲁逸仙手掌疾沉，闪电般抄住了这猩猿的双足，猛地大喝一声，双臂展动，竟将这身长一丈的猩猿，“呼”地抡了起来，乘势一连抡了三圈，手掌一松，那猩猿便直飞了出去，远远落入暗林中。

南官平精神一震，双拳一足，将另一只猩猿踢飞三丈。

此刻鼓虽又重震，但剩下的一只猩猿，却再也不敢恋战，连滚带爬地如飞逃去。

鲁逸仙伸手一拍南宫平肩头，哈哈笑道：“好孩子，好武功！”

南宫常恕面对风雨，朗声道：“各位朋友听真，此刻南官山庄有的是巨万财宝，只要朋友们有意，尽管凭本领取去，又何苦偷偷躲在暗林中，却叫些不成气候的盲牲出来现丑！”

暗林中鼓声已然渐轻渐缓，丝竹之声又复响起。

乐声变成轻柔而美妙，鼓声低沉，更仿佛一声声敲在人心底。

一阵风吹过，风中不但已无腥臭，反而带着一种缥缥缈缈、不可捕捉的奇异香气，令人神智为之一荡，心旌几乎不可自主，沉沉的夜色，凄凉的风雨，却仿佛染上了一层粉红的颜色。

突地，暗林中亮起了四道眩目的灯光，灯光连闪几闪，石阶前那一处方圆三丈的空地上，竟出现了六个身披纯白轻纱、头戴鲜花草笠的窈窕少女，踏着那轻柔而动人的旋律，轻回慢舞起来。

雨势不停，霎时间便将这六个少女身上的轻纱，淋得湿透。

于是纯白的轻纱，就变成了透明的颜色，若有若无地笼罩着那青春的胴体……

乐声更荡，少女们的舞姿也更撩人，南宫平剑眉一轩，回转头去，却听鲁逸仙朗声笑道：“ 平儿，你回头作甚？ ”

南宫平呆了一呆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鲁逸仙笑道：“ 人生在世，什么事都该经历经历，这荡魄魔音，消魂艳舞，倒也不是经常可以看得到的，你如轻轻放过了，岂非可惜。 ”

南宫夫人笑道：“ 你怎地如此不正经，平儿年纪轻轻，你教他怎能有那般‘ 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 ’的定力，不去看它，虽然着象，在他这样的年纪，也只得如此了。 ”

鲁逸仙哈哈笑道：“ 我教他看，正是要磨练他的心神定力，好教他日后再遇着这般局面，不致手足失措。 ”

南官平见到这三个老人在如此猥亵邪淫的场合之中，仍有如此泰然自若的神情，若非有十分坦荡的胸襟，怎会有如此开阔的气度？心中不禁大是赞叹，微笑回首道：“ 孩儿只是见不得这种做作而已，其实又怎会被这般庸俗的脂粉所动？ ”

鲁逸仙大笑道：“ 正是正是，心中有了超尘绝俗的佳丽，又怎会再被这般庸俗脂粉所动！ ”

南官平面颊微微一红，只听暗林中又自传出一阵语声：“ 艳红十丈中，多的是这些乐事，你的心可曾动了么？你只要不再固执，这些春花般的美女部可供你享受，你又何苦如此固执，硬要将金银财宝送给别人享受。 ”

南宫常恕面沉如水，微微皱眉道：“ 二弟，你可记得这种先以咸逼恐吓、再以色诱的手段，武林中有谁最最惯用？ ”

鲁逸仙目光一转，沉吟道：“ 大哥之意，难道说的是昔年‘ 万兽山庄 ’的女主人，得意妃子 ’？ 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 ‘ 得意妃子 ’自从‘ 万兽山庄 ’火焚之后，虽然久已消声灭迹，今日这，一些做作，也远不如昔年她的手段厉害，但方法作风却与她昔年同出一辙，你若不信，且看今日此人威吓色诱不成，必定立刻就要施出最后一手了。 ”

鲁逸仙亦不禁皱眉道：“ 今日之事，若与得意妃子有关，倒是的确可厌得很，但自从‘ 万兽山庄 ’火焚之后，江湖中便一直未有她的消息，难道这孤独的女魔头，昔年也曾收下了衣钵传人么？ ”

谈话声中，乐声又急，那六个轻纱少女的舞姿，也随着乐声变得十分热烈，举手投足间，有意无意地露出一些神秘之处，眉目之间，更是荡意撩人，显见她们自己竞也被乐声所惑。而灯光却渐渐昏黯，暗林中又袅娜行出四个一样装束的少女，抬着一顶较杠三挽手、流苏盖顶、云铜镶窗的自藤小轿。

软轿轻停，轿帘微启，前面两个轻纱少女，撑开了两柄红竹小伞，一个

身材婀娜、云鬓直挽、披着一件浅紫轻纱的少女，缓缓走下轿来，神情之间，仿佛绝美，却用一柄浅紫色的湘妃竹扇，遮住了娇靥，是以看不清面目。

南官常恕微一变色，沉声道："流苏小轿，浅紫轻纱，这正也是昔年'得意夫人'的行径，难道'得意夫人'又重复出江湖了么？"

鲁逸仙面色凝重，默然不语，突地大喝一声："什么人？"转身望去，只见厅中黯淡的灯光下，高堆的木箱前，已多了数条人影。

就在刹那之间，鼓声转急，灯光又亮，那身披浅紫轻纱的少女，微微扭动了一下虽被轻纱笼罩，但却更是撩人的婀挪身躯，开始曼舞起来。

她这微微一扭，似乎便已胜过那些少女的诸般艳舞，竹扇轻移，娇靥半露，缓缓走上石阶。

另十个轻纱少女一排跟在她身后，亦自踏着舞步，走上石阶。素手轻挥，纱中飞扬，竟一丝丝、一缕缕，剥去了那本已透明的轻纱……

大厅中，木箱前，肃然木立的人影，身形一展，将木箱围住，当头两人，一个身材威猛，浓眉深目，一个身量颀长，面容清癯，竟是"点苍派"中武功最高的"点苍燕"与"黑天鹅"。

厅外的乐声舞姿虽然热烈撩人，但大厅中的气氛却骤然变得十分沉重，人人俱是面沉如水，目注对方，正是一触即发之势，里里外外，虽然只是一墙之隔，却显然是两个世界。

鲁逸仙冷笑一声，道："我只当点苍派名门正宗，却原来干的也是偷鸡摸狗的勾当，三更半夜，偷人别人私宅，难道这就是点苍派的家法么？"

天鹅道人勃然大怒，点苍燕却望也不望他一眼，冷冷道："贫道们只寻南宫庄主说话，"

南宫常恕冷冷道："道长们如此行径，在下已觉得无话可说。"

天鹅道人浓眉扬处，"呛啷"一声，拔出剑来。

点苍燕神色不动，缓缓道："庄主若听贫道良言相劝，最好且将这批箱子交给贫道寄存三年，三年之后，贫道必定原封不动，将之奉还……"

鲁逸仙冷笑道："饿狗却来问人借包子，嘿嘿，可笑可笑，当真可笑。"

点苍燕只作未闻，接口道："贫道可以'点苍'一派的声名作保，绝不动这箱中财物分毫。"

鲁逸仙仰天冷笑道："点苍派也有声名的么？区区倒是第一次听到。"

天鹅道人大喝一声，手腕舞处，剑光一闪，点苍燕道："三弟且慢，听听南宫庄主如何答复。"

南宫常恕面色一沉，道："在下的答复，还用说出来么？"

点苍燕道："庄主若不听良言相劝，只怕今日……嘿嘿。"冷笑两声，倏然住口。

鲁逸仙道："黑老道过来，我们要看看你这只天鹅是什么变的。"

话声未了，天鹅道人已一剑杀来，鲁逸仙身躯一闪，两人便战作一处。

厅外靡荡的乐声中，那十个少女已将走上长阶尽头，身上几乎已是不着寸缕，肤光皎皎，粉肌雪股，当真是令人心神动荡。那浅紫轻纱的高髻少女手摇竹扇，半遮娇靥，虽然未除衣衫，但却不时发出声声娇笑，神貌声音，更是荡人。

南宫平大喝一声："下去！"

但这些少女轻笑曼舞，只作未闻，一双双满含荡意的眼波，更是直在南宫平身上打转，仿佛要将南官平和水吞将下去。

南宫平只见这一层层乳波臀浪，缓缓涌上石阶，既不能进，亦不能退，他虽有一身武功，却又怎能向这些一丝不挂的少女出手。

天鹅道人目光森寒，剑法辛辣，招招式式，俱都不离鲁逸仙要害。点苍剑法，本已轻灵见长，这天鹅道人剑法更是专走偏锋，只见他一剑接着一剑，掌中一柄长剑，竟被他化作一条白练。

鲁逸仙身形游走，满面冷笑，这辛辣的剑招，竟沾不着他一片衣角，他存心戏弄，竟然不施煞手，虽然攻出一招，也只是天鹅道人肉厚之处，身形旋动，却将天鹅道人围在中间，如同狸猫戏鼠一般，口中不住冷笑道：“ 黑老道，你们点苍派几时训练出这一批舞伎出来的，我看她们的歌舞，倒当真比你的剑法高明些。 ”

天鹅道人闭口不语，剑法却更是辛辣，恨不得一剑便将鲁逸仙伤在剑下。

只见灯人闪闪，剑光如雨，森冷的剑气，逼人眉睫，突然“　　”地一声轻响，原来鲁逸仙随手抓了一只瓷盘，当做兵器施出，天鹅道人虽然一剑将之削得粉碎，但盘中的菜汁，却已溅得他一身一脸。

天鹅道人怒叱一声，一脚踢翻了桌面，哗然一声，杯盘碗盏碎了一地，桌上的铜灯，也倒了下来，灯火熄灭。

但此刻暗林中的四道灯火，却已照了上来，曼舞的裸女，也已舞上石阶……

南宫常恕双眉一皱，沉声道 :“ 二弟，此刻是什么时候，还不认真出手！ ”鲁逸仙叱道：“ 好。 ”招式立变，“ 砰砰 ”五拳，已将天鹅道人逼在墙隅。

南宫常恕头也不回，沉声道：“ 夫人，你看着外面，厅里全交给我！ ”

南宫夫人又何尝不早已看到舞上石阶的裸女，只是她一时之间，却也不知该如何应付。

此刻厅中看来杀机虽重，但其实厅外却更是凶险，脂粉肉阵，更凶于杀人利剑。

身披紫色轻纱的宫舍少女，纤腰一扭，便已舞到南宫平身前，南宫平只觉一阵荡人的香气，扑鼻而来，心神方自一荡，立刻厉声叱道：“ 退下去！ ”扬手一掌，直击而出，斜切这紫纱少女肩头上“ 肩井 ”大穴。

哪知这紫纱少女竟然不避不闪，娇笑一声，反将胸膛迎了上来，酥胸高耸，隐约可见。

南官平急地缩回手掌，这一招怎击得出手。

南宫夫人皱眉道：“ 平儿闪开！ ”脚步一滑，身形方动，已有四个裸女，一排挡在她身前，另四个裸女，却将南宫平身形围住，颤抖着胸膛，莹自色的玉腿，几乎触着南宫平的衣衫。

他此刻当门而立，若是避让，势必要被这些裸女攻入大厅，若不避让，便已陷身脂粉阵中，他定力虽坚，但这靡荡之音，消魂裸舞，却也令他无法消受。只见这四个裸女身子越欺越近，眼波荡漾，散发着火一般的光彩……

天鹅道人长剑伸展，已由攻势变为守势，只见一道光墙，挡在他身前，一时之问，鲁逸仙竞难再攻入一步。

其余的点苍剑手，手持剑柄，早已蠢蠢欲动！

点苍燕目光凝注着甫官常恕，手腕一反，缓缓拔出了斜背在身后的精钢长剑，缓缓道：‘ 今日并非比武，以众击寡，也算不得什么！ ”点苍剑手齐地厉叱一声，拔出长剑。

鲁逸仙只听身后风声响动，三柄长剑，一起向他削来。

天鹅道人浓眉一展，振腕一剑，回击而出。
南宫常恕道：“ 点苍派向不为恶，今日我本也不愿伤人，但你等如此做法，却怪不得我了。 ”突地回身一掌，一股强劲的掌风，直向围在南宫平身前的四个裸女推去，他虽未回头，但却眼观四路，知道南宫平心软面嫩，不愿对裸女出手，这一掌已施出九成真力，那裸女们如何禁受得住，齐地惊呼一声，已有两人被他震下石阶。
南宫平精神一振，道：“ 爹爹你来这里，孩儿对付那些点苍剑手！ ”
语声未了，南宫常恕又是一掌击出，紫纱少女身躯一震，南宫平脚步一滑，乘势回手，点向她肘间“ 曲池 ”大穴。
紫纱少女掌中竹扇一划，一招“ 玄雀划沙 ”，扇缘直划南宫平腕脉，眩目的灯光，立刻照在她如花娇靥之上。
南宫平目光一闪，心头突地大震，失声道：“ 你……你…… ”
他再也想不到这紫纱少女，竟是他的同门师姐古倚虹——王素素。
古倚虹满面痴笑，眼波荡然，随着乐声，又是一扇划出。
南宫平失色道：“ 四姐，你怎会这样——难道不认得我了么？大哥他此刻又在何处？ ”
古倚虹“ 咯咯 ”笑道：“ 谁认得你？谁是你大哥！ ”
裸女齐又围了上来，齐地“ 咯咯 ”笑道：“ 谁是你大哥？ ”
南宫平满心惊怔，连退数步，已自退到厅内，南宫常恕双眉微皱，目光一转，沉声道：“ 此女只怕已被药物迷却本性，你且闪开一边…… ”
言犹未了，点苍燕剑光已展，一剑杀来，南宫平大喝一声，旋身一足，直踢他持剑的手腕。
点苍燕冷冷道：“ 又是你么？ ”剑光霍霍，逢出三招。
南官夫人虽然也是女子，但这鼎食之家的贵妇，面对那四个淫荡的裸女，一时之间，亦自征在当地，不知出手。
南官常恕右掌一反，扯下了腰畔的丝绦，左掌连攻六招。
古倚虹身形闪动，南宫常恕右掌丝绦一挥，抖倒一个裸女，左掌突地并指如剑，一招“ 青龙点睛 ”，疾地点在古倚虹“ 笑腰 ”穴上，口中却厉声喝道：“ 夫人，当心他们的迷药！ ”
南宫大人心头一惊，方自闭住气脉，这四个裸女果然齐地手腕一扬，指如春葱，十指尖尖，中指一扣。
只听“ 嗒 ”的一响，已有一般淡如轻烟、几乎目力难辨的粉雾，自中指之内弹出，南宫夫人柳眉微扬，袍袖一拂，袖角如云，直拂裸女们掌缘大穴。
那边鲁逸仙以一敌四，掌势如风，明明一招攻出，直击前面两人，哪知招式未老，突地一顿，两协齐张，“ 砰、砰 ”两个时拳，打在身后两人的胸膛之上，只听两声惊呼，两柄长剑落地。
鲁逸仙哈哈笑道：“ 黑老道，这一招怎样！ ”笑声未了，身后两人齐地喷出一口鲜血，直溅在他身上，黑天鹅乘势一剑，划破了他的衣角。
黑天鹅冷冷道：“ 这一剑怎样？ ”
鲁逸仙哈哈笑道：“ 不错，不错！ ”“ 呼呼 ”三拳，又将黑天鹅逼在屋角。
南宫乎力敌点苍另两个劲装少年，心中却是又惊、又骇、又疑，既担心他大哥龙飞的下落，又担心古倚虹此刻的模样，心神一分招数更弱，只中却兀自大呼道：“ 爹爹莫伤了那紫纱少女！ ”

但此刻古倚虹却已被南宫常恕一指点在“笑腰”穴上，身子摇了两摇，似乎向石阶下直滚下去，南官常恕手挥丝绦，又抖倒一个裸女，沉声道:“无妨，我只点了她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暗林中突地一条人影，大喝而来，身形一起，便已扑上石阶，一把抄住了古倚虹的身子，只见他满身锦衣，身材高大，一口虬须，有如钢针般根根倒刺，赫然竟是龙飞。

南宫平闪目一看，惊呼道：“大哥……”

南宫常恕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此人便是龙飞么？”

南宫平道：“正是！”急呼道：“大哥，小弟南宫平在这里。”

哪知龙飞亦是满面痴呆，有如未闻，一把抱起了古倚虹，身形便待向石阶下纵落。

南宫常恕道：“龙大侠留步！”一步掠到龙飞身前。

龙飞双目圆睁，一言不发，左手挟着古倚虹，右掌一招“云龙探爪”，五指箕张，直抓南官常恕的面门。

南宫常恕微一拧身，龙飞却又飞起一脚，他招式虽凶猛，但身上空门均已大露，只是南宫常恕却不能伤他。

拧身避开了这一腿，哪知龙飞突地放下古倚虹，厉喝道：“我与你们这班恶贼拼了！”一脚踢飞了一个裸女，一掌向南宫常恕劈去。

南宫平惊呼道：“大哥，你……你怎么样了！……”只觉肩头一凉，已被点苍燕的长剑划破一条血口。

南宫常恕沉声道：“平儿你只管定心应敌，你师兄交给为父好了！”

南宫平不顾自己伤势，惶声道：“难道他被药物所述么？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看来定是如此！”

南宫平喝道：“好个点苍门徒，居然会用迷药！”手腕一勾，以三指挟住了一个点苍剑手的剑尖，“吧”地一声，长剑拆为两段，南宫平一脚踢开这点苍剑手，手腕一震，寒光错落，半截断剑直刺点苍燕。

那点苍剑手惨呼一声，滚开一丈，双手护在胸膛，两腿曲做一团，在地上杯盏碎片上连滚两滚，当场晕了过去，满身俱被碎瓷划破，满面俱是鲜血。

点苍燕恨声道：“好狠！”反子一把，抓住了那半截断剑，正待一足踢出，哪知南官夫人已将那四个裸女穴道拂中，此刻正问身掠来，抬手一掌，轻轻拍在他背后“将台”大穴之上。

南宫平断剑乘势一送，笔直刺人点苍燕肩骨之下，点苍燕亦是一声惨呼，鲜血飞激而出。

南宫平精神一震，黑天鹅惊呼道：“二师兄，二师兄……”

点苍燕口喷鲜血，颤声道：“二弟，快……走……”扑地翻身跌倒。

只听黑暗中突地传来一阵急剧的马蹄声，一人遥遥大喝道:“南宫庄主，甫宫兄，小弟司马中天一步来迟了。”

蹄声自远而近，晃眼便来到近前，“铁戟红旗震中州”司马中天，鲜衣怒马，手挥铁戟，狂呼而来，只见一串泥水飞溅。

这看满中州的老英雄一带马缰，竟飞马驰上了石阶，厉呼道：“南宫兄莫惊，司马中天来了！”挥子一戟，带着一股急风，直击龙飞。

南宫平目光望处，只见他座下怒马的马蹄，竟已将踏在古倚虹身上，惊呼一声，急窜而去，双掌急伸，竟生生托住了那两只马蹄！

怒马一声惊嘶，司马中天一戟微偏。

龙飞怒喝一声，反手抓住了朝头。
司马中天惊呼道：“龙……龙大侠……”这才看清与南宫常恕动手的竟是龙飞。
暗林中突地传来一声阴恻恻的长笑，四道灯火，骤然一起熄灭，乐声也随之寂然。
风雨呼啸，大地一片漆黑，几乎伸手难见五指！
就在这刹那之间——
南宫夫人一声惊呼，龙飞厉喝一声，回手一拉，将司马中天扯下马来，和身一滚，抱起古倚虹，向黑暗中狂奔而去。
南宫乎双手托住马蹄，动也不敢动一动。
鲁逸仙微微一怔，黑天鹅长剑急挥，连环进手，一连攻出五剑，耸肩一跃，一脚踢开窗户，“唰”地窜了出去。
鲁逸仙只怕他在窗外埋伏，脚步动一动，终是没有追出。
黑暗中弥漫着杀机，众人心头，俱是大为警惕，谁也不敢妄动一步，这其间“铁朝红旗震中州”司马中夭江湖历练最是老练，只听健马不住长嘶，突地翻身一跃，跃到马上，伸手一带马缰，南宫平和身一滚，健马已直冲入厅。
司马中大探怀取出了火把一连晃了两晃，哪知火把却已湿透，再也点它不着，“轰”地一声，他连人带马撞到高堆的木箱上，上面几只箱子，“砰”然落了下来，箱盖俱都震开，里面的珍宝，散得一地，黑暗中闪闪发光。
大厅中终于有了光亮，南宫夫妇、南宫平、鲁逸仙，身形展动，聚到一处。
司马中天手掌仍自紧紧握着马缰，翻身站了起来，轻轻拍了拍马鬃，低声道：“马儿马儿，你没事么？”
要知道这匹马随他闯江湖多年，的是万中选一的良驹，司马中天平日将它爱如性命，此刻不顾自己身上疼痛，倒先问起马儿的安危。
健马仰首一声长嘶，南宫平低低呼道：“大哥，大哥……”
南宫常恕一把掩住他的嘴巴，突见寒光一闪，一柄长剑，急地飞来，南宫常恕子掌一推，两人一起退开一步，“呼”地一声，长剑自他两人之间飞过，却笔直插入了马腹。
那健马方自立起，此刻惨呼一声，向厅外直窜出去，司马中天大惊之下，紧握马缰，哪知马缰竟断成了两段。
健马一冲而出，一个点苍剑手惨呼一声，竟被乱蹄踏死，他方才伤重之下，情急拼命，脱手掷出长剑，哪知剑未伤人，却伤了马，而他自己此刻竟也被马蹄踏死！
司马中天狂呼一声，举步追去，南宫常恕反手一把，抓住了他的手腕，沉声道：“司马兄，那匹马已是无救了。”
只见健马一步踏空，在长阶上直滚下去，嘶声渐渐微弱，终于寂绝无声。
司马中天呆呆地望着石阶，道：“马儿，马儿……”目中籁籁流下泪来。
“南宫平闪目四望，低低道：“大哥……”
南宫常恕沉声叹道：“他两人此刻本性已失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只怕……”他虽然住口不言，但言下之意，自是在说他两人凶多吉少。
南宫平怔了半晌，目光闪动，突地一把抓起了“点苍燕”，恨声道：“你说，你说，你们‘点苍派’是以什么药物迷住我大哥的？”要知他除了师傅

之外，便最是敬服龙飞，此刻心中自是悲愤。

点苍燕嘴角满是鲜血，半截断剑，仍是插在肩骨之下，此刻已是气奄息息，微微张开一线眼帘，缓缓道：“点苍派中，从无使用迷药的人。”声音虽微弱，但语气却仍是截钉断铁。

南宫平怒道：“放屁，若不是你点苍派，是谁下的迷药？”

点苍燕阖上眼帘，闭口不语。

南宫平怒极之下，方待一掌击去，只听南宫常恕道：“平儿住手！”缓缓托起点苍燕的身子，沉声叹道：“我也知点苍弟子，绝非使用迷药之人，我更知道今日你们如此做法，实是情非得已……”

点苍燕闭目不语，但眼角却已泪光隐现。

南宫常恕接口道：“你点苍派今日，虽然大伤元气，但点苍派数百年的根基，又岂是一夕可毁！”

点苍燕嘴角牵动，似乎微笑了一下。

南宫常恕缓缓道：“将来点苍派重振基业之时，江湖中若有人说点苍弟子不过只是些专会施用迷药，又会以裸女色相……”

点苍燕突地张开眼来，叱道：“住口！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你若不愿你点苍派的名声被污，就该说出此中究竟，否则……唉！今日之事，有目共睹，我虽不信，却又不得不信了。”

点苍燕呆了一呆，目中光芒闪动，缓缓道：“我那三弟呢？”

鲁逸仙道：“你点苍派虽与我等为敌，但我等却并未以你等为仇，天鹅道人，我等已放他走了。”

点苍燕又自默然半晌，突地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今日你等着想生出南宫山庄，只怕是难如登天了。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点苍燕道：“你们若要寻找生路，只有将这批珍宝，俱都送出，否则……”

南宫常恕变色道：“莫非‘群魔岛’已有人来么？”

点苍燕合上眼帘，缓缓点了头，满厅中人俱都面色大变。

南宫平惶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大哥难道是落在‘群魔岛’的手中！”

点苍燕颔首道：“群魔岛中之人，本将你‘南宫山庄’太过低估，是以未曾派出高手前来，只令一个门下的侍者，带着那批女子及野兽，说是前来助我点苍派攻下此庄，哪知一向不露武功的南宫庄主夫妇，竟是如此高手，此刻他们暂息旗鼓，必定是在准备更厉害的后着。”说到这里，气息喘喘，似已不支。

司马中天反手一抹泪痕，大声道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淹，我司马中天倒要看看‘群魔岛’中之人，有什么了不得的身手。”

南宫常恕却是忧形于色，长叹道：“多承道长明言，在下感激不尽，道长如不嫌弃，在下这里还有些救伤之药……”

点苍燕凄然一笑，截口道：“我已被尊夫人一掌震断心脉，即使令公子不补上这一剑，已是无救的了。”

南宫常恕黯然一叹，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点苍燕叹道：“庄主放心，我虽将死，却绝无记恨各位之意，否则我又怎肯说出这番话来，只望各位日后有机缘，能助我师弟重整点苍派的基业。”

他语声断续，气息更是微弱。

南宫平心头忽然一动，接口道：“那‘群魔岛’中之人，一击不成，纵

有后着，也要去约些援手，此刻山庄之外，必定十分空虚，我们不如乘机出去，总比在这里束手待毙要好得多。”

鲁逸仙立刻答应道：“正是，我们冲将出去之后，再设法与那‘诸神殿’的使者联络……”

司马中天道：“此计大妙，南宫兄，小弟外面还有十数匹铁骑接应，只是……”

南宫平目光一转，已知他言下之意，接口道：“司马前辈旗下的镖头，此刻正在后厅将息，小侄立可将他们寻出。”

司马中天冷“哼”一声，横目瞪了南官平一眼，他听了郭玉霞的恶意中伤，此刻还对南官平有些不满，只是此时此刻，不愿说出口来。

南宫平却未留意他的神色，话声方了，转身奔入后厅。

南宫常恕面沉如水，听他三人一句接着一句，似乎将事情安排得甚是如意，只是黯然叹息一声。

鲁逸仙道：“大哥大嫂，你们可还有什么东西要收拾的么？”

南宫夫人幽然一叹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和你大哥此后已是无家可归的人了，还有什么东西好收拾的。”转目四望，只见四下一片黑暗凄凉，想到昔日的繁荣热闹，面色不禁更是黯然。

鲁逸仙怔了一怔，垂下头去，南宫常恕却仰天朗笑道：“夫人，这些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你平日最是豁达，今日怎地也落了俗套，只是……”

突听厅后南宫平惊呼一声，踉跄奔入厅来。

南宫常恕变色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南宫平满面俱是惊惶之色，道：“全部死了！”

众人俱都一震！

南宫平道：“他们人人俱已被人震断心脉而死，胸口似乎尚有微温，显见是方死未久。我震开窗户一望，四下却一无人影。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心下俱都大是骇然，这些人就在厅后被人一起震死，大厅中这许多武林高手竟无一人听到消息。点苍燕缓缓张开眼来，颤声道：“迟了，迟了……武林群魔……已经……来了……”突地双睛一凸，一口气再也接不上来，脉息顿绝。

风仍狂，雨仍急，一阵风吹入厅未，将散落在地上的几粒明珠，远远吹到一滩鲜血中去……

第一五章　长笑天君

风雨之中，人人心头俱是异样的沉重，南宫常恕缓缓放下了点苍燕的尸身。

南宫夫人取出一方丝中，替南官平扎起了臂上的伤口，轻轻道：“孩子，你挥一挥手，看有没有伤着筋骨。”

南宫平挥了挥手，只觉心中热血，俱已堵在一处，哽咽道：“没……有……”

鲁逸仙看到这母予相依之情，想到自己一生孤独，不禁黯然垂下头去，无言地拾起了脚边的一把酒壶，轻轻摇了两摇，听到壶中仿佛还剩有几滴余酒，掀开壶盖，仰首一吸而尽，举手一挥，将酒壶抛出厅外，“空空”一串声响，酒壶滚下了石阶。

司马中天双拳紧握，只听黑暗中又自响起一阵马蹄之声，听来似乎还不止一两匹马。

南宫常恕抬头道：“司马兄，可是你留在庄外接应的弟兄进来了？”

司马中天一步掠至阶头。

只见四匹健马，冒着风雨缓缓驰来，定睛一望，马鞍上却竟无一人，只有最后一匹马上，斜斜地插着一杆红旗，狂风一卷，连这杆红旗也都被风吹到地上，晃眼便被污泥染成褚色。

司马中天心头一震，倒退三步，身子摇了两摇，——手扶住门框，喃喃道：“完了……完了……”

南宫常恕失色道：“难道庄外的弟兄也遭了毒手么？……”

司马中天缓缓道：“有马无人，自是凶多吉少了……”突地双臂一振，仰天厉喝道：“群魔岛的鼠辈，匹夫！有种就出来与我司马中天一较高下，暗中伤人，算得是什么好汉！”

喝声之中，他一把抄起了方才落在石阶上的铁戟，狂挥着冲下石阶，戟风呼呼，将风雨都激得荡在一边，那四匹健马一声惊嘶，放蹄跑了开去！南官常恕失声道：“司马兄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只见暗林中突有三团黑影飞出，司马中天手腕一震，竟将这长达丈余的铁戟，震起三朵就花，“夺夺夺”三响。将三围黑影一起挑在铁就尖锋之上。

南宫常恕大惊之下，亦自飞身掠下石阶，一把拉住司马中天肩头，沉声道：“司马兄，镇定些！”

司马中天连声厉叱，却身不由主地被他拉上石阶，众人目光望处，心头不禁又是一寒，那铁裁顶端三根尖锋之上，挑着的竟是三颗血淋淋的人头！

南宫常恕只怕司马中无情急神乱，手掌一挥，连拍他身上七处穴道。

司马中天只觉心头气血一畅，望着戟上的人头，呆呆地愕了半晌，颤声道：“果然是你们……”“　”地一声，铁戟失手落在地上！

鲁逸仙以拳击掌，恨声道：“群魔岛中，难道当真都是只会暗中伤人的鼠辈……”

此时满厅中人，情绪俱都十分激动，鲁逸仙目光一扫，大声道：“我就不信他们都有三头六臂，就凭你我这一身武功，难道……”

南宫常恕沉声道：“二弟。”他语声中似乎有一种镇定人心的力量，就只这轻轻一唤，鲁逸仙便立刻住口不语，南宫常恕道：“姑不论敌势强弱，

但敌暗我明，我等便已显然居于劣势。若再不能镇定一些，以静制动，今日之局，岂非不战便可分出胜负。”

南宫平垂下头去，目光凝注着血泊中的明珠。

鲁逸仙默然半晌，缓缓道：“如此等待，要等到何时为止呢？”

司马中天霍然回过头来，厉声道：“我宁可冲入黑暗，与他们一拼生死，也不愿这样等在这里，这当真比死还要难受。”

南宫平目光一转，笔直望向他爹爹，他口中虽未说话，但是他目中所闪动的那种兴奋的光彩，实已无异明显他说出了他心中的意向，宁可立刻决战生死，也不愿接受这难堪的忍耐。

南宫常恕苦叹一声，缓缓道：“生死之事小，失约之事大，我南宫一家，自始自终，从未有一人做过一件失约于人的事。今日我南宫世家虽已面临崩溃的边缘，却更不能失约于人，无论如何，也要等到那‘诸神殿’的使者到来，将这一批财物如约送去，否则我南宫常恕，死难瞑目。”

他说得异常缓慢，却也异常沉重，一字一句间，都含着一种令人不可违背的力量。他话一说完，便再无一人开口，呆望着窗外的漫天风雨，各各心中俱是满腹的心事。

南宫夫人轻轻道：“平儿，可要换件干净的衣服？”她的注意之力，似乎永远都不离她爱子身上。

南宫平感激地摇了摇头，鲁逸仙哈哈笑道：“别人看了他这身衣裳，有谁相信他是南官庄主的独子，我看与我走在一起，反倒像些。”

南宫夫人轻轻一叹，道：“今日我和你大哥若有不测，你倒真该好生看顾这孩子才是，他……”

鲁逸仙双目一张，精光四射，仰天笑道：“你两人若有不测，我难道还会一人留在世上么？”

南宫夫人道：“你为何不能一人留在世上，这世上要你去做的事还多得很呢！”

鲁逸仙道：“我为何要一人活着，世上的事虽多，我也管不着了，与你两人一起去死，黄泉路上，倒也热闹得很，总比我日后一人去做孤魂野鬼好得多，大哥，你说是么？”

南宫常恕叹息着微笑了一下，南宫平心中却不禁大是感慨，突见司马中天精神一振，大喝道：“来了……”

只听一阵轻微而缓慢的脚步声自风雨中传来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众人心情也越来越是紧张。

南宫夫人悄悄倚到南官常恕身侧，却又反手握住了南官平的手掌。

鲁逸仙目光一望，眉宇间突有一丝黯然的神色闪过，他一步掠到厅门，一阵风雨打湿了他的面颊。

石阶上终于现出三条人影，一步一步地缓缓走了上来，来势竟似十分和缓，仿佛没有什么恶意。

鲁逸仙大喝道：“来人是谁？若不通名，便将你们当强盗对付了！”

这当中一条人影，轻轻咳嗽一声，黑色中只见他头颅光光，似是一个出家僧人，脚步一抬，忽然来到鲁逸仙面前，鲁逸仙愕了一愕，挺起胸膛不让半步。这僧人沉声道：“老衲不常走动江湖，便是说出名字，施主也不会认得的。”

鲁逸仙凝睛一望，只见他浑身水湿，白须斜飞，神色之间。似乎另有一

种庄严和穆之气，不禁立刻消除了几分敌意。另两人也随之而上，一人头戴笠帽，身穿蓑衣，手中倒提一口水淋淋的麻袋，笠帽一直压到眉下，黑暗中更看不出他的面目，一人高髻乌簪，蓝袍白袜，却是个道人。

这三人装束虽不同，但俱是白须皓然，神情间也似颇为安详。

鲁逸仙道：“ 此间时值非常，三位来此，是为了什么？ ” 语气之间，显已大为和缓。

自发僧人双掌合十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 老衲此来，正是为了 ‘ 南宫山庄 ’ 的非常之变，施主若不怀疑，老衲进去后自当源本奉告。 ”

鲁逸仙微一迟疑，这三人已迈步走入了大厅。

南宫平心头一动，忖道：“ 此刻山庄外杀机重重，这三人怎会如此安详地走了进来？ ” 心里不觉有些怀疑，抬眼一望，只见他爹爹面上却仍然是十分镇定，便也放下了心事。

自发僧人一步入厅，立刻高喧一声佛号，缓缓合上眼帘，似乎不忍看到厅中的血腥景象，敛眉垂目，缓缓道，“ 为了一些身外之物，伤了这么多人命，施主倒不觉罪孽太重么？ ”

南宫常恕叹道：“ 此举虽非在下本意，实乃无可奈何之事，但今日过后，在下必定要到我佛座前，忏悔许愿，洗去今日之血腥！ ”

白发僧人双目一张，道：“ 施主既有如此说法，显见还有一点善心未混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施主你为何不将这些惹祸的根苗，化作我佛如来的香火钱，为子孙儿女结一结善缘。 ”

众人面色俱都微微一变，南宫常恕道：“ 在下虽有此意，只可惜这些钱财，早已不是在下的了。 ”

白发僧人微微笑道：“ 出家人戒打诳语，这些钱财明明还在施主身边，怎会早已不是施主的了？ ”

司马中天大喝一声，道：“ 就是他的，不化给你又当怎地，难道你还想强讨恶化么？ ”

自发僧人仍是面带微笑，不动声色，仰天笑道：“ 施主们若不愿来讨这个善缘，那么此间就非老袖的事了。 ” 袍袖一拂，倒退三步，缓缓接口道：“ 但老袖与施主今日既有见面之缘，等到日后施主死了，老袖必定吟经超度施主们亡魂。 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司马中天厉喝道：“ 我死了也不要你管，快些与我出去…… ”

蓝袍道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 施主你印堂发暗，气色甚是不佳，万万不可妄动人气，否则必有血光之灾，切记切记。 ”

司马中天胸膛起伏，满面怒容。

那蓑衣老人缓缓走到他身前，突然伸手一掀笠帽，冷冷道：“ 你难道不信他的话么？ ”

司马中天怒道：“ 不信又怎…… ” 抬目一望，只见这蓑衣老人鼻子以上，仿佛一只被切烂的西瓜，斑斑错错，俱是刀疤，头发眉毛，俱都刮得干干净净，双目之中，闪闪发出凶光，生相之狰狞凶恶，竟是自己平生未见，下面的话，不禁再也说不下去。

南宫夫妇、南官平心头俱是一惊，鲁逸仙更是大为后悔，不该放这三个人进来。

蓑衣老人哈哈笑道：“ 莫怕莫怕，我长相虽然猛恶，心里却慈悲得很，

是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，他两人来此化缘，还是空手来打秋风，我却是带了货物，公公道道地来做生意的。”笑容一起，面目更是狰狞，笑声挣锑，有如铜糙打击在铁鼓之上。

南宫平、鲁逸仙、司马中天面色凝重，静观待变。

南宫常恕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带了些什么货物，怎不拿出让大家看看。”

蓑衣老人道：“南官庄主果然也是个生意人……”手掌一反，将麻袋中的东西俱都倒了出来，竟是一袋被雨水冲得有如腐肉般苍白的头颅。苍衣老人大笑道：“这货色保证新鲜，一颗头颅换一口箱子，你看这买卖可还做得！”笑声凄厉，令人心悸。

南宫常恕冷冷道：“一颗头颅，换一口箱子，这买卖倒也使得，只是这货色还不够新鲜。”

蓑衣老人道：“你可是要更新鲜些的？”

南宫常恕身子一闪，突然提起一口箱子，沉声道：“着是你立刻切下自己的头颅，这口箱子，便是你的！”

蓑衣老人哈哈笑道：“买卖不成仁义在，庄主又何苦要我的命呢？”双手乱摇，回身就走。

众人不禁一愕，只见蓑衣老人头也不口，突地左脚一勾，挑起一颗头颅，直击司马中天的面门，身躯乘势一转，右掌搭上南宫常恕的箱子，左掌斜劈南宫夫人的肩头，右腿一挑，又有一颗头颅飞起，“呼”地一声，笔直飞向鲁逸仙，风声虎虎，仿佛一柄流星铁槌。

司马中天方自一愕，只见一颗人头，直眉直眼地飞了过来，一时间竟不及闪避，抬手一掌，挥了过去，直将人头劈开数丈，飞出厅外，这才想起这人头的眉目似是熟悉，竟是自己旗下一个镖师，心头一懔，仿佛隔夜食物，都要呕吐而出，厉喝一声，“呼”地一拳击出。

鲁逸仙身躯一闪，滑开数尺，只听身侧风声掠过，“砰”地一声，一颗头颅击在墙上。

南宫常恕五指一紧，紧握掌上铜环，只觉一股大力，自箱上传来，急忙加劲反击。

南宫夫人拧腰错步，手掌反切蓑衣老人的手腕。

蓑衣老人哈哈一笑，身子倏然滑开，南官常恕箱子推出，司马中天收拳不住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击在箱上，木箱四散，箱里的珍宝，洒满一地。

南宫平心头不禁暗中吃惊：“这老人手脚齐用，一招四式，连攻四人，仍有如此威力，武功端的令人骇异，怎地武林中却从未听过此人的来历。”

自发僧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南宫檀越内力不错，南宫夫人掌势轻灵，若以文论武，两位已可算得上是举人进士间的人物，至于这位施主么……”他目光一望司马中天，笑道：“却不过只是方自启蒙的童生秀才而已，若想金榜题名，还得多下几年苦功夫。”

鲁逸仙冷冷道：“我呢？”身形一闪，一招击向白发僧人。

蓑衣老人道：“试官是我，你算找错人了。”一步拦在鲁逸仙身前，斜斜一掌，自鲁逸仙双掌中直穿而出。

鲁逸仙双拳一措，“铁锁封江”，蓑衣老人手肘若是被他两条铁臂锁住，怕不立刻生生折断。

白发僧人微笑道：“好！”

蓑衣老人手腕一抖，一双铁指，突地到了鲁逸仙的面前，双指如勾，直

夺鲁逸仙双目。

鲁逸仙双掌锁人不成，又被人家锁住，当下大喝一声，陡然一足飞起。

自发僧人摇头昔笑道：“ 不好！ ”

只见蓑衣老人左掌一沉，急切鲁逸仙的足踝，鲁逸仙这一足本是攻人自救，此刻却又变成被攻，眼见便要残目伤足，哪知他突地阔口一张，两排森森利齿，竟向蓑衣老人的手指咬了过去。

蓑衣老人微微一愕，撤招变式。

自发僧人哈哈笑道 :“ 不错，不错，就凭这一口，已可选得上一个孝廉。 ”

蓑衣老人道：“ 这算什么招式！ ”

鲁逸仙道：“ 你没有见过么？嘿嘿！当真是孤陋寡闻得很。 ”

言语之间，两人已战在一处，刹那间便已拆了十余招，鲁逸仙招式飞扬洒脱，虽然有些不合拳理，但招式却是犀利己极，蓑衣老人竟奈何不得，两人拳来足往，司马中天竟看得愣在当地。

蓝袍道人微微一叹，道 :“ 想不到当今武林中，还有三五个这样的好手，叫我下手将他们杀死，实在有些于心不忍。 ”

南宫平突地冷冷道：“ 群魔岛上，若都是你们这样的角色，那么江湖中人人畏之如虎的‘ 群魔岛 ’，看来也未见有如传说中那般可怖。 ”

蓝袍道人双目一张，道：“ 少年人，你怎知道我们是来自群魔岛的！ ”

南宫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 外貌善良，心肠歹毒，言语奸猾，武功不弱，又都老得可以进棺材了，若非来自群魔岛，却是来自何处？ ”

蓝袍道人哈哈笑道：“ 好好，少年人果然有些头脑…… ” 语声未了，南宫平已拾起地上一柄长剑，振剑击来，蓝袍道人不避不闪，袖袍一拂，竞待以流云铁袖，卷去南宫平手中的长剑。

哪知南宫平这一剑看似沉实，却是虚空，剑尖轻飘飘一颤，手腕急地向左偏去，剑尖却自右刺来。

蓝袍道人一招流云铁袖，竟只括着南宫平一片剑影，南官平掌中长剑，已刺向他左面咽喉，他实未想到达血气方刚的少年人竟会施出这般空灵的剑法，袍袖一振，倏然退出五步。

白发僧人双眉一皱，面现惊诧之色，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小檀越学武已有多久了？ ”

南宫平道：“ 你管不着！ ” 剑光缭绕，旋回而上，乘势向那蓝袍道人攻去。

白须僧人造：“ 看小檀越这般年纪，这般智慧，这般武功，老袖实在动了怜才之心，著肯随我回去，十年后便不难名登魔宫金榜，二十年后，便可夺一夺榜眼状元了。 ”

南宫平道：“ 我南宫平堂堂丈夫，宁死不肯与群魔为伍！ ”

白须僧人一惊道：“ 南宫平，你便是“ 南宫山庄 ’ 的长子么？ ”

南宫平大喝道：“ 不错！ ” 突然剑尖向对方袍袖一扫，身不由主地倒退三步。

白须僧人面沉如水，缓缓道：“ 南宫檀越，老衲对今郎已动怜才之意，本愿将南宫一家，俱都接回岛去，共享富贵，但施主你若还要坚持已意，老袖既不愿这批财物被‘ 诸神殿 ’上那般老儿用来为恶，更不唐令郎这样的人才被那些无知的糊涂老儿利用，今日说不得要大开杀戒了。 ”

南宫常恕心念一动，突地沉声道：“ 二弟，平儿，住手！ ”

南宫平身形一挪，倒掠而口！

鲁逸仙已自气息喘喘，全力攻出数拳，将蓑衣老人逼开三步，身形一转，窜到南宫常恕身侧，厉声道：“ 大哥你千万不要被这和尚言语打动，‘ 群魔岛 ’上，收容的俱是大好大恶之徒，‘ 诸神殿 ’里，归隐的却是武林中的仁义豪士，不谈别的，单论此点，‘ 诸神 ’、‘ 群魔 ’两地，谁善谁恶，已是昭然若见。今日事已至此，我们只有与这班魔头拼了。 ”

司马中天双臂一振，道：“ 正是，拼了！ 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 此两地谁善谁恶，俱是出于传说，你我怎能骤下定论。 ”

白须僧人目光一转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南官檀越之言，当真是持乎之论。 ”

南宫常恕面色一沉，道：“ 但南官世家与‘ 诸神殿 ’订约已百多年，无论谁善谁恶，在下也不能毁了祖宗之约，今日之事，在下义无反顾，但今日之局，胜负却在未可知之数，司马中天镖头与我二弟合力，决战这位朋友，胜负参半，拙荆与犬子联手，也未见负于这位道长，是以今日成败关键，仅在于在下与大师之间的武功强弱而已，你我胜负一分，局势便可断定！ ”

白须僧人合十道：“ 甫官檀越之分析，虽不中亦不远矣，但以檀越你的武功，却万万不是老衲敌手的。 ”

南宫常恕沉声接道：“ 局势既是如此，那么你我又何必去学那等市井小人，杀砍拼命…… ”

自须僧人苍眉一扬，目光闪动，截口道：“ 如此说来，施主是要与老袖两人革浊较量较量了。 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 在下正是此意。 ”

蓑衣老人突地厉声道：“ 此法绝不可行…… ”

鲁逸仙道：“ 大哥，还是小弟出手的好！ ”

南宫平道：“ 孩儿在此，怎能还要爹爹你亲自出手！ ”

自须僧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 令弟与令郎生怕你有失闪，都说此法绝不可行，这也是他们的孝悌之心，南宫檀越你…… ”

南宫常恕截口道：“ 吾意已决，大师之意如何？ ”

白须僧人道：“ 你我分出胜负之后又当怎地？ 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 只要在下输了，南宫一家，任凭大师处置。 ”他说来截钉断铁，竟似胜算在握。

鲁逸仙等人本觉这自须僧人武功必深不可测，此刻心中不禁俱都为之大奇，但众人俱知南宫常恕一生谨慎，绝不会做出毫无把握之事，是以各自心中虽然惊疑，却俱都闭口不语。

白须僧人目光一转，哈哈笑道：“ 老袖虽有意如此，怎奈我这两位伙计却未见得肯答应。 ”

蓝袍道人、蓑衣老人面色森严，齐声道：“ 绝不答应！ ”

鲁逸仙等人人心中却又不禁大奇，此事明明于他们有利。而这两人此刻却严词加以拒绝。

南宫常恕双眉一展，仰天笑道：“ 果然在下猜得不错…… ”

白须僧人变色道：“ 什么不错？ ”

南宫常恕笑声一顿，缓缓道：“ 人道得意夫人易容之术，妙绝天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下无虚，只可惜夫人你智者千虑，毕竟还是忘却了一事。 ”众人心头俱部一震，只见那自须僧人目光一闪，道：“ 忘记了什么？ 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 夫人你虽然满口出家人的口语，却忘了出家僧人的头顶

之上，怎会没有受戒的香火戒痕，掌中不持佛珠，手掌不住合十，满身袈裟佛衣，脚下却穿着一双文士朱履，最不该是夫人虽将面容妆得满面庄严，目光却不住闪动，哪里似个得道高僧。”

他语声微顿，厉声道：“夫人你虽然心智灵巧，样样皆能，但若是武功高些，在下也无法试出你究竟是谁，只可惜你自知武功稍弱，始终不敢与我动手，看来武林中人，纵有万般巧技，也是假的，只有武功深绝，才是根本之计。”

白须僧人怔了半晌，突地“咯咯”一笑，道：“这虽然怪我将你们的智慧估量得太低了些，是以略为大意，但你能看破我的假装，终也算是不容易的了，我先前又不该施出那还未练熟的‘荡魄魔音，销魂艳舞’，让你猜出得意夫人必在左近，最不该的是，我竟然装成一个和尚，普天之下，又有哪个和尚生着我这样一双眼睛呢！”

众人凝目望处，只见她面色虽然庄严，但眼波却是流荡已极，心中不禁俱各叹服，一是暗赞这“得意夫人”的易容之术，果然妙绝人间，再来却是叹服南宫常恕的目力，这和尚自入大厅，人人可见，怎地除了南宫常恕外，竟无一人看出他是“得意夫人”易容而成的呢。

只见她笑语声中，手掌一面在脸上轻轻勾动，突地双手一扬，那道貌岸然的白须僧人，便赫然变成了个艳光照人、徐娘未衰的中年美妇。

南宫常恕道：“夫人行藏既露，还不赶快退去，难道真想血溅此地么？”

得意夫人秋波一转，笑道：“我三人与你五人动手，实在较为弱些……”语声娇脆，与方才的苍老口音，截然而异。

南宫常恕冷冷道：“夫人分析局势，也当真是持平之论。”

得意夫人笑道：“只可惜南宫庄主你智者千虑，却也毕竟忘了一事。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忘了什么？”

得意夫人“咯咯”娇笑道：“你忘了得意夫人除了易容变音之外，还有一件妙绝天下的绝技……”

南宫常恕心念一转，面色大变，脱口道：“施毒……”

得意夫人，道：“不错，又被你猜对了，只可惜你已猜得大迟了些……”

南宫常恕身形一迟，低叱道：“快闭住气。”

得意夫人笑道：“我说迟了，就是迟了，你们此刻，都早已吸入了我无味无形的毒气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便要全身溃烂而死，此刻再闭住呼吸，又有何用？‘得意夫人’一生得意，若是常常失意的话，江湖中人怎会将我称作‘得意夫人’呢？”

她伸手一拂鬓角，得意地娇笑道：“你们此刻若是立刻回心转意，乖乖地听我的话，我也许还会大发慈悲，解开你们的剧毒，否则的话，再过半个时辰，纵有华伦复生，也救不了啦。”

南宫常恕面上一片惨白，沉声道：“花言巧语，一派胡言，你纵然舌巧如簧，也难令人相信。”

得意夫人秋波一转，笑道：“你口上虽硬，其实心里早已相信了，是么？因为你早已听得江湖传言，得意夫人的‘得意散魂雾’，无色无味，若不早服解药，三丈方圆之内，无论人言，沾上了点都活不过一个时辰，只可惜这毒雾还不能及远，我辛辛苦苦化装成个慈眉善目的和尚，淋着大雨，一步一二步地走来，为的就是要使你们不加防范，我才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走入这间大厅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你们毒死。”她吐语如莺，娇柔甜美，眼波流转，

荡人心魄，南宫平心念一转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郭玉霞来，暗忖道：“天下心肠狠毒的妇人，怎地全都是如此模样！”

只听鲁逸仙大喝一声：“好个毒妇，我和你拼了！”

司马中天亦俯身抄起了地上的铁戟，蓑衣老人、蓝袍造人身形一闪，拦在他们面前。

得意夫人冷冷道：“你们还不快些求我，难道不要命了么？”

司马中天身形微微一顿，突地想起了自己的妻子身家。

鲁逸仙厉声道：“我早已活得够了。”双拳雨点般击出。

得意夫人道：“你活得够了，难道别人也活够了么？”

鲁逸仙拳势一顿，倒退三步，转目望去，只见司马中天神情沮丧，南宫常恕面沉如水。

南宫夫人的目光，黯然望着她的爱子。

鲁逸仙只觉心头一寒，暗叹一声：“罢了。”忖道：“鲁逸仙呀鲁逸仙，你孤家寡人，无儿无女，自不将生死之事，放在心上，人家妻子俱全，又怎能和你一样？何况她正值盛年，你怎能凭一时冲动，害她丧身？”

要知他性情偏激，情感热烈，是以才会为了心上失意而隐姓埋名二十年，千方百计，弄来巨万家财，自己却衣食不全，此刻一念到此，但觉心头一片冰凉，垂手而立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南宫夫人黯然忖道，“鲁老二为了我们忍气吞声，其实我又何尝将生死之事放在心上，只是平儿……”目光转向南宫常恕，夫妻两人目光相对，心意相通，一时之间，唯有暗中叹息。

南宫平暗叹忖道：“我虽有拼命之心，但又怎能轻举妄动，害了爹爹妈妈，只是我大哥的事，却不能不问。”抬起头来，大声道：“你怎地将我大哥龙飞害成那般模样？此刻他到哪里去了？”

得意夫人微笑道：“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你大哥的事我自然会告诉你的。”秋波一转，接道：“此刻天已快亮了，毒性也快将发作，你们既不战，又不降，难道真的就在这里等死么？”

南宫常恕突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夫人且莫得意，普天之下，绝无不可解的毒药……”

得意夫人“咯咯”娇笑道：“你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你兜着圈子说话，无非想套出我这毒药的来历，老实告诉你，我这毒药，普天之下只有两家，换句话说，天下也只有这两家的解药可救，但其中一家却远在塞外，你此刻纵然插翅飞去，也来不及了。”

南宫平心头突地一动，南宫夫人已缓缓叹道：“你到底要我们怎样，才肯将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只听“咕”地一声，一只毛羽漆黑的“八哥”，穿窗飞了进来，落在一只箱角之上，两翼一振，抖落了身上的水珠，仰首“咕”地长鸣一声，其鸟虽小，神态却是十分神骏。

南宫常恕双眉突地一展，大喜道：“来了来了！”

只见那八哥微一展翅，轻轻落到南宫常恕肩上，学舌道：“来了来了……”石阶下“叮”的一响，厅门前突地出现了一条高大的人影，有如山岳般截断了门外吹入的风雨。

在这惊人魁伟的身躯上，穿着的是一件质料异常高贵的锦衣，但是他穿得却是那样漫不经心，对襟上七粒钮扣，只懒散地扣上了三粒，衣襟敞开，

露出了那铁石般壮健的胸膛，也露出了胸膛上乱草般生着的那一片黑茸的胸毛，正与他懒散地挽成一个发舍的漆黑头发，相映成趣。

发际之下，是两道剑一般的浓眉，左目上盖着一只漆黑的眼罩，更增加了他右目的魅力，左臂懒散地垂在膝上，右臂拄着一支漆黑的铁拐，右腿竟已齐膝断去，他发亮的眼睛只要轻轻一扫，世上任何事都似乎逃不过他眼底。

而此刻，他眼帘却是懒散地垂着的，这种懒散而漫不经心的神态，使得这铁一般的大汉更有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。

刹那间大厅中所有的目光俱被他吸引，得意夫人身躯一振，眼波中立刻泛起一种奇异的目光。

那八哥"咕"地一声，飞回他肩上。

南宫常恕微一抱拳，道："候驾已久，快请进来。"

那大汉缓缓点了点头，道："这就是令郎么？"目光一亮，霍地凝注到南宫平面上，光芒一闪，便又垂下，抬起手掌，轻轻抚摸着刮得发青的下巴，半张着眼道："好好……是条汉子……"

得意夫人悄悄滑入了阴黯的角落，双手一垂，缩入袖里。

蓝袍道人、蓑衣老人身形木然，面色凝重，瞬也不瞬地望着这独眼巨人。

那大汉懒散地微笑一下，头也不回，缓缓道："不要动手了，你那'得意散魂雾'，对我是绝无用处的。"语声懒散而雄浑，有如天外鼓声一般，激荡在空阔而宽大的厅堂里。

得意夫人身子一震，袖管重落，那大汉铁拐"叮"地一点，巨大的身形，缓缓走了进来，颔首道："好好，这些箱子都备齐了……"

那八哥咕咕叫道，"好好……"

蓝袍道人、蓑衣老人目光一错，交换了个眼色，齐地悄悄展动手形，向这大汉后背扑来。

那大汉头也不回，轻叱道："莫动！"

蓝袍道人、蓑衣老人手掌虽已伸出，但身不由主地停了下来。

独眼大汉缓缓转身，懒懒笑道："多年不见，你两人怎地还爱干这种鬼鬼祟祟的勾当……"

蓝袍道人干笑一声道："多年不见，贫道只不过想对敌人打个招呼而已，怎会有暗算你之心呢？"

独眼大汉瞑目道："好好……"伸手抚摸着那八哥的羽毛："你两人终算也寻着'群魔岛'了，那么，今日到这里来，定必是要和我作对的，是么？"

蓑衣老人大声道："不错！"脚步一缩，倒退一步，目光炯炯，再也不敢眨动一下。

独眼大汉淡淡地望了他一眼，哂然一笑，转身道："南宫庄主，令郎既已来了，箱子又已备齐，若有好酒，不妨拿两缸来，吃了好走！"

蓑衣老人厉声道："我知道你不将我们看在眼里，但今日若想将箱子搬出此地，却是难如登天。"

蓝袍道人咯咯笑道："我两人武功虽不如你，但以二敌一，你却也未见得占什么便宜，何况……嘿嘿！南宫一家，说不定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"

独眼大汉眼也不睁，缓缓道："好好……你两人不论我也知道，但那大姑娘今日若不将解药乖乖送上，她还想活着走出"南宫山庄么？"

得意夫人面色一变，却娇笑道："哟！你不要我走，我就陪着你。"

独眼大汉懒懒笑道："好好……无头翁、黑心客，你两人快将她抓过来，

待我让她舒服舒服。”

司马中天心头一惊，原来这两人竟是“无心双恶”，难怪武功如此精绝，手段如此毒辣。

风尘三友亦是微微色变，只有南官平入世不久，却不知道这百十年来，江湖上血腥最重的“无心双恶”的来历。

只见蓑衣老人无头翁阴恻恻笑道：“我两人将她抓来？……嘿嘿！你入了‘诸神殿’后，怎他说话都有点疯了。”

独眼大汉冷冷道：“你两人难道已活得不耐烦了，不想要解药了么？”

无头翁、黑心客齐地面色一变，齐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独眼大汉哈哈笑道：“原来你两人还不知道……好好，我且问你，你两人可曾先嗅过解药么？”

“无心双恶”心头一震，面色大变，独眼大汉大奖道：“你而人只当她故意说些话来骇吓南官家人的，其实没有真的施出毒雾来，只因你两人也未看出她是在何时施毒的，是么？”

黑心客面色越发铁青，无头翁头上的刀疤条条发出红光。

得意夫人轻笑道：“不要听他胡说。”笑声却己微微颤抖起来。

“无心双恶”一起霍然转身，黑心客道：“你真的施了毒么？”

得意夫人面容灰白道：“有……没有……”她不知该说“有”抑是该说“没有”，一时之间，再也无法得意起来。

无头翁脚步移动，一步步向她走了过去，一字字道：“拿解药来！”

独眼大汉仿佛笑得累了，斜斜倚在木箱上，缓缓道：“真的解药嗅过之后，会一连打七个喷嚏，你切莫被她骗了。”

得意夫人脚步后退，惶声道：“他……他骗你的！”

无头翁厉声道：“你若不拿出真的解药来，我就将你切成三十八块，一块块煮来下酒。”

黑心客冷冷道：“她嫩皮白肉，吃起来滋味定必不错。”

独眼大汉悠然笑道：“只可惜有些骚气，不过也将就吃得了。”

得意夫人花容失色，颤声道：“我拿……给你……”缓缓伸手入怀，突地手掌一扬，十数点寒星，暴射而出，她身躯一掠，已穿窗而去。

黑心客袍袖一扬，无头翁双享齐挥，“呼”地两声锐风，震飞了暗器，脚下不停，大喝一声：“哪里走！”“嗖嗖”两声，跟踪而出，另一点寒星却斜斜击向南宫平，南宫平微一抬手，正待将这点寒星接住，看看这究竟是什么暗器！

突觉手腕一麻，“叮”地一响，寒星远远飞出，那独眼大汉不知何时，已来到他身畔，左手两指，轻轻一敲他手腕，右臂一抬，肋下铁拐一点，震飞了那点寒星，如此魁伟的身躯，来势竟比弯箭还快。

南宫平怔了一怔！

独眼大汉又已恢复了懒散的神态，一点一点地走了回去，倚在木箱上，缓缓道：“那玩意碰不得的。”那八哥稳稳地站在他肩上，咕咕叫道：“动不得的。”

南宫平茫然道：“动不得的？”

独眼大汉手摸下巴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那位大姑娘虽然没有真的能施之无形的毒粉毒雾，但暗器之上，却是绝毒无比，是碰不得的，我这条腿就是在火焚‘万兽山庄’时沾着她老公的暗器一点，差点连老命都送掉了，到后

来还是要生生切了去。”

众人齐地一惊，司马中天脱口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独眼大汉目中淡淡地露出一丝嘻弄嘲笑的光芒，缓缓笑道：“世上哪里会有完全无色无味、又能在别人完全不知不觉中放出的毒物，若有这种东西，那大姑娘莫非就可以横行天下了”

他目光轻轻扫过众人发愣的面容，接道：“得意散魂雾，只不过是一种淡淡的毒烟而已，仍然肉眼可见，我早已领教过了，方才我那般说法，只不过是要他们自己狗咬狗地先打一气，教那位大姑娘尝一尝‘无心双恶’抽筋剥皮的毒刑，哈哈！她哪里拿得出教人连打七个喷嚏的解药来，只是……这位大姑娘也不是好惹的，到头来‘无心双恶’只怕也占不到什么便宜。”

他满含嘲弄的笑声，荡漾在大厅中，使得这死气沉沉的厅堂，立刻有了生气。

司马中天浓眉一扬，仰天笑道：“好好，老夫竟险些叫她骗了。”

独眼大汉晒然望他一眼，冷冷道：“若是不怕死的人，她是骗不倒的。”

司马中天怔了一怔，大喝道：“你难道不怕死么？”

独眼大汉道：“谁说我不怕死，不怕死的人，都是呆子。”

司马中天怔了半晌，突地黯然垂下头去，喃喃道：“你是不怕死的……否则你又怎会只身夜闯‘万兽山庄’，火焚百兽，力劈伏兽山君……”刹那间仿佛老了许多。

独眼大汉仰天笑道：“那只是我少年时的勾当，人越老越好，今日我也不愿与人动手拼命了，只好使些手段，出些好计。”

南宫常恕微微笑道：“在下虽早知阁下武功惊人，却未想到前辈竟是风漫天风大侠，更想不到风大侠黄山会后，一隐多年，居然还在人间。”

风漫天笑道：“黄山一会，江湖中人只道那些老怪物都已死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‘神龙丹凤’两人，却不知道这些人老而不死，不知多少人尚在人间，只是大多已去了‘诸神’、‘群魔’两地，认真说来，也和死了差不多了。”

南宫平惊道：“凤大侠便是武林人称‘冒险君子，长笑天君’的么？”

风漫天仰天笑道：“这只是江湖中人胡乱称呼而已，我却不是‘君子’，只不过是个真正的小人而已。”

他笑声一起，全身便充满了活力，笑声一顿，神情又变得懒散无力。此刻风雨稍住，窗外已微微有了些曙色。

南宫常恕、鲁逸仙将地上散落的珠宝，俱都聚到一起，装入那两口被震开箱盖的箱子里。

南宫夫人取出了一坛好酒，一件干衣，好酒给了凤漫天，干衣却叫南宫平换过，本自漫在厅堂中的沉沉杀机，突地变成了一种凄凉忧愁的别离情绪。

风漫天、鲁逸仙一言不发，对面而坐，不住痛饮，那八哥也伸出铁啄，在杯里吸着酒，两人一鸟，片刻间便将那一缸美酒喝得干干净净。风漫天伸手一拍鲁逸仙肩头，乜眼笑道：“好酒量。”

鲁逸仙大笑道：“你酒量也大是不差，我真不懂你为何要到那‘诸神殿’去，留在红尘间多喝几缸美酒，岂非乐事？”

风漫天眼中的嘲弄神色，突地一闪而隐，仰天出神了半晌，霍然长身而起，喃喃道：“乐事乐事……咄！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天光已亮，此刻不走，更待何时！”

南宫夫人身子一颤，凄然道：“要走了么？”

风漫天道：“乘那些厌物还未回来，早早走了，免得麻烦。”

南官夫人黯然望了南官平一眼，道：“地窖里还有几坛好酒，风大侠何妨喝了再走。”

风漫天眼帘一阖，沉声道：“酒终有喝完的时候，人终是要走的，夫人，你说是么？”

南宫夫人默然半晌，缓缓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终是要走的……”缓缓伸出手来，为南官平扣起一粒钮扣，道：“平儿，好生保重自己，对风老前辈要有礼貌，不要乖性使气……”

她语声极为缓慢，但话说完了，一粒钮扣却仍未扣好，要知天下慈母之心，俱是如此，在要离别爱子之时，能再拖一时半刻，也是好的，那慈母别子的名诗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……”便是形容这般情景，游子临行之时，慈母多缝一针，便可多见爱子一刻。

南宫平虽早已热泪盈眶，却仍然强颜笑道：“孩儿又不是初次离家，一路上自会小心的。”

鲁逸仙转过头去，不忍再看。

司马中天垂首坐在椅上，此刻若有人见了他，谁也不信此人便是名满中原的铁戟红旗。

南官夫人手掌簌簌颤抖，一粒钮扣，竟仿佛永远扣不好了。

南宫平突觉手背一凉，他不用看，便知道定是他母亲面上流下的泪珠。

一刹时他只觉心头热血冲至咽喉，突地大声道：“妈，你不用担心，孩儿发誓要回来的。”

鲁逸仙伸手一拍桌子，大声道：“好，有志气，世上再牢的笼子，也关不住有志气男儿的决心，风大侠，你说是么？”

风漫天懒散地张开眼来，道：“是么？不是么？是不是么？”

鲁逸仙呆了一呆，突也长叹道：“是么？不是么……”

南宫常恕缓缓道：“风大侠，这些箱子你两人怎能搬走？……”

风漫天道：“你们可是要送一程？好好，送一程，送一程……”仰天一笑，道：“纵然千里长亭，终有一别，但多送一程，还是好的，南宫庄主你说是么？”

那八哥咕咕叫道：“是么，不是么……”鸟语含糊，似乎也已醉了。

南宫常恕四望一眼，黯然道，“司马兄不知可否暂留此处，等这山庄的新主人来了再走。”

司马中天缓缓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南宫兄只管放心，小弟虽然老了，这点事还能做的。”

南宫夫人展颜一笑，道：“如此就麻烦你了。”那粒钮扣立刻就扣好了。

司马中天道：“山庄外本有小弟留做接应的车马，此刻不知是否还在？”

鲁逸仙振衣而起，道：“我去。”“嗖”地掠了出去。

南宫平道：“二叔等我一步。”展动身形，立刻跟出，两人并肩飞掠到山道上，只见遍地断剑残刀，暗林中，乱草间，零乱地倒卧着一些尸身，尸身上的鲜血，却已被风雨冲得干干净净。

两人心底，不禁俱都升起一阵凭吊古战场般的寂寞，不约而同地放缓了脚步，转首望去，正有几匹无主的马，徜徉在林木间，健马无知，尝不到人间的凄惨滋味，却正在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新鲜的春草。

南宫平仰天吸了口清冷而潮湿的空气，与鲁逸仙一起步入林中，突听远

处草叶中，传来一声声凄厉的呻吟之声，两人对望一眼，一起纵身跃去，只见两株白杨，残枝败坏，树杆之上，竟似被人以内家真力抓得斑斑驳驳。

树下的花草，亦是一片狼藉，两人稳住心神，轻轻走了过去，突听一声惨笑，两条人影自草叶中霍然站起！

南宫平一惊之下，低叱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叱声方出，却已看清这两人赫然竟是“无心双恶”！

只见他两人衣衫狼藉，满身乱草，似是从树下一路滚过来的，面目之上，眼角、鼻孔、嘴角、耳下，俱是血迹殷殷，双睛凸出，满是凶光。南官平、鲁逸仙纵是胆大，见了这两人的形状，心头也不禁为之一寒，掌心忽然沁出冷汗。

无头翁厉声惨笑，嘶声道：“解药，解药，拿解药来……”双臂一张，和身扑了过来。

南宫平一惊退步，哪知无头翁身子跃起一半，便已“噗”地跌倒。

黑心客大喝道：“赔我命来！”手掌一扬，亦自翻身跌倒，却有一道乌光，击向南宫平，他临死之前，全身一击，力道果然惊人！

南宫平拧腰错步，只觉一股香风，自耳边“嗖”地划过，风声强劲，刮得耳缘隐隐生痛。

乌光去势犹劲，远远撞在一株树杆上，竟是一方玉盒。

南宫平、鲁逸仙凝神戒备，过了半晌，却见这两人仍无声息，走过一看，两人果已死了，双睛仍凸在眶外，显见是死不瞑目。

鲁逸仙看了看那方玉盒，长叹道：“那得意夫人果然手段毒辣，竟然取出这盒毒药，说是解药，‘无心双恶’虽然心计凶狡，但见她受刑之后，才被逼取出，以为不会是假，一嗅之下，便上了当了。”

他久历江湖，虽未眼见，猜得却是不错，只是却不知道“无心双恶”在嗅那毒药之前，已先逼得意夫人自己嗅上一些，见到得意夫人无事，两人便抢着嗅了。

哪知得意夫人却在暗中冷笑：“饶你奸似鬼，也要吃吃老娘的洗脚水。”原来她自己早已先嗅了解药。

那盒中毒粉，若是散在风中，足够致数十百人的死命，只要嗅着一点，已是性命难保，何况“无心双恶”两人生怕嗅得不够，一盒毒粉，几乎都被他两人吸了进去，他两人纵有绝顶内功，也是阻挡不了，当下大喝一声，倒在地上，其毒攻心，又酸又痛，宛如千百支利箭射在身上，只痛得这两人在地上翻滚抓爬，正如疯子一般，那树上的抓痕，地上的乱草，便是他两人毒发疯狂时所留下，得意夫人却乘此时偷偷跑了。

“无心双恶”虽然满手血腥，久著恶名，但南宫平见到他两人死状如此之惨，心中也不禁为之侧然，当下折了些树枝乱草，草草盖住了他们的尸身，不忍再看一眼，走出林外，寻了几匹健马，套上山庄外的空车，匆匆赶了回去。

只见南宫常恕、南官夫人、司马中天，一起负手立在长阶上，人人俱是满面悲哀愁昔之色，黑夜终于过去，日色虽已重回，但死去的人命却永远回不来了。

于是众人将箱子一起搬上马车，鲁逸仙拾起了那一日前还被他视为性命的麻袋，袋上亦是血渍斑斑，他想将这麻袋送给南宫平，南宫平却婉谢了，除了南官平外．别人自更不要。

鲁逸仙不禁苦笑几声，摇头道：“ 这袋中之物费了我数十年心血，哪知此刻送人都送不掉。 ”

要知财富一物，在不同的人们眼中，便有不同的价值，有人视金钱如粪土，有人却是锱铢必较。

司马中天与众人殷殷道别，神色更是黯然，到后来突然一把握住南宫平的手腕，长叹道：“ 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贤侄你切莫忘了。 ”他还是没有忘记郭玉霞在暗地中伤的言语。

南宫平怔了一怔，唯唯应了，却猜不出话里的含意，司马中天心灰意懒，壮志全消，也不愿多说，目送着车马启行，渐渐消失在冷风冷雨里，突然想起自己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车声辚辚，马声常嘶，二十七口红木箱子，分堆在两辆马车上，由浮梁笔直东行。鲁逸仙、风漫天箕踞在一辆车上，沿途痛饮，南宫父子三人，坐在另一辆车上，却是黯然无语。

道路巅簸，车行颇苦，但是南宫夫人却只希望这巅簸困苦的旅途，漫长得永无尽头，只因旅途一尽，便是她和爱子分离的时候，南宫平又何尝不是满心凄凉，但却都忍在心里，半点也不敢露出来，反而不时将自己这些年来所见所闻的可笑之事，说出来给他父母解闷。

别人只见他母子两人，一个含笑而言，一个含笑而听，只当他们必定十分欢愉，其实这慈母与孝子的心事，却是满怀悲凉愁苦。

到了晚间，歇在厅门，五人租了处跨院，将车马俱都赶在院里，凤漫天在墙上扒下了块粉尘，在车篷上划了两个“ 关 ”字，铁杖一点，转身就走，那“ 八哥 ”双翅一张，高高飞到天上。

鲁逸仙道：“ 你不将箱子搬下来么…… ”

风漫天仰天笑道：“ 有了这个‘ 关 ’字划在车上，普天之下，还有谁敢正眼看它一眼。 ”

原来这两个龙飞凤舞、银钩铁划的“ 关 ”字，正是他昔年威震天下时的花押。有一次他为朋友自太行群盗手中讨还了三万两银子，堆在荒山之中，在银鞘上划了个“ 关 ”字，便赶回鲁东，只写了张纸柬，叫主人自己去取。那主人一见之下，心里大惊，只当那辛辛苦苦要回来的银子，这一番又要被人偷走，虽然连夜赶去，却已隔了三日，哪知这三日三夜里，银子竟未短少分文。原来武林中人见了银鞘上的“ 关 ”字，不但没有下手，而且还在暗中为之守护。

这些雄风豪情虽已俱成往事，但风漫天乘着酒兴说了，仍听得鲁逸仙热血奔腾，豪兴逸飞，拍案大呼道：“ 酒来，酒来。 ”

南宫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 鲁二哥，你还记得我昔年为你兄弟调制的‘ 孔雀开屏 ’么？ ”

鲁逸仙长叹一声，道：“ 怎不记得，这些年来，我虽然尝遍了天下美酒，却始终觉得及不上你那‘ 孔雀开屏 ’之万一。 ”

风漫天大奇道：“ 什么‘ 孔雀开屏 ’？ ”

鲁逸仙笑道：“ 那便是我南官大嫂以十一种佳酿混合调制而成的美酒，酒虽俱是凡酒，但经她妙手一调，立时便成了仙酿，那当真有如昔年‘ 武圣 ’朱大先生所创的‘ 鸡尾万花拳 ’一般，虽是武林中常见的平凡招式，被他老人家随手一掇，编在拳式之中，立时便有点铁成金之妙。今日‘ 鸡尾万花拳 ’虽已失传，但这‘ 孔雀开屏 ’酒却仍调制有方，却也是你我不幸中的大幸了。”

好酒之人，怎么能听这般言语，鲁逸仙说得眉飞色舞，风漫天更是听得心痒难抓，连声道：“ 南官夫人，南宫大嫂，如果方便的话，便请立刻一施妙手，让俺也尝一尝这妙绝天下的美酒 ”

他本是神情威猛，言语庄肃，但此刻却“ 夫人 ”、“ 大嫂 ”地叫了起来。南宫常恕、南宫平虽然满心愁苦，见了他这般神情，也不禁莞尔失笑。

南宫夫人微微一笑，当下说了十一种酒名，叫店伙送来，无非也只是“ 竹叶青 ”、“ 大曲 ”、“ 高粱 ”、“ 女儿红 ”……一类的凡酒，南宫夫人取了一个酒杓，在每种酒里，俱都杓出一些，或多或少，份量不一，却都倒在一把铜壶中，轻轻摇了几摇，又滴入三滴清水，一滴浓茶。

风漫天伸手接了过来，道：“ 这就是‘ 孔雀开屏 ’么？ ”言下之意，似是有些失望，只觉这“ 孔雀开屏 ”，未免也太过平凡。

哪知他方才将壶盖一掀，便有一般浓烈的酒香，扑鼻而来，引口一吸，酒味之妙，更是用尽言语也难以形容。风漫天哪肯再放下壶柄，三口便将一壶酒喝得于干净净，抚腹大笑道：“ 痛快痛快…… ”

鲁逸仙笑道：“ 我可曾骗你，人道：‘ 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 ’，我却要说‘ 佳酒本天成 ’，但却要我南宫大嫂的妙手才能调制得出来。 ”

风漫天伸字一抹嘴道：“ 这个却未必。这‘ 孔雀开屏 ’么，俺此刻也调制得出来了。 ”取了那柄酒杓，亦在每样酒中杓了一些，倾入铜壶，又滴下三滴清水，一滴浓茶，轻轻摇了几摇，大笑道：“ 这个不就是‘ 孔雀开屏 ’么！ ”引口一吸。

只见他双眉突地一扬，双目突地一张，吸入口中的酒，却 再也喝不下去，只觉自己口中的酒又酸、又苦、又辣，哪里有半分方才的滋味。

鲁逸仙鼓掌大笑道：“ 怎地，喝不下去了么？老实告诉你，这个当我三十年前便已上过了，酒虽一样，但配制的份量，先后稍有不同，滋味也不可同日而语，这也正与武功一样，否则那‘ 鸡尾万花拳 ’，我鲁逸仙岂非也可创得出来了。 ”

风漫天勉强喝下了那口酒，却赶快将壶中的剩酒，倒得干干净净，双手端着酒壶，恭恭敬敬地送到南宫夫人面前，大笑道：“ 夫人，俺长笑天君这番当真服了你了，千祈夫人休怪，再替俺弄个几壶。 ”

南宫夫人含笑答应了，一连调了十几壶酒，道：“ 平儿，你也来喝些。 ”

南宫平道：“ 酒我不想多喝，孩儿只想能再吃几样你老人家亲手做的菜…… ”

话声未了，风漫天已自精神一震，拍案道：“ 夫人如此好手，菜必定也是做得好的…… ”

鲁逸仙亦自等不及似的截口道：“ 正是正是，菠菜豆腐、醋溜活鱼、干炸子鸡，这都是我大嫂的拿手杰作。 ”

风漫天哈哈笑道：“ 干炸子鸡犹还罢了，菠莱豆腐有什么吃头，我看你当真人穷志短，穷得连菠菜豆腐也是好的。 ”

鲁逸仙摇头道：“ 这个你又错了，要知天下万物之中，皆有妙理，同样的文字，由李杜元白一缀，便成妙句，你我便杀了头也做不出来。同样的菠菜豆腐，不同的人做出便有不同的滋味，这正如同样的一趟‘ 少林拳 ’，在‘ 无心大师 ’掌中施出，便有降龙伏虎的威力，在江湖卖艺的掌中施出，便一文不值。 ”

他语声微顿，痛饮一杯，接口道：“ 武功有火候、功力、天赋之分，两

人交手，胜负之判，还要看当时的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做菜调酒也是如此，一丝也差错不得，一丝也勉强不得。何况越是平凡之拳法，越能显出一人的功力，越是平凡的菜，也越能显出我大嫂的手艺，那菠菜豆腐正是妙不可言的美味，你若说没有吃头，等会儿你不吃好了。”

风漫天哈哈笑道："你说得虽然头头是道，那菠菜豆腐么…………哈哈，俺不吃也罢。”

南宫夫人只望在分离以前，多让南宫于快乐一些，竟真的亲自下了厨房。

南宫常恕望了望他爱妻，又望了望他爱子，心中百感交集，也不知是愁？是喜？是悲？是笑？此刻他良朋爱侣，俱在身旁，妻贤子孝，可称无憾，却怎奈会短离长，自更令人肠断。

只听厅外"咕”地一声，那"八哥”飞了进来，咕咕叫着说："好香，好香……”一个店伙手端菜盘，走了进来，双眼直勾勾地望着盘中的菜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原来也在咽着口水。

鲁逸仙一把先将一盘菠菜豆腐端了过来，笑道："他既是不吃，平儿，只有我爷俩儿来享受了。”

风漫天斜眼望去，只见那一盘菠菜豆腐炒得有如翡翠白玉一般，一阵阵清香扑鼻，心里实是难忍，哈哈一笑，道："说不吃么，其实还是要吃的。”伸出筷子，飞也似的夹了一筷。

这一口吃将下去，他更是再也难以放下筷子。

鲁逸仙道："你说不吃，怎又吃了。”端起盘子，左避右闪。

风漫天道："再吃一筷，再吃一筷。”一双筷子，出筷如风。

鲁逸仙手端菜盘，往来移动，一只盘子，看来竟有如一片光影，盘中的菜汁，却半点也未洒出。

风漫天手中一双筷子看来，却有如千百双筷子，只有光影旋砖，筷影闪动，鲁逸仙虽然用尽了手上功夫，刹那间一盘菜还是被风漫天吃得干干净净，半块豆腐、半根菠菜也没有了。

鲁逸仙放下盘子，仰天长叹一声，道："好武功。”

风漫天放下筷子，仰天长叹一声，道："好菠菜！”

两人对望一眼，不禁相对狂笑起来，那八哥在他两人头上往来盘旋，咕咕叫道，"好武功……好菠菜……”原来它方才也乘机啄了几口。

这一顿饭一直吃到三更，风漫天、鲁逸仙两人已是酩酊大醉，玉山颓倒，鞋子未脱，便倒下呼呼大睡。

月色清清，微风依依，南宫父子三人，却仍坐在明月下、清风中絮絮低语，说到后来，群星渐稀，月光渐落，微风渐寒，南官常恕道："明日还要赶路，平儿去睡吧！”

南宫夫人道："孩儿是该睡了，爹爹妈妈也该去睡了。”

但直到第二日清晨，三人口中虽已数十句"睡吧”，却谁也未睡，对这短短的相见之期，他们是那么珍惜，只恨天下千千万万个能够终日相见的父母儿子，不知道珍惜他们相见的日子而已。

风漫天一觉醒来，见到这严义、慈母、孝子三人的神色，目光不禁一阵黯然，口中却哈哈笑道："夫人昨夜的好酒好菜，吃得我此刻仍是口有余香，今日早些歇下，再好好吃上一顿，夫人可愿意么？”

南宫夫人大喜道："自然！”只要能教她和爱子多见一刻，她无论做什么都是愿意，一路上她调制美酒，整治佳肴，叫风漫天天天吃得酩酊大醉，

风漫天面冷心热，行程越来越慢，本是数日的行程，至少走了三倍日子。

每过一地，风漫天必定要出去转上半天，回来时总是带着满满一车货物，大箱小箱，俱都关得严严密密，也不知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东西，只见最大的箱子大如巨棺，最小的也有三尺长短，到后来珍宝越来越少，车子却越来越多。

由浮梁东行，一路上山区颇多，黄山、天目、七里泷、会稽一带，本是绿林强豪出没之地，这一行车马，自是引人眼红，一路上只见疾服佩刀的黑衣大汉，飞骑来去，但风漫天等人却漫不在意。

那绿林豪客见到他们的车尘，知道必定油水极多，自是人人心动，但数股人互相牵制，又奇怪他们身带巨万银子，却无一个镖师相随，不知究竟是何来历，是以一路下来，谁也不敢单独抢先出手。

这一日到了东阳，前面便是会稽、天台、四明三条山脉的会合之处。

未到黄昏，他们便投店住下，风漫天到街上转了一圈。第二日清晨，店门外突然人声嘈杂，纷纷惊语。

原来风漫天竟在东阳城里每家铁匠店里，都订了一、两个高有一丈、方回也有丈余的铁笼，共有二十余个之多，大小不一，形状参差。

铁笼送到栈门外，人人见了都惊疑不置，谁也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。还有一个铁笼更是奇异，四面都密密地编着铁丝，风漫天将一些箱笼等物，俱都搬到铁笼里，又抬起铁笼放到车上，赶车启行。

踩盘子的绿林强人见到这般情况，心中都不禁暗笑，“你将金钥锁在笼子里，难道我们不会将笼子一起搬走么？这五个人看来仿佛有恃无恐，却原来想的只是这个主意。”心中不禁大为放心，决定今夜就下手。

走过几个村落，前面便是山区，道旁飞骑往来更频，一个直眉楞眼的彪形大汉，手挥马鞭，指指点点，那些车夫却骇得面白齿战，也在暗中商量好了，强盗一来，就双手抱头到路旁一蹲，其余的事死也不管。

南宫夫妇、鲁逸仙、南宫平也不知道风漫天买来这些铁笼有何用途，到后来实在忍不住，便问了出来。

风漫天哈哈笑道：“从前有个笑话，一个人拿了根竹竿进城，横也进不了城门，竖也进不了城门，到后来只有从城上抛过去。另一人见了，不禁哈哈大笑，道：‘此人真蠢，为什么他不将竹竿折为两段，这样不是方便得多。’”

鲁逸仙愣了一愣，还未会过意来，道：“为何不直着从城门穿过去……”

风漫天哈哈笑道：“若是直着进去，这就不是笑话了。”

南宫乎忍不住“噗哧”一笑，风漫天道：“那些踩盘子的小强盗见我将箱子搬进铁笼，一定在笑我和那位拿竹竿的仁兄一样的笨，‘他将箱子锁在笼子里，难道我们不会将箱子一起搬走么！’却不想拿竹竿的仁兄有时会忽然将竹竿直着穿进了城门，于是那班小强盗也笑不出来了。”

鲁逸仙一摸头顶，道：“你这些铁笼究竟有何用处？”

风漫天大笑道：“这用处若说出来，便不是笑话了。”那“八哥”“咕”地一声，直飞到天上，叫道：“笑话，笑话……”

突听“嗖、嗖、嗖”三响，三枚响箭，一枝接着一枝，划空而来，那八哥咕咕叫道：“笑话来了，笑话来了……”“嗖”地飞回风漫天肩上。

南官常恕早已料到此着，他生性严谨，不动声色，招呼着将二十余辆马车围成一圈，那些车夫果然抱头蹲到道旁。

只听四侧马蹄声响，烟尘滚滚，东南西北四面，各自驰来数十匹健马。

东面为首一人，黑面虬髯，端坐马上，有如半截铁塔，呼啸一声，振臂大喝道：“天外飞来半截山在此，众家弟兄，先请停下！”

喝声之中，他只手一按马鞍，突地翻身站起，笔直地站在马鞍上，身形虽庞大，居然十分轻捷，围着车队奔了一圈，四面的马队，果然一起停了下来，一阵阵健马的长嘶声中，又有三条汉子，自四面马队中飞驰而出。

四匹马连袂而奔，马上人突地一跃而下马鞍，凑在一起，低声商议起来。

鲁逸仙微微一笑，道，“这批强盗倒是互相认得的，我本想看他们狗咬狗地自相残杀一场，哪知他们倒聪明得很，居然在商量如何分赃了，看来这场热闹是看不成了。”

风漫天轩眉突道：“热闹倒是有得看的，只要你们先莫动手，看我的意思行事就是了。”

话才说完，那四条汉子已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。四人俱是神情剽悍，意气洋洋，大有不可一世之概，一个瘦小枯干、缩腮无肉的汉子，目光更是忸睨作态，扬声道：“车队的主人在哪里，请出来说话。”语声却有如洪锏一般。

风漫无故作茫然，四望道：“谁在说话？”

枯瘦汉子面色一沉，冷笑道：“便是区区！”

风漫天浓眉一皱，道，“在下与尊兄素昧平生，突加宠召，有何见教？”

枯瘦汉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端台认得在下么？在下便是来自枫岭之腰、秋枫寨、落叶庄的‘秋风卷落叶’杜小玉……”

风漫天哈哈笑道：“秋枫寨，落时庄，好个风雅的名字。”

杜小玉道：“这三个一个是‘分水关’的左右双刀胡大侠，一个是……”

“天外飞来半截山”双眉一轩，厉声道：“杜兄还要与他噜嗦什么？朋友你也少在我铁大竿面前装蒜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我兄弟四人此刻的来意，你难道还不懂么，闲话少说，丢下买路赎命钱来，便饶你一命。”

风漫天以手捋髯，故作失色道：“在下只当杜郎君是来寻我吟诗作对，你怎地要起钱来！”

铁大竿目光一凛，狞笑道：“你要念诗么，老子就念首诗给你听听……此山是我开，此林是我栽，若从此路过，丢下买路钱，牙缝里崩出半个不字，一刀一个不管埋！”伸出海碗般大小的拳头，“砰”地一拳，击在一匹套车的马头上，那匹马惊嘶半声，横地而倒。

南宫常恕等人面不改容，杜小玉三人却对望一眼，失色道：“好神力。”

铁大竿仰天笑道：“老子的诗你们听得懂么？”

风漫天惊道：“我只当你们是郊游踏青的风雅之士，哪知道你们竟是截路打劫的强盗……”手肘悄悄一触南宫平，大声道：“强盗来了，镖师何在，还不来打强盗。”

南宫平心中暗笑，霍然长身而起，铁大竿四人听到那一声大喝，脚步微微一缩，抬目望去，却见这“镖师”不过只是个初出茅芦的少年，四人心里更定。铁大竿哈哈笑道：“这就是镖师么？哈哈！大镖师，你是哪个镖局的，听到老子们的名声，还没有吓出蛋黄么？”

话声未了，突听“吧”地一声，脸上已被南宫平着着实实扇了个大耳光子。铁大竿呆了一呆，怒吼道：“畜牲……”

声才出口，右面脸上也着了狠狠一记，被打得后退数步。铁大竿嘴角流血，顺手一抹，便要和身扑上，哪知杜个玉却已一拉他衣角，轻轻道：“且

慢！”朗声笑道：“这位镖师好俊的拳脚，不知高姓大名，拜在哪位老爷子门下，大家既然都是道上同源，说出来敢许还是一家人哩！”

南宫平朗声道：“在下便是神龙弟子南宫平！”

风漫天微微一怔，实未想到南宫平毫不迟疑地使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，他却不知南宫平生性磊落，从不知隐姓藏名之事。

铁大竿、杜小玉、左右双刀胡振人，以及另一黑衣汉子，“阴阳斧”赵雄图面色齐都一变，四人对望一眼，失色道：“阁下真的是南宫平？”

南宫平冷哼一声，默然不语。四人上上下下看了他几眼，只见他卓立辕旁，神态轩昂，目光炯炯，当真是英姿飒爽，威风凛凛。

要知南宫平自从火拚快聚楼头，出入飞环庄院，声名早已传遍天下，这四人虽然俱是一方之雄，此刻也不禁心头打鼓。

“天外飞来半截山”手抚面颊，退到一边，三人俱都跟了过去，只见他挥手招来一条大汉，一把抓起那大汉的衣襟，恨声道：“我叫你详加打听，你说这车队中不是残废和老头子，便是秃子和小白脸，那么这南官平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地上长出来的不成？”

那大汉身子一震，颤声道：“他……他便是南宫平么？”铁大竿反手一掌，将他击出数步。

赵雄图双眉一皱，沉声道：“既来之则安之，这南宫平虽然听说是把硬手，但双拳不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就凭我们四人，再加上几十条响的弟兄，难道怕了他么？”

胡振人道：“正是如此，就凭我们四人，难道还怕了他么？好歹也要拼上一拼！”

他四人在这里嘀嘀咕咕，暗中商量，鲁逸仙在那边微笑道：“想不到贤侄你竟也有了这么大的名声，只可惜你一下便将名字说了出来，莫要将这些强盗吓跑了，笑话岂非看不成了。”

南宫平微微一笑，只见铁大竿四人又并肩走了过来，只是神情之间，已远不及方才那般得意。

杜小玉目光一转，抢先道：“这趟镖既然是南宫公子你的，兄弟们无论是看在龙老爷子面上，抑是看在公子你的面上，本都该拍手就走，只是……嘿嘿，这三位朋友却还想领教领教公子的武功，也好让弟兄们死心。”

他轻轻两句话便将责任一起推到别人身上。南官平冷笑一声，一步枪出，微微抱拳，道：“哪一位上来指教。”

杜小玉脚步一缩，远远退下，铁大竿、胡振人、赵雄图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他三人有心群殴，却不敢独斗，尤其是铁大竿面上痛还未消，更是杀了头也不敢出手，他人虽鲁莽，玩命的事却是不敢做的，正是标标准准的欺弱怕恶之徒，当真是身子最大，胆子最小。

南宫夫妇见了他爱子如此威风，心中不禁得意。

只听杜小王冷冷道：“三位兄台虽不必抢着出手，却也不必太谦了。”

铁大竿等三人面颊齐地一红，他三人再是畏惧，但在许多兄弟面前，这个台却是坍不起的。

胡振人面上阵青阵红，回首冷笑道：“杜兄怎地忽然置身事外了，倒教小弟奇怪得很。”

杜小玉冷冷道：“胡兄不愿动手，自管站在旁边看看便是！”

胡振人大喝一声，道：“胡某也去领教领教又有何妨。”双掌一拍，自

背后抽出长刀，大步迎出。

风漫天突地摇手道：“ 且慢。 ”

胡振人脚步立顿，风漫天道：“ 南官镖头，这场架你是万万打不得的。 ”

南宫平愕了愕。

风漫天道：“ 这场架打将下来，无论谁胜谁负，这班绿林好汉，定必要一涌而上的，那时乱刀齐下，连我这老残废的命都保不住了。我先前请你来保镖，只当就凭你的名头就能将人吓跑，此刻既然事已至此，说不得我只有破财消灾，拿钱赎命了。 ”话得当真活灵活现。

胡振人大喜道：“ 老先生当真是位明达之士，既是如此，胡某负责没有人来难为你老。 ”

铁大竿胸膛一挺，大笑道：“ 算你见机得早。 ”他一听事情突地演变至此，立刻便又威风起来。

南宫平心中暗笑，退回一边。

只见风漫天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 我这些铁笼俱未上锁，各位好汉要什么只管拿，只要给我留下些路费就是了。 ”

南宫平等人虽知此老此举必有玄妙，但直到此刻为止，却还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铁大竿等人却是满心欢喜，三人各各一招手，就要指挥兄弟前来搬箱子。

赵雄国突地面色一沉，道：“ 且慢！ ”丸

胡振人道：“ 什么事？ ”

赵雄图道：“ 亲兄弟，明算账，今日的买卖不小，我们虽是好弟兄，却也得把账算算清楚，这些箱子有大有小，箱子里的货物有贵有贱，你我手下的兄弟，若是胡乱一抢，那就乱了。 ”

胡振人道：“ 正是如此，小弟方才抢先动手，这批箱子自然该分水关的弟兄先动，至于杜兄么，嘿嘿，他既然早已置身事外，此刻也只好请他在旁边看看了。 ”

落叶庄群豪立刻一阵骚动，有几个立时就拔出兵刃，但杜小玉却是面含冷笑，不动声色，原来他早已看出此事必有蹊跷，即使事情真的这般容易，他也早已准备好了，只要分水关弟兄一得手，他便出手将胡振人击倒。这四人中他不但心计最深，武功也高人一筹，是以他算来算去，心里早有成竹在胸。

赵雄图面色一沉，冷笑道：“ 胡兄方才动了手么？铁兄，你可曾看到？小弟却是没有看到。 ”

铁大竿道：“ 若说动手的话，小弟倒是最先动手的， ”想到自己方才一连吃了两个耳光，面上也不禁有些微微发红。

胡振人面色大变，一摆掌中双刀，大声道：“ 依两位之见，又当如何分配？ ”

铁大竿挺胸道：“ 自然是该我天台寨的兄弟先拿！ ”他胸膛一挺，便比其他两人高了一个头。

赵雄图冷笑道：“ 若是以身材大小为准，自然是该铁兄占先，只可惜有时身材再大也无济于事。 ”

铁大竿大怒道：“ 你小子说什么？ ”

胡振人一摆双刀，大声道：“ 凭哪点也轮不到你！ ”

赵雄图双目一转，道：“ 还是让杜兄分配好了，杜兄武功最高，落叶庄

兄弟最多，杜兄最精于计算，必定不会教别人吃亏的。”他一看自己占了下风，便赶紧先招上一个帮手。

杜小玉目光转处，只见南宫平等人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但目中却似有笑意，心念一动，缓缓笑道：“这货物小弟早已不想要了，怎能再为三位分配。”落叶庄群豪一阵大乱，杜小玉手掌一挥，竟真的远远退走。

铁大竿三人齐地一愣，突听风漫天笑道：“三位若是举决不定，老夫倒有个极好的办法。”

赵雄图生怕铁大竿、胡振人两人联合对付自己，闻声大喜道：“好极好极，老先生如此明达，想出来的方法必定是公平的。”

铁大竿、胡振人对望一眼，这两人心里其实也在互相猜疑，听到如此，也一起应了。

风漫天道：“我本来最怕流血，是以才会将借大财富拱手奉上，三位此刻既然应了，稍等可不准反悔，否则……”

他面色一沉，接口道：“我这位镖师若是发了脾气，于三位可都没有好处。”

三人心头一寒，赵雄图道：“只要你方法公平，我等自无异议！”

风漫无哈哈笑道：“自是极公平的，各位既然俱是绿林好汉，双手血腥越重，便越是英雄，此刻在这里的所有朋友俱都算上，只要每人说出一件人所共知的英雄之事，就可站在前面，我击掌为号，号令一出，各位便可自行选择一口箱子，若是说不出的，便请退到一边。”

他话声微顿，突然一拄铁拐，自铁笼外挑起一口箱子，接口道：“而且我还可告诉各位，离我越近的箱子，越是贵重，各“位抢箱子的时候，便可各凭武功，来定贵贱了。”

众人听了他这离奇古怪的方法，心中本来大是疑惑，但等他一掀箱盖，只见箱子里珠光宝气，刹那间人人眼都红了，财欲蒙心，哪里还有人想到别的，羞耻之心，更是早已抛到一边。

铁大竿等三人，自恃武动身手，谅必稳稳可以抢得一箱最贵重的珠宝，又想到自家的兄弟，怕哪一个说不出件把两件“英雄之事”来，三人指望钱财快些到手，当下一无疑议，一起应了。

铁大竿一拍胸脯，大声道：“有一次老子在临海城一夜之间，连做七案，直杀得刀口都卷了起来，此事人人知道，不用我铁大竿再作吹嘘，想必可算得上是件英雄之事了。”说完仰天长笑。

胡振人哪甘示弱，立刻接口道：“这算得什么，有一日我在泰顺城外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将数十个连袂至雁荡烧香的妇女，一起……”

这些人生怕来不及似的，一个接一个，将自己的“英雄之事”俱都说出，还生怕别人不信，俱都说出证据。一时之间，南官平等人只听满耳俱是奸淫屠杀、人神共愤之事，无论任何一事，都够资格上刑场砍头十次。

杜小玉冷眼旁观，越看越觉此事不大寻常，方才风漫天铁杖一点，他也听出了金铁之声，心念数转，只觉手足发冷，越退越远。落叶庄群豪，本是人人跃跃欲动，但这些人却最信服杜小玉，见到庄主未动，便也强自忍下，跟着杜小玉闭口不言，退到一边。

五六十条汉子，只说了约莫一个时辰，才将这些“光荣的历史”说完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都想挤到离得风漫天近些的铁笼前，数十双眼睛，有如饿狼一般，炯炯的凝注着笼中的箱子。

风漫天仰天笑道：“ 好好，各位果然都是英雄，我双掌一拍，各位便可大显身手了！ ”缓缓分开双掌，众人只见他双掌越离越近，心头也跳动得越来越快，一双眸子更是要突出眼眶来，谁也没有听出风漫天笑声中的杀机，目光中的寒意。

风漫天目光一凛，双掌一拍——

众人哄然一声，一哄而上，手脚舞动，张牙咧嘴，将人情礼义都抛在一边，当真有如一群野兽，拥向残尸——

南宫平、鲁逸仙听了那些人神共愤之事，心里早已气愤填膺，此刻更忍不住跃跃欲动。南宫常恕夫妇两人，却仍是声色不动，都知道风漫天这武林的奇人必定有出人意料之外的举动。

只见那数十条大汉刹那间俱都入了铁笼，风漫天突地轻叱一声道：“ 锁上笼子。 ”

南宫常恕四人身形一起展动，有如鹰隼一般凭空飞出！

那班人只顾眼前财宝，生怕落了人后，哪有时间注意别的，何况即便注意，也来不及了。

刹那间只听一连串落锁之声，南官常恕等四人身法、手法是何等迅快，二十多个铁笼，一瞬间便已都锁上。

有几条汉子这才惊觉，失色呼道：“ 不好。 ”

风漫天浓眉一扬，放声一笑，突地撮口长啸起来，那“ 八哥 ”咕地一声，冲霄而上。

啸声一起，众人只觉心头一震，天地间都仿佛变了颜色。

只听啸声越来越是高亢，直震得天上浮云四散，地上木叶飘落，便是南宫常恕等人，亦是面目变色。那班绿林强盗，有的早已四肢软瘫，有的虽然尚能支持，但也是面青唇白，牙齿打战，就连站得远远的杜小玉，也无法抬起脚步。

啸声之中，二十多只铁笼里，俱有一两口箱子的箱盖，已经缓缓自动掀起，众人方才觉得一阵寒意涌上心头，突听震天般一声狮吼，一条猛狮，自一口巨箱中缓缓站起……

接着，虎吼之声亦随之大作，豹鸣、狼嗥，万兽齐鸣，声震天地，与啸声相合，更是震人心悸。有的铁笼中是狮虎怒啸，有的铁笼中是狼豺凶嗥，那四面编着铁丝的铁箱里，箱盖掀得最迟，也最慢，箱子里却涌出了百十条毒蛇，只见红信闪闪，蛇目如炬。四面的数十匹健马俱已口吐白沫，倒在地上。

方才还自像野兽一般要择肥而噬的人，此刻却已变成了俎上鱼肉，一个个浑身战栗，缩向铁笼角落。

长啸，兽吼，惨呼，天色低冥，本叶萧萧，天地间立刻满布杀机！

群兽被风漫天制住，困在箱中，此刻亦被啸声震醒，早已饿极，刹那间只见血肉横飞，当真是令人惨不忍睹。

就在此时，远远本有几条人影奔来，一听啸声响起，便倏然顿住脚步，其中一人身材窈窕，秋波盈盈，正是郭玉霞。

她身侧一左一右，两个男子，一个是潇潇洒洒的任风萍，一个是面容苍白的石沉，身后四个老人，却是江南七鹰中的兄弟。

郭玉霞柳眉一皱，道：“ 这会是谁，怎地…… ”

黑鹰堵住耳朵，颤声道：“ 听来像是昔年火焚‘ 万兽山庄 ’的风漫天，

以绝顶内力化成的‘破玉啸’。”

郭玉霞秋波一转，道：“风漫天，他难道还没有死么？”

任风萍道：“闻道那风漫天昔年曾以‘破玉啸’震慑万兽，是以才会大破‘万兽山庄’，啸声一起，比佛家的‘狮子吼’还具威力，今日听来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”

郭玉霞媚笑道：“那不过是我们离得还远而已。”轻轻一拉任风萍的腕子，道：“既然姓风的老怪在这里，就算我们倒霉白来一趟好了，快走为妙。”拉着任风萍，转身而行。

石沉目光瞬也不瞬地凝注着郭玉霞拉着任风萍的纤手，眉宇间亦不知是愤怒抑或是悲哀，但终于还是垂首跟在郭玉霞身后，如飞掠去，去得有如来时一般迅快。

这七人来而复返，那边的人自然全不知道，南宫夫人早已转过头去，不忍再看。

啸声渐渐低弱，有如萧声般袅袅，但却另有一种夺人神志的威力。

啸声之中，惨嚎也变为呻吟，夹杂着一片野兽咀嚼之声，南宫平只觉心头热血翻涌，再也忍受不得，他虽然明知这些人俱是十恶不赦之徒，对于善良的人来说，他们甚至比狼豺虎豹还要恶毒。

但他毕竟是人，南宫平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，仁心一起，啸声对他便全无作用，他如飞掠到铁笼前，双手挥动，将铁笼一起打开，一步窜到风漫天身前，大喝道：“罢手，罢手。”

风漫天目光一闪，亦不知是惊奇抑或是喜悦，啸声一顿，突地仰天长笑起来。

笑声一起，亦有如洪钟大吕，万鼓齐鸣，不但有震人心弦之力，而且有惊天动地之威。

数十只猛狮一闻笑声，刹那间只见狮虎煞威，豺狼无力，有如遇到对头克星一般，连当前的血肉都顾不得了。

铁笼中还有二十余个侥幸未死、挣扎至今的汉子，一听这

笑声，却有如当头棒喝，一起震醒，连滚带爬地逃了出来，铁大竿右臂已被齐根咬去，赵雄图满身血迹淋漓，亦不知伤了多少处，胡振人却早已尸骨破碎，饱了狮吻。

刹那间所有的人俱都连滚带爬地逃得干干净净，杜小玉暗道一声：“侥幸。”也无声无息地走了。

风漫天铁杖一点，身形飞掠，只听一连串铁杖点地的“叮叮”声响，他随手在野兽身上一斫，夹头一把抓起，便将之抛入箱内，片刻间竟将数十只狮虎狼豹一起制住，一起抛入箱内，那百十条毒蛇，也像是蚯蚓一般地爬回箱子里，大地间又恢复了平静。若不是地上一片血肉狼藉，谁也看不出这里方才已发生过一幕令人不忍卒睹的人间惨剧。

风漫天仰天笑道：“你们饱餐了一顿恶人的血肉，又可乖乖地给我蹲上数十天了。”

南宫平道：“这便是你饲兽的方法么？”

风漫天笑道：“以恶徒来饲猛兽，岂非是天地间最合理之事，牛羊狗马是畜类，却远比这帮恶徒可怜得多，何况他们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”

南官平木立半晌，只觉无言可对，但目中却已有莹莹泪光泛起。

鲁逸仙吐出一口长气，寻着酒葫芦，痛饮了几口，长叹道：

“我当真未曾想到你箱子里装的竟是这些东西，只奇怪这些猛兽藏在箱子里竟会如此服贴，我若非眼见，怎能相信？”

风漫天笑道：“此事说来，并无奇处，我制住这些猛兽的手法。正如武林高手点人穴道一般。野兽虽然不似人类有固定穴道，但周身血液循环，却和人类一样有固定系统，你只要算准时间，看清部位，在它血液流经之处一斫，使它血液立时凝住，便是再凶狠的野兽，一样也可被你制庄。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手法岂非正如‘排教’中的‘下手’一样？”要知“下手”一法，虽与“点穴”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其实手法却是大不相同！

风漫天拊掌道：“这正与排教中之‘下手’一样，只是当今江湖上，懂得此法的人已不太多了。”

他们在这里谈论着武林传言中说来比“点穴”更加玄妙的“下手”之法，南宫平却充耳不闻，心中在暗自思忖，如何埋葬铁笼里的残尸断体，如何收拾这一片血腥，只听身后轻轻一叹，南官夫人造：“我来帮你。”他虽然一言未发，但南宫夫人却已看出了他的心意，当下众人便在山林中掘了一个大坑，将残尸断肢全都埋了下去，堆起一个高高的土坡，直到日后此事在江湖中传说开未，武林中人便将此地唤做“恶人家”。

半个时辰过后，马群才渐渐恢复常态，但数百匹健马，却已被吓死大半，车马再复前行，人人俱都不再说话，心头俱是十分沉重，会时越来越短，别时越来越近，二日后到了三门湾，极目远眺，已可见到那一片湛蓝的海水。

天水相连，碧波荡漾，南宫平初次见到大海，精神不觉一振，将两日前积郁心头的闷气，全部一扫而空。中华自唐代以来，海运已开，这三门湾一地，正是浙帮、皖帮、徽帮商人出口贸易的必经之路，是以市面倒也十分繁盛，只是街道上行走的人群，大多都带着几分粗犷之气，连微风吹到身上，都似乎带着些咸味。

黄昏一过，街上便充满了短衣赤足、敞胸露臂的船夫、渔翁，身上的海水犹未全干，发中犹自带着海水的盐粒，便三五成群，出来买醉。他们衣衫虽槛楼，囊中虽羞涩，但面上的笑容，却甚是开朗，久被大海薰洗的汉子，心胸自然开阔得多。

南宫平只觉这城市的风味与人物俱是这般新奇，不禁留在店门外，不忍遽入，但方自流连半晌，便已听得南宫夫人的呼唤之声。

风漫天肠胃中除酒之外，仿佛便别无他物，才一坐定，又喝将起来。一斤落肚，他突地自怀中取出一条长长的纸单，展在桌上。纸单上字迹零乱，大小不一，有的写得风致透逸，有的写得铁划银勾，有的写得力透纸背，有的却写得有如幼童涂鸦，有的是柳体，有的是颜体，有的是王草，有的是魏隶，有的是孩童休，有的却是谁也认不出是什么体来。

开头一行写的是“汞一百斤，铅三百斤”，接着是“棉线一百斤，精铁一千斤”，还写着一些零零碎碎千奇百怪之物，却原来是张货单，却又俱非日用之物，最后一节，开的货物竟是“猛虎、雄狮雌雄各一头，毒蛇一百二十条，狼、豹雌雄各两头”。众人心中不觉大是奇怪，不知道那百十年来一直被武林中人视为圣地的“诸神殿”，要这些东西作甚？

南宫平目光一扫，看到最后一行，写的竟是“恶人十名”四字，心头不禁又是一跳，脱口道：“恶人难道也算货物么，要来有何用处，你却又要到哪里买去？”

风漫无微微一笑，道：“ 你慢慢自然就会知道的。 ” 笑容之间，隐含神秘，神秘之中，却又带着一些悲哀。

南官平猜不透他表情中的含意，却也没有再问。风漫天饱餐一顿，便去采购，却也不见他带有货物回来。

第一六章　笑傲生死

到了晚间，风漫天摆上一桌极为丰盛的酒菜，开怀畅饮，高谈阔论，谈的俱是些风花雪月，以及他生平得意之事。他口才极佳，说得当真令人忘倦，俱都忘了问他何时启程，自何处启程，他也绝口不提有关“分手”之事。

不知不觉间，更漏已残，风漫天突地端起酒壶，为南宫常恕等四人各斟满一杯，举杯说道：“长亭十里，终有一别，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风漫天再至江南，能见到各位如此风光霁月的朋友，实是高兴得很，只是聚日不多，别时已到，饮完了这一杯送别之酒，风某便该去了。”

众人只当他货物尚未办齐，在这里总该还有数日勾留，闻言不觉一震。

甫官夫人颤声道：“如此匆忙作什么，风大侠如不嫌弃，请再多留几日，待我为风大侠再整治一些酒菜……”

鲁逸仙道：“正是正是，人生聚散无常，你我一别，不知何时再能相见，何不留在这里，再痛饮几杯孔雀开屏？”

风漫天微笑不答，举杯道：“请、请。”众人对望一眼，仰首一饮而尽。

南宫夫人目光深深凝注着南宫平，道：“风大侠好歹也要等过了今日再走，今夜我好好做几样菜……”突觉头脑一阵晕眩，一句话竟然也说不下去！

刹那间人人都觉眼花缭乱，天旋地转，面前的杯、盘、碗、筷都像是风车一样的旋转起来，南宫夫人心念一动，为之大骇，呼道：“平……儿……”站起身子，往南宫平走去。

风漫天仰天长笑道：“人生本如黄粱一梦，生生死死，聚聚散散，等闲事耳，各位俱是达人，怎地也有这许多儿女俗态，咄……”

“咄”字方自出口，只听一阵杯盏跌倒声，众人竟都倒了下去。

南宫平只觉眼重心眩，再也支持不住，模模糊糊，朦朦胧胧间，他只看见他慈母的忧郁悲哀的眼波，像十月的秋水一样……终于，他的灵魂与肉身，都深深地坠入无边的黑暗，有如死亡一般的黑暗！

诸神殿，这虚无缥缈的神秘之地，莫非只是聪明人用来欺骗世上愚人的一个骗局？

莫非世上根本就没有“诸神殿”一地？

莫非“诸神殿”只是存在死亡中而已？

南宫平迷迷糊糊间到了一个岛屿，只见遍地俱是瑶花琼草，奇珍异果，闪亮的黄金，眩目的珠宝，满满铺了一地，他践踏着，就正如人们践踏泥土一样，绵羊与猛虎，共卧在一株梧桐树下，树上栖卧着一对美丽的凤凰，梧桐的叶子，却是整块的翠玉。

远处有一座高大的宫殿，白玉为阶，黄金作柱，金梁玉瓦建成的殿背，高耸人云，几与天齐，米往的人群，也都是仙风道骨，不带半分烟火气。他恍恍惚惚地信步而行，突地见到他父母双亲也杂在人群中行走，大喜之下，狂奔而去。

哪知脚步竟忽然不能动弹，仿佛突然被人点住穴道，他又惊又急，苦苦挣扎，刹那间只见到所有的珍宝花果都变作了恶臭垃圾，往来的人群也都化为了毒蛇猛兽，梅吟雪、叶曼青、王素素、龙飞，以及他的父母双亲，都被数十条毒蛇紧紧缠住，毒蛇的眼睛，却忽然都变成郭玉霞含笑的秋波……

他用尽全身之力，大喝一声，奋然跃起……张开眼来，眼前却只有一盏孤灯，散发着柔和的光辉，四下水声潺潺，他举手一掠，满头冷汗，汗透重

衣，才知道方才只不过是一场恶梦。

转目望处，四壁萧然，只有一床、一几、双椅，高处有一扇小小的窗户，窗外群星闪烁，原来他已睡了一天一夜。他定了定神，挣扎站起，只觉地面不住摇晃，再听到四下的流水声，他才突然发觉，他已置身海上。

就在方才昏睡之间，他已远离了红尘，远离了亲人，远离了他生长的地方，所有他熟悉与他深爱着的人们，此刻已与他远隔千里之外，而且时间每过一分，他和他们也就更远离一分。

一念至此，他只觉心胸欲裂，不禁悲从中来，突地重复坐下，热泪夺眶而出。难道他的生命真的从此便不再属于他自己了么？那岂非等于生命便从此结束？但父母师门之恩，俱都未报，红尘中他还要去做的事，更不知尚有多少？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突地伸手一抹泪痕，奋然长身而起，自语道：“我还要回去的，我还要回去的……”

突听门外朗声一笑，风漫天推门而入，道：“你还要回去么？”

南宫平挺胸道：“正是！”

风漫天笑声一顿，长叹道：“好，好，你有此志气也好！”他手持巨壶，脚步踉跄，酒意更浓。

南宫平虽然有许多话要想问他，但见了他如此神情，只得住口。过了半晌，海风突盛，强劲的风声，在船外呼啸而过，船行更急，也却更加摇晃。

但只有独腿的风漫天，在摇晃的船板上，却走得平平稳稳，他搬来许多酒食，与南宫平对坐而饮。转瞬间天光已亮，南宫平只听四下渐渐有了嘈杂的脚步与人语声，不时还夹着狮虎的吼声。

一线阳光，穿窗而入，风漫天突地长身而起，道：“随我来！”

两人一起出了船舱，南宫平一眼望去，只见海天极处，金光鳞鳞，四下天水相接，金光波影，景色当真壮观已极，但船板上却是说不出的龌龊零乱。四下满堆着箱笼杂物，后桅边却放着一排铁笼，笼中的狮虎豺狼，俱已自箱中放了出来，一见生人，便不住怒吼跃跃，张牙舞爪。

一个消瘦而沉默的汉子，敞着衣襟，立在后梢拿舵，另一个矮小臃肿的汉子，穿着一身油腻的衣衫，满头癞疮，立在他身边嘻嘻丑笑。

南宫平一见此人，心中便有说不出的厌恶，渔人船夫，虽然穷困，但大多俱是明朗而洁净的，此人却是既龌龊，又猥琐，笑声更是刺耳难闻。他忍不住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

风漫天道：“伙夫。”

南宫平呆了一呆，想到今后自己要吃的饭菜，竟是此人所做，胸口已不觉起了一阵恶心，皱眉道：“怎么寻来如此人物？”，

风漫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能寻着这些船夫，却已大非易事，纵是生长海面之人，又有谁愿意跟着陌生的船飘洋过海。”

南宫平道：“那么前辈你又是如何找来的。”

风漫天突然张手一招，那八哥便远远飞了过来，风漫天道：“叫七哥来。”那“八哥”咕咕叫道：“七哥，七哥……”低低飞了一圈。甲板突地掀起一块，一个黝黑的汉子，自船板下一跃而出。

南宫平目光转处，心头不禁又是一跳，原来此人生相更是奇特，身材矮短宽阔，有如棺材一般，背脊弯曲，头陷入肩，行动却是轻捷灵敏无比，轻轻一步，便已到了风漫天身前，面目之丑恶，更是骇人听闻，獠牙阔口，下

颔突出，有如野兽般激动鲁莽之色，垂首道：“ 主人有……有何吩咐？ ” 语声嘶哑缓慢，口齿极是不清。

风漫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 我与他两人，乘首一艘独木之船，飘洋过海，来到江南，此番回去，谁还愿意如此吃苦，何况又多了不知多少货物，自然要换只最大的船，自然要用许多船夫。 ”

南官平道：“ 多少船夫？ ”

风漫天道：“ 莫约十一、二人，你可要见见他们？ ”

南官平连声道：“ 不用了！ ” 他见到这野兽般的“ 七哥 ” 与那癞头汉子，心中已是作呕，哪里还愿再看别人，转开目光，望向笼中的猛兽，只觉那些狮虎豺狼虽然凶猛，却也比这两人看来顺眼得多。

这海船制作甚是坚固，只有一根船桅，确是难见的大船。此刻船帆俱都张起，便连后樯也已纵帆，都被海风涨满，蓝天碧海，万里无云，南宫平初次来过这种海上生活，不两日便已渐渐将胸中的不快忘去，反而充满新奇之感，只恨不得早日到这目的地，完成责任，那时用尽千方百计，也要重回江南。

船上船夫，大多形容古怪，面色阴沉，一个个不住以奇怪的目光，窥伺着南官平，有如野兽窥伺猎物一般，完全不似海面常见的船夫，南宫平心中不觉暗中起了警惕，但风漫天却满不在意。

他每日清晨，阳光初升之际，都要站到船头，撮口长啸一番，直震得海天都掀起波澜。除此之外，便是终日坐在舱中饮酒，而且言语越来越少，有时甚至终日不发一言。

他不但自己饮酒，而且每餐每饭，还要强劝南宫平喝上几杯他那葫芦里的烈酒。南宫平每次见到那癞子端来菜饭时，心头都觉得十分难受，不喝几杯烈酒，当真是食难下咽。

那癞子厨师当真龌龊已极，连脸都未曾洗过一次，幸好船上清水甚是珍贵，他菜又烧得极好，虽然人人厌恶于他，却还可容忍。他终日唯有痴痴呆笑，更似乎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，见到南宫平时，那咧嘴的一笑，使得南宫平每次一听见他的笑声，就赶紧将目光转过一边。

船行数日，举目四望，仍是海天茫茫，见不到一片陆地。

南宫平忍不住问道：“ 不远了么？ ”

风漫天却只是冷冷回答：“ 到了你自会知道！ ”

船行越久，他脸色就越阴沉，酒也喝得越多，这自是大违常情之事，只因无论是谁，离家渐近，心里总是该高兴的。

这一日风浪甚大，南宫平多喝了几杯，想起亲人，心头不觉甚是烦闷，悄悄出了舱门，走到船头，只见天上星群影入海中，天水相映，几乎令人分不出哪里是天，哪里是海。

他心神方觉一畅，突听甲板下传来一声痴笑，接着船板一阵轻响。

南宫平实是不愿见到此人，眉头一皱，身形闪动，轻轻掠至船舱旁的阴影中，只见两个船夫夹着那癞子伙夫跃上船面。南宫平本待闪身入舱，见到这三人行迹仿佛十分鬼祟，心念一转，手掌一搭，全身隐没在船舱边的短檐下。

只见那两个船夫，一个身形枯瘦，身材灵便，名叫“ 金松 ”，另一人却是阴沉的舵手“ 赵振东 ”，这两人船上生涯俱都十分精到，在船夫中仿佛甚有权威，是以南宫平都认得。

金松一上船面，四望一眼，轻轻道：“缺点子！”
赵振东冷冷道：“你再去四面踩踩盘子，掌舵的不是并肩子！”
他两人出口竟是江湖黑话，南宫平不禁更是疑云大起。
要知“缺点子”便是无人之意，“踩盘子”乃是探查，“并肩子”便是“朋友”，这几句话绿林豪强最是常用，南官平虽非老江湖却也懂得。
金松果然展动身形，四下探查了一番，身形轻捷灵便，轻功竟似极有根基，“嗖”地自南官平身侧掠过，摇头道：“没有动静，只有掌舵的那厢还在舱那边，而且伏在舵上，似已睡着了！”
赵振东微一颔首，将那癞子厨师拉到一堆货物下，那癞子跌跌撞撞，笑也笑不出来了。赵振东面色一沉，“嗖”地自靴里拔出了一柄解腕尖刀，在癞子面前一晃，阴恻恻笑道；“你要死要活？”
那癞子骇得缩成一团，结结巴巴他说道：“自……自然要活！”
赵振东道：“要活就得听老子们的话，老实告诉你，老子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，你只要是在海面上混的，大概就听过老子们的名字，老子就是‘舟山海豹帮’的‘海豹’赵老大！”
那癞子不由一愣，苦着脸道：“大……大王有何……吩咐小人都听话。”他一骇之下，话更说不清了。
赵振东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谅你也不敢不听！”自怀中取出一个纸包，接道：“明天给我漂漂亮亮地做一锅海带鸡汤，把这个一半下在汤里，一半混在饭里！”
那癞子颤声道：“鸡汤里不用放胡椒面的！”
赵振东笑骂道：“呆子，这不是胡椒，告诉你，这就是杀人的毒药，无论是谁，吃下半点立刻七窍流血而死。你记着千万不要将它放入口里，事成之后，老子们发了财，少不得也要分你一点，但你若走漏一点消息，老子们就要把你大卸八块，抛下海里喂鱼，知道了么？”
那癞子点头如捣蒜，连声应了。金松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小弟这几日暗地观察，这一票油水就足够我兄弟快乐半辈子，只是不但那跛子跟那怪物有些扎手，那个漂漂亮亮的小白脸，手底下也有两下子。”
赵振东冷“哼”一声，道：“你当汪治、孙超，连那边掌舵的那死脸子李老三是好人么？我看这三人混上船来，也没有安着好心，八成也是黑道上的朋友，只是他们既然不是咱弟兄一路，明日素性连他们也做翻了算了！”
这两人轻言细语，直听得南宫平暗中心惊，心中暗道：“侥幸，天教我无意中窥破他们的阴谋，否则岂非要着了他们道儿。”
心念转动间，突听左面一声衣袂带风之声“嗖”地划过。
南宫平心头一惊，只见一条黑影人影一掠而来，冷冷道：“赵老大，你好狠心，连我兄弟你也要一起做翻喂鱼么？”
赵振东面色大变，翻身跃起，掌中紧握尖刀，轻叱道：“谁？”
黑影中缓步走出一人，死眉死眼，长脚大手，面上不带半分表情，正是被赵振东暗中唤做“死脸子”的李老三。
赵振东、金松如临大敌，虎视眈眈，李老三神情却仍是呆呆板板，缓步走了过去，道：“癞皮狗，快把毒药拿出来。”
那癞子缩在箱笼间，当真有几分像是癞皮狗，赵振东叱道：“你先把命拿来！”刀光一闪，便要扑上前去。
李老三道：“且慢动手，要知我令你们交出毒药，并无恶意，那跛子是

何等角色，岂是一包毒药就可以解决得了的，若是被他发觉，岂非打草惊蛇，坏了大事，快把毒药抛入海里，我自然另有好计来对付他们。”

赵振东果然停下脚步，但口中仍在发狠，道：“你是什么玩意，我‘海豹’赵老大要听你的！”

李老三冷冷道：“你不认得我么？我就是……”突然凑到赵振东耳边，轻轻说了几个字。

赵振东面色大变，身子一震，“ ”地一声，连掌中的尖刀都落到地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老人家怎……”

李老三道：“不要多话，快回到舱里睡觉，时候到了，我自会通知你，你‘海豹帮’显然辛苦了一趟，我也不会亏待你们。”

赵振东道，“是，是……”拉起金松就走。

那癞子畏缩跟在后面，“李老三”突然一把抓起他臂膀，厉声道：“好大胆的杀胚，你当太爷没有看出你是什么变的么！拿命来！”右掌一扬，立掌如刀，“唰”地一掌，向癞子天灵直劈而下！

南官平心中大奇：“难道这癞子也是个角色！’

那癞子却早已骇得瘫在地上，只见“李老三”一掌已将震破他头顶天灵，他却仍然动也不动，哪知“李老三”掌势突地一顿，只是在癞子肩头轻轻一拍，道：“不要怕，我只是试试你的，去吧！”

他无论做什么事，面上都丝毫不动声色，话一说完，转身回到舵边，那癞子爬起来爬下舱板，目光却在有心无意之间。望了望南官平隐身的短檐。

南官平不禁又是一惊，只听船舱上一只老鼠跑过，他方才只当那癞子发现他行藏，哪知那癞子只不过是看到了老鼠而已。

南宫平哑然一笑，见到四下再无人影，轻轻掠下，一手拉开船舱之门，方待闪身而入……

哪知他目光一抬，黑暗中竟赫然有一双发亮的眼睛，瞬也不瞬地紧盯着他，仿佛早已隐在船舱门后，等着他进来似的。

南宫平一惊之下，双掌一错，护胸防身，只见面前的不过只是那怪物“七哥”而已。

“七哥”咧开阔口，露出那一排森森白牙，朝他一笑，便转身走开，脚步间真当没有一丝声音。

南官平又惊又奇，忖道：“难道这怪物也听到了方才那些话么？怎地他却不动声色！”大步走入，找着风漫天，只见他仍在灯下喝酒，他从不睡觉，也不吃饭，老天生下他来，仿佛只是为了喝酒的。

他头也不回，缓缓道：“还没有睡么？可是要喝两杯？”

南宫平沉声道：“前辈若再喝酒，以后只怕永远喝不成了！”

风漫天朗声一笑，道：“世上竟当真会有能令老夫喝不成酒的事么？如此说来，我倒当真要听上一听！”话说完，又满满喝了一口。

南官平道：“前辈可知道船上的船夫，全是杀人越货的海盗么？”他一口气将方才所见所闻全都说了出来。

哪知风漫天却全然不动声色，南官平皱着眉道：“晚辈虽也未将这些恶贼放在心上，但既已知道他们的阴谋，好歹也该有所举动……”

风漫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当我不知道么！自他认踏上此船那一刻开始，我便知道这些人里全无一个好人，只有那癞子痴痴呆呆，并非他们一路，是以我才要癞子来做伙夫。但我犹自放心不下，早已在酒中下了可解百毒之药，

是以我每餐都要你喝上几杯，便是防他一手，至于他们若要动武，哈哈，那便是他们死期到了。你看我终日饮酒，当我真的醉了？”

南宫平暗叹一声，道：“前辈之能，当真非人能及……”

风漫天大笑截口道：“我不过年老成精，看得较清楚而已，你若是到了我这样年纪，便知道世上的阴谋诡计俱都可笑得很，只是……那李老三看来倒是个角色，却不知道他是什么变的……”

南宫平道：“此人必定大有来历，但在前辈你的面前，只怕他也难施展了！”他此刻对风漫天已是心中钦服，绝非故意奉承。

凤漫天大笑道：“不管他有什么来历，他要姓赵的那厮不要在酒菜中下毒，倒是聪明得很，无论是多高明的迷药，无论他下在何物之中，老夫若是看他不出，便算在活这七八十年了！”

南宫平道：“前辈难道不准备揭破他们的阴谋么？”

风漫天道：“我每日长啸，便是为了要唬住他们，否则他们只怕早已动手了，若是揭破阴谋，杀了他们，还有什么人来做船上的苦工。”他仰天一笑，道，“这帮恶人遇着老夫，只怕是合当倒霉了。”

南宫平心中突地一动，凛然道：“前辈货单上最后一项，难道便是要以他们充数么？”

风漫天笑道：“正是，我早知会有人自动送上门来，是以绝不费心去找，到了地头……到了地头……”笑声突地停顿，又痛饮起来。

南宫平暗叹一声，只觉这老人既是可敬，又是可怕，目光转处，只见他双眉突地紧紧皱在一处，心中竟似甚是忧闷，一杯接一杯，不住痛饮，忽又回过头来，道：“老夫生平唯有一件憾事，你可知道那是什么事么？”

南宫平摇头道，“不知。”

风漫天“吧”地一声，将掌中巨觥，重重放到桌上，长叹道：“老夫生乎憾事，便是饮酒不醉，便是终日不断地喝，仍是清清楚楚，当真可悲可叹。”

南宫平大奇道：“千杯不醉，是为海量，乃是人人羡慕之事，有什么可悲可叹？”

风漫天道：“常言道：”一醉解千愁’，世人饮酒，十之八九。多是为了消愁解忧。古往今来，圣贤豪杰，英雄诗人，有几个逃得开这个‘酒’字，便是为了人人心中俱有烦闷之事，‘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！’那曹阿瞒虽是大好巨恶，这句话却是说得对的。那谪仙诗人李大白说得更妙，‘劝君更进一杯酒，与尔同消万古愁！’哈哈，万古愁，哈哈，好一个万古愁！这三字一个字便值得喝上一杯！”

他拿起巨觥，连尽三杯，方自接口道：“世人饮酒，俱是为了消愁，量浅之人喝上一点，便能将忧愁浑然忘却，岂非大妙，海量之人，久饮不醉，既费金钱，又耗时间，已是大大不幸，若似老夫这般，永远喝它不醉，更是不幸中之最不幸了，岂非可叹之事！”

这一番言论，南宫平真是闻所未闻，不禁大笑道：“话虽如此说法，但老前辈一生英雄，名满天下，晚来更能隐于武林中人心目中的天堂乐土‘诸神之殿’，可说是福寿双全，却又为了什么定要以酒消愁？”

风漫天呆呆地愕了半晌，喃喃道：“诸神之殿，诸神之殿……”突地挥手苦笑叹道：“我已有酒为伴，你去睡吧！”

南宫平直到入睡以前，心里还在奇怪，不知道风漫天为何如此愁苦。第二日他上到船面，只见赵振东、金松，以及那“李老三”等人仍是照常做事，

他自然也装作糊涂，但心中却又不禁为这些人的命运悲叹。要知他生长大富之家，幼有才子之名，长有英雄之誉，可说是个天之骄子，是以悲天悯人之心，便分外浓厚。

风漫天素性连日来的长啸都免却了，酒喝得更凶，南宫平见他精神似乎日渐萎颓，心头优郁日渐沉重，就正如那笼中的狮虎一样。

要知海上食物清水最是珍贵，自无足够的饮食供给狮虎，再加以浪大船摇，狮虎豺狼虽是陆上之雄，到了海上，却也不惯。几日下来，这一群猛兽早已被折磨得无精打采，成风尽失，就连吼声听来俱是有气无力。

南宫平看看风漫天，看看这一群猛兽，不禁为之叹息。

四面仍是海天茫茫，连船舶的影子都看不到，入海自是极深了。“李老三”面如死水，坐在船边，拿了根钓竿钓起鱼来。

到了黄昏，风漫天拿着葫芦上了船板，倚在船桅上看他钓鱼，似乎看得津津有味。

南宫平笑道：“大海中钓鱼，可钓得着么？”

风漫天道：“只要有饵抛下水去，多少总会有一两条鱼来上钩的！”

话声未了，“李老三”钓竿一扬，果然钓上一条鱼来，满身细鳞，微带红色。

风漫天叹道：“这条鱼正是海鱼中最称美味的‘红鱼’，下酒最是佳妙，只可惜没有令堂那样的妙手烹调而已。”

提到南宫夫人，南官平神色不禁一阵黯然，但瞬即展颜笑道：“在下的手艺，却也不差哩。”

风漫天大喜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南宫平笑道：“自是真的！”他为了要为这老人暂解愁绪，竟真的拿过那尾鲜鱼下舱做起菜来。

要知“烹饪”一道，其中亦有极深的功夫，极大的学问，火候、刀法、佐料，有一样差错一点，味道就大不相同。但南宫平天资绝顶，不但诗词书画，一学便精，就做菜，竟也无师自通。风漫天兴高采烈，看他做菜，那癫子也一直在旁痴痴呆笑。

片刻间便已做好，一条鱼端将出来，果然是色、香、味俱全，风漫天早已等不及了，一面喝酒，一面吃鱼，还未回到船舱，便已将鱼吃了大半，眼见一盘子里只剩下半段鱼尾，一个鱼头，方自讪讪笑道：“你做的菜，你也要吃上一点！”

南官平含笑夹起一段鱼尾，慢慢咀嚼，他看到这老人的笑容，心里也甚是开心，风漫天回头一望，只见那怪物“七哥”也站在旁边咧嘴而笑，仿佛是羡慕，便含笑道：“你想吃么？鱼头拿去！”

那怪物“六哥”拿起鱼头，整个抛入口里，竟连皮帝骨地大嚼起来，当真有如野兽一般。南宫平见了他的吃相，不禁暗中皱眉。

风漫天哈哈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有其母必有其子，想不到你居然也烧得一手——”语声、笑声，突地一起顿住，他语声本自越说越响，有如纸鸯越放越高，此刻笑声突顿，有如纸鸯被人一刀斩断长线，又被狂风呼地卷走。

只见他双目圆睁，面色渐渐发青，突地狂吼一声：“不好！”“呼”地一掌，五指箕张，笔直向南官平抓来！

南宫平惊愕之下，全然呆住。哪知风漫天一掌抓来，竟是劈手夺过了南宫于手中犹未完全吃净的半段鱼骨，厉喝道：“好畜牲，老夫竞上了你的当

了！”喝声凄厉，目眦皆张，手掌一扬，鱼骨“喇”地飞出，向立在船舱边、手中犹自拿着钓竿的“李老三”击去。

只听一缕尖风，破空而至！“李老三’阴阴一笑，掠开数尺。

“夺”地一声，鱼骨全部嵌入舱板里，风漫天大喝道：“鱼中有毒！快动手将这班恶徒全部杀净！”铁拐一点，飞身而起。

“七哥”仰天长嗥一声，当真有如恶虎凶狼一般，十指箕张，抓向“海豹帮”中的一条汉子，那汉子早已被这一声狂嗥骇倒，竟然不知躲闪，被他一把抓住，十只手指，全部插入胸骨之中，半声惨嗥未尽，已自气绝身死。

“七哥”随手一抖，将那人的心肝五脏俱都掏出，竞放到口中大嚼起来，只见他目闪凶光，满面鲜血，口中阻嚼有声，怪笑着扑向另一条汉子。

那汉子早已心裂胆寒，不敢回手，撒腿就跑，哪知，七哥一声怪笑还未笑完，突然两眼一翻，仰天跌倒，满口的鲜血，沿着嘴角流了出来。

南宫平一掌击毙了一条大汉，与“金松”交手方自一招，亦觉头脑晕眩，不能支持，心中暗道一声：“罢了！”他不愿落到这一群恶贼手中，身形一展，便要投海自绝！

哪知赵振东却突地一把拉住了他的腰带，狞笑道：“你想死得这么舒服么？真是做梦。”竟一把将他拉了回来，但他却也已不省人事了！

那边风漫天身形如风，扑向“李老三”，“李老三”见了他如此神情，如此武功，亦是暗暗心惊，不敢招架，闪身而退，口中却冷笑道：“老匹夫，你还不倒下！”他身形虽快，风漫天更快得不可思议，巨掌一捞，闪电般抓住了“李老三”的衣衫。

“李老三”大惊之下，全力前冲，只听“嘶”地一声，衣衫撕作两半。“李老三”心胆皆丧，头也不回，“噗”地跳下海中。

风漫天霍然转身，铁拐一点，便到了一条彪形大汉身前。这大汉身材极为魁梧，面容更是凶恶，在贼党中有“大力鬼”之称，此刻还妄想招架一阵，哪知风漫天伸手一抓，便已将他庞大的身子举了起来，随手向外抛去，摔在船板之上。这大汉厉吼一声，天灵碎裂，脑浆直溅出五尺开外。

风漫天身形不停，扑向金松，他自知已中迷毒，便想将船上的恶贼全部杀净，哪知他中毒已深，所中的迷药，又是异品，纵然功力通神，却也支持不住，只觉目眩神迷，眼前赵振东的人影，由一变二，由二变四，刹那间竞似变成了无数条人影，在他身旁飞来舞去。

他自知再也无法支持，一代英雄，竟落于小人之手，他不禁狂吼一声：“恨煞我也！”挥手抛出了肋下的谈拐，便翻身跌倒，这最后一击，他不但用尽全身之力，便连胸中的悲愤之气，也随之发出，这力道是何等惊人！”

只听一阵狂风呼啸而来，金松呆呆地愕在当地，竟不知闪避，原来他早已被吓破了苦胆，只见一条铁拐，生生自他前胸穿入，后胸穿出，势力未歇，余力犹劲，“夺”地一声穿入舱板，竟将金松生生钉在舱板之上。

这一切发生俱在刹那之间，船板上侥幸未死的人，一个个早已骇得胆破心寒，呆如木鸡，双掌一捏，掌心俱是冷汗。

留在甲板下厨舱中的癞子，听到甲板上的响动、惨呼，连忙爬上甲板。

但这时南宫平、风漫天与那怪物“七哥”俱已昏倒在地，只有那“八哥”在船桅上飞来飞去，咕咕叫道：“笑话，笑话……”突然一头撞在船桅上，沿着船桅，跌落下来，只有海风依然，船行依然，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。

“李老三”水淋淋地自海中爬了上来，目光一扫，淡淡道：“还好还好，只死了四个！”挥手道：“快抛入海里，将甲板上洗干净，明日清晨我要好好款待这三条畜牲。”

经历了这许多变故，他面上还是声色不动，俯身在南宫平、风漫天，以及那怪物“七哥”身上，各各点了三处大穴，心里却还不放心，又以油浸的麻绳药制的牛筋，将他们绑得紧紧的，方自入舱更衣。

赵振东等人早已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遵命收拾甲板，原来他方才在鱼饵上下了极烈的迷药，那条鱼吃了鱼饵，便已满含迷毒。风漫天一时大意，只当自己眼见他自海上钓的鱼，又是南宫平亲手作的，更加以“李老三”本是极力拦阻别人下毒的人，这条鱼想必万万不会有毒，便放心吃得干干净净。

哪知道这条万万不会有毒的鱼里，下的却是天下无药可解的迷魂毒粉，等到风漫天自知中毒，再想以内力逼出的时候，已自来不及了，这一代英雄竟被人有如粽子似的捆在甲板上。

直过了一个对时，星月升起落下，天光又复大亮，“李老三”睡足了觉，令人在他们身上淋了三桶海水，三人方自悠悠醒来。

南宫平只觉一阵阳光刺目，一阵笑声刺耳，惊然醒来。

只听“李老三”冷冷笑道：“我三十六条计谋，只不过施出一计，你们便已着了我的道儿，倒教我失望得很。”口里虽说失望，但语气中却满是得意。

南官平张眼望去，只见自己与风漫天以及那怪物“七哥”，俱都是被缚在一支铁笼的栏杆上，除了眼睛之外，全身上下不但丝毫不能动弹，而且麻木得失去知觉。

甲板上早已洗得干干净净，像是一条鱼肚朝天的巨鲸，浸浴在海上明亮的阳光下，甲板上的人，却像是一群春天的蚱蜢，不住在各处跳来跳去，兴奋得片刻都无法安静。赵振东虽然立在船尾掌舵，但目光也不住地朝这边的箱笼打量。

“李老三”手里可多了一条长长的鞭子，他一扬鞭梢，笔直地指到风漫天的鼻子上，冷笑道：“风漫天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，听说你武功之高，一时无两，但此刻你却也只好任凭我宰割。”

风漫天虽已醒来，但始终未曾张开眼来，此刻突地冷“哼”一声，缓缓道：“老夫早已活得够了，你要剁要割，任凭尊意。”

“李老三”道：“我等这机会已等了数十年了，今日你终于落到我的手中，我若是叫你舒舒服服地死去，实在有些对不起你。”他语声本是沙哑低沉，但说到最后两句，突地变得异常尖锐。

风漫天双目一张，容颜惨变，道：“你……你，竟然是你！”

“李老三”仰天笑道：“好好，你终于认出了我，只是，却已太迟了！”随手一鞭挥出，长长的鞭梢，呼啸着自风漫天身侧挥过。

南宫平只听身后一声虎吼，原来他身后的铁笼里竟关着一只猛虎。

那猛虎似乎正待跃起，但被“李老三”随手一鞭，打得再也不敢动弹，伏耳贴在地上，有如遇着对头克星一般。

南宫平听到这“李老三”的语声，见到他的伏虎之能，心头一动，突地想起一个人来，骇然道：“得意夫人！”

“李老三”哈哈笑道：“好好，连你也认出了我。”一面说话一面背过身去，话声一了，她霍然转回身来，一个面目蜡黄、死眉死眼的“李老三”，

便突地变成了年华虽去，但风姿犹存的“得意夫人”！

南宫平暗叹一声，忖道：“难怪她面目阴沉，被人唤做‘死股子’，难怪她能在鲜鱼腹中下毒，又有伏虎之能，原来她竟是得意夫人易容而成，我今日既已落到此人手里……唉！”闭上眼睛，再也不发一言，因为他知道在得意夫人面前，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，一心唯有等死而已。

得意夫人走到风漫天面前，伸手在他面上轻轻一摸，轻笑道：“风老头子，我想你想了这么多年，今日我打算要怎样对付你，你可猜得出么？”

她手腕一转，掌中便已多了一只小小的丝囊，接口道：“你可知道我这囊中装的是什么？”

风漫天已合起眼睛，闭口不语。

得意夫人眼波一转，“咯咯”笑道：“我这丝囊中装的是天下至淫的媚药，任何人只要嗅上一点，立刻就欲火上冲，你可要嗅上一点！”

她易容时虽是“死脸子”，但此刻每说一句话，面上却有千百种表情，当真是风情万种，荡意撩人。赵振东远远望来，竟看得痴了。

风漫天容颜已是惨变，但仍闭目不语。得意夫人拈起丝囊荡笑着又道：“来，闻闻看，香不香，你嗅过之后，却又全身不能动弹，那种滋味一定舒服得很，保险比世上任何事却要舒服几倍……”

南宫乎心头一寒，这种令人闻所未闻的酷刑，当真比世上任何刑罚都要残酷数倍，他忍不住张眼望去。

只见得意夫人手里的丝囊已离风漫天鼻子越来越近，风漫天双目紧闭，满头俱是冷汗，这称雄一世的老英雄，此刻纵然用尽全力，却也无法将自己的鼻子移动半寸。

突听身后一声惊呼，那猛虎被惊得一声怒吼，将得意夫人的丝囊震得斜斜飞起一些。

得意夫人双眉一皱，倏然转身，只见那癞子睁大眼睛望着她，结结巴巴他说道：“你……你老人家怎么变成了女的！”

得意夫人秋波一转，突然娇笑道：“你看我生得漂亮么？”

那癞子不住点头道：“漂……漂亮！”

得意夫人笑道：“你居然也分得出别人漂亮不漂亮，好，快去给我做几样好吃的菜，我就让你多看几眼！”

那癞子咧开大嘴，连连痴笑，雀跃着爬回舱下去了。得意大人伸手一抚鬓发，轻轻笑道：“风老头子，你看连他部知道我……”

秋波转处，突地发现她身侧一条大汉，目光赤红，野兽般望着她，脱口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那大汉身子微微颤抖，满脸涨得通红，突地双臂一张，抱起了得意夫人的身子，大声道：“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……我受不了……”

原来方才丝囊被虎吼一震，囊中的药粉也震出一些，竟被这大汉顺风吸了进去：此刻正已被药性所迷，欲火焚身，不能自禁。

得意夫人再也想不到他敢抱起自己，一时不防，竟被这汉子两条铁一般的手臂抱在怀里，只觉这仅子浑身淫烫，充满了热力，心神竟也不禁随之一荡。她本就生性奇淫，此刻不怒而笑，“咯咯”笑道：“死人……”竟被那大汉和身压到地上。

赵振东目光一凛，“唰”地掠了过来，翻腕拔出一把匕首，“嗖”地一刀，直刺入那大汉的背脊上，厉声道：“你敢对夫人无礼！”

那大汉厉吼一声，翻身死去，得意夫人满面红晕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谁要你杀死他的？”

赵振东呆了呆，得意夫人轻笑道：“噢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在吃醋！”笑语盈盈中，突地反手一掌，将赵振东打在地上滚了两滚。

得意夫人笑声顿住，目光冷冷一扫，她已在甲板上所有的汉子面上各各望了一眼，厉声道：“你们只要好生听话，我谁也不会亏待你们，但是谁也不能吃醋，知道了么？”走到赵振东面前，缓缓伸出手掌。

赵振东面色惨变，却不敢闪避。

哪知她竟是在他面上轻抚了一下，突又笑道：“将那厮尸体抛下海去，好生去掌舵，知道了么？”

赵振东如蒙大赦，唯唯去了！

南宫平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心里不禁深深叹息一声，落在这种女人千里，当真是生不如死。

只见那癞子已捧着一面托盘，自舱底钻了出来，托盘上六碗菜肴，果真做得十分精美，浓烈的香气，飘荡在海风之间。

得意夫人道：“今日菜饭就开在甲板上，我要一面吃饭，一面来看风老头子的把戏。”

那几条大汉如奉纶音，立时间便摆好桌椅，得意夫人端起一杯酒，举到风漫天的面前，道：“香么？”又端起一盘菜，在南宫平等三人面前晃了一晃。

那怪物“七哥”白牙森森，眼中几乎冒出火来。

得意夫人将丝囊一摇，笑道：“不要怕，我此刻已变了主意，我要你们先受一受饥渴的折磨，然后再来尝那欲火焚身的滋味。”挥手道：“把舵且暂先缚在舷上，你们都来喝我的庆功之酒。”

此刻船上除了南宫乎三人外，已只剩下七人，阖将过来，恰好坐满一桌。只是这些“海豹帮”的汉于平日虽然凶醋，但见到得意夫人这样的人物，哪里还敢落座，但目光偶一触及得意夫人的眼波，却又不禁心硅摇摇，不能自主。

海天遥澜，一碧万里，临风饮酒，本可以说是人生一大乐事，何况，得意夫人此刻竟将自己平生唯一的强仇大敌制住，心里更是乐不可支，举杯笑道：“风漫天呀风漫天，想当年你火焚‘万兽山庄’，赶得我无家可归，是何等的威风。两月前‘南官山庄’，你三言两语，便险些害得我一命丧身，又是何等的煞气。但今日你的威风煞气，又在哪里？想来我这得意夫人，生平还是得意事多，失意的事少哩！”她一面得意而言，三杯酒已入喉，双颊间隐现红晕，秋波中更是水光漾漾。

“海豹帮”那些吃大块肉、喝大碗酒的朋友，更是早已醉意醺然，畏惧之心被酒意一冲，便冲去了七分，行止之间，自就放肆起来。

那癞子爬上爬下，端菜取酒，虽然累得气喘咻咻，一双眼睛，却忘不了不时死盯得意夫人两眼。

此时此景，此时此刻，南宫平心中当真是万念交集，亦不知是该痛哭一声，还是该狂笑几声。突见得意夫人一掠鬓发，缓步走到他身前，上下打量他几眼，娇笑道：“小弟弟，你今日有多大了？”

南宫平切齿不语。得意夫人笑道：“年纪轻轻地死了，岂非可惜得很，你若是肯乖乖地来听姐姐的话，说不定……”突听一阵“叮　”乱响，杯盘

碗盏，俱都倾倒，那六条汉子，竟也都跌倒在地上，有如醉死了一般。
得意夫人眼波一转，笑道：“好没用的东西，三杯酒就醉倒了……”
言犹未了，突地变色道：“不好！”“嗖”地一步掠到那癞子身侧，纤掌如电，疾地刁住了那癞子的手腕。
那癞子道：“什……什么事？”
得意夫人厉声道：“好大胆的奴才，你竟敢在酒中下毒，快将解药拿出，否则……”
那癞子突地仰天一笑，道：“你终于也发觉了么？只是，却已太迟了！”
这正是得意夫人自己方才说出的话，她此刻自己听了，亦是容颜惨变。
南宫平、风漫天齐地精神一振。
只听那癞子笑道：“这本是你们给我的药，我再拿来给你们吃，岂非天经地义之事！”
狂笑声中，得意夫人的身子已倒在地上！
那癞子“咯咯”笑道：“得意夫人，你得意的时候，未免也太短了些。”但言行举止，仍是痴痴呆呆，胧胧瞳瞳。
南宫干暗叹忖道：“当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想不到这样一条猥琐的汉子，却有如此机智，但除了如此痴呆的汉子之外，又有谁能将精明的‘得意夫人’骗过。”
为何聪明人常会上呆子的当？为何呆于若要骗人，总是特别容易？只因人们若是太过聪明，别人见了他便要加意提防，但人们见了呆子，自然便不会再有防范之心。
南官平此刻的心念，正是本着这个道理。
那癞子蹒跚着过来，为南宫平等三人解开了绳索，但南官平等穴道被点，仍是动弹不得。
风漫天道：“大恩不敢言谢，但望阁下再为在下等解开穴道。”言语间十分恭谨。
那癞子却痴痴笑道：“什么穴道？”
风漫天长叹一声，道：“阁下既是真人不露相，在下也无法相强！”
南宫平忖道：“此人虽有一颗正直侠义之心，又偶然骗过了得意夫人，但终却不过只是个俗子而已，风漫天怎地定要说他是个高人？”
只听风漫天仔仔细细将解救穴道的方法说了出来，那癞子伏在南宫平身上，依样画胡芦，风漫天说一句，他便做一样，但饶是这样，他还是多费了许多冤枉手脚，累得气喘咻咻。
南宫平只觉一阵阵酸臭之气，扑鼻而来，实是令人不可忍受，那一双手掌，更是满藏油垢，他平生所见的脏人虽然不多，但此人却可算是第一，穴道一解，不由自主地，一掌将之推开。
那癞子踉跄后退几步，“噗”地坐到舱板上。
风漫天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你嫌他脏么？若没有他这样的脏人，你这样的聪明人早已喂了鱼了。”
那癞子连连赌笑道：“小的本来就脏，怨不得公子嫌弃。”
南宫平方才那一掌本非有意推出，此刻心里更大是羞愧，一面解开了风漫天的穴道，一面赶紧去扶起那癞子。
那癞子惶声道：“不敢当不敢当，莫要弄脏了公子的手。”
南宫平心里又是难受，又是惭愧。

风漫天也不理他，大声道：“我风漫天一生未曾向人下跪，但今日……”忽然脆到地上，向那癞子下拜。

那癞子惊惶之下，也拜了下去。

风漫天道：“我拜的不是阁下救了我的性命，而是拜的阁下使我不致羞辱而死！”

那癞子结结巴巴却说不出话来。

南宫平一生之中，心里从未有此刻这般惭愧，只因他一生之中，委实也未曾做过有背良心之事，当下亦自期期艾艾，感激了一番。

那癞子道：“不敢。”

那怪物“七哥”却提起了一条大汉的双足，拖向船舷。

南官平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七哥”道：“抛下海里喂鱼。”

南官平道：“这又何苦，他们虽然……”

风漫天冷冷道：“你对仇人倒仁慈得很，只可惜对恩人却……哼哼。”冷哼两声，转首望向别处。

那癞子瞧了南宫平一眼，结巴着道：“杀了他们我也觉有些不忍，不如将他们放在般上的救命小船里，任凭他们在海上飘流，等他们药性醒了，是活是死，就全都靠他们的运气了，这样岂非好些。”

风漫天叹道：“阁下既有此意，自是好的。”他虽然本该将他们带回岛上，但此刻却绝口不提，于是三人一起放下了小船。

那癞子更跑上跑下，搬来许多食物清水，放下小船，海流激荡，大船与小船片刻间就离得很远，渐渐小船就只剩下一点黑影，渐渐连这点黑影也完全消失，谁也不知道这七男一女在这无情的大海上将会发生什么事。

自此风漫天再也不要那癞子下入伙舱，他自己面色虽越来越是阴沉，心情虽越来越坏，但对那癞子却越来越是尊敬。

他三人被制后，得意夫人便命转舵回航，此刻走的又是回头路，南官平想来想去，也发现这癞子有许多异处，又忍不住问道：“在下不敢请问一句，不知阁下的高姓大名。”

那癞子痴笑道：“小人的名字哪里见得了人，但公子你的名字小人却早已听过，只因小人认得一人，是公子的朋友。”

南宫平大喜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那癞子遥望着海天深处，目光忽然一阵波动，缓缓道：“那人不但是公子的朋友，还是公子极好的朋友。”

甫宫平喜道：“阁下莫非是认得我的龙大哥么？”

那癞子道：“不是！”

南宫平道：“那么必定是石四哥了！”

那癞子道：“也不是！”

南宫平道：“那么就是司马老镖头？……鲁三叔……”他一心想知道这癞子的来历，当下便将与自己略有交情的新知故友，一起说了出来。

那癞子连连摇头，南宫平心念一动：“莫非是女的？”脱口将郭玉霞、王素素，甚至连叶曼青的名字都说了出来。

那癞子仍是不住摇头，但目光却始终望向别处。

南宫平暗中忖道：“我大嫂素性风流，言语亲切，最善交际，王素素最是温柔，从来不会给人难堪，叶曼青虽然骄傲，但是她倜傥不群，为女则有

丈夫之气，她们虽然都是女子，但都还有结交此人的可能。”

他黯然一叹，又忖道：“除了这些人外，只有梅吟雪是我相知的人，但是她天性最是冷漠，又最喜欢干净，想她在棺中幽困十年，若换了别人，早已狼狈不堪了，但她自棺中出来时，一身衣服，却仍是洁白如雪，可称得上是天下最最喜欢干净的人了。此人就算真的是位风尘异人，她也绝不会和他说一句后的，此人若不是风尘异人，我又怎能在个凡夫俗子面前轻易说起她的名字。”

“梅吟雪”这三个字在南宫平心目中，永远是最最珍贵，也埋藏得最深，隐秘得最密的名字，他心念数转，道：“在下猜不出来。”

那癞子呆呆地望着远方，默然良久，方自缓缓道：“除了这些人外，公子就没有别的朋友了么？”

南宫平沉吟道：“没……有……了。”

那癞子又自呆了许久，突地痴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想来那个人不过是想冒充公子的朋友罢了。”手抓帆绳，站了起来，走到舵边，垂下头，去看海里的波浪。

掌舵的风漫天，回头看了南宫平一眼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哪知那癞子突地谅呼一声：“不好了！”

风漫天惊道：“什么事不好了？”

那癞子一手指着船舱，风漫大俯身望了一眼，面上神情亦为之大变，原来船舱离开海面，已只剩下了三尺。

南宫平大骇道：“这船难道渐渐在往下沉么？”

风漫大闭口不答，卑足一点，庞大的身躯，“呼”地一声，掠下船舱，他铁拐虽然已被抛人水中，但行动却仍极是轻捷。

南宫平随后跟了过去，到了下舱，两人面面相觑，颜色俱都变得惨自，原来舱门缝间，已汩汩地沁出海水，门里水声淙淙，两人相顾失色之间，舱门已被海水冲开，一股碧绿的海水，激涌而出，这贮放食物货品的大舱，竟早已浸满海水，满舱的货物，随之而出。

水势急烈，霎眼间便已涨至南宫平腹下！

风漫天大喝道：“退！”

两人一起跃上甲板，攀在船桅上的“七哥”，也有如猿猴般揉下。

那癞子惶声道：“怎样了？”

风漫天沉声道：“船舱下有了裂口，海水已涌入舱中，大约再过半个时辰，这条船便要沉没了。”

那癞子茫然半晌，突地顿足道：“难怪，那得意夫人未露行藏前，每日都要到舱里去一次，想来必定早已在舱里购隐秘之处，弄了一个裂口，每日去堵上一次，她毒计若是成功，便将那裂口补好，毒计若是不成，就落得大家同归于尽，而此刻裂口上所堵之物，已被海水冲开，我们却都不知道。”

南宫平恨声道：“好狠毒的妇人，难怪她自称有三十六条毒计了，此刻我们可有什么补救之道？”

风漫天冷冷道：“除了弃船，还有什么别的方法？”

那癞子黯然叹道：“我若不提议将那救生小船，唉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风漫天仰天笑道：“我等性命，本是阁下所救，阁下叹息什么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死又算得了什么，只是我终于还是死在那得意夫人手里，到了黄泉路上，还要看她得意，却实是难以甘心。”

南宫平转身道：“ 我且去看看，能不能…… ”
风漫天道：“ 还看什么？食物清水，俱已被水所浸，你我纵然能飘在海上，也要被活活饿死！渴死！ ”南宫平呆了一呆，顿住脚步。
那癞子突地轻轻叹道：“ 风老前辈，你当真有视死如归的豪气。 ”
风漫天狂笑道：“ 我早已活得不耐烦了，岂是当真有视死如归的豪气，七哥，你且去舱下的海水中找一我有无未曾开坛的酒，未死之前，我总要好好的痛饮一场，也算不虚此生。 ”
那怪物“ 七哥 ”脑海中生似完全没有生死的观念，果真下去寻上两坛酒来，道：“ 只剩两坛，别的都冲碎了！ ”
风漫天拍开缸盖，立即痛饮起来，船越沉越快，那些狮虎猛兽，虽然久已气息奄奄，但此刻似也本能地觉出死亡的危机，在笼中咆哮起来，风漫天端坐在舱板中央，眼望着连天的海水，对着坛口，仰天痛饮。
南官平一面饮酒，一面却突然叹息了一声。
风漫天道：“ 你叹息什么？反正你到了诸伸殿上，亦是生不如死，此刻死了，反倒痛快得多。 ”
南宫平一时也没有体察出他言下之意，朗声道：“ 晚辈虽不才，却匕不是贪生惜命之辈，只是突然想起一个人来，是以忍不住叹息，那人若是在这条船上，得意夫人的毒计就未必得逞了。 ”
那癞子眼睛突然一亮，道：“ 那人是谁？ ”
南宫平缓缓摇了摇头，缓缓道：“ 梅…… ”
那癞子身躯一震，脱口道：“ 梅吟雪。 ”
南宫平变色道：“ 你认得她？ ”
那癞子却不答话，颤声道：“ 此时此刻，你怎会想起她来？ ”
南宫平黯然叹道：“ 我怎会想起她来？……唉，我何曾忘记过她。 ”转目望去，突见那癞子全身不住颤抖，有如风中寒叶一般，目中亦是泪光盈盈。
南宫平奇道：“ 阁下怎地…… ”
那癞子颤声道：“ 我听了你这句话，就是死了，也…… ”
那怪物“ 七哥 ”深深吸了口气，嗅了嗅海风，突地大喜道：“ 陆地，陆地…… ”
风漫天双眉一扬，道：“ 什么事？ ”
“ 七哥 ”道：“ 前面便是陆地。 ”
那癞子顿住语声，改口道：“ 你怎会知道前面便是陆地？ ”
风漫天叹道：“ 人类虽是万物之灵，但嗅觉却远不及兽类灵敏，你看那些狮虎野兽此刻的神情也大不相同，你知道这些野兽也从海风中嗅出了陆地的气息。 ”
那癞子诧声道：“ 但是他…… ”
风漫天黯然一笑，道：“ 你问我他怎会自风中嗅出陆地的气味是么？这个……你不久就会知道了。 ”合上眼睛，再也不发一言。
那怪物“ 七哥 ”爬上船桅，看了一看，又滑了下来，找了个铁桶，跃下船舱，船舷离水，此刻只剩下一尺多了。
他三人竟在死亡中突地发现了生机，这本是大大可喜可贺之事，但南宫平、风漫天以及那癞子面上却竟然全无半分喜色。
南宫平更是满心狐疑，忍不住问道：“ 你听了我那句后，便是死了，也怎样？ ”

那癞子呆了半晌，木然道：“便是死了，也觉得你可笑、可怜、可惜得很。”

南宫平失望地叹息了一声，出神许久，又忍不住问道：“怎会可惜得很？”

那癞子长身而起，走到船头，道：“我方才听你说起你朋友的名字，俱都是武林中声名响亮的侠士，就连叶曼青、王素素她们，也都是温柔美丽的女子，但梅吟雪么……哼哼，她心肠冷酷，声名又劣，加上年龄比你大了许多，你临死前偏偏想起她来，岂非可笑、可怜、可惜得很。”

南宫平面色大变，坐在地上，一言不发地连喝了几口酒，突地缓缓站了起来，缓缓走到那癞子身后，缓缓道：“无论你说什么，但我知道她是世上最最多情、最最温柔、最最伟大的女孩子。她为了要救别人，要保护别人，不惜自己受苦难受侮辱，她纵然声名不好，她年纪纵然比掰大上许多，但好她要能让我跪在她脚下，我已完全心满意足。”

那癞子身子震了一震，没有回过头未。

南宫平目中一片深情，凝注着那癞子疮痕斑斑、肮脏丑怪的头顶，缓缓道：“她是个最爱干净的人，但为了我却不借忍受污秽，她是个骄做的人，但为了我却不惜忍受屈辱。她虽然对我千种柔情，万种体贴，但在我生存的时候却不告诉我，只是独自忍受着痛苦，只是有一次在我将死的时候，才露出了一些，这不过是为了……为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已是热泪盈眶。

那癞子双肩抽动，晶莹的泪珠，簌簌地流过他那丑恶肮脏的面颊。

南宫平伸手一抹面上泪痕，突地悲嘶着道：“吟雪，你为什么还要瞒住我，难道你为我牺牲得还不够多……还不够多么……”

那癞子突地惨然呼道：“平……”反身扑到南宫平怀里。

南宫平紧紧抱着他的身子，亲着他头上癞疮，再也看不到他的丑怪，嗅不到他的脏臭，因为他已知道这最脏、最丑、最臭的癞子，就是那最真、最香、最美的梅吟雪。

梅吟雪紧抱着南官平的身子，悲泣着道：“我再也不离开你了，从此以后，世上任何事我都不再放在心上，我就是又老又丑，就是别人口里的淫妇、毒妇，也要死跟着你，不管你讨不讨厌我。”

南宫平满面泪痕，道：“我讨厌你，我讨厌你，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独自受苦？”

梅吟雪道：“你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想撕开我外表那讨厌的假装，告诉你我一直是在你身边的，无论到天涯，到海角！”

风漫天仍然端坐不动，头也未回，但在这冷漠的老人紧紧闭着的眼帘中，却也已流出了两行泪珠。

他纵然铁石心肠，却也不禁被这其深如海的至情所动。突听“轰”然一声，船身蓦地一震，甲板上的酒坛，却都震得跳了起来，溅得满地俱是酒汁，原来船已搁浅，而距离那满布着头岩与黄沙的海岸，也已不及三十丈了——船里的海水，却仍未浸上甲板。

久别重逢的喜悦，误会冰释的喜悦，再加以死里逃生的喜悦，终是比深连真诚的爱情中必有的那一份忧郁愁痛浓烈得多。

南宫平、梅吟雪双手互握，涉着海水，上了那无名而又无人的荒岛。

风漫天看到这两小的柔情蜜意，心中只觉又是欢喜甜蜜，又是悲哀痛苦，苍天为什么总是将浓烈真挚的爱情，安排在磨难重重、艰苦忧虑的生命中？难道平凡的生活，就不会培养不平凡的爱情么？

梅吟雪剥开了笼罩在她头上的易容药，露出了她那虽然稍觉憔悴却更添清丽的面容，这无人的荒岛上，便像是盛开起一朵纯白秀绝的仙桂幽兰。

只见海上碧波荡漾，岛上木叶青葱，湛蓝的苍穹，没有片云，更像是一颗透明的宝石一样，天地间满充着美丽的生机，柔情蜜意，花香鸟语，死亡、阴谋、毒杀……人间这一切丑恶的事，都像是已离他们很远了。

一株高高的椰子树下，他们在倾诉着彼此的相思。

另一株高高的椰子树下，风漫天却在啜饮着仅存的苦酒，一阵潮水涨起，将那艘三桅船冲上了海滩，甲板上的兽群，骤然见着陆地，便似又恢复了威风，各各在笼中咆哮不已。

那怪物“七哥”不知在何处寻来许多野果，又抬来一些椰子：但开壳一看，里面的水汁却已将干了，原来还是去年留下的。

梅吟雪倚在长长的树干上，口里嚼着一枚果子，轻笑道：“若是我们能永远在这里，我真不想回去了，只可惜这艘船可以补的，船补好了，唉……”

海涛拍岸，配着她梦一般的语声，当真有如音乐一般……

南宫平叹息道：“谁想回去……”

突见梅吟雪面色骤然一变，惊呼道：“不好！”翻身一掠，向风漫天奔去。

南宫平心头一震，这两日来他连听两次“不好”，一次是中了迷毒，一次是坐船将沉，两次俱是险死还生，两次都是十分侥幸才能逃离险境。此刻他第三次又听到这“不好”两字，实是心惊胆战，惊问一声：“什么事？”人也随之掠去。

梅吟雪一把拉住了“七哥”，惶声问道：“你方才那两坛酒是在何处寻得的？”

“七哥”瞪着一双野兽般的眼睛，瞬也不瞬地望着她，一言不发。

风漫天道：“梅姑娘向你问话，正一如老夫向你问话一样。”

那怪物“七哥”眼睛翻了两翻，道：“舱里海水冲激，水缸和酒坛都撞破了，只有那两坛酒，是另外放在一处高架上的。”他费了许多力气，才将这句话说完。

梅吟雪呆了一呆，恨声道：“好狠的得意夫人！”

风漫天面容木然，缓缓道：“我早已觉察出，但我唯愿你们在临死前这短短一段时期里，活得愉快一些，是以不忍说出来。”

南宫平茫然问道：“什么事？难道那两坛酒里，也下了毒么？”

梅吟雪黯然点了点头，道，“正是，那得意夫人算定船将沉时，风老前辈必定要寻酒来饮，她生怕大海还淹不死我们，便早已在这两坛酒里下了剧毒，唉……我怎地这样糊涂，一时竟没有想到她用的毒计，俱是连环而来的，一计不成，还有二计……”

她语声微顿，突然大声道：“风老前辈，得意夫人所施的迷药，虽然无法可解，但毒药与迷药的药性却是不大相同！”

南宫平忍不住道：“有何不同？”

梅吟雪道：“她所施的迷药以迷人神智为主，药性乃是行走于神经大脑之间，而且散布极速，便是有通大的内力，也无法可施。但这毒药的毒性，却是穿行胃腑，内服的毒性，虽比外伤的毒性厉害十倍，但内功若是到了风老前辈这样的火侯，十之八九，可以内力将毒性逼出，凤老前辈，你却连试都未曾讽上一试，这是为了什么？”

风漫天垂目道：“ 老夫一个人活在这荒岛上，又有何意思。还不如陪你们一起死，大家在黄泉路上，也落得热闹些。 ”

梅吟雪呆了半晌，凄然一笑。

南宫平笑道：“ 我这条命本该早已死过许多次了，此刻不过是捡回来的，老天让我多活一段时候，让我见着了你，让我们还能痛痛快快享受这几个时辰，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。 ”他仰天一笑，又道，“ 何况，人生在世，若是堂堂正正地活了一生，又有风老前辈这样的英雄，和你这样的女子陪着一起去死，当真是可庆可幸之事，我南官平夫复何求？ ”

风漫天张目望了他一眼，森严的目光中，第一次有了慈祥的笑意，喃喃道：“ 好好…… ”

梅吟雪垂下眼帘，偎向他身边，死亡虽已将至，但他们却毫无畏惧，反面含微笑，携手迎接死亡！

死亡！你虽是千古以来最最可怖之事，但你有什么值得骄傲之处！

椰子树的阴影，静静地笼罩在他们身上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风漫天突地一拍大腿，大声道：“ 你们还等什么？ ”

梅吟雪、南宫平微微一呆，风漫天道：“ 你两人彼此相爱之深，可说老夫生平仅见，既是同命鸳鸯，还不快些同结连理？ ”

南宫平道：“ 但…… ”

风漫天大声道：“ 但什么！此时此刻，父母之命，媒妁而言，一概可以免了，待老夫强作冰人，让你们临死前结为夫妻。 ”

南官平、梅吟雪眼波交流，对望一眼，梅吟雪虽然豁达，此刻也不禁羞涩地垂下头去，眼波一转，面上突地现出幽怨之色，咬一咬牙，转身大步走了开去。

风漫天大奇道：“ 什么事，难道你不愿意？ ”

梅吟雪头也不回，道：“ 正是，我不愿意。 ”

南宫平大惊道：“ 你……你…… ”

风漫天心念一转，忖道：“ 是了，梅吟雪比南宫平大了许多，在武林中声名又不甚好，是以她暗中不免有了自卑之感，心里虽早已千肯万肯，但一提婚事，却又不免触及了她隐痛。 ”

这睿智的老人心念一转，便已将她这种患得患失矛盾到了极处的心情分析出来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 梅姑娘，我先前只当你是个聪明的女子，哪知你却笨到极处，此时此刻，你竟然还想到这些。 ”

梅吟雪顿住脚步，却仍未回过头来。

风漫天道：“ 你如此做法，难道真要与南宫平含恨而终，在羞辱痛苦中死去么？ ”

梅吟雪双手扑面，放声痛哭起来，突地回身扑到南宫平身上，哭泣道：“ 我愿意嫁给你，只要你愿意，我愿意生生世世做你的妻子。 ”

南宫平颤声道：“ 我……我当然愿意…… ”语声未了，喜极而涕。

风漫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 两个孩子…… ”一手一个，将南官平、梅吟雪两人强拉着跪了下来，接口道：“ 大喜的日子，你哭什么，皇天后土为证，天地君亲为证，今日我风漫天作主，令南宫平梅吟雪两人结为夫妻，生生世世，不得分离。 ”

他早已站起，此刻又换了个地方，大声道：“ 新郎官，新娘子行三拜礼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鬼神，三拜父母…… ”忽然又移到南宫平、梅吟雪两人的身

前，大笑道：“ 第四拜还要拜一拜我这个媒人。 ”
他一身竟兼了主婚、媒人、司礼三职，南宫平、梅吟雪忍不住“ 噗哧 ” 一声，笑了出声来。他两人面上泪痕未干，笑容又起，亦不知是哭是笑。
要知道两人的婚事，在为世俗难容，若不是两人一起来到这荒岛，若不是有凤漫天这样的磊落英雄强作冰人，他俩纵然彼此相爱，却再也不能结为夫妻。只是此刻聚时已少，他两人的毒性已将发作，思想起来，又不禁令人伤感。
风漫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 大札已成，新郎值新娘子，便该入洞房了。 ”
梅吟雪面颊一红，垂下头去。
风漫天大笑道：“ 新娘子还怕羞么？ ”
这老人兴致勃勃，将南宫平、梅吟雪两人拉起，指着一对高高的椰子树道：“ 这便是你两人的龙凤花烛，虽嫌太大了些，
但却威风得多，洞房里…… ” 他以手敲额，喃喃道：“ 洞房在哪里，噢，有了有了，那船上的船舱反正未被海水浸湿，就权充你两人的洞房好了！ ”
那怪物“ 七哥 ” 一直咧着大嘴在旁观望，此刻突然笑道：“ 等一等。 ”
众人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只见他寻了一柄斧头，将船底的漏水处砍得更大了些，船中的海水，便自舱内流了出来，他又在船上拆下些木板，寻了些钉子，那艘船本已斜刹搁在海滩上，不一会舱中的海水全部流出，“ 七哥 ” 便用木板将那船舱的破洞补好。大笑道：“ 我们陪新人一起上船，黄昏涨潮时这艘船便又可回到海上，我们一起死在海上，总要比死在这荒岛上好多了。 ”
风漫天含笑道，“ 近年来你果然聪明得多了……你们这对新人，还不快入洞房？ ”
南宫平、梅吟雪，两人双手紧握，互相偎依，心里既充满了柔情蜜意，也充满了悲怨凄凉。
风漫天眼望着这一双佳偶，心中又何尝不在暗暗叹息，忖道：“ 这两人男才女貌，当真是天成佳侣，今日良辰美景，我能眼见他两人结成连理，本当是天大的喜事，怎奈会短离长，最多再过五、六个时辰，毒性便要发作了。”
“ 会短离长，会短离长…… ” 他心中反反复复，只在咀嚼着这短短四个字里那长长的悲哀滋味，但却始终未曾说出口来，口中反而连声大笑着道：“ 今日万事大吉，只可惜少了两杯喜酒。 ”
他拉着南宫平、梅吟雪两人走到船上，送到舱门，笑道：“ 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两位切莫辜负了春宵。快些进去…… ” 说到最后一句，他已将两人推了进去，“ 砰 ” 地一声，关上了舱门，面上的笑容，也随着舱门一起关了进去。
他手扶舱门，瞑目低语，“ 别了，别了…… ” 只因他知道这舱门一关，彼此就永无再见之期。他黯然叹息一声，踱了开去，他要独自去迎接死亡。他本是孤独地来，此刻又孤独地去，只是他绚烂的一生，却永将在人间流传佳话。在这刹那之间，他才真的苍老了起来。
他对“ 七哥 ” 招了招手，道：“ 你过来…… ”
哪知他话犹未了，舱门又开，南宫平、梅吟雪携手走了出来。
风漫天瞪起眼睛，大声道：“ 你两人新婚夫妻，不入洞房，出来做什么？ ”
梅吟雪嫣然一笑，道：“ 出来陪你！ ”
风漫天道：“ 谁要你们来陪，快去快去…… ” 南宫平、梅吟雪一言不发，

缓缓在他身边坐了下来。

黄昏已临，海潮涨起，“ 七哥 ”扬帆握舵，一艘船果然缓缓向大海中荡了出去……

第一七章　断肠时节

绚烂的晚霞，片刻间便洒满了西方的天畔，海面上便也荡起千万片多彩的波浪，却又被一面孤帆片片撞碎。一只海鸥，冲天飞起，冲入了海天深处，像是人们的青春一般，一去不再回头。

彩霞、黄昏、青天、大海、鸥影、孤帆，天地间充满了画意。南官平、梅吟雪，以及那磊落的老人风漫天，共坐在甲板上，默默地面对着这一幅图画，他们间的言语已越来越少，像是生怕那轻轻的语声，会击碎天地间的宁静。

南宫平、梅吟雪，紧紧依偎在一起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突见那怪物“七哥”长身而起，走到风漫天身前，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。

风漫天惨然一笑，道：“你要先去了么？”

“七哥”道：“我要先去了！”

风漫天道：“好好，这……”

四人中“七哥”武功最弱，是以毒性也发作最快，只见他一跃而起，向南宫平、梅吟雪含笑点头，双肩一震，纵飞而起，反手一掌，击在自己天灵盖上，人已掠入海中，他临死前全身肌肉已起了阵阵痉挛，面上的颜色，也已变成一片紫黑，牙关也已咬出血来。

南宫平、梅吟雪，双手握得更紧，他们知道这“七哥”是为了不能忍受毒发时的痛苦，是以早些自寻解脱。其实他两人心中又何尝没有此意，只是两人互相偎依，只要能多厮守一刻，也是好的。

南宫平想到剩下的这三人中，自己武功最弱，下一个必定就要轮到自己了，他已不必忍受眼见梅吟雪先死的痛苦，却又何尝忍心留下梅吟雪来忍受这种痛苦。

一念至此，满心怆然，哪知梅吟雪突地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好了，我也要先去了！”

南宫平身子一震，转目望去，只见梅吟雪苍白的面靥，也渐渐变了颜色，但他自己直到此刻，全无异状。

只听梅吟雪凄然笑道：“我生怕你比我先去，那痛苦我真的难以忍受，现在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牙关一咬，不再言语，娇弱的身躯，有如风中寒叶一般地颤抖了起来，显见是毒性已发，痛苦难言。

南宫平热泪夺眶而出，紧紧将梅吟雪抱在怀里，只觉她全身火烫，有如烙铁一般，不禁大声道：“吟雪，吟雪……你等等我……”

风漫天突地手掌一伸，点住了梅吟雪的“睡穴”，他要让这多情的女子，甜睡着死在生平唯一最爱的人的怀里。

于是梅吟雪便甜甜的睡去了，她距离死亡，已越来越近，但是她娇媚的嘴角，却仍带着一丝淡淡的、凄切的微笑。

南宫平紧抱着她，无声地悲泣了半晌，抬头大声道：“风老前辈，求求你将我也……”

转目望去，心头不禁又为之一震，只见风漫天石像般僵直地坐着，双目紧闭，脸色也已变成一片黑紫。

南宫平大骇道：“风老前辈，你怎样了？”

风漫天跟皮一张，道：“我……”全身突地一阵收缩，口中竟掉出几粒碎齿，原来他早已毒发，只是咬紧牙关，忍受着痛苦，甚至将满口钢牙都咬

碎了，此刻乍一张口，碎齿便自落出。

南宫平大惊之下，不及思索，随手点住了这老人的“‘睡穴”。

风漫天张口道：“谢……”谢字未曾出口，人已倒在地上。

天地茫茫，只剩下南宫平一个人了，南宫平仰天悲嘶道：“苍天呀苍天，我怎地还不死呢？”嘶声悲激，满布长天。

他紧抱着梅吟雪的身子，静待毒发。夜色渐临，无边的黑暗，无情地吞没了这一艘死亡之船。南宫平只觉天地间寒意越来越重，一直寒透他心底，但是他毒性却仍未发作。

他再也想不出这其中的原因，他却不知这就是造化弄人的残酷！

原来他在“南宫山庄”的树林中，曾吸入一丝得意夫人害死“无心双恶”的毒药，当时那玉盒劈面飞来，自他耳畔掠过时，他便曾嗅到一阵淡淡的香气，只是当时他却未曾注意。

那一丝毒药侵入他身子后，一直未曾发作，只因得意夫人这种毒药名为“阴魂”，乃是世上至阴之毒，是以南宫平自幼苦练不辍的纯阳真气，便在无意间将这一丝为量极少的毒性逼在心腑之间。

今日南宫平等人所中之毒，却是世上至阳之毒，名为“阳魄”，是以梅吟雪毒发之时，浑身火烫。

这“阴魂”、“阳魄”俱是世上至毒之药，中毒之后，无药可救，但这两种毒性，却有互相克制之力，南宫平身内的两种毒性，以毒攻毒，毒性互解，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但此时此刻，南官平却是生不如死，悲哀寂寞，黑暗，寒冷，使得他再也无法忍受，一艘孤独的船，行走在无边黑暗的大海上，本已是多么寂寞的事，何况这船上只有一个悲哀的人。

星光、月色，照在那苍白的帆上，南宫平站在梅吟雪、风漫天两人身前，喃喃道：“我也来了……”正待反掌震破自己天灵，突听一阵尖锐的啸声，自海面传来，一人呼道：“风漫天，你回来了么？”

这啸声是如此遥远，但传入南宫乎耳中却又是如此清晰。

他心念一转，忖道：“诸神岛到了！”但是他心神已感麻木，全无半分喜悦之意，反而生怕自己遇着救星，只听啸声不绝，震人心魂，他掌势仍旧，急地拍在自己的头顶夭灵之上！

此刻无边黑暗中，已有一点灯光，随着海波飘荡而来，飘向这一艘死亡之船上那一面孤独而苍自的巨帆。

海岛这一片突起的山崖上，孤零零地建着一栋崇高而阴森的屋宇，四面竟没有一扇窗户，有如巨人般俯看那无边的海洋，面对着遥远的烟波。

夜色凄清，屋宇中只有一点昏黄的灯光，有如鬼火般映着这宽阔的大厅。大厅四面，排列着一行桌子，桌上覆着纯黑的桌布，每隔三尺，便放着一个骨灰罐子，罐子前阴森地放着一具灵牌。

在这免气森森的大厅中，临时放着一张斜榻，榻上卧的竟是一个绝色女子，面容苍自，双目紧闭，全无一丝知觉。昏黄的灯光，映在她的面颊上，她，赫然是那已中毒死去的梅吟雪。

孤灯飘摇，大厅中静得没有一丝声音，突地——斜榻上的梅吟雪竟轻轻动弹了起来，这里究竟是人间还是阴冥？

只见她竟又张开眼来，目中俱是惊骇恐怖之色，目光四下一扫，挣扎着自斜榻上爬起，她究竟是生？是死？是人？是鬼？

她脚步一个踉跄，冲到角落边，双手扶着桌沿，站稳了身子，沿着桌子看去，只见那一面灵牌上写的是：“ 七妙神君梅山民之位。 ”

她呆了一呆，只因她知道这名字昔年在武林中多么显赫，难道那罐子里便是这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的骨灰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，她怎会来到此处，急忖间已走了两步，只见两只罐子，并排放在一处，那灵位上写的却是：

“ 柳鹤亭陶纯纯夫妇之位。 ”

这名字她也极是熟悉，想不到的只是这三位一代英雄的灵位，怎会都在这里，难道这里已非人间么？一念至此，她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寒颤，只觉一阵寒意，自脚底升起。微微定了定神，她接着往下看去，只见那一长串灵位，上面写的是：

“ 瘟煞魔君朱五绝之位。 ”

“ 千毒人魔西门豹之位。 ”

“ 孤星裴珏之位。 ”

“ 戳情公子徐元平之位。 ”

还有一长串名字，这些名字她有的听过，有的未曾听过，但她却知道这些都是数十年或是数百年以前，在武林中声威赫赫、雄踞一时的英雄人物。一瞬间她便已断定了此地必非人间，此地若是人间，怎会有这许多朝代不同、身分不同、门派亦不同的武林雄豪的骨灰与灵位！

她暗中不禁放下心事，此地既是幽冥，南官平既然不在此地，他必定未曾死了，她非但不怪他为何没有殉情而死，反而安慰他叹息一声，默祷苍天，保佑他平平安安地度过此生。只因她对南宫平的情感十分信任，相信他无论生前死后，无论在人间幽冥，他都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，就正如她自己也永远不会忘记南宫平一样。

于是她目光移向下一面灵位，目光转处，面容突地惨变，惊呼一声，“ 噗 ”地坐到地上，眼泪立刻滚滚流落，颤声道：“ 你也死了么？你……在哪里，你在哪里…… ”

那灵位之上，赫然写的竟是：“ 南宫平…… ”这三字触及她的眼帘，当真有如三柄利刃，刺入她的心房。

刹那间她全身一片冰冷，只听“ 呀 ”地一声，大厅前的铜门，轻轻开了一线。一个形容枯瘦、须髻百结、颔下白须几乎长已过胸的麻衣老者，幽灵般滑了进来。他双目中虽然光芒四射，但却冰冰冷冷，没有一丝人类的情感，面上亦是冰冰冷冷，不带半分表情，便是新自坟墓中爬出的死人，也仿佛比他多着几分生气！

他目光一望梅吟雪，冷冷道：“ 你醒来了？ ”

梅吟雪道：“ 我醒来了……我难道没有死么？ ”心神一震，痛哭失声，她既是“ 醒来 ”，必定未死，她既然未死，南宫平岂非死了！

麻衣老人望着她掩面痛哭，也不出声劝阻。

梅吟雪挣扎着扑了上去，悲嘶道：“ 他的尸身在哪里？我……要去和他死在一起！ ”

麻衣老人身形未动，人已移开三尺，冷冷道：“ 你可哭够了么？ ”

梅吟雪道：“ 南宫平，你……你知道他…… ”

麻衣老人面色一沉，道：“ 你若是未曾哭够，大可以再哭一声，你若是已经哭够，我便带你上船，别的话你也不必问了。 ”

他词色冰冰冷冷，完全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。

梅吟雪伸手一抹眼泪，霍然站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你不愿回答，我自会去寻，也毋庸阁下费心带我上船。”悲愤之气，溢于言词，但面上也换了一片冷做神色。要知她本非弱女，此刻她虽有满腹悲哀，但见了这麻衣老人的神色，便强自忍在心里，再也不发作出来。天下武林中人，虽然人人称她“冷血”，但人人却都还要尊她一声“妃子”，几曾有人对她如此轻蔑冷淡。

她胸膛一挺，立刻向门外走了过去。

麻衣老人突叉飘在她身前，冷冷道：“你走不得！”

梅吟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要走便走，谁说我走不得？”

麻衣老人冷冷道：“你若是在此岛上要走一步，便砍断你的双足。”他身形往来，飘忽如风，却丝毫不见作势，有如浮在水中般游走自如。

梅吟雪真气虽已逐渐自如，但用尽身法，这麻衣老人的身子，还是像石像般矗立在她身前，梅吟雪心中不禁暗骇，不知这幽灵般老人究竟是何来历？

要知她轻功在武林已是顶尖人物，这老人的身法岂非更是不可思议。

麻衣老人道：“片时之内，若不上船远离此地，奠怪老夫无礼了。”

梅吟雪秋波一转，突地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这么大年纪的男人，还要苦苦纠缠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不害臊么？”笑语甜甜，刹那之间，便像是和方才换了个人似的。

麻衣老人呆了一呆，还未答话，梅吟雪突地身子一冲，风一般掠过他身侧，冲出那一扇半开的铜门。目光一振，此刻将近黎明，晨光蕉微中，只见山崖下一道清溪婉蜒流去，溪旁林木葱郁，一片清绿间，幢幢屋影，隐约可见，万栋千梁，也不知究竟有多少屋宇。

她匆匆看了一眼，身形再也不敢停留，急地自山崖上飞掠而下，突听身后冷冷道：“好刁滑的女子……”眼前人影一花，那麻衣老人便又如一片云般自天而降，飘落在她面前，袖袍一指，道：“回去！”一股柔风，随袖而出。

袖风虽然柔和，但却强烈得不可抗拒，梅吟雪纤手一扬，只见一缕锐风，应指而出，风划为两半，自梅吟雪身子两旁掠过。

这年纪轻轻的女子竟然也有如此深厚的武功，那麻衣老人亦不禁为之一惊。

梅吟雪道：“看你道貌岸然，仿佛年高德重，想不到你却是个凶险的小人。”

麻衣老人怒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梅吟雪道：“若非凶险小人，为什么毫无仁厚之心，如此欺负我一个可怜的未亡人……”说到“未亡人”三字，她心里真的捅起了阵强烈的悲哀，眼波流动，泪光莹然，娇躯柔弱，随风欲倒，当真是楚楚可怜。

麻衣老人神情一软，但立刻便又变得冰冰冷冷，无动于衷。

梅吟雪道：“他人已死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让我看一看他的尸身，难道你……真……的……这么……狠心……”语声断续，声随泪下，便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，也该一动恻隐之心。

哪知这麻衣老人却一无情感，仍然是无动于衷，双掌一拍，山岩下立刻如飞掠上一条大汉，只见他全身赤裸，仅在腰间围着一条豹皮短裙，遍身长着细毛，金光闪闪，耀人眼目，面上更是阔口獠牙，放眼望去，亦不知是人是兽，但听他口作人言道：“主人有何吩咐？”

麻衣老人道：“货物可曾全都卸下？”

那兽人垂手道："还未曾！"他不但口作人言，神情也十分恭顺，但不知怎地，看来看去，却没有半分人味，人若见了，必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恐怖、厌恶之感，有如见着蜥蜴蛇蝎一般了。

麻衣老人挥手道："退下！"手势不停，突然闪电般点向梅吟雪腰畔"软麻穴"。

梅吟雪惊呼一声，翻身跌倒！

麻衣老人一手将她托起，送回那栋阴森恐怖的死亡之厅，放在那斜榻之上，冷冷道："货一卸完，便将你送上船去，我以灵药救你一命，已非易事，你应该满足！"轻轻关上了铜门，扬长而去。

这老人既然如此冷酷，却又怎会以灵药救了梅吟雪的性命？此处究竟是什么地方？为何到处都弥漫着一种阴森神秘之意？

梅吟雪满心疑云，突地自斜榻上一跃而起，原来方才那麻衣老人手指还未触及她穴道时，她早有预防，将穴道闭住，等到麻衣老人的手指触及她衣衫，她又轻轻一闪、一让，她的动作是极其小心而奇妙的，但饶是这样，她身子仍不禁微微一麻，暗中将真气运行数遍，气血方能流行无阻，那麻衣老人指上若是再加三成真力，她便要真的无法动弹了。

一种强大的力量，使得她勉强压制住满心悲痛，如飞掠到那铜门前，伸手一推，哪知铜门却已在外面拴住，她竟无法动分毫。

四面的墙壁，竟也完全是紫铜所制，手指一碰，"叮叮"作响，除了这扇铜门以外，便再无别的窗户。刹那间她忽然似又重回到那具檀木棺的感觉，这阴森恐怖的死亡之厅，除了远较棺材大得多之外，实在和一具钉上棺盖的棺材没有两样。

无数次试探之后，她终于完全失望，她纵然坚强，却也不禁再次啜泣起来，重新寻着那面灵位，灵位后的骨灰罐子，在灯光中发着黝黑而丑恶的光彩，她心念突地一动："船上的货物尚未卸完，他的尸身怎地已变作了骨灰？"凝目向那灵位望去，只见上面写的却是：

"南宫平漪之位！"

一目扫过，她那一颗悲哀的心便立刻从痛苦的深渊中飞扬起来。

"他没有死，他没有死，这只是别人的灵位！"她暗中欢呼，破颜为笑，只听铜门轻轻一响，她目光一扫，闪电般向灵位下钻了进去，长垂的桌布，像帘子似的挡住了她的身子。

接着，便有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步入大厅，只听那麻衣老人的口音"咦"了一声，道："人呢？我就不信她能插翅飞出此厅！"另一人的语声接口道："她若未插翅飞出此厅，难道是隐身不见了么？"语声雄浑，就发自梅吟雪隐身的桌子前面，却赫然竟是风漫天的声音。

麻衣老人冷冷道："诸神岛上，百余年来，素无女子的足迹，这女子既是你带来的，还需你带出此地。"脚步移动，仿佛已向大厅外走了出去。

风漫天道："慢走，她此刻人影不见，怎知不是你放走的。"

麻衣老人造："她就在你挡住的桌子下面，哼哼！方才入门时这桌子不住摇动，你当我未曾看到么？你虽然赶去挡住，却已来不及了"

语声未了，只见桌布一掀，梅吟雪已一跃而出，一把揪住风漫天的膀子，颤声道："他没有死么？此刻他在哪里？"

风漫天面容木然，动也不动，他手拄木杖，竟也已换了一身麻衣，那麻衣老人霍然转过身来，道："不错，他确是未死，只是你今生再也休想见着

他了！”
梅吟雪心头一寒，道：“真的么，风老前辈，他说的是真的么？”
风漫天木然道：“不错！”
梅吟雪倏然放开了手掌，道：“他是我的夫婿，我为什么不能见他？”
风漫天凝目前望，不敢接触到梅吟雪的目光。麻衣老人负手而立，冷冷地望着梅吟雪。
梅吟雪冷笑一声，缓缓道：“风老前辈，我此刻对你说的话，你切莫误会，我绝非以救命恩人的身分对你说话，因为我有心要救的根本不是你，我只是站在一个曾经同船共渡的人那种地位向你说话。”
风漫天面上阵青阵红，梅吟雪接口道：“我一个弱女，又敌不过你们的武功，你们说什么，我自然无法反抗，我虽然不能活着见他，就请在我死后，将我的尸身带去见他。”
麻衣老人道：“你想死在这里么？”
梅吟雪道：“此刻我别的事不能做主，要死总是可以的吧。”
麻衣老人这：“你死了之后，我一样也是要将你的尸身送到船上，你死上十次，也是见不着他。”
梅吟雪人称“冷血”，但这麻衣老人的血却远比梅吟雪还要冷百倍。梅吟雪满腔悲愤，到了极处，口中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呀！你老人家真是位大英雄大丈夫！……’突地拼尽全力，踢足、拍掌、戳指，一招三式，其急如风，向那麻衣老人击去。
麻衣老人身形一滑，梅吟雪强攻而上，哪知风漫天突地抢步挡到她身前。
梅吟雪道：“好好，你们两位都是大英雄……”
风漫天突地大声道，“跟我来！”
梅吟雪、麻衣老人齐地脱口道：“哪里去？”
风漫天沉声道：“我带你去见他！”
梅吟雪呆了一呆，大喜道：“真……真的？”
麻衣老人道：“不是真的！”
风漫天霍然转身，面对那麻衣老人，目中射出逼人的光彩，有如利剑一般刺在麻衣老人身上！
麻衣老人无动于衷，缓缓道：“绝情，绝欲，绝名，绝利！诸神岛代代相传的‘四绝戒令’，阁下难道已忘了么？”
风漫天道：“未曾忘记。”
麻衣老人道：“那么阁下为何……”
风漫天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风某四十年前，心中已无名利色欲之念，但这‘情’之一字，却是再也绝不掉的，此番我带她前去。一切后果，自有我一力担当，不劳阁下费心。”
他目光瞬也不瞬地瞪着麻衣老人，麻衣老人的目光也冰冰冷冷地望着他，两人目光相对，良久良久，麻衣老人道：“你既要自寻苦恼，我也只得由你……”目光一闪，专向梅吟雪，冷冷道：“只怕你见着他后，更要伤心一些。”
后声一了，当先向门外定去，梅吟雪、风漫天跟着他走下山崖。只见他贴着山崖，向左一转，前行约莫十丈，突地顿住脚步。
风漫天一指他身旁的洞窟，道：“到了！”
梅吟雪喜极而呼，一步掠了过去，只见那阴湿黝黯的洞窟前，竟有一道

铜栅，南宫平赤足麻衣，盘膝坐在铜栅里，头顶之上，扎着白布，布上血渍殷殷。梅吟雪心痛如绞，悲嘶道：“你……犯了什么过错，他们要将你关在这里？”

南宫平面上肌肉，立刻起了一种痛苦的痉挛，但双目仍然紧紧闭在一起。

风漫天道：“无论是谁，一人此岛，都要在这洞窟里坐满百日，才能出去……”

梅吟雪双手抓住铜栅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不张开眼来……是我，我来了……”

南官平双目紧闭，一言不发。梅吟雪双手一阵摇晃，铜栅“叮　”作响，泪珠籁籁流满面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为什么不睬我……”

麻衣老人道：“你既已见过他一面，他既已不愿理你，此刻你总该走了吧。”

梅吟雪霍然转过身来，道，“好，我走，但我却要问你一句，你解了我的毒，救了我的命，是否就是因为他发誓答应你永远不再理我？”

麻衣老人冷冷道：“你倒聪明得很。”

梅吟雪凄然一笑，望向南宫平，道：“小平，你错了，你难道不知道我宁愿和你死在一起，死在你的怀里，也不愿被这双脏手救活！”

南宫平面色又是一阵痉挛，只听那麻衣老人道：“你离开此岛后，死活都由得你，此刻你却必定要走了！”

话犹未了，突地一指点向梅吟雪“肩井”大穴。

风漫天大喝一声：“且慢！”掌中木杖一伸，挡住了麻衣老人的手指。

麻衣老人道：“风兄，你如此做，你难道忘了……”

风漫天望也不望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忘了什么？”

麻衣老人道：“你难道忘了此岛的禁例，以你两人之力，便想和诸神岛的禁例对抗，岂非做梦！若是惊动了大殿上的长老，到那时你两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也不能，不但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别人了。”

风漫天面色一阵惨变，缓缓垂下木杖。

梅吟雪道：“小平，你不是愿意和我死在一起的么？我们一起死了，也远比在这里受罪好得多，你若张开眼睛看我一眼，我死了也心甘情愿，你……”

哪知南官平双目仍然闭在一起。

梅吟雪惨然道：“人生最大便是一死，你那誓言真有那么严重么？”

南官乎有如死了一般，麻衣老人冷笑道：“你一心想死，别人却不愿死哩。”

梅吟雪呆了半晌，突地反手一抹泪痕，道：“好！我走！”

麻衣老人道：“随我来！”两人一起向海边走了过去。

梅吟雪芳心寸断，再也未曾回头，目中的眼泪盛眶而转，却再也没有一滴流落下来。

南官平只听她脚步之声，渐行渐远，紧闭的嘴唇，才微微开了线，颤声道：“吟雪，我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”两道鲜血，顺着嘴角流出，恰巧与颊上流下的眼泪混在一处。

风漫天木立当地，有如死了一般缓缓道：“但愿她能了解你我的苦衷……’

南宫平流泪道：“我知道她必将恨我一生，我也绝不怪她，但是……但

是我多么愿意她知道我这么对她，是为了什么！”

风漫天目光遥望云天深处，一字一字地缓缓道：“她永远也不会知道的……”

梅吟雪真的永远也不会知道么？她此刻已孤独地飘流在那茫茫的大海上，是生是死，都难以预测，只怕她也只是永远带着那一颗破碎的心，直到生命的末日了！

但是，南宫平、风漫天，这两个顶天立地的男儿，却又为了什么，要如此做法呢？他们不是曾经都有那种含笑面迎死亡的侠心与傲气么？

洞窟中的阴湿黝黯，几乎令人难以忍受，四面满长着青苔，到了夏日，蚊纳虫蚁，到处横行，更是令人难堪。

南宫乎死一般坐在洞中，先些日子他神色间还会露出许多痛苦的情感，到后来他情感好像是完全麻木。

洞外浮云悠悠，风吹草动，他望也不望一眼，季节由暮春而初夏，初夏而盛夏，他身上的麻衣，早已变得又酸又臭，到后来几乎变成破布，他也全不放在心上，每日由那“兽人”送来的一盘食物，更是粗粝不堪，几乎令人难以下咽，他却甘之如饴。

这其间他心绪和意志的变化是多么强烈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他只知道颔下渐渐生出了胡须，他的确是苍老了许多。

自那日后，他便再未见风漫天，也未曾见过麻衣老人。朝来暮去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一日他静坐调息，渐入物我两忘之境，突听“哗”地一声，铜栅大开，那麻衣老人立在洞前，道：“恭喜阁下，正式成为诸神岛上一员。

他口中在说恭喜，语气中却无半分喜意。南官平木然站了起来，眼角也不望他一眼，麻衣老人道：“自今日起，阁下便可换一个居处了。”

南宫平跟着他沿着清溪，走向繁林，只见这一条漫长的通路上，没有一块乱石，没有一片碎叶，走了半晌，林势一开，一片宽阔的空地上，围着四行木屋，每行约有二、三十间，每间木屋的门口，部笔笔直直地坐着一个麻衣白发的老人！

这些老人高矮胖瘦不一，但面上的表情，却都是冰冰冷冷，全无一丝情感，有的呆坐望天，有的静着看书，数十人坐在一起，却听不到一丝语言之声，南宫平走过他们身边，他们看书的仍在看书，呆坐的仍然呆坐，没有任何一人转动一下目光，去看南官平一眼。

麻衣老人将南宫平带到角落间木屋，只见门上写着两个大字：“止水。”麻衣老人道：“这便是你的居处。”抬手一指“止水”两字，接道：“这便是你的名字，到了时候，我自会带你入殿，但未到时候，你却不得走离此间一步。”

南官平“哼’了一声，算作答话。

麻衣老人道：“你可有什么话要问我么？”

南宫平冷冷道：“没有！”

麻衣老人上下望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好！”转身走入浓林的更深之处。这里所有的老人身上麻衣，全是黄葛颜色，但他身上的麻衣，却染成了深紫，原来他是这岛上的执事人其中之一，是以他衣服的颜色，也和别人不同。

这岛上执事人只有七个，风漫天与他俱是其中之一，每个执事之人，都有一个弟子以供驱策，那怪物“七哥”与那“金毛兽人”也都是那七个弟子其中之一。

这些事南宫平自然要等到以后才会知道，此刻他轻启房门，只见房中四壁萧然，仅有一榻，一几，一凳，几上放着一袭麻衣，一双木筷，一个木碗，一本绢书，矮几下是一双麻鞋，那张床长不满五尺，上面一无被褥，只有一张薄薄的草席。他转眼凝望那些静坐如死的麻衣白发老人，暗忖道：“这难道就是武林中传说的圣地‘诸神殿’？这难道就是‘诸神殿’的生活？难怪风漫天离此地越近，忧郁便越重！只因此地除了他之外，再无一人有人类的情感！”

只是那百日绝情窟囚居，已使他学会忍耐，他搬起了凳子，拿起了绢书，竟也学那些老人一样，坐在木屋的门口，随手一翻那本绢书，他的心却不禁剧烈地跳动起来，只见书上赫然写着：

“达摩十八式。”

要知“达摩十八式”本是少林绝艺，当今武林中，见过这种绝技的人已是少之又少，会的更是绝无仅有，这本薄薄绢书若是出现于中原武林之中，立时便会掀起一阵巨浪，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，将为争夺此书而丧生，但此刻在诸神岛上，这本武林中人人梦寝以求的秘籍，却像是废纸一般地随处置放着。

南宫平目光再也不愿自书上移开，他全心全意部已沉迷于这种武功的奥秘中，到了中午，那“金毛兽人”提来两只铁桶，老人们便自屋中取出木碗木筷，每人盛了一碗，他们行路、进餐、进退、坐下，无论做什么事，全是没有一丝声音发出，彼此之间，谁也不向谁问上一句。

过了三日，还未黎明，那“金毛兽人”便将每人屋中的绢书换了一本，南宫平心中方自懊恼，哪知展开新换的绢书一看，都是“无影神拳谱”，更是久已绝传于世的武功秘技。

这样过了五、六十天，南宫平几乎已换过二十本书，每一本俱是武林罕见的武功秘籍，南宫平咬紧牙粮，全都记了下来。

要知道这些老人未入诸神岛前，俱都有过一段辉煌的往事，俱都是曾经叱咤一时的武林高手，一入诸神岛后，谁也不能再活着离开这里，是以这些在人世无比尊贵的武功秘籍，在这里才会看得如此轻贱，有的人只是视为消遣，有的人根本不看。

朝来暮去，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南宫平竟未听到一句人语，有时他甚至忍不住要猜这些老人俱是行尸走肉，根本已无生命。有一日骤然下雨，这些老人却浑如不觉，没有一个人入屋避雨，到了深秋，他们仍只穿一袭麻衣，谁也没有畏寒之态，但南宫平却不禁冷得发抖，只得暗中运气调息，三五日后，他居然也习惯了，他这才知道自己的武功已有惊人的进境，那些惊人的武功秘籍，已像是岛上那些粗粝的食物一样，在他身体里消化了。

于是他睡得更少，吃得也更少，但精神却更加健旺，有时夜深梦回，那些痛苦的往事，一起回到他心里，他也只是咬紧牙关，默默忍受，对于未来的前途，他心中只觉一片茫然。

一日清晨，他猝然发觉对面木屋中的老人已不在了，谁也不知道这老人去了哪里，谁也没有动问一句，生死之事，在这些老人心里，淡薄得就像是吃喝睡觉一样，似乎就算有人在他们面前失去首级，他们也不会抬起眼睛去望上一眼。

匆匆便又过了百日，清晨时，那麻衣老人突又在南宫平门口出现，道：“跟我来！”

甫宫平问也不问，站起身来就走，走过广场时，他突地发现那些老人中，竟有几人抬起头来，向他望了一眼，目中似乎微微露出一些羡慕的神色。南宫平不禁大奇：“原来这些人也有情感的，只不过大家都隐藏得很好而已。”转念又忖道：“羡慕什么？难道是我将去的地方？”

又是一条漫长而净洁的小径，风吹林木，簌簌作响，树叶已微微黄了，天地间更充满着萧杀神秘之意，南宫平知道自己这便要进入岛上的心脏地区——诸神之殿——心中也不禁有些紧张。

突听一阵皮鞭挥动之声，自树木深处传出，南宫平斜目望去，只见一株大树的横枝上，垂着一根白线，线上竟吊着风漫天庞大的身躯，“金毛兽人”手挥一根蟒鞭，不住在凤漫天身上鞭打，口中喃喃数着：“二十八……二十九……”突地白线断了，风漫天“噗”地落到地上，“金毛兽人”一声不响，又在树上挂起一条白线，凤漫天纵身一跃手握白线，悬空吊起，“金毛兽人”蟒鞭又复在他身上鞭打起来，口中道：“一……二……”竟然重新数起。

那白线又柔又细，蟒鞭却是又粗又大，风漫天纵有绝顶功力，能够悬在线上已大是不易，何况还要经受蟒鞭的鞭打？

南宫平顿足看了半晌，掌中已不禁沁出冷汗，但风漫天却面容木然，默默忍受，有如顽童忍受父母师长的鞭打一样。

鞭风呼啸，“吧吧”山响，南宫平实在不忍再看。

麻衣老人冷冷道：“每日三十六鞭，要打三百六十日，白线一断，重新来过，要在此地犯规的人，需得先问问自己，有无挨打的武功与勇气。”

南宫平闭紧嘴巴，一言不发，树林已到尽头，前面山峰阻路，却看不到屋影，只见麻衣老人伸手在山壁上一块圆石上轻拍三掌，一块山壁，便奇迹般转动起来，露出一条通路，南宫平大步而入，只听“啪”地一响，山壁又立刻合了起未。

秘道中弥漫着一种异样的腥臭之气，一盏钢灯，在一丈前的山壁上闪动着黯淡的光芒，尽头处却是一扇铜门。

南官平回首望去，那麻衣老人竟已踪影不见，这里的每一件事，俱都出乎常理之外，他索性处之泰然，大步向前走去，只听山腹中传出一阵尖锐的语声，道：“你来了么？”

语声未了，秘道尽头的铜门霍然大开，南宫平早已将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昂首走了进去。只见这铜门之中，又是一条南道，但雨道两旁，却蜂巢般开展着无数个石窟，上下两排，也不知共有多少，有的石窟中有人，有的石窟中无人，有的石窟中灯火明亮，有的却是阴森黑黯。

只听那尖锐的语声道：“一直走，莫回头！”南宫平大步而行，索性看也不看一眼，心中却不禁暗中叹息：“诸神殿！这就是‘诸神殿’，若叫武林中人见了，不知如何失望……”

心念尚未转完，只听一声：“这里！上来！”声音发自高处。

南宫平仰首望去，只见甬道尽头的山壁上，亦有一处石窟，离地竟有数丈，南官平纵身一跃，他本待在中间寻个落足换气之处，哪知一跃便已到了洞口，他微一拧腰，“嗖”地掠了进去，他知道他已进入了控制着这神秘之岛的神秘人物的居处了。

石窟中的腥臭之气，更是浓烈，左首角落，垂着一道竹帘，竹帘前一张高大的石案后，露出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，深目狮鼻，目光如电，额角之宽大，几已占了面部一半，那两道厉电一般的目光，冰冷地凝注在南宫平身上。

南宫平只觉全身仿佛俱已侵入冰凉的海水里，不由自主地躬身道：“在下南宫平……”

自发老人轻叱一声，道：“止水，你名叫止水，记得么？你一入此岛，便与世俗红尘完全脱离，必须将以前所有的一切俱都忘去，知道么？”语声尖锐急快，另有一种神秘的魔力！

南宫平垂手不语，目光直望着白发老人，他心中一无所惧，是以目光亦甚是坦荡、明锐。

白发老人突地展颜一笑，道：“你能住在‘止水室’中，当真可喜可贺，你可知道‘止水室’以前的主人，便是神雕大侠……”

南宫平冷冷道：“世俗红尘中的声名荣誉，在下早已忘了。”

白发老人大笑道：“好好。”南宫平一入此岛后，第一次听到大笑之声，心中不觉甚是惊奇，只听他笑道：“就凭此话，该喝一杯！”双掌一拍，道：“酒来！”此地居然有酒，南宫平更是奇怪。

只见竹帘一掀，一个四肢细长弯曲、全身绑住白布、面目既不像人亦不像兽、仅有一堆灰发、一双碧眼和一张几乎无唇的阔口的“人”，手里托着一只木盘，盘上有杯有酒，轻轻走了出来，又轻轻走了回去。

南宫平心头立刻便又泛起那种厌恶恐惧之感，只见此“人”手掌竟只有两根指头，耳朵尖尖细细，满生细毛。

这些日子来他已见过许多半人半兽的怪物，但此刻这怪物却尤其可怖。白发老人见了他的面色，哈哈笑道：“你以前曾见过这样的人类么？”

南宫平道：“在下还未不幸到那种程度！”

白发老人手掌一挥，一满杯酒便平平稳稳飞了过来，仿佛下面有人托着似的。

南宫平一饮而尽，酒味辛辣奇异。

白发老人笑道：“是了，你自然未曾见过，你可知道，这哪里是人，它根本就是只野兽……”

南宫平心头一寒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‘七哥’以及那……”

白发老人纵声笑道：“那些也全都是野兽，老夫一生致力‘华佗神术’，费了数十年心血，才将十余只野兽创造成人……”

南宫平骇然道：“但……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百十年前，武林曾有一人，能将人类肢体随意移动，他能将你的手掌移植到头上，鼻子移植到手上，而且让它在那里生长，于是他便造成了不少妖物，他自己在世人眼中，也变成了妖物。”他得意地一笑，接着道：“但他这种技巧，与老天相比，却仍是望尘莫及，只因他这不过只是将皮肤甚至骨骼移殖，造成畸形之人，而老夫却是将人类的生命赋予野兽，想来纵然华佗复生，也未见得能有老夫今日的成就！”

南宫平越听越是心寒，他这才知道风漫天将狮虎狼豹等野兽运到此间的用途，也明白了那腥臭之气的来源。

只见白发老人笑容一顿，面容突地变为阴森愤怒，缓缓道：“世人如此不幸，便因为世上庸医太多。老夫八十年前，便被庸医害了，是以不惜千辛万苦，寻得‘华佗神经’。二十年前，老夫已将山羊变为骡马，骡马变为山羊，今日老夫却已将改变它们的头脑与喉舌，赋予它们人类的声音与思想，换而言之，老夫若要将人类变为野兽，自然更是容易得很……”

南宫平只觉四肢冰冰冷冷，他自人此岛后，见的怪事实在太多，虽然早

已见怪不怪，但此刻听了这闻所未闻、骇人听闻之事，仍不禁为之微微颤抖起来，仿佛自人间突地进入魔狱，几乎忍不住要夺门而出。

白发老人展颜一笑，道：“ 这些玄妙的道理我此刻对你说来，还嫌太早，但日后你自会懂的。这岛上之人，虽然人人俱曾是武林名人，能入此室，却并不多，数十年来，岛上的一切开支，均赖你南宫世家接济，是以老夫对你特别优待一些。 ”

南宫平道：“ 在下一入此间，一心已无别念，但却有一事，始终耿耿在心，只望能见到我那大伯父一面！ ”

他此话说来，表面上虽然平平静静，其实心中却激动异常，要知他那时不肯张开眼睛去看梅吟雪一眼，为的便是他大伯的安全。

原来那日，海面啸声一起，他心神大是分散，是以一掌仅将自己震晕，等到他醒来之时，只见船上已多了个麻衣老人。正为风漫天解救毒性，当时他心中大喜，一跃而起，道：“ 老前辈可有多余的解毒灵药么？ ”

那麻衣老人道：“ 你身未中毒，要这解毒灵药作甚？ ”

南宫平一指梅吟雪道：“ 但…… ”

那时他话尚未曾出口，麻衣老人便已冷冷道：“ 这女子与诸神岛一无关连，我为何要解救于她。 ”

南官平再三京求，麻衣老人却有如不闻不问，南宫平惶急之下，动手去夺，却又不是那麻衣老人的敌手，只得一把抱起梅吟雪的尸身，便要与梅吟雪死在一处。

麻衣老人那时面色才微微一变，道：“ 你既有与她同死的勇气，却不知你有无把她救活、牺牲自己的勇气？ ”

南宫平自是断然应了，麻衣老人道：“ 你若是答应此后永远效忠‘ 诸神岛 ’，再不理她，我便把她救活。 ”南官平为了梅吟雪的性命，自然无不答应，哪知麻衣老人却又冷冷道：“ 你此刻虽然答应，但到你一听到她的声音，只怕立刻便将此刻所说的话忘了，你此刻虽然一心想要救活她的性命，但等到势必要与她分手之时，只怕又宁愿和她作一对同命鸳鸯，一起去死了。 ”

这老人虽然冰冰冷冷，但对少年男女的心理，却了解得甚是透彻，当下南宫乎愕了愕，寻思半晌，竟答不出话来。

只听麻衣老人道：“ 但只要你发下重誓，老夫却不怕你违背誓言，只因在‘ 诸神岛 ’上若有一人违誓，那么他岛上所有的亲近之人，都要受到株连，你可知道你岛上有什么亲人么？ ”

南宫平道：“ 我岛上哪里有…… ”突地想到南宫世家中先他而来的大伯父，岂非是自己的骨血亲人？立时改口道：“ 我知道。 ”

麻衣老人道：“ 知道便好。 ”当下南宫乎便发下重誓。船至“ 诸神岛 ”后，麻衣老人为他扎好头顶伤口，令他换了衣服，便将他带到那山窟之中，等到梅吟雪来了，他虽然千百次想睁开眼睛，与梅吟雪共生共死，但他又怎忍为自己的私情，害得他嫡亲的大伯父去应那杀身重誓，他自己虽不将生死之事放在心上，但他对别人的生命，却看得甚是珍贵。

他心头有许多话，却要等到见着他大伯父时询问，此刻只听这“ 诸神岛 ”上神秘的主宰自发老人道：“ 你可是想见一见你的亲人么？ ”

南宫平道：“ 正是！ ”

白发老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 你既然已将往事全都忘去，却为何还想见你世俗中的亲人？ ”

南宫平愕了一愕，只见白发老人面色一沉，正色道：“你要知道，我要求‘诸神岛’上，人人俱都忘了一切，完全做到绝情、绝欲、绝名、绝利之境界，是为什么，而凡是被我邀入此岛上的人，却又全都是久经沧海的武林精英。”

南宫平冷冷道：“这道理何在，在下实是不知，也想不透前辈可以用什么话来解释！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只因我要在这‘诸神岛’上，建立许多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事业，我要求岛上每一个人，都能发挥他全部的力量，完全不受外物的扰乱。我这事业若是成功，古往今来的帝王名将的功业与我相比，都将要黯然失色，只可笑武林中人，却将这‘诸神殿’视作隐居避世之地。”

南宫平忍不住脱口问道：“什么事业？”

白发老人目光一亮，道：“每个人童年中俱有许多幻想，长大后这些幻想就会变得更加美丽，你童年时是否也曾幻想过炼铁成金、隐形来去，这些虚无缥缈的荒唐无稽之事？”

南宫平在心中微笑一下，道，“不错！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炼铁成金，隐身来去，这两件事已可说是人类最通俗的幻想。无论什么人，他一生之中，在他心底深处。必定都曾有过这种幻想，但还有些事虽不如这两事那般通俗，想起来却更令人兴奋。有的人幻想不必读书，只要将书本烧成纸灰，和水吞下，便可成为傅学通才；有些人幻想灯火毋庸油蜡，便可大放光明；有些人幻想车马能飞，任凭你邀游天下；

有些人幻想只要吃下一颗丸药，便可变成极为聪明，或是便可终年不吃食物。”

他语声微顿，接口道：“从前有个笑话，你必定听过，那人说若是眉毛生在手指上，便可以用来擦牙齿，若是鼻孔倒生，鼻涕便不会流出来，若是眼睛生得一前一后，便再也用不着回头，这笑话便是我的幻想，但这幻想却已变为事实，你此刻若想将眉毛移到手指上，鼻子位置倒转，老夫立时便可为你做到，不信你大可试上一试。”

他肩头一颤，似乎便想站起，南宫平道：“在下觉得还是让鼻涕流下好些，回头也不太麻烦。”

白发老人“吃吃”一笑，道：“不但老夫这幻想已自实现，便连那些虚无缥缈、荒唐无稽之事，此刻也都将实现。”

南宫平心头一跳，大骇道：“真是么？”

自发老人道：“我将那些人的俗尘全部洗净后，便要他们来研究这些工作……”他举手一指甬道两边的石窟，接道：“那些洞窟，便是他们的工作之处，你且瞑目想上一想，这些幻想实现之后，这功业岂非足以流传百世。”

南宫平呆呆地望着这老人，亦不知他究竟是超人抑或是疯子。

只见白发老人面色突又一沉，挥手道：“今日我话已说得太多，耽误了不少工作，你进入此间后，言语行动，已无限制，但每年却只能见着天光一次。此刻你不妨去四下看看，然后随意选个石室住，等到明日，我再唤你。”

南宫平满心惊愕，依言跃下，望着那两排石窟，想到这些石窟中正在进行的工作，他心中虽然充满好奇之心，却又不敢去面对他们，只因他实在不敢想象，这些幻想若是真的变成事实，到那时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心念一转，又忖道：“难怪风漫天要买那许多奇怪的东西，难怪‘群魔岛’要极力阻止那批珍宝运来，想来‘群魔岛’必定已知道一些这里的消息，生怕他

们这些幻想真的成功，到那时‘群魔岛’上的人，岂非要变作‘诸神殿’的奴隶。”

思忖之间，他脚步不觉已走进第一间石窟，只见这石窗甚是宽大，昏黄的灯光下坐着两个老人，桌上满堆着书纸与木块，见了南宫平，也不觉惊奇，南宫平不敢问起他们以前的名字，只是期艾着问了问他们此刻的工作。

其中一个老人便耐心向他解释，他们是在研究一种建筑房屋的新法，失从屋顶开始，依次往下建筑，最后作地基，他又解释着说，这种方法和世间两种最精明的昆虫——蜜蜂和蜘蛛——的建筑方法完全相同。

南宫平茫然谢了，走到另一间石室，只见室中满堆着薄薄的面饼，和无数大小不同的瓦罐，两位埋头工作的老人告诉南宫平，他们已将研究出一种神秘的药水，再以笔蘸着这种药水，将经典书籍写在面饼上，然后绝食十日，吃下面饼，所有的知识，便会深入心里，十年寒窗的成就，你只要吃下几顿麦饼，便可代替，此时那药水的份量虽然还未完全配妥，绝食十日电不太容易，但成功的日子，却已必定不远了。

南宫平又茫然谢了，另一间石室中，灯火通明，有如白昼，四下零乱地挂着无数个水晶瓶子，瓶中盛放着各种颜色的药水，一眼望去，但见四下五光十色，色彩缤纷，当真是美不胜收。

但在这石室中的老人，却是枯瘦憔悴不堪，宛如鬼魂一般，颔下白须，几乎己将垂在地上。原未这老人苦心研究隐身之术，已有六十余年，一见南宫平，便拉着南宫平谈论隐身之道，那道理端的奇妙得无法形容，南宫平全神凝注，却也听不甚清，只知道他说若是能使人身完全透明，比水晶还要透明，那么别人便再也看不到他了。

出了这间石室，南宫平更是满心茫然，此后他又见到以洪炉炼金的术士、坐在黑暗中幻想的哲人，以及许多千奇百怪、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，他心中更是其乱如麻，哭笑不得，更不知这老人究竟是超人还是疯子，也不知这些工作究竟有没有实现的一天。

只是他心中却仍存有着一种不可抑止的好奇之心，不由自主地自下层石窟转至上层，他耸身一跃而入，只见这石室中阴森黝黯，仿佛一无人迹，方待转身跃去，突听黑暗中响起一个低沉的语声，道：“谁？”

南宫平凝目望去，只见黑暗的角落里，有一条人影背墙而坐，墙角中也零乱地堆积着一些瓶罐。他心中暗暗忖道：“不知这个疯子又在研究什么？”当下筒略的将来意说了出来。

只听那低沉而嘶哑的语声道：“我正在研究将空气变为食物，空气……你可知道空气是什么！空气便是存在于天地间的一种……”语声突地一顿，缓缓转过身来，颤声道：“平儿，可……是……你么……”

南宫平心头一震，倒退三步，道：“你……”突地一脚踏空，陡然落了下去，他猛提真气，凌空一个翻身，“嗖”地又跃了上来，只见黑暗中这条人影发髻蓬乱，目光炯炯，有如厉电一般，瞬也不瞬地望着自己。

这目光竟是如此熟悉，刻骨铭心的熟悉，南宫平凝注半晌，身子突地有如风吹寒叶般颤抖起来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大喝一声：“师傅！”和身扑了上去，“噗”地跪到地上——

坐在那阴暗的角落里的撩倒的老人，赫然竟是南宫平的恩师——那名倾天下、叱咤武林的江湖第一勇士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！

此时此地，他师徒两人竟能重逢，当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之事。

两人心中俱是又惊、又喜、又奇，有如做梦一般，甚至比梦境还要离奇，却又是如此真实。

南宫平道：“ 师傅，你老人家怎地到了这里？ ”

龙布诗道：“ 平儿，你怎会到了这里？ ”他心中的惊奇，当真比南宫平还胜三分，他再也想不到方自出道的南宫平，怎会到这退隐老人聚集的“ 诸神岛 ”来。

当下南宫平定了定神，将自己这些天的遭遇，源源本本说了出来，又道：“ 徒儿还有一事要上禀你老人家，徒儿已成婚了。 ”

龙布诗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 那女子是谁？ ”

南宫平道：“ 梅吟雪！ ”

龙布诗更是惊奇，直到南宫平又将此事的经过完全说出，龙布诗方自长叹一声，道：“ 人道红颜多薄命，这女子却真是薄命人中最薄命的人，我只望她能有个安静幸福的暮年弥补她一生中所遭受的不幸与冤枉，哪知…… ”于咳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南宫平亦是满心怆然，师徒两人相对默坐，心中俱是悲哀愁苦，只因他两人生命中的情感生活，俱都充满了悲哀与痛苦。

南宫平抬眼望处，只见龙布诗萎然盘坐，满面忧伤，不知

比在华山之巅离别时苍老了多少，心中不禁也甚是难受，立刻错开话题，问：道：“ 徒儿曾见到那‘ 天帝留宾 ’四字，还以为你老人家已到了另外一处神秘的地方。不知那日在华山之巅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师傅你老人家又怎会到了这里？ ”

龙布诗眼帘一合，垂下头去，喃喃道：“ 华山之巅，华山之巅…… ”随手一抹眼角，默默无语。

南宫平知道他师傅自华山之巅来到此地的经过，必定充满了惊险、离奇之事，是以才错开话题，让他师傅借着谈话来忘去心中的忧郁，此刻见了他这般神情，才知道这段经过中充满的又只是悲哀与痛苦之处，是以他也不敢再间那“ 丹凤 ”叶秋白的下落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只听龙布诗长叹一声，道：“ 四十年前，我初次听到‘ 诸神殿 ’三字的时候，便对此地充满了幻想，今日我已真的到了此地，却对此地失望得很，但……唉！却已迟了。 ”

南宫平心念一转，强笑问道：“ 师傅，那‘ 空气，是否便是充沛于天地间的一种无形气体，你老人家却又能用什么方法将之变为食物？空气真能变为食物，那么天下岂非再无饥民了？ ”

龙布诗果然展颜一笑，道：“ 平儿，你可知道这岛上之人大多全是疯子，不是疯子的人，经过那数百日的幽禁，洗尘，过着那坟墓中死人一般的生活，只怕也差不多了…… ”

南宫平想到那些坐在木屋门口的麻衣自发老人，那种寂寞得不堪忍受的生活，不禁长叹一声。

龙布诗又道：“ 这些疯子中最大的疯子，便是那大头岛主。在此岛上，在他统辖之下，谁的心智清醒，谁便是疯子。为师到了这里，见到这般情况，实在无法整日面对着那些行尸走肉一般的老人，宁愿独自思索，便对那岛主大发荒谬的言论！ ”

南宫平笑问：“ 什么言论？ ”

龙布诗道：“ 为师对那岛主说，花草树木，之所以生长繁荣，便是因为

吸入了空气中的养份，人们若是将风露中的一种神秘物质提出疑固，做成食物，那当真不知要节省多少人力、物力，而且天地间满是风露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亦不知可救活多少饥民。”

他语声微顿，大笑道：“那岛主听了为师这番言论，果然大是兴奋，大表钦服，认为是空前未有的伟大计划，是以不经手续，便将为师请来这里，一切东西，都任凭为师取用，是以我这里才有许多美酒。”他虽然大笑不绝，但笑声中却充满了萧索与寂寞，这名满天下的武林第一勇士，于今竟然也借酒浇愁，南宫平虽想随他一起大笑，却无论如何也笑不出口。

这“诸神岛”上的人，是天才抑或是疯子，是自得其乐的强者，抑或是无可奈何的弱者，南宫平实在分不清楚。

龙布诗听他长叹了一声，笑声也为之一敛，正色道：“平凡，为师虽然日卧醉乡，但却始终未曾失望灰心，时时在伺机而动，那岛主若再唤你，你便可求他将你派来此地与为师一起研究这‘神秘的食物’，约莫再过数月，便是一个机会，那时我师徒能在一起，机会便更大了。”

南宫平精神一振，大喜应了。原来这诸神岛上，每年俱有一次狂欢之日，到那时，这些老人虽然仅有狂欢之名而无狂欢之实，却至少可以随意活动。第二日岛主果然又将南宫平唤去，他对南宫世家的子弟虽似乎另有安排，但听了南官平也要去参与那“伟大的计划”，当下便立刻应了。

黝黯的洞窟中，日子当然过得分外缓慢，但南宫平此时却也早已学会忍耐，朝来暮去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只觉一切都是那么平静，平静得丝毫没有变化，只有那岛主不时将他唤去，但只是出神地凝望他几眼，淡淡地询问几句。他发觉这奇异的岛主那明亮的眼神中，竟渐渐有了混乱与忧郁，而他每去一次，这种混乱与忧郁都已增加一分，他不禁又在暗中惊疑：“难道这岛主已发觉岛上潜伏的危机？”

这些日子里，龙布诗极少说话，对于即将来到的计划，他只说了“随机应变”四字。南宫平却默习着他已背熟的那些武功秘籍，他只觉目力渐明，身子渐轻，却也无法探测自己的武功究竟有了怎样的进境，有时他也会想起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人，便不禁为之暗中叹息。

这一日他正在静坐之中，突听岛上响起了一片鼓声，接着微风飕然，那麻衣老人飘然而上，目光四下一扫，缓缓道：“日子到了！”

他面色星木然，但眼神中却似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光芒，仿佛已看破了许多秘密。南宫平心头一震，脱口道：“什么日子到了？”

麻衣老人冷冷道：“随便要做什么，日子都已到了。”袍袖一指，飘身而下。

南宫平怔了一怔，喃喃自问：“他究竟已知道了多少？

只听身后冷哼一声，龙布诗道：“无论他知道了多少，今日之后，他就要什么都不知了。”

南宫平栗然问道：“将他除去？”

龙布诗沉声道：“不错！”轻轻一拍南宫平肩头：“待机而动，随机应变，若是看不到船只木筏，便是游水也要离开此地！”

南宫平听得出他师傅语气中的决心，在有这种决心的人眼中看来，世上又有何难事？只见龙布诗双臂一振，骨骼山响，有如一只出押的猛虎般，掠出了这阴暗的洞窟，地道中已有许多个沉默的老人在无言地行走着，除了一双双明锐的眼睛外。这些老人当真有如一群方自坟墓中走出的行尸。

出窟的秘门，早已敞开，南宫平一脚跨出，清风扑面而来，这一阵清凤，倏地激发了他生命的活力，游目四望，四下又是一片青葱。他暗中自誓，为了换取这一份享受生命的自由，他不惜牺牲一切。

然而那群老人，却仍是呆板而僵木的，只有他们颔下的长髯和绿叶一起在风中飞舞。

穿过绿叶苍苍的林木，又到了那一片竹屋，但此刻这些简陋的竹屋，景象却已大不相同。

这里并没有豪华的布置与珍宝的陈设，但在竹屋前的空地上，却堆满了食物与鲜花，熊熊的烈火上，正烤着整只的牛羊獐鹿，一阵花香与肉香，混合在清新的微风中，使得这本是死气沉沉的地方，突然变得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只因这才是这些老人真正需要的东西，世人所珍惜的豪华珍宝，在这些老人眼中，实是不值一顾——老人们对珍宝金银，虽通常都有一份不必要的贪婪，然而他们对于酒和美食的偏爱，却又通常在珍宝之上，何况世人所珍惜之物，在这里本是一无用处。

那低沉的鼓声突地停顿，“狂欢”的日子立刻开始，酒肉与生机的刺激，终于使得这些老人面上渐渐有了光彩，但他们彼此之间，却仍然绝不交谈，“言语”在这里，似乎已变为一种极为奢侈的享受。

南宫平放眼四望，突地发觉在一些衣衫较为洁净、也就是还未进入那山窟中去的老人的眼角间，似乎在彼此交换着一种奇异的目光，交换着一种不足为外人知道的秘密。南宫平心头一动：“难道这些老人也已不能忍受这种生活，而想借机逃走？”

于是他立刻发觉在这肉香与花香之间，竟隐藏着一种危机与杀气，他心房怦然跳动，转目四顾，龙布诗却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。

他双眉一皱，悄然后退，想去寻找他师傅的行踪，哪知他方才退到树丛，突听树丛中轻轻一笑。

笑声在这岛上，当真比雷鸣兽吼还要震人心弦，比凤啸龙吟还要珍贵希罕。南宫平心头一震，霍然转身，只见风漫天斜斜倚在一株巨树下，他衣衫神情，俱已狼狈憔悴不堪，显见已不知受过多少日子的折磨，颔下的虬髯，也变得乱草般令人不快，但是，他的那一只未被眼罩遮盖的眼睛，却仍散发着逼人的光彩，锋利得一眼便能看入你心底深处。

南宫平心头一阵堵塞，他忽然发觉他终是还不能麻木自己的情感。他缓缓俯下身子，哽咽道：“前辈，为着我们，你受了苦了。”

风漫无微微一笑，缓缓道：“受苦？……”他笑容里突地充满了尖锐的讥讽，接道：“受些苦反而好，这些痛苦，已将我快要麻木的情感刺得复活了，这些痛昔，刺得我终于生出反抗的勇气！”

他仿佛在喃喃，但忽然间，他目光又变得利剑般敏锐。

他一把抓着南宫平的臂膀，兴奋他说道：“孩子你看，那边那些老人，你可看得出他们有什么异样么？”

南宫平觉察出他语声中的兴奋，也想起那些老人目光中的神秘之色，刹那间，他心头也怦然跳动起来，脱口道：“你们要……”

风漫天颔首道：“不错！我已偷偷地扇动起他们的怒火和野心，今天，就在今天，这岛上立刻就要有一场好戏，不是住在山窟里的那群疯子立刻滚到地狱里去，便是我们死！就算死，也要比这样不死不活地活下去好得多，

是么？”

南宫平赞同地点了点头，立刻便又想起一事：“船呢？这里有没有船……”

风漫天道：“船！要船做什么？”

南宫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没有船，怎能回去，难道有谁能插翅飞越这万丈汪洋不成？”

风漫天哂然一笑，冷冷地道：“回去？谁说要回去？”

南宫平又是一愣，只听风漫天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你可曾想过，若是让这些怪异的老人一起回到中原，那么武林中将会惹起怎样的风波？”南官平默然垂下头去，他实在连想也不敢去想。

风漫天展颜一笑，振衣而起，他铁拐已失，此刻支着一技短杖，笑道：“先去饮酒，静观好戏。”

南宫平道：“前辈……”

风漫天道：“你的心事，我已知道，只可惜无舟无船，你也无法回去的。”短杖一点，飘然出林。

南宫平木立在巨树的浓荫下，心事有如潮水一般突地涌起。过了半晌，突听鼙鼓之声又起，五个麻衣黄冠的老人，并肩前行，后面跟着五个半人半兽的侍者，十条金毛闪闪的手臂，高高举起，手托着一具石床，石床上盘膝端坐的，正是那锐目高额的诸神岛主。

日正中天，这诸神岛主的面色，在日光下惨白得有如透明一般，他似乎甚是畏惧阳光，是以便命那些兽人侍者将石床放在林边的浓荫下，石床方自放下，人群中便爆起了一阵狂笑之声。

在这岛上，笑声已是罕闻，何况如此放肆的狂笑。

诸神岛主眼神一扫，立刻捕捉住笑声的来源，沉声道：“守渊，你笑什么？”

风漫天短杖一点，“嗖”地自人群中窜出，大声道：“风乃祖宗公姓，漫天乃父母所名，大丈夫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便是风漫天，谁叫守渊？”原来“守渊”两字，正是‘诸神岛”赐予风漫天之名，正如南宫平也被另外取了个名字一样。

这班老人想是因为已有多年未曾听说如此豪快的言语，是以大家虽然俱已心如槁木，此刻神情也不禁露出了激动之色。

一点星火，落入死灰，使得死灰，也有复燃之势！

诸神岛主阴沉的面色却丝毫不变，缓缓道：“好！风漫天，你笑什么？”

风漫天仰天笑道：“可笑呀可笑，今日在这岛上的人物，想当年有哪个不是叱咤一时的英雄，但如今却俱都变成了走肉行尸，竟都要听命于一个半疯半痴、半残半废的怪物，此事若是说将出去，势必无人相信，岂非令人可笑！”

诸神岛主锋利的目光，瞬也不瞬地凝注在风漫天面上，他面色更是苍白，闭口不发一言。

风漫天胸膛一挺，笑声突顿，大声道：“我等来到此间，本是厌倦风尘，以求避世，却不是为了要来受你的虐待，过这囚犯一般的日子。我且问你，你有何德何能，要位居这一群天下武林精萃之上？”

老人们虽仍无言，但神情却更是激动，南宫平更是热血奔腾，不能自己，几乎要鼓掌喝起彩来。

诸神岛主目光不瞬，缓缓道：“好极，你此刻挺胸狂笑，放肆胡言，必定是有了几分把握，那么……”他目光突然厉电般一扫，道：“还有谁与他意见一样的，都请站出来！”

南宫平恰巧站在他身后的树林里，是以看不到他的目光。但只听得他语声中确实有一种慑人心神的力量，放眼望去，只见他目光扫过之后，立在他面前的一群老人，却都变得面如死灰，非但毫无前进之意，反而情不自禁地微微后退。

诸神岛主冷冷道：“就只你一人么？”

风漫天面色大变，霍然转身，大声道：“你们怕什么？我们多日来的商议，各位难道忘了么？”

老人们垂手而立，一言不发，风漫天面容渐渐苍白，缓缓转回身子，他手掌紧捏着木杖，指节也变得一如他面色般苍白。

诸神岛主面色一沉，冷冷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想必只是你要来谋夺岛主之位，那也容易得很……”

他阴沉沉冷笑一声，五个麻衣黄冠的老人身形齐闪，围在风漫天四侧。

诸神岛主道：“我若令他们将你擒下，谅必你死了也难以心服，这些年来，你身为执事弟子之一，武功谅必未曾搁下，只要你能胜得了我，从此岛上之事，便任你策划！”

风漫天手掌越握越紧，指节越捏越白，只见他缓缓抬起手掌，掌中的木杖，杖头仿佛挑起了千钧之物，一寸一寸地缓缓拾起，突地手腕一震，杖身不动，杖头却有如蛇首一般，不住颤抖起来。

诸神岛主目光凝注着那颤动的杖头，亦有如猎人窥伺着蛇首，两人身形不动，但风漫天面上的神色却越来越见沉重，众人的目光，也越来越紧张。

要知他两人此刻正是以绝顶的武功在作生死的搏斗！风漫天杖头颤动虽然轻微，但每动一下，便无异发出一招，只要诸神岛主稍露破绽，胜负立可分出，正是武林高手之争，争在一招之间！

两人互寻对方的破绽，各各均想以自己的气势，震慑住对方的心神，这一仗不但是他两人生死之争，更关系着世上许多退隐了的武林高手的命运。

风漫天呼吸渐渐急促，他虽有许多次要待全力击出一招，怎奈诸神岛主全身一无破绽，他怎敢随意击出一招。

日色虽极盛，但大地上却弥漫着阴沉沉的杀机。

南宫平凝息而望，他心中反复告诉自己，不要忘了他师傅的吩咐：“待机而动！”龙布诗不知去向，南宫平怎敢随意出手！

此刻他胸中所学，已贯通百家，早已看出风漫天杖头每一颤动，都蕴着一记绝妙高招，含蕴不攻，意在招先，南宫平心领神会，固是欣喜，但却又不禁更是担心，只因这每一招发出来俱是石破天惊，而风漫天却仍不敢随意出手，那么这安坐不动的诸神岛主，武功岂非更是高得不可思议？

只见诸神岛主神态越来越见从容，风漫天神情却更是凝重！

到后来他宽阔的额角上，已沁出了豆大的汗珠，日光下有如珍珠般晶莹夺目，汗珠渐渐下流，流上了他乱草般的虬须……

风谩天暗叹一声：“罢了！”杖头一横，正待拼死发出一招！

突听林中大喝一声：“且慢！”南宫平一跃而出，只因他想起了风漫天对自己的许多好处，便再也顾不得别的。

众人微微一惊，南宫平朗声喝道：“南宫平也与风前辈站在一边！”双

臂一横，挡在风漫天身前。

诸神岛主双目一张，目中闪过一丝讥嘲之色，冷冷道：“你可是也来谋夺岛主之位么？”

南宫平昂然道：“错了！只是在下与风老前辈心意相同，若是心怀畏惧，不敢说出，实有如芒刺在背，骨鲠在喉！”

诸神岛主冷笑道，“好一个芒刺在背，骨鲠在喉，你可知道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此刻你眼中所见之人，哪一个不是震赫一时的武林高手！哪里有你说话之处！”

南宫平朗声道：“若是风老前辈言论错了，这里纵然俱是孺子老妇，我也袖手不管，若是风老前辈言论无错，这里纵然俱是武林高手，我也要挺身而出！在下行事，只问是非，不顾利害。在下武功虽不高，却比那些曾经震赫一时的武林高手，要问心无愧得多！”

神色木然的老人们麻木的面容上，也不禁泛起了一些羞愧之色。

诸神岛主流声道：“你年纪轻轻，难道不知爱惜生命么？”

南宫平大笑道：“与其苟且而生，不如慷慨赴死！”

风漫天大声喝道：“好男儿！”

诸神岛主目光一扫，冷冷道：“你如此做法，莫要后悔！”

南宫平道：“生死都早已置之度外，难道还会后悔么？”

突听远处又是一声大喝：“好男儿！”

一条人影，有如苍鹰般横飞而未，“嗖”地落在南宫平身侧，满面铁髯，目光如电，剑痕斑斑，往复交错，正是江湖第一勇士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！

诸神岛主冷笑道：“你也来了！’

龙布诗厉声道：“不错，老夫也来了，平儿，风兄，闪开一边，待老夫来领教领教这名满天下的神秘角色，到底有何惊人绝技！”

他一句废话也不愿多说，随手取过了风漫天手中的短杖，双拳一抱，杖头上挑，厉声道：“请！”

诸神岛主似乎也未曾见过这样的人物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要动手？”

龙布诗大喝道：“不错！”

喝声未了，“唰”地一杖当头劈下！

诸神岛主更未料到他与自己动手，也敢如此毫不迟疑地猝然出手，当下袍袖一指，身形不动，便已轻轻移开三尺！

龙布诗杖风激荡，有如剑风般锐利，身随杖走，刹那间连攻七招，七招发出，杖风更激，但树上的木叶，却丝毫不动，只因龙布诗杖上的真力，仅及诸神岛主之身而止，绝不肯无谓浪费一分一毫！

他招式之空灵飞幻，可称一时无两，但他出招之间，却绝无一般武林高手之小心顾虑。

风漫天长叹一声，道：“难怪武林人士，将令师称为江湖第一勇士，今日看来，果真名下无虚！”

南宫平展颜一笑。凤漫天又道：“常言道强必胜弱，勇必胜怯，那岛主武功虽神奇，只怕也挡不住令师这种石破天惊的勇气！”

说话之间，龙布诗又已攻出数十招，他攻敌为先，自保为后，全然不顾及自身的安危，一片杖影之中，几乎已看不见诸神岛主的身形，只听诸神岛主道：“你果真不要命了？”

龙布诗横杖三击，大喝道：“不错！”

诸神岛主道：“ 你若死了，你那计划谁来完成？ ”

龙布诗大笑道：“ 什么计划，不过是骗骗小孩子的！ ”

诸神岛主怒叱一声，突地伸手一抄，抄住了杖头，左掌直击龙布诗前胸，众人大惊！只听“ 喀喇 ”一声，木杖断为三截，中间一截，凌空激起，“ 噗 ”地击入树干之中，深深入木。

龙布诗左掌捋住了诸神岛主手中的杖头，右掌之中半截杖尾，急刺而出，只听“ 砰 ”地一声，龙布诗被诸神岛主掌力击中前胸，仰面跌开丈余，但左掌却已夺过了诸神岛主手中的杖头，右掌中的杖尾，竟将诸神岛主肩头划破一条血口。

老人们不禁耸然动容，南宫平一掠而前，惊道：“ 师傅，你…… ”

龙布诗双臂一振，翻身跃起，怒喝道：“ 闪开！ ”“ 嗖 ”地一个箭步窜到那石床之前，两截断杖化为判官双笔，直打诸神岛主前胸、头顶、双肩的七处大穴！

诸神岛主见了他这种打法，也不禁微微变色，双肩一沉。双掌自肋下翻出，并掌直击，口中喝道：“ 回去！ ”

龙布诗甩肩滑步，以攻制攻，连击三招，怒喝道：“ 放屁！ ”

哪知他方一张口，便有一股鲜血，直射而出，原来他方才一掌，已受了内伤，血箭自诸神岛主耳侧掠过，星星点点，却都激射在诸神岛主头脸之上！

南宫平心头大震，只见他师傅仍然毫无畏色，全力进击，这一股鲜血，似乎又激动起那些老人的热情，三三两两纷纷拥了上来，只有那些本在山窟中的老人，却仍然远远站在一边袖手旁观。

风漫天双肩一耸，对南宫平沉声道：“ 你可看到，只要前面的老人群情一怒，这岛主便立刻陷入孤立之境，除了这几个执事老人，或许还会为他一战，后面的那些老人，身上的血早已冷透了。 ”

南宫乎全神凝注着师傅的安危，答非所问，沉声道：“ 只到此刻，这岛主犹未站起身子，他若站起身子，家师只怕…… ”

风漫天冷笑道：“ 此人早年走火入魔，双腿已成残废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”

南宫平心头一动，突听“ 砰砰 ”两声，龙布诗再次翻身跌倒，诸神岛主的身子也摇了两摇，原来不死神龙与诸神岛主两人，又已各各中了对方一掌，要知诸神岛主掌虽先发，但龙布诗不救自身，垂危出掌，是以才能击中对方，他若不拼得自己先挨一掌，又怎能击得中诸神岛主？

南官平惊呼一声，奔到龙布诗身前，道：“ 师傅，你怎么样了？ ”

龙布诗面如金纸，惨然一笑，道：“ 你先看看那些人怎样了！ ”

南宫平回首望去，只见那些麻衣老人，竞在刹那间恢复了生气，齐地展动身形，将那诸神岛主围在中央。

诸神岛主瞑目端坐，面色更是苍白如死，过了半晌，突也张口喷出一股鲜血。风漫天双目一张，人呼道：“ 他也受了重伤！ ”

第一八章　诸神岛主

诸神岛生缓缓张开眼睛，只见面前的老人们，虽然既不呼喊，亦未动手，但双双眼睛却已都露出了愤怒之色，他们埋藏了多年的愤怒与情感，此刻都从目光中宣泄，那眼色是何等可怖，普通人若被这许多双眼睛望上一眼，也要心寒胆裂而死！

风漫天厉声道：“你本已半残半废，此刻又重受伤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诸神岛主缓缓道：“不错，我已受重伤，再无话说，只有让位了。”

他阴恻恻一笑，接道：“我非但让位，还要让出性命，只是你们应该让我先去料理一下后事。”

老人们闭口不言，风漫天正待说话，却听龙布诗呻吟着道：“让他去！”

风漫天自然从命，“诸神岛主”目光望向那五个麻衣黄冠的执事老人，道：“你们呢？”

执事老人对望一眼，一言不发，齐地转身远远走了开会。

诸神岛主惨然一笑，道：“好好，连你们也背弃我了……”

突听一声厉呼，五个金毛兽人，齐地纵身而起，扑向老人们之中，一个老人稍微大意，竟被他们生生裂为两半，惨呼一声，血肉横飞！

其余的老人谅怒之下，展动身形，但见他们手掌一扬，便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掌风响起，接着又是两声凄厉无比的惨呼，两个金毛兽人身躯凌空抛起一丈，“噗”地跌在地上，跌得头断骨折！

诸神岛主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他直到此时此刻，喝声中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慑人之力。

众人微一迟疑，果然齐齐住手，诸神岛主微一招手，剩下的三个兽人，一起跪了下来，诸神岛主道：“你们为我拼命，可是还愿意跟着我？”

兽人们垂首称是，诸神岛主微微一笑，长叹道：“想不到你们虽然没有完全成为人形，却有一颗人心，竟比他们还知道忠义两字。”

五个麻衣黄冠的执事老人，齐地垂下头去，诸神岛主朗声道：“好！抬我回去！”

三个金毛兽人抬起石床，走向山窟，诸神岛主道：“日落时便有回音！”

风漫天冷冷道：“怕你没有回音！”

诸神岛主冷笑一声，突地回头望了南宫平一眼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终于一言未发，逐渐远去。

龙布诗此时面色已越发难看，甚至连呼吸都已渐渐微弱。

南宫平见了他师傅的伤势，满心怆痛，突地长身而起，厉声道：“各位昔日俱是英雄，怎地今日却变成了懦夫，各位若是肯早些动手，家师何至如此，他老人家为了要伤那岛主，不惜自己先挨一掌，各位见了，心中有何感想？”

众人木立当地，目光又变得黯然无光，南宫平仰夭悲嘶道：“师傅呀师傅，你力不能胜，也就罢了，何苦以身为饵……”

龙布诗缓缓张开眼来，凄然笑道：“平儿，坐下来，听为师说个故事！”

南宫平愕了一愕，不知他师傅此刻怎有心情来说故事，但终于还是长叹一声，缓缓坐了下来。

此刻众人已被“不死神龙”的义勇所慑，人人俱是木然闭口，凝神倾听，微风穿林，花香满地，四下一无声息。

只听龙布诗缓缓道：“ 亘古时森林中还无人迹，百兽相依，既无争战，亦无凶斗，当真是舒适安乐的太平盛世…… ”

他面上也展露着一种幸福的憧憬，仿佛在期望这种日子的重新来临。

然后，他笑容突敛，接着道：“ 哪知这样的日子过未多久，森林中突然来了一只恶兽，每天要吃一只野兽，百兽惊乱，但却不能抵挡，只有任那恶兽摧残，到后来百兽卖在无法忍受，便暗中集在一起，集会研讨。

“ 但这些弱兽想尽办法，却也想不出一条可以击倒平兽的妙计，只有一只兔子，说他有杀死恶兽的方法。

“ 百兽半信半疑，那兔子也不多话，回到家里，以极强的毒汁，涂遍自己全身，然而跑到那恶兽之处，以身进奉。那恶兽将它吃了，毒性立刻发作，翻滚着死了，森林重又太平，但大家心里，却都为那侠义的兔子难受。你说那兔子的牺牲，是不值得的么？ ”

他断续着说完了这个故事，四下更是寂无声息，南宫平垂下头去，泪珠簌然而落。

“ 不死神龙 ” 龙布诗微微一笑，道：“ 我方才环视此岛，知道万难逃出，便决定学那兔子，牺牲自己，换取大家的幸福。

“ 方才那岛主一招‘ 赤手擒龙 ’，本是诱招，他算定我必可避过，哪知我不避不闪，却把握住那一发千钧、稍纵即逝的时机，一招将他击伤，平儿，为师虽也身受重伤，但你说这伤受得可值得么？ ”

南宫平手抹泪痕，却见四下的老人，面上俱是恭敬钦慕之色，心中亦不知是难受，抑或是得意。

风漫天道：“ 龙大侠，在下……在下…… ” 他语气哽咽，无法继续，俯下身来，为龙布诗查看伤势，又有许多老人，取来些丹药，龙布诗虽然自知伤势难愈，却俱部含笑受了。

这些人虽然得到胜利，但胜利却来得这般凄苦，是以人人心中，俱都十分沉重。虽然满地俱是美食，却无一人享用。

月色渐渐偏西，晚霞染红了西方的天畔，是日落的时分了。

一个金毛兽人飞步而来，手中捧着一方素笺，风漫天接来一看，双眉微皱，朗声念道：

“ 余已决心让位，有意逐鹿岛主之位者，可随使者前来，公议岛主之位属谁。 ”

龙布诗此刻已被抬在一张铺满鲜花的床上，南宫平默坐在一旁，风漫天朗声念完，已走了过来。他此刻满心难受，只望龙布诗能伤愈而已，至于谁去继那岛主之位，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

金毛兽人等了许久，老人群中，才走出几个人来，那五个麻衣黄冠的执事老人，又是互望一眼，也一起自林中走出。

风漫天突地大喝一声，道：“ 无论谁做岛主，都莫要忘了龙大侠今日的牺牲，否则我风漫天便和他拼了！ ”

龙布诗缓缓道：“ 你原该去的…… ”

风漫天道：“ 经过这次事后，那岛主之位，只不过是个虚名而已，此后凡事俱得公决，才不负龙大侠这番苦心！ ”

龙布诗微微一笑，只见那金毛兽人大步前行，后面无言地跟着一群老人。这些人里，有的是想去继那岛主之位，有的是想去一观动静，还有一些老人，神情已近于疯痴，还忘不了他们在山中所研究之事，是以便也跟着去了。

夜色渐深，方自过了半晌，突地一阵“轰隆”之声，自山窟那边响起，却如雷鸣一般，刹那间便又寂绝。

但风漫天以及剩下的老人们一听这阵响声，面色齐地大变，风漫天惊呼一声：“不好……！”一跃而起。

南宫平惊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风漫天却已与那些老人一起飞身向响声发作之处掠去。

龙布诗道：“平儿，你去看看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故。”

南宫平应了，如飞赶了过去，他身怯之轻快，比昔日已不知胜过多少，刹那间便又到了那一片山壁前面，只见山窟的秘门紧闭，风漫天和一群老人满面惊惶，立在山壁之前，一个个呆如木鸡，也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之事！

南宫平愕然问道：“怎地了？”

风漫天以手扯须并顿着他新砍的木杖，恨声：“该死该死，我竟忘了这一关，想不到那厮心肠竟这般狠毒……”

南宫平见了他大失常态，心里也不觉甚是惶乱，又追问了一句，风漫天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这山窟本是前人乱世中避难之地，出入口处，也与宋未时那些死人墓一般，有一方断龙之石。此刻那岛主已放下断龙之石，出入通路，便完全封死，那些入了窟的朋友，势必也要随他一起活活闭死在这山窟之内了。我本已看出他失去岛主位后，已有必死之心，却想不到此人竟如此疯狂残酷，临死之际，还要拉上这许多殉葬之人！”

南宫平唏嘘半晌，想到那许多人在山窟中的绝望等死之情，心下不禁大是恻然，垂首道：“不知是否还有方法援救他们？”

风漫天摇头道：“断龙石一落，神仙也难出入，不但再也无法去救他们，便是我们的情况……唉！”

南宫平大惊问道：“怎地？”

风漫天道：“这岛上所有盐米日用之物，俱在山窟之内，岛上虽有飞禽走兽，但数量极是稀少，否则我也不必自中原将野兽带来，此后……”他苦笑一下：“我们只怕唯有以树皮草根充饥了！”

众人心情沉重，缓缓走了回去，南宫平心头一动，说道：“此岛既已无法居留，大家不如一起设法回去。”

风漫天道：“万里远洋，莫说不能插翅飞渡，便是勉强造些木筏小舟，又怎能禁得起巨浪冲激。”

南宫平道：“前辈你上次岂非也是自此岛渡至中原的，这次难道就……”

风漫天长叹道：“岛上本有十艘以万年铁木制成的‘接引舟’，巨浪所不能毁，以我等这样的武功，本可惜以飞渡，但……唉！那，接引之舟此刻已只剩下三艘，而剩下的三艘，也俱都在山窟之内！”

胜利的果实还未尝到，岛上便已密布起重重愁云。

在焦虑中过了三五日，龙布诗的伤势虽稍有起色，但仍极沉重，众人想尽了方法，甚至不惜耗费真气，为他诊治，但那诸神岛主的掌力，委宾惊人，若非龙布诗这种由许多次死里逃生而磨练出的坚强意志，钢筋铁骨，只怕早已丧身在他这一掌之下！

岛上幸好还有一道流泉，可供众人饮用，但众人的心境，却似在沙漠中一般枯苦。龙布诗若是睡了，南宫平便与那些老人谈论些武功，他胸中藏有无数本妙绝天下的武功秘籍，再得到这种身经百战的武林高手指点，进境更

是惊人，但有时他想起自己一生或将终老此乡，即使学成盖世武功，又有何用？一念至此，不禁更为之唏嘘感叹，悲从中来。

过了数日，天气更是闷热，南宫平手里拿着柄纸扇，正为龙布诗驱着蚊蝇，龙布诗叹道：“ 平儿，苦了你了。 ”

南宫平黯然笑道：“ 苦的是你老人家，师傅，我真想不到你老人家怎会自华山之巅，到了这里？ ”

龙布诗长叹一声，道：“ 此事说来真是话长，那日，为师上了华山之巅，见到叶秋白她竟然未死，心里亦不知是惊是喜，一路上她弄了那些伎俩想来愚弄于我，我本是一时赌气，见了她之面，见到她那般憔悴，心里的闷气，早已无影无踪。 ”

南宫平暗叹忖道 :“ 师傅虽是一世英雄，却也未免多情，而我对吟雪……唉！ ”

龙布诗接道：“ 在那刹那之间，我呆立在她面前，也不知要说什么，哪知…… ” 话声未了，突听远处一阵大乱惊呼之声，此起彼落。

龙布诗变色道：“ 什么事？ ”

南宫平道：“ 徒儿去看。 ” 拧身掠出了那小小的木屋，只见林中人影闪动，往来甚急！

又听风漫天厉声道：“ 四下查看，我守在这里！ ”

南宫平循声奔去，到了那一道流水之边，只见道旁倒卧着四具尸身，风漫天手拄木杖，面色铁青，卓立在尸身之旁。南官平大惊之下，脱口问道：“ 他们怎会死了，难道那…… ”

风漫天沉声道：“ 你看！ ”

南宫平俯身望去，赫然见到那四具尸身，竟已变得通休乌黑，有如腐肉一般，奇臭难闻。他们身上并无伤痕，但四肢痉挛，面容扭曲，竟似中了剧毒的模样。南宫平骇然道：“ 莫非水中有毒！ ”

风漫天方待答话，已有一个老人如飞奔来，手里拿着一只银碗，往溪中勺了半碗溪水，银碗立即变为乌黑！

南宫平大惊道：“ 水中果真有毒！ ”

风漫天木立当地，有如死了一般，这岛上唯一的水源若已有毒，那么众人当真是不堪设想！

三人一起呆在当地，只听流水之声，潺潺不绝。

南宫平突地大喝一声：“ 不要紧，这条溪水，乃是活水，他即使在源头下毒，毒水也有流尽之时，只要在溪头轮流看守。我们便不至渴死！ ”

风漫天精神一振，应道：“ 立时便去！ ”

此刻已有许多老人四下寻找过了，却空手而回，当下便有两人，奔去源头看守。

风漫天叹道：“ 幸好此溪乃是活水！可算不幸中之大幸，但此事并未结束，我们若不找出那下毒之人，此后便永无宁日了！ 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谁也猜不出这下毒之人究竟是谁。

南宫平目光一转，面色突又大变，脱口惊呼道：“ 你看！ ”

众人目光，随着他手指望去，只见那边树林之中，赫然竟有一股浓烟冲起，浓烟中夹杂着火苗，一阵风吹过，火势立刻大盛！

风漫天惶然失色，大呼道：“ 果林失火！ ”

呼声未了，他人已冲出三丈开外，南宫平紧跟在他身后，两人并肩飞驰，

南宫平满心惊惶，也未发觉自己的武功怎已变得和风漫夭相去无几，一霎时便已到了那着火的树林边。赤红的火焰，在浓烟中飞舞，众人立在林旁，火焰却已几乎逼上了他们的眉睫！

风助火威，火势更盛，长约里许的果林，刹那间使已变为一片火海，这果林此刻已是等于是他们日后的粮食来源，但此刻却都已变为焦木！

风漫天呆了半晌，仰夭悲嘶道：“苍天呀！苍天……’

两个长髯老人，本自失神地站在他身旁，此刻突地仰天大笑道：“烧得好，烧得痛快……”一面大笑，一面竟在地上狂舞起来，原来这两人久过平凡生活，骤逢巨变，竟急得疯了！

风漫天咬一咬牙，双手疾伸，点住了他两人的穴道，哪知这边笑声方住，火林中竟响起几声凄厉的惨呼，一响而绝。

接着，两条人影，闪电般自火焰中窜出，赫然竟是方才寻查未归的老人，满身俱已着火，须发更早已燃起。

当先一人，立刻和身扑在地上，连滚数滚，南宫平身形一闪，这人便已自他身旁滚过，远远滚到一丈开外，滚灭了满身火焰，方自翻身掠起，戳指林内，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”一言未了，突又跌倒！

南宫平急问：“是谁？”掠前一看，只见此人满身衣衫肌肤，俱已被烧得有如焦炭一般，虽仗着深湛的内功，挣扎至今，但此刻却已气绝身死。南宫平无暇再顾，急地旋身，只见另一人仰夭卧在地上，身上火焰，犹在燃烧，但人却早已身死！

风漫天面色焦急沉重，顿足道：“谁？是谁？”突地回转身子，目光直视着南宫平，一字一字地缓缓道：“会是她么？”

南宫平茫然道：“谁？”

风漫天道：“梅吟雪！她不但对岛上之人，都已深恶痛绝，便是对你，亦怀恨在心，像她这样的人，性情那般高傲倔强，对你用情又那般深厚，再加以她的智力与武功，说不定……”突地顿住语声，不住咳嗽道：“但愿我猜错了。”

南宫平木立当地，动弹不得，风漫天虽然怕他心里难受，没有再说下去，但伦却已想到，此事大有可能。

风漫天长叹数声，突又变色道：“快些回去，莫被敌人再坏了那边的房舍！”

话声未了，众人已一起闪电般向来路奔回，一路上南宫平只觉自己心房跳动，仿佛有什么不祥之兆，心下更是着急。

奔行一段，放眼望去，房舍仍是无恙，他心情稍定，大声唤道：“师傅……师傅……”如飞掠到龙布诗养病的竹屋前，探首一望，面色立变，身子摇了两摇，“噗”地坐到地上，嘶声叫道：“师傅……师傅……”竹屋中的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，竟已赫然不知去向！

风漫天等人，亦是面色大变，顿足惊呼，风中带来一阵火焰的焦的，火焰的燃烧声，有如蚕食桑叶一般，“哔剥”作响。

风漫天沉声道：“龙大侠失踪，大家俱都有寻找之责，一半人留守此间，一半人随我……”

只听一人冷冷截口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！”五个发髻零乱的长髯老人，并肩而出，一排走到风漫天面前。为首一人接口道：“这岛上本是一片平和，人人都能安度天年，自从你回来之后，便弄得天下大乱，你早该自杀以谢众

人，还有什么资格在此发号施令！”
风漫天变色道：“你们难道愿意像幽灵死尸般被那疯狂的魔王控制？”
长髯老人冷冷道：“纵是那样，也比此刻眼看就要饿死渴死好得多了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向风漫天缓步走了过来。
风漫天厉声道：“你要怎样？”
长髯老人道：“杀了你！”轻飘飘一掌击向风漫天前胸！
风漫天道：“不知好歹，自甘为奴，早知你们俱是这样的人，我又何苦多事。”
说话之间，掌杖齐施，攻出七招，脚步丝毫未动，那老人招式虽奇诡，但内力却毫不强劲，七招之内，便已被风漫天攻退，原来他本在山窟中苦修丹炉黄老之术，烧铅炼汞，妄想能炼得金丹，以成大道，哪知他炼出的金丹服下去后，不但不能成仙，反而摧毁了他的内功！
另四个老人目光一转，齐地挥掌攻了上来，竟将风漫天围在中间，十掌连发，招式有如海浪一般，澎湃而来，连绵不绝。
风漫天武功虽高，却也抵挡不住，刹那间便已险象环生！
人群中突地响起一声轻叱，一个老人，飞掠而出，挥掌急攻，大声道：“宁可自由而死，不愿奴役而生，风兄，我来助你！”
有些人本已跃跃欲动，听到这句喝声，立刻振臂而起。
另一老人冷冷道：“好死不如歹活，老夫还未活够哩！”
于是又是许多人加入重围，与风漫天为敌，立刻间这许多俱曾光耀江湖一时的武林高手，竟成了混战之局，但见掌影如山，掌风往来冲激，有如闷雷一般，隆隆作响！
突听一声大喝；“住手！”接着又有两人叱道；“住手！住地！”三个白发老人，手里横抱着三具尸首，自外面飞步而来！
当先一人大声道：“方才又有三位朋友，被人暗算在乱草之间，满身紫涨而死，岛上险象环生，大家同心协力，还未见能度过难关，若再自相残杀，便当真要死无其所了！”
众人一起住手，面面相觑，目光中虽仍有愤恨之色，但果然绝无一人再启战端。突听南宫平朗声道：“天无绝人之路，此处上有青天，下有活土，以我众人之能，难道还会饿死在这里？”
风漫天道：“正是，只要找出那纵火放毒的罪魁祸首，此后再能同心协力，共谋生机，何难将荒山变为乐园。”
这几句话一句接着一句，说得俱是义正词严，掷地成声！
众人哪还有反驳，当下果然依了风漫天之意，留下一半看守，另一半四下分散，一面去探查敌踪，一面去寻找龙布诗的下落。
南宫平满胸悲痛，满心焦急，虽然担心的是他师傅的生死凶吉，却更怕这暗中的敌人便是梅吟雪，如若真是梅吟雪做出此事，那么又叫这恩怨分明的侠义男儿如何自己！只因梅吟雪对他虽然恩情并重，但此情此景，此时此刻，他仍不能将梅吟雪饶恕。
海涛拍岸，海风刮耳，南宫平行走在海边峥嵘的岸石间，那内中不知埋葬了多少武林英雄的黑屋，便矗立在他眼前！
他缅怀着这些一代之雄的雄风豪迹，满心热血如沸，他用尽目力，遥视海面，海面上绝无船影。海面上若无船只，梅吟雪又是从何而来？莫非梅吟雪并未做出此事，那么这暗中的敌人又是谁呢？

他并无搜寻的方向，目光茫然四望，突地！他瞥见一只草鞋，遗留在乱石间，鞋头向东，鞋跟朝南，草鞋上有一滴血迹，滴落在草鞋的尖端。南宫平心念一动：“这难道是师傅他老人家留下来的！”当下再不迟疑，循着鞋尖所指的方向掠去！

约莫七八丈开外果然又有一只草鞋，鞋尖却斜斜指向偏西。

南宫平身形一折，追寻而去，只见一片黑色的崖岩，横亘在海边，山壁如削，下面便是滔滔的海水，他依稀估量，这片崖岩，仿佛便是已被断龙石封死的山窟所在，他用心探查了一遍，这片崖岩果然生似一片浑成，其中绝无通道。

夕阳西下，晚霞光照着海面，他无奈地在一方山石上坐了下来，突听一阵轻微的人语，自削壁下的海面上隐隐传来，赫然竟仿佛是那岛主的语声：“龙布诗脚上本有草鞋，此刻却是双足全赤，这其中必有古怪！”

语声乍起，南宫平便已闪身躲在一片山石之后。语声未注，削崖边果已露出了那诸神岛主宽阔的前额和蓬乱的头发！

南宫平凝息静气，只见诸神岛主伏在一个金毛兽人的背上，自削崖下飞身而上，那金毛兽人健步如飞，身形数闪，便已转入山岩之内。

南宫平毫不迟疑，立刻跃到他们上来之处，凝目一看，纵身而下，他此刻轻功已大非昔比，只要崖身有些许突出之处，他便可惜以落足，转瞬间便已直落而下，只见一片汪洋，辽阔万里，雪浪如山，生于足底，哪有存身之处？

他微一迟疑，面向山壁，再次攀上，目光四下搜索，突地发现崖壁上蔓生着一块藤罗，风吹藤罗，飕飕作响，不问可知，这藤罗之间必定有一处神秘的入口。

他掌上满蕴真力，拨分藤罗，枯枝纷纷分开，山壁上果然露出隙口，南宫平腾身而入，隙口的窟道，也仅可蛇身而行。

南宫平手足并用，前行了十数丈，地势忽宽，前面却是一个无人的洞窟，钟乳如林，五光十色，仿佛已至止境。南宫平心头一怔：“师傅怎会不在这里！”逡巡了半晌，突然奋身一跃，跃至角落，只见两只倒悬着的石乳之间，果然又有隙口，却被一面极厚的木墙所堵。南宫平举手一击，这面木墙，竟是坚如铁石，纹风不动。

他暗调一口真气，方待全力一掌击出，忽听顶上“咯”的一响，两只钟乳，缓缓升上，钟乳后闪电般跃出两条人影，一人在左，一人在右，“呼”地两掌，击向南宫平左右两肋，赫然竟是两个金毛兽人！

南宫平大喝一声，拧身错步，掌势横扫，他掌上本已满凝真力，只听“砰”地一声，右面一人，立刻被他击飞一丈，撞上石壁，口喷鲜血而死！

左面一人怪吼一声，左掌右拳，攻出三招，力道强劲，招式奇诡，举手投足间，更有一种疯狂的兽意，竟完全不顾自己的生死。南宫平倒退三步，心头暗暗吃惊，哪知三招过后，这兽人招式突地一顿：怪吼一声，和身扑上！

南宫平只见他双臂大张，空门尽露，哪里还是方才那般奇诡的招式，但南宫平却生怕他这一招之中，另藏精妙的后着，左掌一引，右掌斜斜劈去，亦是诱敌之招，却见那金毛兽人竟不知闪避变化。南宫平心头一动：“莫非他只学会三招：”掌势再不迟疑，并撞而出，那兽人双臂还未合拢，已被南宫平双掌击在胸前，“砰”然一声如中木石！

只见他身子摇了两摇，目中激厉着野兽般的光芒，竟仍立不倒，但满口

森森白齿之间，却沁出了一丝丝鲜血！

古洞阴森，光线阴黯，南宫平只见这兽人竟又一步一步向自己走了过来，神情有如恶魔一般，心头也不禁微微发寒，全力一掌击出。

他方才那一掌是何等力道，这兽人着着实实中了一掌，竟仍未死，他却不知道这兽人腑脏早已寸寸断裂，只是仗着天生的一种凶悍之气，延续至今，那能再禁得住一掌，掌势未至，那凌厉的掌风，已将他身子击飞，喷出一口鲜血，立时身死！

南宫平松了口气，定神望去，这才发现，方才堵注隙口的木壁，竟是一艘木艇，木艇直立，船底便有如木壁一般。他心念一闪，便已知道这木艇必定就是风漫天口中所说那铁木所制的接引之舟，心头不禁大喜，箭步掠入。进去便是一方石室，室中满堆着包裹水缸，角落里一张石床上，仰天卧着一人，胸膛不住起伏，仿佛熟睡未醒，却正是“ 不死神龙 ”龙布诗！

南宫平大喜唤道：“ 师傅…… ”

唤声未了，突听身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 你也来了，好极好权！ ”

南宫平心头一震，霍然转身，诸神岛主掌中握着两支竹杖，伏在最后一个金毛兽人的身上，不知何时赶了回来。

阴暗的光线中，这老人一双眼睛却亮如明灯，目中竟也充满了疯狂的兽意，神情间更显示着疯狂与不安，哪里还像是南宫平初次见到时那镇静、睿智而情感麻木的老人。

南宫平知道这岛主幽居数十年，本已有些疯狂，失势的刺激，更使得他潜伏着的疯狂全部爆发出来，是以他才会做出这些疯狂和几乎灭绝人性之事。刹那间南宫平心头既是惊惶，又是愤怒，怒叱一声，厉声道：“ 那纵火、下毒、杀人之事，全是你做出的么？ ”

诸神岛主哈哈笑道：“ 除了老夫还有谁人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那些人既背叛了老夫，老夫就要叫他们死尽灭绝！ ”

疯狂的笑声，疯狂的语声，说到“ 死尽灭绝 ”四字，他目中的光芒，更有如毒蛇一般！

南宫平心头一震，缓缓退到龙布诗所卧的石床边，他每退一步，那金毛兽人便逼近一步，南宫平剑眉一轩，突地奋身扑上。

金毛兽人脚步一缩，退到木艇旁，诸神岛主道：“ 你也敢与我动手么？ ”

南宫平厉声道：“ 不但要与你动手，还要将你除去！ ”双掌飞扬，幻起一片掌影。

诸神岛主大笑道：“ 好！ ”掌中竹杖轻划，便已划入南宫平掌影之中。

南宫平奋起精神，全心全意地施出招式，虽以他自幼所习的神龙掌式为主，其中却夹杂着各门各派的武功精华，掌式之变化，飞灵空幻，当真有如天花缭绕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诸神岛主笑道：“ 南宫家中，果然都是聪明男儿，老夫给了你几本死书，不想你便已可施出这般活招来。 ”竹杖一挑，连破七招！

那金毛兽人身形已十分巨大，他伏在兽人身上，更显得高高在上，十数招一过，南宫平心念一闪，掌招不攻诸神岛主，反而向兽人攻出。那兽人双手后托着诸神岛主背臀，空自怒吼连连，却无法还手，南宫平三招方出，他已退到了外面的石窟。

南宫平精神一振，掌式更见凌厉，曲时侧掌，一招“ 贯日长虹 ”，斜斜划去，这一招本是峨嵋掌法中的妙着，哪知他招式方出，前面已被一片杖影

封住。

诸神岛主道：“你连攻十五招，此刻轮到老夫了。”语声未了，那两条竹杖，已带着满天劲风，山岳般压了下来。

他竹杖由守化攻，南宫平只听竹杖丝丝划风之声，在他耳侧往来纵横，面前更满是青竹杖影，突地漫无风声，变作了一缕锐风，直点南宫平双眉之间。

南宫平心头一懔，后退七步，背后已是石壁，竹杖如形影跟踪而来，南宫平脚步一滑，贴着石壁，滑开数步，只听“叮”地一声，那轻轻一条竹杖，竟将坚如金铁的石壁，划开一条裂口。碎石纷飞，雨点般扫向南宫平的面目。

南宫平大惊之下，随手抄起了一具兽人的尸身，挡了过去！

“砰”的一声，碎石击上了尸体，那尸身血液尚未凝固，被力道如此强猛的碎石一击，鲜血立刻激射而出，竟溅得那金毛兽人一头一脸。

血腥之气，突地激发了这金毛兽人体内潜伏的凶残兽性！

只见它突地厉吼一声，一把抓住了那具尸身，双臂一分，生生将尸身裂为两半，抓出腑脏，放到口中，大嚼起来！

诸神岛主再也无法伏在这兽人背上，连声厉叱道：“放下，放下……”那兽人竟也不再听命于他。诸神岛主长叹一声，喃喃道，“野兽终归还是野兽。”举杖一点，点中了这兽人的穴道，凌空跃了下来，他双腿似乎完全瘫软，不能用力，只有以竹杖点地。

但是他身形方自站稳，南宫平已扑了上来，诸神岛主掌中两条竹杖，轮流点地，身形飞跃，换了两招，突然全力一杖扫来，南宫平难挡锐锋，闪身避过，眼前一花，诸神岛主已飞身掠入石室！

南宫平惊唤一声，随声而入，只见诸神岛主坐在石床上，掌中竹杖的尖端，紧抵着龙布诗的咽喉，冷冷道：“你还要你师傅的命么？”

南宫平心头一震，呆在地上，不敢再进一步！

诸神岛主缓缓道：“他已被我点了睡穴，动弹不得，此刻我举手之劳，便可将他杀死，除非……”

南宫平大声道：“除非怎样？”

诸神岛主道：“除非你乖乖地依照老夫的命令行事。”

南宫平怒骂道：“想不到你这样的身份，还会做出如此卑鄙之事！”

诸神岛主大笑道：“老夫久已年老成精，再也不会中你激将之计，你若不听话，也只得由你，但你师傅的性命，便要送在你的手上！”

南宫平呆了半晌，长叹道：“你要我怎样？”

诸神岛主面色一沉，道：“我座下侍者，全已被你害死，你自然要代他们服些劳役，限你一个时辰之内，将这大艇运至洞口，再将这洞中之物，全部运到艇上。你若延误一刻，或是妄想报讯于人，哼哼，后果如何，我不说你也该知道。”

南宫平大惊道：“你要离开此地？”

诸神岛主道：“不错，这岛上已成一片荒原，老夫难道也要像野人般留在这里，只可惜老夫的计划未能全部完成，但是……”他仰天狂笑道：“那些人虽然未死，活着的日子却也够他们受的！”

南宫平惊怒交集，木立当地，诸神岛主道：“但是你大可放心，老夫不但要将你师徒两人一起带走，或许还要将老夫数十年苦心研究的医术传授给你。你且瞑目试想一下，你手上若能掌握别人的生命，随意移殖别人的身体

器官，那么是什么滋味！”

南宫平仍是动也不动，怒道：“谁要你……”

诸神岛主掌中竹杖轻轻向前一送，厉叱道：“还不动手！”

南宫平暗叹一声，他宁可受到再大的屈辱，却也不愿他师傅的性命受到伤害。

那木艇不但体积庞大，而且甚是沉重，南宫平费尽气力，才将所有东西全都运到洞口，洞口外便是万丈汪洋，原来这里另有一条通路，斜斜通下，直达海面。

等待他一切办妥，早已精疲力竭，满头大汗。

诸神岛主阴森森笑道：“做得好！现在你乖乖在洞口，不得妄动！”

南宫平无可奈何，只得应了，在洞口等了半晌，只见那诸神岛主肩上驮着龙布诗的身子，以竹杖点地而来，一面喝道：“将木艇推下海面，你自己后退三步！”

南宫平奋力推下了木艇，只听“嗖”地一声，诸神岛主已飞身上了木艇，喝道：“你也上来！”

南宫平若不上去，他师傅却已身在艇中，当下他只得咬紧牙关，跃上木艇，诸神岛主竹杖一点，木艇便远远荡开。

他竹杖在水中轻轻划动几下，便已离岸甚远，海涛如山，船只摇荡，诸神岛主面上的神色，突地变得十分黯然，沉声道：“拿起船上木桨，用力划船，老夫在这里为你掌稳了舵！”

南宫平看了看他面上的神色，缓缓道：“我本不愿留在此岛，但你已花了数十年心血在此岛上，如今舍得离开么？”

诸神岛主冷冷道：“舍不得！”

南宫平心头一喜，脱口道：“既然不舍，不如归去！”

诸神岛主道：“虽然不舍，也要走的。”

南宫平又何尝不想离开此岛，他不舍的只是此刻还留在岛上的朋友，当下只得暗叹一声，划动木桨。只见那诸神之岛，越来越小，到后来只剩下那栋黑色屋宇的屋顶，到后来连屋顶也隐没在海天深处。

诸神岛主竹杖仍然不离龙布诗的咽喉，但眼帘深垂，仿佛已睡着了。

南宫平心头一动，悄悄抬起掌中的木桨，当头向诸神岛主抡去！

哪知他手掌一动，诸神岛主便已霍然张开眼来，南宫平奋力抛下木桨，大怒道：“你到底要将我师徒两人怎样？”

诸神岛主冷冷笑道：“我要你在一年之内，学会我的医术，然后再以我移形之术，将我这两条残废的腿治好！”

南宫平怒道：“谁要学你那疯狂的医术！”

诸神岛主道：“不学也得学，要知这本非请求，而是命令，你若不学，哼哼！你师傅的两腿，也要终身和我一样了！”

南宫平惊问：“什么！难道你……”

诸神岛主道：“不错，我早以绝重的手法，将他双腿点为残废，你若想要将他医好，便得先学会我的医术，先将我双腿治好。”

南宫平大喝道，“我与你拼了！”方待奋身而起，只见诸神岛主掌中竹杖一点，冷冷道，“你敢妄动一动么？”

南宫平黯然长叹一声，垂首坐了下去，道：“你……你为何要这样做法！……”

诸神岛主道：“只因老夫自己虽有移形换体之能，但自己却无法替自己施行这移形换体之术。”

南宫平道：“岛上数十百人，你为何偏偏选中了我？”

诸神岛主微笑一下，缓缓道：“这其中自有原因，但此刻却不能告诉于你！”

南宫平见到他面上的笑容甚是古怪，似乎在此事之中，又隐藏着一些秘密，一时之间，心间不觉大是疑惑，举起双桨，奋力向前划去！

也不知划了多远，他只觉掌心发热，心头思绪却渐渐平静，不时思索着脱身之计。

夜已颇深，星光映入海面，这一叶孤舟，飘荡在漆黑而辽阔的海面上，显得是那么寂寞而孤凄。

诸神岛主仰视星群，借以辨别着方向，在这凄凉的海面上，他日中的疯狂之色，也已渐渐变为沉重的忧郁，仿佛心中也藏着许多心事。

突地，海风渐劲，一阵狂风，吹来了一片乌云，掩住了天畔的十数点星光。

诸神岛主目光望处，面色大变，脱口呼道：“不好——”

南宫平道：“怎样了！”他实在不愿再听到这“不好”两字！

诸神岛主沉声道：“刹那之间，暴风立至！”语声未了，那片乌云，已扩大了数十百倍，转眼间竟将满天星光，一起淹没。

海风更劲，风中又夹杂了豆大的雨点，海浪也如山涌起。若换了普通的木船，立刻便是覆舟之祸。诸神岛主微一迟疑：随手拍开了龙布诗的穴道，将他扶了起来，龙布诗吐出一口长气。

南宫平大声唤道：“师傅，你老人家无恙么……”

龙布诗目光四扫一眼，惊怒交集，厉声道：“老夫怎地到了这里？”

诸神岛主沉声道：“此刻不是说话之时，此舟虽非凡木所制，但也禁不得这大的风浪，看这暴风来势，却仿佛是龙卷之风，你我只有施展‘千斤坠’的身法，压住此船！……”

就在他说这几句活的工夫，狂风暴雨，已漫天而来，四面的海浪，如山涌起，这小小一叶孤舟，便有如弹丸一般随浪抛起。

南宫平等三人大喝一声，同施内力，镇压着船只，那惊涛骇浪，一个接着一个打上木艇，四下更是一片漆黑，南宫平更是满身水湿，他寻着了一只铁桶，倒出艇中的海水，但海浪滔天，艇中海水，仍是有增无减！

情势的危急惊险，使得他们三人已抛去彼此间的私仇与成见，同心合力，来与风浪博斗。

但这却是一场艰苦已极的战争，只因风浪越来越大，这木船虽非凡品，他们三人虽有一身卓绝的武功，但看来仍是凶多吉少。

海风呼啸，再加以暴雨声、海浪声，混成一种惊心动魄的乐章，弥漫了天地，比战场上千军万马的杀伐之声，还要令人心悸。

诸神岛主勉强睁开眼睛，大声呼喊道：“龙布诗、南宫平，我将你两人带来海上，你两人心里可在怨我？”

龙布诗、南宫平面色凝重，闭口不语。

诸神岛主突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人力到底难与天争，我本想将这秘密一直隐藏下去，但此刻你我已是生死俄顷，随时都有舟毁人亡之祸，我也等不及了！”

龙布诗、南宫平心头齐地一怔，同时脱口道：“什么秘密？”

诸神岛主双手紧抓住船檐，手扶着船身，大声道：“你两人可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南宫平呆了一呆，真力一懈，海浪立刻将木艇凌空抛上。

龙布诗牙关紧咬，身子一沉，厉声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诸神岛主仰天大喊道：“南宫平，我便是你的怕父，龙布诗，我便是毁了你一生幸福的人！”

南宫平心头蓦地一震，许多件横亘在心中的疑团，恍然而解！

难怪他对我与众不同，难怪他一定要我传习他的医术！

他离家之时，杀了妻儿，心头自是十分悲哀沉痛，数十年寂寞忧伤的日子，更使得他心里的沉痛悲哀，变作了疯狂，是以他才会做出那种疯狂残酷之事！但是他又怎样会毁去龙布诗一生的幸福？

一时之间，南宫平心头亦不知是悲愤，是怜悯，是惊讶，抑或是愤怒！

只见龙布诗身子一震，面色大变，惊呼道：“你！你便是南宫永乐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就是使得叶秋白恨我一生的——那青衫蒙面人！”

“诸神岛主”南宫永乐拼命抵抗着狂风海浪，他心中的思潮，也正如狂风海浪一般，汹涌起伏。

他嘶声说道：“不错，南宫永乐便是那青衫蒙面人，四十余年前，那时我初见叶秋白之面，便已深深爱上了她，竟忘了我已有了妻子”更忘了我即将要远离人间，来忍受这愁煞人的孤独寂寞。

“但那时你和叶秋白在江湖中已有璧人之称，我又妒又恨，便全心全意地去破坏你们。那些江湖中人，自然不会有人猜出是我做的，只因江湖中谁也不知道‘南宫世家’的大公子会有一身惊人的武功。

“你与叶秋白反目成仇之时，也正是我离家远赴海外之时，我内心愁苦，不可发泄，决心与人间完全隔离，便狠心杀了妻儿。”

一阵狂风刮过，他最后这句话便与震耳的海涛声一起发出。南宫平只觉一阵寒意，直上心头。

龙布诗恨声道：“你虽隔绝了人间，却害得我好苦！”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，便要举掌击去！

南宫永乐大喝道：“且慢，你纵要动手，等我把话说完了不迟！”

他脸上一片水湿，亦不知是海浪抑或是泪珠，嘶声接口道：“但我到了岛上，却仍无法忘记人间之事，更无法忘记你们。日子过得越久，往事却更鲜明，叶秋白在我脑海中的印象，更令我永生难以忘却。”

龙布诗厉叱一声，南官永乐道：“幸好南宫世家中人，世世代代俱是诸神岛主……”

南宫平心头一震，忍不住截口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南宫永乐道：“这诸神之岛，本是‘南宫世家’所创，我‘南宫世家’，每代长子前来，便是要接传岛主之位，这始终是武林中最大的秘密，是以连你都不知道。你初来时我说另有任务给你，便是要待我百年之后，令你传我之位，你于今可知道了么？”

这许多太大的惊骇，已使得南宫平心头变得麻麻木木，只觉眼前一片茫然，什么也看不到了！

龙布诗凄厉地狂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接了岛主之位，仍不放过我们，又令人到中原武林，来寻访我们的踪迹，终于在华山之巅寻着了我们，乘我心神

慌乱之间，立下毒手，点了我的穴道，将我送到此间，苦苦折磨……”

南宫永乐道：“我何时苦苦折磨过你，你撒下那弥天大谎，说要在风露中提取食物，我也装作信了。我要你来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唉！只是不愿你在中原和叶秋白终日相见，我却孤独寂寞地生活在这小岛上，看不到她的影子！”

龙布诗厉喝一声：“我且问你，你将叶秋白藏到哪里去了？”

南宫永乐木然呆了半晌，缓缓道：“叶秋白……她……她已堕下华山之巅，连尸骨都无法寻觅，我受了刺激之后，才会大失常态……”海涛风雨，使得他语声断续不清。

龙布诗大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南宫永乐嘶声道：“她已死了！”

龙布诗身子一震，喃喃道：“死了……真的死了……”突地厉吼一声，手掌一撑船舷，和身扑了上去，一掌拍向南官永乐头顶。

南宫永乐一把接过了他的手掌，惨然狂笑道：“好好，你我数十年的仇恨，今日解决了也好！”只听一阵砰砰之声，两人已换了七掌。

木艇一失平衡之势，立刻随浪抛起，海浪如山压下，船上 的包裹，俱都跌落到了海中。

南宫平双手紧抓船舷，嘶声呼道：“师傅！……伯父，住手……住手！……”

但这两个老人，哪里还听得到他的呼声，两人双腿俱都不能动弹，四掌却纠缠在一起，目光之中，更充满了火焰般的光芒。

南宫平又惊又怖，心胸欲裂，他既不能帮他师傅去杀死伯父，亦不能帮他伯父杀死师傅，海面狂风暴雨，他当真是呼地不应呼天不灵。

突听龙布诗、南宫永乐齐地大喝一声，接着，一个海浪抛起！

木艇一侧，南宫平一声惊呼尚未出口，便已落入海中！

接连几个海浪打来，打得他再也不能挣扎，心中惨然一叹：“别了”！许多亲人的身影，一起在他脑海中闪过，他人已沉入海水，半昏半醒之间，只觉掌上触着一物，他也不分辨那是什么，下意识地反手一把抓住，便再也不肯放松！

一片骄阳，映得海面上闪动着千万条黄金色的光芒，阵阵海风吹得海岸上千百株椰树婆娑作响。

一片黄金色的沙滩上，本来渺无人迹，但此刻那无情的海浪，竟突然多情地送上了一条躯体。只见这躯体牙关紧咬，双目紧闭，也不知是生是死，他颔下虽然生满了短须，但眉目间却仍甚是年少。他双掌紧紧抓着一只木箱，十指都己嵌入木里。

骄阳越升越高，酷热的阳光，笔直照在这少年的眼帘他缓缓睁开眼帘，阳光刺目，他想抬手去遮盖阳光，但是他手指嵌在木箱里，一时间竟挣脱不开。

他挣扎着坐起身于，吐出几口惨碧的海水，站了起来，环目四望一眼，面上仍是一片空白，只因已经过一次大的惊骇与刺激。

他，南宫平，又一次逃脱了死神的掌握，但是他已是精疲力竭，心如死灰，在这无人的荒岛上，还能有几分生机？

他挣扎着站了起来，极力不去回忆往事，他不敢去判断他师傅以及他怕父的生死，他更不敢猜测自己以后的生命会如何发展，只因命运似己注定了他要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做一个孤寂的野人，直到老死。生命中绚烂的色彩，

在他说来，似乎都已成了过去，此后有的只是一连串灰色黯淡的日子。
他不耐阳光，走向树荫，数十株椰树之后，有一个小小的山坡，山坡上是一片浓密的绿林。
南宫平踉跄而行，椰树林后沙滩已尽，那干燥的黄泥地上，浓密的树林边，赫然竟有一只长约三尺的奇形足印！
在这无人的荒岛上，竟有如此巨大的脚印，南宫平心头一惊，凝目望去，只见那足印只有三只尖尖的足趾，仿佛鸟爪，但足掌长方，脚跟浑圆，却又宛如人类，他忍不住急步掠去，想到那足印边，看个仔细。
哪知他脚步尚未站稳，泥地突地向下陷落，原来这足印边，竟有一个丈余方圆的陷阱，他双足踏空，心头大惊，双臂一震，手掌搭住了陷阱的边缘，身躯直跃而上。他不敢再在附近落足，猛提一口真气，“嗖”地窜入了树林，突觉足下一绊，两条树枝，蓦地自地上弹了起来，他真力方竭，这树枝又甚是强韧。他身不由己，直被弹起一丈开外！
大惊之下，他奋身一转，想落足到下面的一株巨树之上。
哪知他身形还未掠上，这株巨树浓密的木叶中，突地又射出一支木箭，原来左面树枝一弹，立刻震动了右面树上的一条柔枝，这条柔枝轻轻一扫，便扫在旁边一张以树枝为背、巨藤为弦的木弓的弓弦上，弓弦一响，木箭射出！
南宫平连遭惊险，连次纵身，气力实已不济，勉强躲过了这支木箭，斜斜落了下来，哪知他脚尖一点，便知道地上又是一个陷阱，他纵然用尽全力，也无力再次跃上，一声“不好”还未说出，他身形便已笔直落下了三尺，“噗通”一声，落入水中，原来这陷阱不但极深极阔，而且阱底还积着深约七尺的海水，纵是轻功高手，只要落入这陷阱之中，一时半刻之间，也无法能脱身而出。
那支射出的木箭，去势未绝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射在一块木板上，这木板向前一震，撞上了另一块木板的下端，第二块木板，便立刻向前倒了下来，“砰”然一声大震，重重地落到地上，竟是一面盖子，恰巧将陷阱盖得严丝合缝。
南宫平全身都已被海水淹没，勉强垫起足尖，头面才能露出，木板一盖，陷阱中便已成了漆黑一片。他心中惊疑交集，悚然忖道：“想不到这荒岛上竟有人类，看这陷阱机关重重，建造得如此精妙，显然不是用来捕捉野兽，而是用来对付身具一流轻功的武林高手，他不但将一切机关，都造得天衣无缝而且对来人身形起落的位置，都计算得清清楚楚，难道这陷阱便是用来对付我的，但又有谁知道我会到这荒岛上来，若非对付我的，这陷阱怎能制作得如此精确？”
要知他轻功若是再强几分，他便不会落入这陷阱里，他轻功若是再弱几分，纵然早就入伏，却也不会落入这个陷阱之中。
他再也猜不出制作这陷阱之人究竟是谁，更猜不出这陷阱究竟是为了对付何人而制，一时之间，他心头便不禁充满了猜疑和恐怖，神秘的暗中敌人，永远比世上任何强敌都要可怖。
突听一声刺耳的笑声传来，笑声尖锐，有如鸟啼，笑声中既是得意，又充满着怨气！
原来那木板“砰”然一声大震，传入浓林，浓林中一株巨树上，一间木板搭起的、有如鸟巢般的陋屋中，立刻如飞掠出一条人影。

只见这人影长发披肩，竟是个女子，但身上却只围着几片枯藤树叶结成的叶裙。她满身的肌肤，已被烈日灼得漆黑而干枯，十只手指，有如鸟爪一样，面上更是瘠黄干枯，颧骨高耸，只有一双眼睛，明亮而浑圆，但也发散着野兽般饥饿的光芒，令人见了，心头忍不住要生出一阵惊栗的寒意。

她疯狂地得意狂笑着，“咯咯”笑道：“今日你总该知道老娘的手段了……”

她身形飞跃虽急，却极是小心仔细，仿佛这浓林之中，到处都布置着恶毒的机关埋伏，直到她跃上了那陷阱的木盖上，她方自肆无忌惮的手舞足蹈起来，“咯咯”怪笑着道：“老娘的手段如何，早叫你乖乖听命于我，我还可饶你一命，此刻我却要等你精疲力竭，再将你一块块烤来吃了。”

南宫平听着这疯狂的笑声，狠毒的语声，心头只觉暗暗发冷，朗声大喝道：“上面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对我出此恶计？”

语声方起，那身披树叶的长发怪异女子，笑声便突地停顿，那枯瘠黑瘦的面容，仿佛突然被人打了一记，奇形地扭曲了起来！

她灼亮的双目，也立刻泛出了惊骇诧异的光彩，突然跳了起来，厉声道：“你不是……你不是，你是什么人？”语声中的得意，倏然一扫而空，剩下的只有愤怒、怀恨、怨毒！

南宫平心头一松，知道自己并不是此人陷害的对象，但听了她的语声，心头又不觉一寒，只听“嗖”地一声，陷阱的方盖霍然掀了开来，一个丑怪得难以形容的长发女子，立在陷阱边，戳指大骂道：“混帐，贱人，死囚……”

世上所有恶毒的骂人名词，一连串自她口中骂了出来，南宫平大怒道：“我与你素不相识……”

那丑怪女子根本不听他的话，仍是恶骂道：“我花了无数心血，费了许多时间，算好了那贱人的身法，做出这陷阱，如今却被你这死囚毁了，我要吃你的肉，剥你的皮……”骂声一顿，突又狂笑起来。

南宫平又惊又怒，只见她狂笑了半晌，戟指道：“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……这陷阱捉住了你，也算没有白费我心血。”

南宫平心头一怔，不知道丑恶的女子，竟会认得自己？

只听那丑恶女子笑声一顿，嘶声道：“南宫平，你还认得我么？”

南宫平凝目望去，凝注着那一双恶毒的眼睛，心头突地一动，大骇道：“你……还未死？你……你可是得意夫人？”

丑恶女子放声狂笑道：“不错！我还未死，我就是得意夫人！我虽然被你们放逐在海上，但老娘却是渴不死，饿不死的！”

南宫平看着她的样子，不禁木然愕住，再也说不出话来！

原来得意夫人在海上飘流了许久，白天被烈日灼炙，夜晚受风霜之苦，早已被折磨得失了人形，与她一起被逐的男人，武功既不如她，心计更不如她狠毒，竟被她一个个杀来吃了！

她便仗着这些人的鲜血，挣扎了数十日，到后来飘流到这岛上，才算捡回一条性命。在岛上的日子，也充满了困苦惊险，到了冬天，更是凄惨，她又几乎被冻死、饿死！

这些日子的折磨，不但使得她完全变了原形，甚至使得她的声音都改变了，只有那一双眼睛，却仍和以前一样，只是更添加了不知多少怨毒和愤恨！

若不是这一双眼睛，南宫平便再也认不得这形容丑恶枯瘦、声音嘶哑粗粝、有如鸠形夜叉一般的女子，便是那徐娘半老、风韵犹存，声音更甜如蜜

糖，能以姿色风情诱人的一代妖姬得意夫人！
当下，南宫平只有暗叹一声，闭口不语。
得意夫人“咯咯”笑道：“你怎地不说话了？”
南宫平昂然道：“既落你手，任凭处置！”
得意夫人道：“你可是要我杀你？”
南宫平道：“越快越好！”
得意夫人大笑道：“你要我杀你，我却舍不得杀你哩！”笑声不住，缓缓低下头来，一面接道：“你如今已成了活宝，我怎么舍得杀你，等你完全没有力气，我就会好好请你上来！”
南宫平又惊又怒，忖道：“这女人凶淫恶毒，我如今却已精疲力竭，若是落入她手被她侮辱，不如死了倒落得干净！”
一念到此，他再不迟疑，抬起手掌，便待往自己天灵死穴拍下！
突听得意夫人“咯咯”笑道：“你可是想自杀么？”
南宫平手掌一顿，得意夫人已自接道：“你可知道在这岛上，除我之外，还有谁在这里？”
南宫平心头一动，脱口道：“谁？”
得意夫人大笑道：“你再也想不到的，梅吟雪也在这里！”
南宫平蓦地一惊，手掌立刻垂了下来，仰面大喝道：“她怎会在这里？”
得意夫人道：“她乘了一艘破船，飘飘荡荡地到了这里，那艘船搁浅在岛那边的岩石上，船也破了，走不得了，她便只得上了岸来，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就是害我的人，她也认不出我是谁了！但是……”
原来那日梅吟雪负气离岛登船，立刻扬帆而驶，她虽然识得航海之术，怎奈孤身一人，又怎能驾驶那艘特大的海船。
海天茫茫，她在海上漂流了许久，到后来竟也迷失了航线，“诸神岛”的人为她留在船上的一些清水和粮食，也告断绝！
饿还罢了，渴却难受，为饥渴所苦的梅吟雪，就感到失去了神智！
晕迷之中，她只觉船身一震，竟搁浅了，那艘船船底本有裂口，经此一撞，船身便渐渐倾斜，只是为海底岩石所阻，是以尚未沉没。
荒岛上的得意夫人，见到船来，本来大喜，当下到了船上，才发现这艘海船，便是风漫天、南宫平所乘的那艘，而船上却只剩下了一个孤身的女子。她又惊又奇，又有些畏惧，只是孤岛上实在寂寞，有人作伴总是好的，当下便救醒了梅吟雪。
她形状大变，梅吟雪神智犹未清醒，自然认不出她便是得意夫人，但得意夫人却已断定她与风漫天、南宫平必有关系，心念数转，便试探着问道：“南宫平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梅吟雪怔了一怔，诧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会知道我认得他的？”
得意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昏迷之中，总是不住在呼唤他的名字。”
梅吟雪凄然一笑，道：“他便是我的丈夫！”
得意夫人心中大奇，但表面却不动神色，淡淡地问道：“他此刻在哪里，怎会让你孤身一人漂流在海上？”
梅吟雪虽然觉得面前这女子甚是丑恶怪异，但却对这女子甚是感激，是以全无防范之心，当下便想简单他说出自己的遭遇，哪知她满腔幽怨，一经叙说，便不可抑止，竟流着眼泪将心事全部说了出来。
得意夫人面上越发不动神色，徐徐道：“你一个女子，怎会混到那艘全

是男人的船上去的？”

梅吟雪黯然笑道：“我为了要在暗中保护他，是以不惜易容为……’

得意夫人冷冷截口道：“易容成一个又脏又丑的癫子，是么？”

梅吟雪心头一震，大惊道：“你！……你怎会知道的？”

得意夫人大笑道：“我自然知道！”

梅吟雪骇然道：“难道你……你就是那得意夫人？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得意夫人已出指点中了她的穴道，得意地在笑道：“天叫你送上门来，让我报仇，但是你尽管放心，我绝不会立刻杀死你，我要让你陪着我，受尽折磨之苦，我要日日夜夜地折磨你，教你也尝尝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滋味！”

她语声中满是怨毒，将这段往事说到这里，南宫平已听得满心惊骇，满头冷汗，嘶声道：“她现在哪里？你已将她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？”

得意夫人冷笑一声，接着道：“她现在成了什么样子，你一看就知道了，我将她恨之刺骨，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，让她受尽活罪，但是……”

原来那日得意夫人将梅吟雪带回岛上，点了梅吟雪的气血交流之处，然后缚在树上，让她不能以真力挣断山藤，但却能感觉出痛苦。

她想尽各种方法，去折磨凌辱梅吟雪，却又不让梅吟雪死。

她将梅吟雪缚在烈日之下，面前放了一钵清水，然后躲在暗中，来欣赏梅吟雪挣扎着去取清水，而又伸手不及时那种绝望的痛苦，烈日的灼炙，使得梅吟雪神智又似乎晕迷了，得意夫人大是得意，哪知梅吟雪早已发现得意夫人的藏身之处。

她眼帘挣开一线，目光一扫，更做着晕迷昏乱的模样，突地大声呓语道：“不！不！随便你怎么折磨我，我也不告诉你，让你得意……”然后昏昏乱乱的，又说了一些狂呓。

得意夫人心中一动，立刻给她灌下几口清水，大声道：“你有什么事藏在心里，不肯告诉我？”

梅吟雪故作茫然道：“没有什么！”

得意夫人笑道：“哼哼！你心里有什么事，还瞒得过老娘么？老实告诉你，你晕迷之中已将心事全部说出来了。”

梅吟雪惶然大色，道：“你！……你！……我绝对不能告诉你。”

得意夫人厉声道：“你若不说出来，我更加十倍的折磨你。”

梅吟雪道：“我落在你手里，早已不想活了，多受些折磨。少受些折磨，还不是一样的！”

得意夫人怔了一怔，大声道：“好，你说出我也不听了！”

当下她果然更加残忍地去折磨梅吟雪，梅吟雪咬紧牙关，死也不肯说出，得意夫人一人在岛上，终日胡思乱想，越想越是心痒难抓，实在想听一听梅吟雪到底有什么事，不肯说出口来。

听到这里，南宫平为梅吟雪所受的折磨，心里好像插了无数根尖针般痛苦，嘶声道：“她可曾说出了么？你后来对她怎么样了？”

得意夫人冷哼一声，闭口不语！

南宫平大骇道：“你将她杀死了么？”

得意夫人冷冷道：“没有！”

南宫平大声道：“带我去见她，带我去见她……”

得意夫人道：“哪有这般容易！”

南宫平黯然道：“只要你带我去见她，无论叫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”
得意夫人目光一转，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南宫平道：“你若不信，我可以发誓！”
得意夫人抛下一条枯藤，冷冷道：“把绳子系在腰上！”
南宫平立刻做了，得意夫人一把将他提了起来，随手点住了他的穴道，将他带到浓林深处，道：“你以前的武功比此刻相差千里，想必是你在诸神岛上，学到了一些武功秘诀……”
不等她话说完，南宫平已截口道：“我告诉你！”当下将一本南海剑诀，从头到尾，背了出来，得意夫人果非常人，听了数次，便已了然，大喜道：“想不到南海剑派，竟有如此精深绝奥的剑法诀要！”
南宫平道：“我已说出，你可带我去见她了！”
得意夫人哈哈笑道：“带你去见她？不错，我是要带你见她，但是……”
原来那日得意夫人想来想去，疑团难解，只得走到梅吟雪面前，低声下气他说道：“我虽然对你不好，但毕竟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是么？你有什么话，告诉我以后，我会对你好些。”
梅吟雪心头暗喜，口中却冷冷地道：“你要我说出也不难，但我说出之后，你却要放开我！”
得意夫人亦是心头暗喜，忖道：“你只要说出来，我不折磨得你更惨才怪！”口中却极其温柔地说道：“在这无人的荒岛上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放了你！”
梅吟雪故意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话说得虽好，但是我却不信，除非……！”暗中忖道：“此人要上钩了！”
得意夫人急忙道：“除非怎样？”心中忖道：“她若要我先放了她，就显见得根本没有什么秘密，只是故意玩个花样，要我上钩，哼哼！我是数十年的老滑头了，难道还会上你的当么？”
但梅吟雪只是徐徐地道：“除非你能发一个很重很重的誓，我才信得过你！”
得意夫人大喜忖道：“到底是个没见识的丫头，老娘平生发誓，不知发过多少次了，简直有如吃白菜一般，还怕什么！”
当下故意迟疑了半晌，才叹口气道：“我平生说话，说过就算，从来没有发过誓赌过咒，但是……唉！这次就依你。”
梅吟雪暗中大骂：“放屁，你若没发过誓，太阳就要从西边出了！”面上却作出十分相信的样子。
只见得意夫人果然跪了下去，发誓道：“我若失言了，就叫……就叫树枝将我戳死，蚂蚁将我尸首吃掉。”
梅吟雪冷笑暗忖道：“好一个牙疼咒。”
要知这两人俱是千灵百巧、心计极深的女子，面上虽然都是一本正经，肚里却都在弄鬼，你要骗我，我要骗你，也不知谁能将谁骗倒。
两人目光对望了一眼，梅吟雪长叹道：“你既然发下这样的重誓，我就告诉你，这个岛虽然荒凉，但将来有船只通过，那时你就可回到中原，绝不会老死在这荒岛上了……”
得意夫人大怒道：“你要说的，就是这句话么？”
梅吟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但是你已变成这种模样，回到中原后，武林中人还会称你‘得意夫人’么，只怕要唤你作‘夜叉夫人’了！”

得意夫人大骂道：“你再说一句，我就将你脸上的皮撕下来。”

梅吟雪故意长叹道：“你不要我说了么？唉……可惜……我只得不说了！”

得意夫人怔了一怔，展颜笑道：“好妹子，快说出来，你这样漂亮的面孔，姐姐我连摸都舍不得摸的，怎么会撕下来！”

梅吟雪暗中大骂，口中笑道：“好姐姐，我渴死了，要喝水。”

得意夫人暗中骂得更凶，口中却也笑道：“好妹子，姐姐来替你拿！”一路骂不绝口，为梅吟雪拿来了一钵清水，两人口里姐姐妹妹，叫得越来越是亲热，暗中却将对方祖宗八代都骂了出来。

梅吟雪喝了水，道：“好姐姐，你猜我多少岁了？”

得意夫人道：“这个……十六七岁吧。”她为了要讨梅吟雪的欢心，故意又少说了几岁。

梅吟雪笑道：“你大概还不知道，我就是梅吟雪。”

得意夫人失声道：“呀，原来你就是孔雀妃子。”暗中骂道：“难怪这小狐狸这般狡猾，原来她竟是梅吟雪！”要知梅吟雪成名甚早，是以得意夫人自然也知道她的名字。

梅吟雪道：“我出道江湖，已有二十年了，如今算来，已是四十多岁的女人了。”她自己另有打算，是以又多说了几岁。

得意夫人呆了一呆，目光凝注了半晌，徐徐道：“看不出来……看不出来……”心念一动，突地大声道：“你难道学会了驻颜延年的内功？”

梅吟雪笑道：“我若不会那种内功，如今还会是这个样子么？”

得意夫人大喜道：“好妹子，快教给我，我想了好多年了！”

要知她虽是徐娘风姿，看来并没有她真实年纪那般苍老，其实只不过是平日摄生有道，保养得好，日日蛋清洗脸，珍珠粉冲茶，却不会那种武林中最秘密神奇的内功。爱美本为女子天性，何况她这种女子，更何况她如今已变成这般模样。

梅吟雪道：“像姐姐你这样的天资，这样的武功根基，只要勤练这种内功一两年，不但立刻就会还你本来颜色，而且还可永驻青春。”

得意夫人更是听得意动神驰，连声道：“好妹子，快说，快说……”

梅吟雪道：“我说出来，你一定放我。”

得意夫人暗忖道：“我这独门点穴，无人能解，何况这荒岛上根本无人，我即使解开她的山藤，她周身无力，连只鸡都拿不动了，还能玩出什么花样？不如落得大方些，让她好放心地将秘诀告诉我。”

她却不知道梅吟雪被龙布诗以那般厉害的手法，废去了全身功力，还能自己恢复过来，何况她此刻只不过是闭住了梅吟雪的气血，当下自以为得计，含笑道：“好妹子，你若不信，姐姐先解开你身上的束缚，让你可以舒服些。”

梅吟雪笑道：“姐姐，你真好。”

得意夫人暗骂道：“小狐狸，过一阵你就要骂我了。”面上满堆笑容，解开了梅吟雪身上的缚带，只留下两道山藤，缚在梅吟雪足上。

梅吟雪又笑着谢了，道：“姐姐，你好生听着。”竟真的将那驻颜内功的诀要，缓缓的诵了出来，而且字字都不虚假，只因她知道她的对手不是等闲之辈，若是假的，决骗不到她。

得意夫人全心全意，凝神聆听，一面心中参详，一面忖道：“果然不是假的。”只是那秘诀内容精奥，字句艰深，得意夫人思索研究了许久，含笑

叹着气道：“ 好妹子，这秘诀太深奥了，一时我还弄不懂，你索性好人做到底，把练功的方法也教给我吧。 ”

梅吟雪笑道：“ 这秘诀我早年就已得到，但直到许多年后，我被人关在一个棺材里，什么事也不想，苦苦研究了半年，才算弄通，但一通之后，就很容易，你看，三花聚顶，五气朝元，这些内功的入门之术，你自然是知道的。 ”

得意夫人仿佛等不及似的，立刻盘坐了起来，道：“ 还有呢？ ”

梅吟雪道，“ 先将真气运行一周，然后聚至丹田…… ”

得意夫人果然照着做了一遍。

梅吟雪道：“ 内功本是修练内五行之术，如今要将它练到面目之外，就要…… ” 她一连串说了许多练功的方法，当真字字句句俱非凡响。

得意夫人还怕她陷害自己，暗中又研究许久，看来看去，那其中实在没有蹊跷，便用着做了。

过了许久，梅吟雪道：“ 此刻你是否觉得清气已渐渐升上颜面？ ”

得意夫人点了点头，梅吟雪道：“ 那么你已将真气运到太阴太阳里经肝胆脉下了，等到你真气由厥阴肝经下降到肝经下血海，然后经心经直下重楼，再由足厥阴经回到鸠尾下一寸的返魂穴时，你就可以完全确定我说的没有错了，你就该放了我了 ”

得意夫人暗中骂道：“ 放你去死。 ”

她一心一意地运气行动，口里虽没有说话，但还是微微点了点头。

梅吟雪凝目而望，又过了许久，突地见她面色大变，额上渐渐沁出了汗珠，浑身突地颤抖起来，颤声道：“ 你……你好！ ” 原来她真气一下，便突地岔往别处，双腿立刻变成木石般毫无知觉。

梅吟雪倏然放声大笑起来，立刻挣开了脚上的山藤，退后一丈多远，嘻嘻笑道：“ 你现在舒服了么？ ”

得意夫人怒骂道：“ 你……你敢骗我！ ”

梅吟雪大笑道：“ 我不骗你骗谁，老实告诉你，这行动之法本是我自己上过当的，我已为它吃了一年多的苦，否则又怎能骗得到你。 ”

得意夫人满怀愤恨，紧握双掌，突地发觉自己下半身虽已僵木，但双掌却仍可使力，心念一转，长叹道：“ 我既然已被你骗到了，只能怪我自己，我绝不怪你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也不希望你告诉我复原的方法，快过来，让我为你解开穴道。 ”

梅吟雪道：“ 谢谢你。 ” 向前走了一步，得意夫人方自大喜，她却已停住脚步，摇头道：“ 不行，不行，我现在全身还没有力气，若是走得近了，你就要一掌将我打死了。 ”

得意夫人柔声道：“ 事已至此，我为什么还要害你，妹子，你放心好了。 ”

梅吟雪哈哈笑道：“ 好姐姐，我却有些不放心，怎么办呢？只好等到我自己打通气血的时候，那时你若还没有饿死，我一定走到你身边，好好照顾你，比你对我还要再好十倍。 ”

得意夫人面上所有的温柔笑容，在刹那间一扫而空，放声大骂道：“ 好个忘恩负义的小贱人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忘了么？ ”

梅吟雪道：“ 没有忘，我也绝不杀死你。 ” 隔着得意夫人两丈开外，远远绕了开去，得意夫人双手抓着地上的泥土，将世上狠毒的话全部骂了出来，怎奈梅吟雪不闻不问，将她完全当作疯狗一般。

但是梅吟雪转过了浓林，神色立刻紧张起来，她知道得意夫人双腿的僵木，三五日中便可恢复，只因为这是她亲身的经历。而她自己的气在何时能够解开，她却全然没有把握。

到了岛那边另一道树林，她四下量度一下地势，便在树林中，布下了许多埋伏，她涉水到船上，取来了一些工具，砍了数十根木棍，插在深可及膝的荒草里。

三天之中，她甚至不敢休息，累得筋疲力竭，方自罢手，但是她这三天中的辛劳，却未曾白费……

第一九章　荒林女神

得意夫人眼看梅吟雪身形消失，空自怒骂半晌，她心里的恨意愤怒，便化做了忧虑焦急，以手代足，一寸一寸地挣扎着爬进了树林。三天里她有时忍不住又放声怒骂，有时却不禁大声哀告，但无论她骂尽粗语，抑或是说尽好话，都得不到一丝回音。

她再也想不到第五日黄昏，她闭塞的真气竟然畅通，大喜之下，略微养了养神，便四下寻找梅吟雪，她发誓要我到梅吟雪，将满心怨毒宣泄。

漫天夕阳中，她寻找了梅吟雪存身的树林外，山岩边，一脚方自踏入草丛，只听“嘣”的一响，便有十数条树枝自木叶中弹起，十余块尖石，随着树枝暴射而出，乱雨般落将下来，风声锐厉，力量甚强。

得意夫人一惊之下，闪身避过。哪知她身形未定，突地又有十数块尖石，自地上弹起！她惊呼一声，身形闪电般退出林外，肩头却已被石块扫中，辛辣生疼，放声大骂道：“姓梅的贱人，你敢出来么？”

她惊魂未定，在林外骂了一阵，却终是不敢再进树林。

只听林中一阵冷笑，梅吟雪竟从长有尺余的荒草梢头漫步而来，衣袂飘风，长草也不住飞舞，她俏生生立在草上，有如凌波仙子一般。草上飞行，本已是绝顶轻功，但普通人也只能提着一口真气，自草上飞行掠过，似这般能在草上从容漫步的轻功，得意夫人当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

刹那间她满心愤恨，又变作了惊怒，惶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谁替你解开的穴道？”

梅吟雪笑道：“你可知道我一身功力，被龙布诗毁去之后，还能自行恢复，何况这次仅是被你点了穴道。”

她不但能在草上从容漫步，竟还能吐气开声，得意夫人更是大惊，她再也未曾想到，那草丛中早埋有数根十分坚固的木桩。

梅吟雪微笑又道：“我已在树林中布置好一个极阴凉处，你既然来了，便请进来歇息一阵如何？”

她内力未复，身子娇弱无力，虽然立在木桩上，也不禁摇摇欲坠。

得意夫人见了，越发以为她轻功妙到毫巅，哪里还敢进去，只是心里还有些怀疑，她内力既已恢复，为何说话这般有气无力。

梅吟雪秋波一转，更是有气无力微微地笑道：“我内力还未十分恢复，连说话竟也没有力气，你若要和我谈天，就请进来坐坐，我这树林里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埋伏，绝对伤不到你的。”

得意夫人呆了半晌，梅吟雪越是请她进去，她越是不敢进去，暗忖道：“原来她说话装得有气无力，也是故意来骗我的。”

梅吟雪道：“请，请……”

得意夫人突地大笑道：“你这些话骗得了别人，却骗不了我，我才不上你的当哩！”得意地大笑数声，转身飞掠而去！

梅吟雪望着她身影消失，不禁反手一抹额头上的汗珠，暗暗一声：“侥幸！”她只是用了一手诸葛孔明的空城之计，便轻轻将得意夫人骗过。

这件事的经过，得意夫人叙说得自然没有如此周到。

她最后说道：“那日我回来之后，生怕贱人会偷偷来暗算于我，便在树上搭上了间木屋，又在四周布满了许多埋伏，哼哼！她虽然像狐狸般狡猾，老娘又何尝会输给她，老娘不敢去到那树林中去，她又何尝敢到这边来。”

南宫平听到梅吟雪无恙，不禁松了口气，忖道：“原来她这些陷阱埋伏，都是为梅吟雪做的，如此说来，我的轻功岂非已和梅吟雪一样了，是以才会落入陷阱之中。”

他却不知道他的轻功如今比梅吟雪强过几分，只因得意夫人将梅吟雪轻功估量过高，而南宫平又在体力不济的情况中。

得意夫人恨声道：“可恨的只是，那贱人竟占着了那艘破船，而且整日‘叮叮咚咚’的修补，我只怕她船修好了，便可脱困而去，而我只有终老在这天杀的荒岛上，可是……如今我有了你，便不怕她走了……”“啪”地一拍南宫平肩头，放声狂笑起来。

南宫平心头一懔，厉声道：“你这话是何用意？”

得意夫人道：“她那般多情的女子，既与你结成夫妻，怎舍得留下你这样英俊的少年，在这无人的荒岛上陪我？”

南宫平大怒道：“你是否要以我要挟于她？”

得意夫人笑道：“你倒聪明得很。”一把抱起南宫平，自林后掠去。

穿过这浓密的树林，便是一片黑岩。林中阴阴郁郁，虫鸟啁啾，到这里眼界突然一开，但见清风白雪，海涛之声，随风而来。

南宫平放眼望去，只见黑岩那边，又是一片丛林，他知道那丛林之内，便住着他朝思暮想的梅吟雪，一时间心房不觉“怦怦”跳动，方待出口呼唤，哪知得意夫人却又轻轻点了他的哑穴，道：“安静些！”

她将南宫平藏在一方岩石后，方自大步走到林边的黑石上，高声唤道：“梅吟雪……姓梅的，你快出来！”

呼声尖锐，惊逃了林中几只夜鸟，带着一种谴责意味的扑翘飞翔声，一飞冲天！

接着，林中响起一声长笑，梅吟雪手里拈着一条树枝，缓步而出，她身上穿着一件船帆制成的长袍，虽简陋，却清洁，像是荒林女神般，面上带着淡淡的笑容，淡淡笑道：“你又来了么，请进请进！”

得意夫人咯咯笑道：“好妹子，许久不见，你出落得更漂亮了。”

梅吟雪笑道：“我昨天逮了几只野兔，也美味得很，你可要去我那里吃一点？”

她两人言来语去，面上都带着温柔的笑容，话更说得亲热，但彼此心里，却恨不得一口将对方吞到肚子里去。

南宫平一听到梅吟雪的语声，心头更是悲喜交集，不能自己，只恨自己身不能动，口不能言，一时间心胸都已仿佛裂开。

梅吟雪秋波一转，笑道：“你今日这么高兴，可是有什么喜事么？”

得意夫人道：“不错，我听说你船快修好了，是以心里高兴得很。”

梅吟雪“咯咯”笑道：“呀，你真好，只可惜我一人乘船走了，你岂非更是寂寞，而且……等你死的时候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，说不定真会被蚂蚁吃了，唉！一想到这里，我心里就难受得很。”

得意夫人心中大骂道：“死贱人！”口中却轻笑道：“呀，妹子，你真是关心我，但是姐姐我绝对不会没有人收尸的。”

梅吟雪“嘻嘻”笑道：“我本想留在这里替你收尸，但你老是不死，我也等不及了，只好先走……”

得意夫人道：“好妹子，我知道你是说着玩的，你不会走的，你要将船留给我，让姐姐我一个人走，你说是么？”

梅吟雪忍住笑道：“是极是极，真亏你怎么想得出来的。”终于还是忍耐不住，“噗哧”一声，笑出声来。她越想越觉好笑，直笑得花枝乱颤，眼泪都几乎流了下来。

得意夫人大笑着道：“这想法妙吧？好妹子，告诉你，这法子也不是姐姐我想出来的，而是我那里今天来的一个客人告诉我的。”

梅吟雪笑道：“哦？真的？你那位客人，必定也聪明得很，他是谁呀？”

得意夫人冷冷道：“南宫平！”

梅吟雪身子一震，笑声立顿，失声惊呼道：“南宫平？他来了？”

得意夫人缓缓抬起手来，理了理披肩的长发，悠然说道：“不错，他来了，你可要见见他么？他一心一意都在想着你哩。”

她动作和神态，仍有如昔日那般冶荡妖媚，只是她却忘了，她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颜色，一个夜叉般丑陋的女子，却偏偏要做出妖姬般的媚态，那样子当真是恶形恶状，令人见了，几乎连隔夜饭都要吐将出来。

梅吟雪心胸间一阵阵情感激动，但面上却丝毫不动声色。

得意夫人呆了一呆，大声道：“怎么！你难道不想见他？”

梅吟雪心念数转，缓缓道：“我为什么不想见他？”

得意夫人“咯咯”一笑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我早就知道你必定是想着要见他的。”

梅吟雪突又缓缓道：“我为什么想着要见他，我心里早已将他当作死了，这种薄情男子，我见不见他，都是一样！”

这次便轮到得意夫人身子一震，笑声立顿，变色道：“你难道忘了你们两人的山盟海誓？你难道忘了你们已结为夫妻？你曾经告诉我，你始终对他一往情深，难道那些都是假话？”

梅吟雪冷冷道：“不错，我是曾经对他一往情深，但现在却已恨透了他，在那‘诸神岛’上，我求他张开眼来看我一眼，他都不肯，此刻我为什么定要见他，你说我为什么定要见他！”

她越说声调越高，心头似乎有满腔激愤！

得意夫人脸色大变，惶声道：“那时他必定有许多苦衷，是以才不愿见你，但他的的确确是个温柔多情的男子，而且的的确确对你一往情深，你千万不能对不起他！”

她本来以为必定能以南宫平来要挟梅吟雪，使得梅吟雪听命于她，她满怀得意和希望而来，哪知梅吟雪却早已不将南宫平放在心上。

于是她希望变为失望，得意变为惶恐，竟口口声声，为南宫平辩护起来。

梅吟雪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既然认为他是温柔多情的男子，就叫他陪着你好了，哼哼！有这样一个温柔多情的男子在荒岛上陪着你，我也好放心走了。”话未说完，便已转过身子。

得意夫人更是惶急，大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梅吟雪头也不回，冷冷道：“我将丈夫都让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事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得意夫人愁眉苦脸，再也没有半分得意的样子，愕声道：“我又老又丑，已是老太婆了，怎么配得过他，但你两人却是男才女貌，天成佳偶……”

梅吟雪冷冷道：“这便是你要说的话么？”

得意夫人大声道：“且慢，人家苦苦寻找于你，你无论如何也要看他一次。”

梅吟雪顿住脚步，道：“看不看他，都是一样，再看一次也无妨。”

得意夫人道：“你且稍等一会，我立刻将他带来。”如飞向后掠去，她想等梅吟雪苦苦哀求之后，再将南宫平带来，哪知此刻竟变为她要苦苦哀求梅吟雪，这岂非可怜可笑！

南宫平听着她两人的对话之声，心中忽悲忽喜，忽而失望，忽而愤慨。

他暗中忖道：“连得意夫人这样的女子都知道我心有苦衷，而吟雪她竟然丝毫不了解我。”心头一阵热血上涌，忽又转念忖道：“她心计极深，莫非这只是她早已看破得意夫人的用意，是以欲擒故纵，先发制人……”

他心中正自猜疑不定，得意夫人便已如飞掠来，俯下身子，为南宫平整了整身上的麻衣，理了理头上的乱发，口中却厉声道：“出去之后，赶快苦苦哀求于她，势必要打动她的心。求她原谅你，知道么，否则……哼哼！你心里清楚得很，老娘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！”

南宫平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，得意夫人一把袍起了他，转出石外。

南宫平凝目望处，只见一条俏生生的人影，背向这边，站在密林浓阴中，刹那之间，心头如被巨石一撞，冲口道：“吟雪，我……”

梅吟雪身子仿佛微微颤抖了一下，却仍未回过头来！

得意夫人强笑道：“好妹子，你看，姐姐这不是将你的人儿带来了么？你看他为了想你，已憔悴成这副样子，连我看了都难受得很。”

梅吟雪过了许久，方自缓缓转过身来，面上仍是一片冷漠的神色。

得意夫人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你们小两口子，经过了那么多的变故，现在终于重又相见了，呀 !这真的是可喜可贺之事，我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……”她口里连声说着太高兴了，面上却是愁眉苦脸，目光中更满含怨毒怀恨之意，哪有半点高兴的样子。

南宫平见到梅吟雪竟对自己如此冷漠，心里的千言万语，方待说出，便已一起哽住在喉间，化做了一块千钧巨石，重重地压了下去，压在心头。

得意夫人目光一转，扯了扯南宫平的衣袖，道：“你说话呀！见了她，你难道不高兴么？有话尽管说出来好了，难道还害臊么？”

梅吟雪突地面色一变，厉声道：“他还有什么话好说，我不见他之面还罢了，一见他之面，不由我恨满心头，你快些将他带回去！”

得意夫人大声道：“你与他真已恩义断绝？”

梅吟雪愤然道：“你说得对极了。”

得意夫人突地阴森森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便要以五阴手法，点残他的奇经八脉，让他受尽痛苦折磨之后，口喷黑血而死，我倒要看看你，到底心痛不心痛？”果然抬手向南宫平残穴点去，眼角却偷偷瞟着梅吟雪，只望她出手相救。

梅吟雪冷笑道：“请便，请便，只希望你就在此地动手，也让我看看他受罪时的样子，同时你便可以知道我心痛不心痛了。”

得意夫人怔了一怔，倏地顿住手掌，身子跳了起来，顿足大骂道：“好个无情无义的贱人，居然忍心谋杀亲夫，难怪江湖中人称你冷血，你的心果然比毒蛇还毒！”

梅吟雪仰天大笑道：“承蒙过奖，多谢多谢，我若不冷血，早已不知死过多少次了……”

笑声突地一顿，自怀中取出一双小小的金铃，随手抛了过来，“叮　”一声，落在南宫平足边，南宫平心头一震，只听她沉声道：“这便是你我成

亲之日你送我的信物，如今我还给你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俩再无牵连，你莫要再来纠缠于我！”

南宫平心头有如被利刃当胸刺入，耳旁嗡然一响，喉头微微一顿。

得意夫人怒骂道：“好个无耻的贱人，你却休起丈夫来了，千古以来，狠毒无耻的女人虽多，却无一人比得上你。”

梅吟雪冷笑道：“真的么？我本来以为最狠毒无耻的女人是你哩。”

得意夫人气得暴跳如雷，顿足骂道：“南宫平，你怎地像个乌龟似的不说话呀，你……你……”碎石纷飞，地上的黑岩，都被她双足跺碎。

南宫平心头早已痛得麻木，木然道：“吟雪，我是对不起你，你这样对我，我也不怪你，你年纪还轻，还有许多寿命，只望你以后能找个正当的人，过正当的日子，不要……”

梅吟雪道：“不劳费心，世上男人多的是……”霍然转过身去，大笑道：“我船已修好，这便要去划了！”

狂笑声中，她如飞掠入浓林，然后，她的笑声立刻变作了悲泣，身子摇了两摇，痛哭低语：“小平，你该原谅我，我若不这样做法，必定迷不过得意夫人的毒手……”语声未了，仰首喷出一口鲜血。

她挣扎着走了几步，寻了个隐身之处，缓缓坐了下来，她深知得意夫人的凶残毒辣，是以伪装得对南宫平恩情断绝，好叫得意夫人失望。

但是她这伪装，却不知付出了多少代价，她使得南宫平伤心，心里更不知是多么痛苦，南宫平最后说出的话，更让她心房寸碎，直到碎心的痛苦无法忍受，便化做鲜血喷出。

她轻轻一抹血迹，嘴角处隐隐爬上了一丝微笑，只因她自己伪装得甚是成功，得意夫人纵然奸狡，却也被她骗过。她轻轻自语道：“得意大人，你来吧，我在林里正不知有多少埋伏在等着你呢！你以为我已要去了，你能不来么？”

她眼前似乎已泛出一幅图画……

得意夫人被倒吊在树上，呻吟而死，然后，她便可倒在南宫平怀里，那时，南宫平自然已知道她的苦心，那时，他们就会彼此流着眼泪，休味到自己的相思与痛苦，然店，他们便扬帆而去，然后，便是一连串幸福美满的日子，然后……

她心神交瘁，喷出一口鲜血后，周身更宛如全已脱力，此刻眼帘一阖，便在幸福的美梦之中，昏迷了过去……

南宫平目送着她身影消失,心头一阵激动,竟也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……

得意夫人连连顿足，不住怒骂，在南宫平身边走来走去，突地，她停下脚步，一掌拍开了南宫平的穴道，大声道：“无用的男人，还不快追过去，将那无耻的女人绑在树上，狠狠抽一顿鞭子……”

南宫平坐在地上，动也不动，喃喃道：“让她走吧……让她走吧……”

得意夫人怒骂道：“让她走吧，嘿！你还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么，你在这荒岛上受苦，却让她回去和别的男人寻欢作乐，别人若是知道她曾是你南宫平的妻子，不但你活着不能见人，死了不能见鬼，就连你师傅师兄，祖宗八代的人都被你丢光了，你对得起你的祖宗么？”

南宫平双拳紧握，牙关紧咬，霍然站了起来。

得意夫人只当这番话已将南宫平打动，大喜道：“去，快去！”她要南宫平先去闯开埋伏，然后她自己随之而入。

哪知南宫平呆了半晌，突又“噗”地坐在地上，得意夫人恨得咬牙切齿，在树林边转了几转，突又回手点了南宫平穴道，道：“走！那边去！”

南宫平已完全麻木了，她一指点来，竟也不知闪避。

她想到树林正面，埋伏必多，是以绕过一边，再穿林而入，截下梅吟雪。

她绕着树林走了半圈，只见一片黑岩，壁立而起，下面便是丛林，得意夫人微一思索，寻来两块火石，南宫平心头一懔，脱口道：“放火？”

得意夫人冷冷道：“不错，老娘烧光这一片树林，看她还有什么埋伏！”

要知她之所以迟迟不敢放火，便是因为生怕自己火攻梅吟雪，梅吟雪又何尝不能火攻自己，到那时全岛若是烧成一片荒地，两人岂非便要同归于尽。

但此刻她心中却已再无顾虑，当下寻来一些枯枝散叶，燃了起来，自山壁之上，抛了下去。

风急林燥，火势瞬即燃起，一股浓烟，冲天而上。

得意夫人哈哈笑道：“看你这次还有什么法子，除非……”

南宫平冷冷截口道：“她纵然本待多留半日，你放火一烧山林，她也要乘船走了，等到火势熄灭，你纵然进去，却已迟了。”

得意夫人心头一震，呆了半晌，突地放声狂笑道：“好好，大家一起死了，岂非干净……”左掌闪电般拍开了南宫平穴道，右掌急伸，将南官平推下山岩，狂笑道：“冲呀！冲进去！……”

南宫乎身形直冲而出，眼见便要落入烈火之中，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手掌突地挽住了一块突出的山石，运气腾身，双足向后急扫，只听“砰”地一声，有如木石猛击，他右足已扫在得意夫人足跟胫骨之上。

得意夫人的狂笑未绝，放声惊呼一声，笔直滚下了山岩。

呼声尖锐、凄厉，历久不绝。

南宫乎伸手一抹头上冷汗，凝目向下望去，只见得意夫人满身火星，自烈焰中一跃而起，发了狂似的向火势犹未燃起之处奔去。

哪知她方自狂奔十余丈远近，突又惊呼一声，扑面跌倒，接着，她身子便被一条巨藤倒悬而起，刹那之间，但见密叶之中箭如飞蝗，暴射而出，数十根树枝削成的木箭，竟有一半射在她身上。

南宫平瞑目暗叹一声，呆呆地怔了半晌，飞身朝来路奔回，放声大呼道：“吟雪，梅吟雪，她已中了你的埋伏，你看得见么？”

他心中犹存希望，梅吟雪方才若是在施欲擒故纵之计，此刻听了他的呼声，便该飞身奔出，但树林中却寂无应声，他自然再也不会想到，梅吟雪此刻已是晕迷不醒，放声呼唤了一阵，心头既是失望，又是悲愤，大喝一声，冲入树林。

他心情惶乱，竟又忘了这树林中处处俱是埋伏陷阱，入林未及一丈，他身子便已绊倒，只听“呼”地一声风声，一方巨石，自木叶中直落而下，砰然击在他后背之上，他再次喷出一口鲜血，当场晕绝过去。

海风强劲，火势越燃越大……

眼看不用多久时间，这无人的荒岛，就要变为一片火海，南宫平等三人，仍是晕迷不醒，而那闪耀的火焰，却有如无情的海浪，寸寸逼近，那凶猛的火舌，眼看在瞬息之间，便要将他三人吞没，他三人之间的恩怨、仇恨、情爱，在生前虽然纠结无已，但此刻却要随着他们的生命与躯体，永远埋葬于火窟之中……

长天一碧万里，海上波涛千重，一片斜帆，现于海天边处，这片帆颜色

非黄非白，竟是五色纷呈，七彩斑烂，仿佛是用无数块彩色锦缎拼凑而成，纵是航行海上多年的水手，也绝无一人见过如此奇异的风帆。

船上画栋雕梁，锦幔珠帘，富丽堂皇，眩人眼目，船上的船夫，身上穿的俱是片锦碎缎拼成的七彩锦衣，头上短发齐肩，仔细一看，竟然全都是女子，只是人人筋骨粗壮，身手矫健之处，比起一般大汉，犹胜三分。

一个短发健妇，叉手立在船舷边，突地放声呼道：“陆地！”

船舱中一个华服少年立刻自深重的珠帘中探身而出，一步掠到健妇身边。放眼望处，但见远处果然出现一片陆地的影子，双眉一展，挥手道：“转舵扬帆，全速前进！”船上健妇訇然应了。久航海上的水手，骤然见着陆地，心情自是十分兴奋。

珠帘中娇唤一声：“真的见着陆地了么？”

两位容光照人的明眸少女，自舱中并肩行出，一人浓装艳抹，身上穿的亦是七彩锦衣，头上青丝，高高挽起，环珮叮当，在风中不绝作响，看来有如初为人妇的新娘子一般。

另一人却是淡扫蛾眉，不施脂粉，更显窈窕。

这两人一清一艳，装束虽不同，但眉宇间却都有一般逼人的英气，只是那艳装少妇神色间喜气未消，那青衣少女目光中却含蕴着无限的幽怨与焦虑。

华服少年回首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前面便是陆地！”

艳装少妇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但愿这就是那传说中的‘诸神岛’就好了，也省得我这位妹子整天担心，不到几天，也不知瘦了好多。”

华服少年道：“不但她心里着急，我……”语声未了，突见一股浓烟，自那岛上冲天而起，华服少年变色道：“岛上起火！”

艳装少妇道：“岛上既然有火，必定也有人迹，莫非这孤岛就是那‘诸神岛’所在之地么！”青衫少女柳眉一扬，冷漠的面容上，突地泛起了一阵激动的红晕之色。

华服少年扬臂喝道：“快，快，荒岛之上，火势蔓延极快，咱们定要在火势展开之前赶去，否则……否则……”

他心中似有一种不祥的预兆，但望了青衫少女一眼，便忍住没有说出口来。

大船顺风而驶，片刻间便驶到岸边，船未靠岸，华服少年、艳装少妇、青衫少女身子便已齐地一跃，有如三只凌波海燕般掠上了荒岛。

青衫少女神情最是焦急，脚尖一点岩石，便沿着火林飞掠而去。

华跟少年、艳装少妇身形一展，跃上了一道危岩，放声大呼道：“岛上可有人么？”余音袅袅，消失在烈火燃烧的“哔剥”声中，但岛上却一无回应。

艳装少妇双眉一皱，道：“岛上若是有人，怎地无人回应，看来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华服少年突地大喝一声：“你看，那边是什么？”

艳装少妇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只见漫天火焰中，荒林里竟似有一条凌空摇曳的人影。两人对望一眼，华服少年蓦然脱下了长衫，包在头上，艳装少妇变色道：“危险，你……”

华服少年轻轻拍了拍手掌，微笑道：“我一生有哪次怕过危险，天下又有什么危险能伤得到我！”

他虽是微笑而言，但语气中却充满了豪气和自信。

艳装少妇轻轻一叹，道，“ 去吧，小心些…… ”

华服少年反腕自腰间撤下了一柄软杆银枪，震腕一抖，挽起了一片银芒、朵朵枪花，他矫健的身形便已乘势跃下岩石，投入火林！

但见一团银光，自火焰中穿林而入，艳装少妇满面关怀，凝注着他的身形。

华服少年扫目望处，只见一株巨树之上，竟然倒系着一个奇丑的妇人，身上鲜血淋漓，乱发长长挂了下来，发上已沾着几点火星，他若是迟来一步，这妇人便要被火烧成焦木。

他不暇思索，脚尖一点，刺断了悬人的粗藤，引臂接过了这妇人的身子，再次以银芒护体，飞身而出，“ 嗖 ”地窜上岩石。

艳袋少妇双掌倏然拍出，为他拍灭身上几点火星，长长松了口气，道：“ 没有烧着你么？ ”

华服少年哈哈大笑道：“ 就凭这样的火势，也能烧得着我？ ”

艳装少妇展颜娇笑道：“ 你瞧你，总是这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，几时真该让你吃些亏才好！ ”语气虽似娇嗔，其实却充满了爱悦，秋波一转；又道：“ 这女人是谁？怎么生得这副样子！ ”

华眼少年道：“ 不管此人是谁，岛上既然有人，就不会只有她一个，否则她难道是自己将自己吊在树枝上的么？ ”

艳装少妇道：“ 能问问她就好了，不知她已经死了没有？ ”

华服少年审视半晌，道：”虽然未死，也差不多了…… ”

语犹未了，突听那青衫少女的呼声遥遥传来，呼道：“ 在这里，南宫平，他……他真的在这里！ ”

华服少年、艳装少妇身子同时一震，大喜道：“ 她果然找着他了！ ”

说话之间，两人已如飞向呼声传来的方向飞掠而去，奔行了数十丈，只见那青衫少女怀里抱着一人，坐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上，面上又有喜色，又有泪珠，惶声呼道：“ 快来，他受了伤！ ”

华服少年、艳装少妇又是一惊，齐地脱口道：“ 伤得重么？ ”

青衫少女道：“ 伤得很重，幸好只是外伤，我已喂了他几粒丹药…… ”

华服少年道：“ 我来替他疗伤！ ”放下那长发丑妇——得意夫人的身子，两掌按住了南宫平的前胸，以内功来助南宫平活血通脉，发散药力。

艳装少妇掏出一块罗巾，擦了擦那青衫少女面上的泪珠，叹着气道：“ 傻妹子，人都寻到了，还哭什么？ ”

青衫少女道：“ 我……我不哭，我太……太高兴了！ ”

说是不哭，眼泪还是一粒粒地往下直落。

过了盏茶时分，那华服少年头上已是满头大汗，但南宫平却已悠然醒来，目光一转，望着面前的三张面孔，刹那之间，他只觉一阵强烈的悲哀与惊喜一起涌上了心头，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

青衫少女秋波一触南宫平的目光，身子便不禁为之颤抖起来，垂下了头，轻轻放开了紧抱着南宫平的手掌，晶莹的眼波中泛出了喜悦与娇羞。

南宫平缓缓抬起手来，覆在华服少年的手掌上，惨然笑道：“ 狄兄，一别经年，小弟今日能重见兄台，似已仿佛隔世了。 ”

华眼少年仰面笑道：“ 普天之下，又有谁能杀得死你我兄弟，我与你离别之时，便已算定了你我必有重逢之日。 ”

华服少年仰面而笑，只因他不愿被人见到他目中的泪光，屡经巨变，故

人终又重逢，就凭这一份重逢的感慨与喜悦，已足以令铁石男儿泛出泪珠。
一时之间，南宫平百感交急，唏嘘不已，也不知该说什么？
艳装少妇目光一扫瞥见青衫少女面上已露出了幽怨和失望的神色，她眼波转处，突地冷笑道：“南宫平，叶姑娘辛辛苦苦，千山万水地寻找于你，救了你的性命，你难道没有看到她么？”
南宫平怔了一怔，目光转向青衫少女，讷讷道：“叶姑娘，在下……在下……”
青衫少女强颜一笑，幽幽道：“你伤势未好，还是不要多说话的好！”
南宫平心情一阵激动，长长叹息道：“叶姑娘，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于你！”
华服少年大笑道：“你们这种交情，还说什么报答的话，来来来，南宫兄，待小弟为你引见一人。”
南宫平望了那艳装少妇一眼，讷讷道：“这位……这位……”
华服少年纵声笑道：“这位新娘子，就是你的弟妇，小弟的妻子……”
南宫平又自一怔，大喜道：“狄兄，小弟真没有想到狄兄已成亲了，当真是可喜可贺。”
原来这华服少年便是狄扬，青衫少女却是叶曼青。
只听狄扬大笑道：“小弟别的虽比不上你，但结婚却比你快了一步，你若不甘后人，也该快快成亲才是。”有意无意间，望了叶曼青一眼，回转目光，却见到南宫平脸色竟突地变得十分悲哀沉重，诧声道：“今日你我重逢，原该高兴才是，怎地……”
南宫平惨然一笑，道：“今生今世，小弟再也不敢结婚了。”
狄扬呆了一呆，瞬即大笑道：“大丈夫死且不怕，还怕成亲么？”
南宫平缓缓叹道：“只因小弟已经……已经早已成过亲了！”
叶曼青身子一震，狄扬、艳装少妇对望一眼，面色大变，过了半晌，狄扬方自强笑道：“噢……噢……恭喜南宫兄，大嫂在哪里，怎地……”
南宫平缓缓道：“她么……她……”突觉满腔悲愤，不可抑止，放声狂笑道：“她已掷还了我给她的盟定之物，她已对我恨入切骨，她从此不愿见我，我也从此不愿再见她了！”
且说梅吟雪晕迷之间，只觉全身奇热难挡，霍然张开眼，但见四下林木几乎已变为一片火海！
她大惊之下翻身跃起，咬牙骂着自己：“梅吟雪呀梅吟雪，你怎会晕了，南宫平若是受到一丝伤害，你还能活在世上么？”
她心头又急又痛，反来复去，到处都是南宫平的影子。
她一切都能牺牲，一切都能忍受，只要能永远伴着南宫平，她就是自己断去双手双足，她脸上还会有幸福的微笑。
她一心思念着南宫平的安危，飞奔绕出了火林，方待放声呼唤，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她目光一动，突然发觉远处一块高高的岩石上，竟有许多人影，而她正痛切关心着的南宫平，此刻正安然躺在另一个女子的怀抱里。
她认得这女子便是叶曼青，刹那之间她只觉心上一阵剧痛，骤然缩回身子，隐藏了自己。
南宫平与狄扬的对话，她字字句句部听在耳里，听到最后两句：“……她从此不愿见我，我也从此不愿再见她了！”她只觉喉头一甜，心如刀割，暗问苍天：“苍天呀苍天，我究竟犯了什么过错，要让我受到如此报应，忍

受这些痛苦？”

只见南宫平狂笑不绝，狄扬等三人一起愕在当地。艳装少妇又冷冷道：“那女子既然对你如此无情，你还苦苦思念于她作甚？”

南宫平笑声突顿，垂首道，“我再也不会思念她了……”

艳装少妇大笑道：“你若不思念于她，就该对我这叶家妹子亲热一些，你可要知道，她为你受了多少罪，吃了多少苦？”

南宫平长叹一声，喃喃道：“我知道……我怎会不知道……”

狄扬笑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，回到中原后，你却不可再辜负她了。”

南宫平唯有垂首叹息，默然无语。

听到这里，梅吟雪更是柔肠寸断，欲哭无泪，放眼望处，只见南宫平与叶曼青互相依偎，相对无语，当真是一对璧人，而自己却是满身褴褛，渐已憔悴，她如此受苦，为的全都是南宫平，但世上又有几人知道。

她目中不禁流下数行清泪，暗自忖道：“我在世上已有‘冷血’之名，我做的事，再也不会得到别人谅解，甚至他……他如今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而叶曼青却和他正是门当户对，俱是名门子弟，他俩人若是结成夫妇，武林中人定必甚是羡慕喜悦，而我呢……我又何苦插在他俩人之间，做他们的绊脚石呢？”

要知她对南宫平的痴情已到了极处，什么事都只知为南宫平着想，浑忘了自己，她心里只知要南宫平幸福，宁可自己孤独地忍受痛苦。

一念至此，她咬了咬牙，悄然转身，暗中默祷：“小平，但愿你……能……幸……福……”泪流满面，飞身而退。

她飞身掠入一处洞窟，洞窟中有几件简陋的木制桌椅，几件粗糙的木钵，还有些自船上取下的零星之物，日用器具。

就在这里，她曾经度过一连串凄昔寂寞的岁月，但是她却没有一刻忘记南宫平。

就在这里，她不知流过多少眼泪，但那时她心中还有希望，而此刻她却已完全绝望了。

外面火势更大，她没有停留，便向洞窟深处奔去，只因离岛的一切需要，她都早已准备好了，穿过一条阴森黝黯的山隙，外面是一处山口，四面高岩，中间一片浅滩，浅滩上平铺着数十根光滑的树木，那艘海船，便架在这片树木之上。

这便是她费了千辛万苦修船的地方，为了修船，她莹玉般的手掌已不知生出了多少厚茧。

她飞身撤去了船身两旁的支架，然后扯开捆着树木的枯藤。

那数十根的树木，就一直往下滚动了起来，只听一阵隆隆之声，船身随着滚动的树木，落入海中，浮了起来。

梅吟雪一跃上船，扬起布帆，她孤独的来，此刻又孤独的去了，来时她没有带来什么，去时却带去了满心悲楚，满腹辛酸，满腔痛泪……

此时南宫平已能站起身来，但终是还要狄扬搀扶着他的手臂。

他也已知道那艳装少妇便是“幽灵群丐”中“穷魂”依风之妹，“艳魄”依露。

原来那日“艳魄”依露将狄扬连夜带回关外的“狱下之狱”，狄扬毒势虽重，但有道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依露终于将他救活，狄扬感激她的真心和恩情，便在“狱下之狱”里，和她结成了连理。

但狄扬侠骨热肠，却不愿久居关外，更思念着关内的朋友，而依露久居关外，也想看一看江南的旖旎风光、风流文采。

于是两人连袂入关，却在太湖之滨，遇见了满怀幽怨、临风独泣的叶曼青。

狄扬本与叶曼青有旧，他为人最是热情，见到叶曼青伤心，便一心想寻着南宫平。哪知此刻江湖风传，南宫平已扬帆出海，所要去的地方，竟是武林中最神秘之处“诸神殿”！

他三人再三商议，决定要买舟出海。“幽灵群丐”名虽为丐，却甚是富豪，“穷魂”依风心爱幼妹，添妆之资，自然极多，他三人俱是热血少年，说做就做，当下便买了艘豪华的海船，“艳魄”依露更是少年心情，竟在海船上缀了她自己的标帜。

但海上经年，一无所获，他三人又是失望，又是焦急，哪知那一股浓烟，却为他们指出了南宫平的讯息。

他们三言两语，简略地将一切经过俱都告诉了南宫平，只是狄扬不愿触及南宫平的伤心之处，是以没有问起南宫平这年来的奇遇。

他只是扶起南宫平，笑着道：“此岛已不可久留，海上生活也早已使我厌倦，还是快些上船，回家去吧！”

语声未了，只听身后一声呻吟，依露笑道：“你们忘了这里还有一个人呢！‘幽灵群丐’虽然又穷又丑，倒真还没有比得上这女子的。”

南宫平心头一震，回首望去，道：“她……她竟然还没有死……”

狄扬见到南宫平居然微微变色，心下大是诧异，脱口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是敌是友？”

南宫平恨声道：“她害我三次，又救我一命，只是……只是我宁愿一死，也不愿被她救活。”

依露皱眉道：“她到底是谁？”

南宫平道：“得意夫人！”

狄扬、叶曼青齐地一怔！“艳魄”依露久居关外，却未曾听起过“得意夫人”的名字，忍不住笑道：“我看她实在没有什么值得‘得意’之处，更没有半分像是‘夫人’的样子，为什么竟然会叫做‘得意夫人’呢？”

狄扬也不回答，只管叹气道：“幸好她已死了九成，实已回天乏术，否则……唉，我真不知道该不该将她救活。”

要知见死不救，本是侠义道中之忌，但救了恶人，却岂非等于害了善人，是以他见到得意夫人实已无救，心里倒不觉有些放心。

哪知他话声方了，得意夫人竟已缓缓张开眼来，目光四下一扫，道：“南宫平，梅吟雪……梅吟雪，她在哪里？”

南宫平咬紧牙关，闭口不语，狄扬、叶曼青齐地望了他一眼，恍然忖道：“原来梅吟雪也在岛上。”四只眼睛忍不往搜寻起来，要看梅吟雪是否真在这里。

得意夫人得不到他们的答复，不禁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一生横行江湖，一生中不知骗倒过多少英雄豪杰、大奸巨恶，想不到今日竟被这样一个小女子骗倒，梅吟雪呀梅吟雪，我总算服了你！”

她此刻说话已甚是吃力，但回光返照，竟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方自闭起眼睛，喘了阵气。

“艳魄”依露冷笑道：“骗人者恒骗之，你骗过别人，别人骗骗你又有

何稀奇？”

得意大人眼帘霍然一张，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老娘面前得意。”

依露咯咯笑道：“你既不能得意，我得意得意有什么关系？”

得意夫人怒道：“她虽然骗过了我，但我在跃下山岩那一刹那里，便已看出了她的诡计。她故意装成对南宫平冷淡无情，其实不过只是想骗过老娘，等到老娘中计被擒，她再出来与南宫平相会。”

南宫平神色大变，狄扬皱眉道，“只怕你猜错了吧？”

得意夫人冷笑道：“老娘怎会猜错，她腹中有几根肠子，老娘都已摸得清清楚楚……”

她喘了口气，立刻接过：“她明知老娘万万不会加害南宫平，是以才敢诸多张致，以她那样的脾气，她若是真的已对南宫平绝情绝义，一见南宫平之面，便会绝袂而去，绝对不肯再多说话，她若是真的对南宫平怀恨在心，一见南宫平之面，拼命也要将南宫平杀死，更不会将南宫平留在这里！”

南宫平想到梅吟雪的生性，听了得意夫人的言语，身子不禁微微颤抖起来，流泪道：“错了……错了……”

得意夫人道：“谁错了，谁若说我说错了，便是他根本不知道那贱人的脾气……”

南宫平颤声道：“吟雪……我错怪了你……我错怪了你……我错怪了你……”

得意夫人怔了一怔，道，“你……你……呆子，难道还不知道？”

南宫平泪流满面，有如呆了。

得意夫人切齿道：“我何必告诉你……让你恨死她岂非最好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突地放声狂笑起来，嘶声笑道：“梅吟雪……好妹子……你再也想不到吧，普天之下，竟只有我一人是你的知已……”

狂笑声中，这武林中的一代妖姬，突地双眼一翻，全身抽搐，结束了她充满罪恶的一生。

她虽死了,但是她那讥讽而得意的笑声,却仿佛仍然回荡在众人耳畔……

众人面面相觑，谁也说不出话来，良久良久，叶曼青垂首道：“她是对的……对的……”

南宫平突地大喝一声，挣脱了狄扬的手掌，嘶声道：“她一定还在这里……”脚步踉跄，竟要向火林中奔去。

狄扬大惊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膀，南宫平嘶声道：“放开我，我一定要找着她……”

依露目光一转，道：“她若还在岛上，怎地不出来见你。”

叶曼青幽幽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她必定又遇着什么变故……”

依露嘟了嘟嘴，心中暗气，忖道：“我是帮你说话，你倒帮她说起话来了，真是个呆头鹅。”要知她与梅吟雪素不相识，自然一心想帮着叶曼青和南宫平结为连理，只因叶曼青的痛苦相思，她都是亲眼看到的。

南宫平望着满林烈焰，颤声道：“变故……变故……”树林已成了一片火海，他还是想冲进去。

突地一个锦衣健妇飞步而来，满头汗珠，大声道：“姑爷、姑娘，出路也要被烈火封死了，再不离岛，就来不及了。”

狄扬面色凝重，沉声道，“站在一边，不要多话。”

那锦衣健妇应了，却仍咕嘟着道，“别人都乘船走了，姑娘你……”

狄扬面色一变，脱口道：“谁乘船走了？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锦衣健妇道：“方才我爬到船桅上，本想看看这岛上的光景，哪知只看到岛的那边，驶出一条大船，这岛上却全被烈火掩住……”

狄扬变色截口道：“船上是什么人？你可看清楚了么？”

锦衣健妇道：“那艘船顺风而驶，一会儿就走得远远的，连船都看不清，船上的人，怎看得清，我惦记姑娘，忍不住跑了上来。”

狄扬、依露、叶曼青三人面面相觑，心中不约而同的暗忖道：“梅吟雪走了！”六道目光一起望向南宫平，只见他面如死灰，木立当地，身子摇了两摇，竟又张口喷出一口鲜血，晕厥过去。

狄扬拦腰抱起了他，长叹道：“走吧！”

叶曼青望了望得意夫人的尸身，竟也将尸身抱了起来。

依露皱眉道：“脏死了，你抱她作甚？”

叶曼青叹道：“将她抛入海里，好歹也让她落个全尸！”

众人造也不愿在这荒岛上多留一刻，齐地展动身形，掠到岩边，直到他们上船之后，仍没有人愿意回头望上一眼。

海船扬帆而驶，片刻间便远离了这孤独的海岛，海岛上烈火仍炽，却也没有人再去关心它了。

叶曼青点起三柱绵香，香烟缭绕中，她将得意夫人的尸身裹上白绫，抛入海里，暗中叹息自语：“多谢你救过南宫平一次，让我还能见着他，但愿你鬼魂能永远在海底安息。”

水花四溅，尸体沉没，叶曼青垂首走回船舱，狄扬夫妇正在照料着南宫平的伤势。

南宫平终于渐渐痊愈，这艘船却在海上四下搜寻，一来是希望能看到梅吟雪的船影，再来却期冀能发现龙布诗和南宫永乐的下落，这两个老人恩怨纠结一生，却只到最后，才彼此说明，苍天若教他两人死在一起，岂非作弄世人太过。

船行一月，方自回航，南宫平已换上一身重孝，终日不言不语，别人说话，他也仿佛没有听到！

狄扬等三人自是忧心如焚，却也无法可施，只有在暗中希望时间能冲淡他的痛苦和悲哀。

船入近海，往来船只，便多了起来，别人见了如此奇怪的帆船，都忍不住多看几眼，但却以为这艘船有些古怪，是以谁也不敢驶近，远远看上几眼，立刻就转舵而驶。

狄扬测量方向，估量行程，知道毋用多久，便可靠岸，心情不觉有些欢畅起来，这一日正值月圆，海上明月千里，他备好一些酒菜，摆在船头，饮酒赏月，南宫平眼睛望着月亮，口里喝着烈酒，却仍是一语不发，有如老僧人一般。

依露忍不住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南宫兄，我实在佩服你，三十多天来，你一言不发，若换了我，三天不说话就要疯了！”

南宫平不望她一眼，年余的幽居，使得他学会了世上最难学的本领——沉默，只是将痛苦隐藏在沉默里，痛苦却更加深邃。

狄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妹子，我说你倒真该学学南宫兄才是。”

依露娇嗔道：“怎么，我说话难道说得太多了么？”

狄扬嘻嘻笑道：“不多不多……你睡觉的时候……你睡觉的时候，的确

说话不多，但醒来的时候……”嘻嘻一笑，住口不语。

依露自然娇嗔不依，他两人打情骂俏，为的不过只是要散一散别人的心，哪知南宫平面上再无一丝笑容。

叶曼青看到别人夫妻的恩爱，想到自己身世的孤苦，更是满心酸楚，愁眉不展。

狄扬见到他两人的神情，哪里还笑得出来，暗暗叹息一声，极目四望，银色的月光下，竟有一面白帆，迎面而来。

两船迎面而驶，越来越近，那艘船非但没有退避之意，而且还仿佛是专门为了他们这艘船来的。

狄扬心中大是惊奇，喃喃道：“这难道是艘海盗船么，否则……！”

依露展颜笑道：“我倒真希望有条海盗船来，好歹也可以热闹一阵，这些天真闷死了。”

狄扬目注前方，片刻间那艘船已到近前，船头卓立着一条蓝衣汉子，手里展动着一条白巾，大呼：“来船上可是狄扬公子贤伉俪么？在下有事奉访，请落帆相会！”

狄扬双眉一皱，大奇道：“我们船还未到，此人怎会知道我在船上。”

思忖之间，依露却已扬声呼道：“不错，朋友是谁，有何见教？”

对面船上，已落下帆来，船行立缓，船头的长衫汉子摇手道：“但请落帆，在下这就过来。”

狄扬心念数转，挥手道：“落帆，打桨，定舵，减速！”四下哄然应了，“砰”的一声落下了船帆，般渐行渐缓，渐缓渐近。

那长衫汉子腾身一跃，“砰”地落到船头，目光四扫，凝神盯了南宫平几眼。

狄扬双眉一皱，厉声道：“狄某与朋友素不相识，朋友怎会知道狄某在这船上？”

长衫汉子微微一笑，目光霍然自南宫平身上收回，躬身道：“狄公子贤伉俪置棹泛海，武林中早已轰传，公子你这面七色锦帆还在百里之外时，岸上的武林朋友便知道公子泛海归来，在下见到这面锦帆，还会不知道狄公子贤伉俪的侠驾在这船上？”言语便捷，目光敏锐，竟仿佛又是“万里流香”任风萍一流人物。

狄扬冷“哼”一声，沉声道：“朋友如此注意在下夫妻，是为什么？”

长衫汉子微微一笑，也不回话，双掌“啪”的互击一下，那艘船上，立刻悬起了十数根竹竿，竿头钓着竹篮，隔送了过来，长衫汉子躬身笑道：“我家主人知道狄公子伉俪久泛海上，饮食难免欠缺，是以特地命在下兼程送来一些鲜肉蔬菜，为狄公子伉俪换一换口味。”

狄扬沉声道：“你家主人是谁？”

依露轻轻一笑，接口道：“他倒真孝顺得很。”

长衫汉子满面笑容，第二句话他只当没有听到，笑道：“在下主人在岸边恭候两位侠驾，两位一见便知道了。”倒退几步，躬身一礼，转身掠回他自己的船上。

狄扬朗声道：“朋友你着不说出你家主人的名姓，这礼物狄某万万不能收的。”

长衫汉子仍是满面笑容，道；“公子一见便知，我家主人只是令我传语公子，故人无恙归来，他实在高兴得很。”

那船上船夫身手甚是精熟，就只这几句活工夫，便已转舵驶开。
狄扬低叱道：“追！”心念转处，突又叹道：“不追也罢。”
依露笑道：“对了，人家孝顺的东西，你推也推不掉的，追他做什么？”
打开那十几只竹篮，篮中果然都是些鲜肉蔬菜，依露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可惜……”突地举起篮子，将十余篮鲜肉蔬果都抛入海中。
狄扬展颜笑道：“我只当你嘴馋起来，就舍不得丢了！”
依露笑道：“我就馋成这副样子么？我倒要你猜猜，他那主人究竟是谁？是敌是友？”
狄扬道：“也许是敌，也许是友，说不定……”
依露截口笑道：“说不定还是个千娇百媚的大美人呢，是吗？”
狄扬笑道：“说不定又是什么帮帮主的妹子看中了我，特地送些东西，来拍我的马屁。”
依露顿足笑道：“你要死了，叶家妹子，快帮我来撕他这张油嘴。”
这夫妻两人俱是一般生性，无论说什么严重之事，却不肯板起面孔说话，心里纵然有千百件心事，面上仍是嘻皮笑脸。
此刻他两人面上虽仍在打情骂俏，其实心中都是惊异交集，只因这长衫汉子虽然满面笑容，但在笑容后隐藏的来意是善是恶，却实令人难测。
他两人计议了一夜，除了静观待变，也研究不出什么计策！
哪知第二日清晨，他两人方自立在船头，却竟然又有一片风帆迎面驶来，狄扬沉声道：“昨夜那长衫汉子，今日若再上到这艘船上，嘿嘿！他就要来得去不得了。”
依露轻笑道：“好一个来得去不得。”
两艘船又自驶近，狄扬不等那边说话，便已落帆、定舵，立在船头，朗声笑道：“朋友你来得倒早，请过来这边说话！”
那边船上果然遥遥呼道：“来的可是狄扬狄公子贤伉俪么？”
狄扬仰天笑道：“除了我夫妇，海上船只，还有谁会用这七色锦帆，朋友，你岂非问得多余了。”
风重舟轻，瞬息间两舟相近，只见对面船头，亦卓立一条长衫大汉，但却绝非昨日寒暄送礼的长衫人。
这长衫大汉神情更是恭敬，送的礼也更见丰盛，狄扬口中不语，心中却大是奇怪，只听依露已忍不住问道，“昨日方蒙厚赠，今日又送礼来，你家的帮主，也未免太客气了些。”
长衫大汉愕了一愕，赔笑道：“敝帮今日才得到狄大侠贤伉俪重转中原的消息，便即刻赶来了。”
依露道：“昨日不是你们么？”
长衫大汉摇头沉吟，依露道：“你家帮主是谁，可以说出来么？”
长衫大汉道：“贤伉俪一到岸上，便知道了。”竟也不肯说出帮主的姓名，匆匆离船而去。
狄扬夫妇面面相觑，心里更是奇怪，依露笑道：“这算做什么？常言道君子不受非来之物，我们虽然不是君子，但这些没有来历的东西，还是吃不得的。”照样将这礼物全都抛入海中。
他夫妇二人，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这些送礼的人究竟是谁，为什么要送来这些礼物，却又偏偏不肯说出姓名来历。
哪知未过多久，竟又来了一艘江船，送来了许多新鲜的蔬果，送礼的人，

也是身穿长衫、故作斯文的江湖豪士。送完了礼，也是躬身一札，匆匆而去，绝不肯透露一点姓名来历。

由清晨到下午，一共来了四批送礼的人，一个比一个客气，送的礼也一个比一个丰盛，但却也没有一人肯说出自己的来历，几乎都是异口同声他说："贤伉俪到了岸上，便知道了，小的不敢多嘴！"除此之外，什么都不肯说了。

最怪的是，这些人和狄扬夫妇俱是素不相识，而且彼此之间，也没有来往，仿佛分别代表着五个门派，要拉拢狄扬夫妇。

依露心中又是奇怪，又是好笑，娇笑道："看来我们竟仿佛是香宝宝了，人人都要拉拢我们。"

狄扬皱眉道："我们与武林帮派，素无交往，他们如此大献殷情，只怕没有什么好事。"

依露道："可会有什么坏事呢？"

狄扬沉声道："令人难测。"

依露道："这些本都出于常理之外，自然令人难测，我看你也不必费神去想了，反正一到岸上，就会知道。"

狄扬叹道："上岸后才知道，只怕已来不及了。"

依露笑道："你若是不敢上岸，那么我们就索性永远飘流在海上，做两对海上仙侣。"回首向叶曼青一笑道，"妹子，你说好么？"

时曼青面颊一红，转首望向窗外，南宫平仍是木然坐在椅上，仿佛世上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。

过了许久，叶曼青突然沉声道："此事还有个奇怪之处，你们都没有想到。"

依露笑道："什么奇怪的事？"

叶曼青道："连昨日送礼的五拨人，个个身手都十分矫健，但只不过是他们帮派中的执事弟子，由此可见，这五个帮派实力都不弱，但我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江湖中有这样的五个帮派。"

狄扬道："或者并非江湖派门，而是武林宗派。"

叶曼青略一沉默，摇头道："不可能的，武林中自成一家的宗派，必定自恃身份，不会故意做出这样神秘的样子。"

狄扬皱眉道："或是近年来，江湖中又有新的帮派崛起，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。"

叶曼青道："一年之间，江湖中竟会崛起五个实力强盛的帮派，岂非更会令人奇怪么？"

突听依露轻轻一笑道："已将靠岸了，事情立刻便知分晓，你们还猜什么？"

狄扬、叶曼青一起步出船舱，定睛望去，只见前面果已现出一片灰蒙蒙的陆地影子，衬着满天绚丽的夕阳，显得更是突出。

飘流海外经年的人，骤然见着家乡的陆地时，那种奇妙的兴奋感觉，的确令人难以描述。

狄扬等人只觉心头热血奔腾，把方才心里还在奇怪的事都忘了。

那些强壮的船娘，精神亦是为之大振，操作得更是卖力。

不到盏茶时分，陆地的轮廓，已变得极其清晰，海面上的渔船，方自辛劳了一口，此刻齐声高歌着渔歌晚唱，扬帆归去，准备去享受一日的丰收。

有些胆大的渔夫，见到这艘奇异的海船，都不免划到近前，来看个仔细。
漫天夕阳中，点缀着朵朵云帆，海风轻拂中，弥漫着渔歌晚唱——
这种壮丽而奇妙的景色，在久别家园的游子眼中，更有一种无比的亲切。
狄扬长叹一声，转目望去，只见依露眼中，已泛起了晶莹的泪光，她竟被这种震撼人心的美，感动得流下泪来。
两人目光相对，依露嫣然一笑，哽咽着道：“回到家后，我再也不愿出来了。”
狄扬轻轻握住了她的纤手，轻轻地发出一声幸福的叹息。
叶曼青感到他们的幸福，也感到自己的孤单，但觉有一阵不可抑止的悲哀涌上心头，一双秋波中，也不禁沾满了晶莹的泪珠。
自泪光中望过去，南宫平木然立在舱门，遥视着漫天夕阳，他在想什么？他在想什么——
突听一个船娘在身后笑道：“船未靠岸，送礼的人已有那么多，船靠了岸，在岸上迎接的人更不知有多少了。”
得意的笑声，象征着她也分享了一份主人的光荣。
狄扬面色突地变得十分凝重，依露笑道：“你又多想些什么？就凭我们几个人，难道还怕被人吃了不成？”
海船靠岸，岸上果然站着一群迎接的人，凝目一望，这些人竟然都是女子。
依露皱眉奇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难道那五帮的帮主，真都有一个妹妹要嫁给你么？”
狄扬忍不住失声一笑，却见岸上的女子，竟都挥手欢呼起来。
依露面上半分笑容也没有了，冷“哼”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你交游倒广阔得很，才出海没多久，就有这许多女人来欢迎你回来。”
狄扬忍不住笑道：“说不定是南宫平的朋友呢？”
依露道：“人家才不像你……”
话声未了，只见十数艘渔船靠岸后，船上的渔夫，便与岸上的女人拥抱在一起。要知海边礼教之防，远不如中原江南之重，是以男女间真情流露时，也没有什么太多顾忌。
狄扬哈哈大笑道：“好个会吃醋的婆娘，你看清楚了没有，人家是在等候出海捕鱼的丈夫，不是来欢迎我的。”
叶曼青纵有满心幽怨，此刻也忍不住“噗哧”笑出声来。
依露面颊微红，轻轻拍了狄扬一掌，道：“你还以为我是真的吃醋么，我只不过看到叶妹妹愁眉不展的，想逗她笑一笑而已。”
狄扬大笑道：“你嘴里这样说，其实心里是真的在吃醋的。”
只见渔舟都已靠岸，辛劳的渔夫，提着一天的收获，携儿带女，随着深铜色皮肤的健康妻子，回家去享受晚间的欢乐。
刹那间，岸上的人竟走得干干净净，一个不留。
狄扬大奇道：“送礼的人不来接船，这倒怪了。”
叶曼青道：“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虚，连我也想不出来。”
依露道，“管他什么玄虚，事到临头，自会知道，我们先弄清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再说。”
四人一起上岸，只见这海市居然甚是繁荣，街道也甚是整齐，询问之下，才知道便是浙江名城乐清，距离他们出海地三门湾并不甚远，当下便要寻地

方投店打尖，琐碎之事自有许多，不必细说。
　　哪知他们到了这陌生的地方、陌生的客栈后，突地发现，客栈中的掌柜和店伙，竟仿佛对他们极为熟悉。狄扬一入店门，掌柜店伙便一拥而上，恭敬地道：“狄客官远来辛苦了。”
　　狄扬皱眉道：“你怎会知道我的姓名？”
　　掌柜的神秘一笑，不答所问：“小店中有五个跨院，俱都十分清爽，早已打扫过了，专等狄客官来到。”
　　依露道：“你们这大的店，难道没有别的生意么？我们只要两个院子就够了。”
　　掌柜的笑道：“小号虽不大，但在这附近几百里地内，却找不出第二家来。平日客人川流不息，但今日专等狄客官一家。”
　　狄扬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你一个跨院有多少间屋？”
　　掌柜的道：“每间跨院，都有十多间屋，不瞒客官，小店所占的地方，比皇宫也差不了多少。”
　　依露道：“这么大的院子，一个就够了，何必五个，咱们又不是海盗，又没有发财。”
　　掌柜的笑道：“原来客官还不知道么，今天来了五位英雄，每位订下了一个院子，都是为狄爷准备的，他们付了加倍的钱，逼着小的赶走原有的客人。小的方才还在奇怪，狄爷只有一家人，到底是住哪个院子好呢？”
　　狄扬夫妇对望一眼，依露道：“订房的人，可有留下话么？”
　　掌柜接口道：“只留下银子，没有留话。”
　　狄扬道：“可留下姓名？”
　　依露接口道：“自然不会了……掌柜的，我只望你将他留下的银子，拿来给我瞧瞧。”
　　那掌柜的微微一愕，终于不敢违抗，狄扬却忍不住问道：“那银子有什么可看之处？”
　　依露笑道：“这个你就不懂了，无论是从银子或是银票上。都可以看出一些他们的来历。只因为各地的银票，都造得有些不同，从这上面，至少可以看出他们是来自何处，假如是银条，就更容易看了。”
　　狄扬叹道：“想不到你懂得比我还多。”
　　他却不知道“幽灵丐帮”雄踞边外，专劫不义之财，来自各地的银子，他们都照抢不误。“艳魄”依露家学渊源，有关这一门的知识，自是丰富得很。
　　不到片刻，那掌柜的便捧出一具银箱，箱子里又有银子，又有银票，依露首先取出一锭银锞。
　　只见这银锞十两一锭，铸得甚是粗糙，但银子成色却是十足十足的。
　　她随意看了一眼便毫不迟疑他说道：“这银子必定是来自青、康、藏等边外之地，奇怪的是，那边又会有什么帮派来到此间呢？”
　　再取出四张银票，数额俱是不少，只有第一张乃是“汇丰”的票号，这种银票流通各地，连依露也看不出端倪，只得放下了。
　　第二张银票乃是蜀中所出，第三张银票却是在江南一带通常可见的。
　　依露叹道：“蜀中、江南都有人来，他们不远千里而来，是为的什么？我越看越糊涂了。”
　　俯首望去，只见那第四张银票，票面最是奇特，竟画着一圈黑、红两色

的花边。
　　狄扬、叶曼青目光动处，齐地一怔，“艳魄”依露亦面色微变，突见一只手伸来，抢去了她手中的那张奇特的银票。
　　始终木然不语的南官平，见到这张银票，面色突地变为惨白，一手抢了过来，目光直视在上面，只因为这张银票，本是“南宫世家”所有之物。
　　狄扬强笑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这些人手里有‘甫宫世家’的银票！”心里大为奇怪，再也想不出，哪一帮会持有此物。
　　南宫平面色铁青，一字字沉声道：“这银票是谁拿来的？”
　　那掌柜的见了他的神色则已骇得呆了，讷讷道：“是……是第二位……”
　　南宫平截口道：“他订的房间在哪里？”
　　掌柜的颤声道：“小的带路……”
　　南宫平随手将银票抛入箱里，沉声道：“走！”
　　掌柜的抱起银匣，踉跄而行，穿过一道走廊，开开一扇圆门，只见门中一座院落，居然也有些山石花木，果然比别家客栈大不相同。掌柜的赔笑道：“客官可要在这里歇下么？”
　　南宫平冷冷道：“不错！”当先走入了厅房，“噗”地坐到地上，又呆呆地出起神来。
　　大家见了他的神色，谁也不敢对他说话，当下收拾行装。方自准备安歇，突听店门外一阵暄哗，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奔行而过。
　　狄扬、依露俱都好奇心重，忍不住走了出来，只见店外的长街上，人群骚乱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手里都提着一些竹篮木桶，欢呼着奔向海岸那边。有的老年人脚步踉跄，却都全力狂奔，店里的伙计虽不敢随之奔去，但一个个面上俱都露出了跃跃欲试之色。
　　狄扬夫妇心中都不禁为之大奇，夫妇两人对望了一眼，两人心意相通，一起放开了脚步，随着人潮奔向海岸。
　　星光之下，只见海岸上更是挤满人群，不住地欢呼、争夺、嘻笑，有的青年男子早已脱下衣衫跃下海里。
　　狄扬道：“你留在这里，我去看看。”
　　依露道：“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！”两人一起拥入人群，目光转处，面色都不禁为之大变！
　　只见海潮奔流而来，海浪中银光闪闪，竟然都是一条条死鱼，成千上万，大小不一，直将海里都变为了鱼浪！海城里的居民听到这种奇异的消息，自然飞也似的赶来，拾取这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得到的死鱼，他们虽然终年以打鱼为生，但一生中谁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鱼。
　　狄扬夫妇面面相觑，心头俱是一片沉重，只因他两人深知这奇异鱼浪是怎么来的。
　　四下的渔夫渔妇，见到他俩衣衫华丽，神态不凡，有的人便答讪道：“这是老天爷赐下的神鱼，吃了必定有福，两位何不也拾一条！”
　　狄扬强笑一下，拉起依露的手肮，挤出了人群，低声道：“你猜得不错，幸好我们没有吃那些送来的东西，否则……”心头一寒，住口不语。
　　他一看到这奇异的鱼浪，便知道必定是海里的鱼群，吃了他们抛下的蔬果，立刻毒发而死，随着海浪飘流到这里。
　　区区十几篓食物，竟能毒死成千上万的鱼，其毒之烈，可想而知，两人自是为之心寒。

依露依着狄扬的身子，双眉深皱，沉声道：“好狠的毒药。是什么人有这样毒辣的手段，用这样狠的毒药？”

狄扬默然半晌道：“总有一天会知道的。”

依露叹道：“即使我们知道了那五拨人是谁派来，也无法知道是谁下的毒，更不知道他们全都下了毒呢？还是只有一个人下了毒。”

狄扬道：“天下永远没有包得住火的纸，也没有瞒得住人的事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依露叹了一声，突然变色道：“不好！”

狄扬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依露惶声道，“这些鱼都是中毒而死的，本身也有了毒性，他们着是吃了这毒鱼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狄扬转目望去，只见海岸上也不知有多少人、多少鱼，这些平凡的渔夫，平日神权最盛，此刻已将毒鱼当做神鱼，眼见便是一场空前的劫难，更不知有多少人要死在这一场“鱼祸”上。

依露玉容惨变，连连道：“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么多人，我们再说，他们也不会相信的。”

狄扬亦是束手无计，只见有几个渔民手提竹篮，将满载而归，他情急之下，方待纵身跃去，突听一阵呼声，遥遥传来。

几个黄衣束发汉子，一路飞奔而来，连声大呼道：“老神仙传下法旨，这些鱼吃不得的！”

刹那之间，便有一群人围了上去，将那些黄衣束发的汉子分开，不住询问，正待归去的渔民，已停住了脚步，只见一个黄衣人飞奔而来，大呼道：“兄弟们，快将鱼带回埋在地下，万万吃不得的。”

有人问：“为什么吃不得？”

黄衣人道：“老神仙说鱼里有毒，是恶魔送来害人的，吃下之后，不到半天便会毒发而死。”

渔民们齐地面色大变，又有人说：“幸好有老神仙在这里，否则岂非都要送命。”

又有人说：“老神仙功德无量，愿老天保佑他老人家长命百岁。”

狄扬夫妇暗中松了口气，又不禁在暗中奇怪，不知道他们嘴里的“老神仙”究竟是何许人也，渔民们为什么会对他如此信服？

他两人忍不住拦了一位渔民问道：“请问兄台，那‘老神仙’是谁？”

这渔民上下打量了他们两眼，笑道：“两位必定是远道来客，所以连老神仙是谁都不知道。他老人家上通天文，下通地理，端的可称得上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天下找不出第二个来。”

狄扬道谢了，一路走向客栈，依露轻叹一声，道：“这位老神仙必定是异人，有时间我要去拜访拜访。”

狄扬道：“什么异人，左右不过是个神棍而已。”

依露道：“若是神棍，怎会知道鱼里有毒，令人不要煮食，这些渔民虽然神权极重，但却也不是呆子呀！”

狄扬不愿与她争论，只因每一次争论，自己都是落在下风。

回到客房，南宫平、叶曼青仍然对面坐在厅房里，两人默然相对，似乎一直没有说过话。

狄扬夫妇便将方才所见说了，订房的人，自不免又送来酒筵，但他们眼

见方才毒鱼之事，哪里再敢吃别人送来的东西。到街上买了两百个鸡蛋，用白水煮来吃了，盐虫都不敢沾上一沾。

那些船娘本待到岸上大吃一顿，此刻一个个叫苦连天，道：“姑娘、姑爷，还是早些回去吧！”

依露道：“回去！说不定永远回不去了。”

他们口中虽不言，但心里却知道事情越来越凶险，各人满怀心事，回到房中熄灯就寝。

南宫平通宵反侧，哪里睡得着觉。他面上虽已麻木，但心里却是思潮万端，想起了双亲，想起了故友，也想起了许多他不愿意想的事。只见蜡烛渐短，长夜渐去，他却仍然没有合过眼睛。

万籁俱寂之中，突听窗外响起了一阵衣袂带风之声，接着，只听“吱、吱”两声轻响！

他心头一震，霍然坐了起来，院外又是“吱、吱”两声，乍听有如虫鸣，但南宫平面色却为之大变！

他还记得这声音，他记得这声音正是他初入师门时，与同门弟兄，在夜凉如水的夏夜，以捉迷藏来练轻功时的暗号。

那时他们都还年幼，童心未泯的龙飞，带着他们在树林里捉迷藏，使得他们不觉是在练轻功，而仿佛是在游戏，这一份用心，是多么善良。

刹那间，他心头热血上涌，往日的记忆，在他脑海中又变得如此清晰。

他狂喜暗忖：“难道是大师兄来了么！”身形后耸，穿窗而出，只见一条黑影伏身檐上，见到他穿窗而出，便遥遥招了招手。

南宫平再不思索，飞掠而起，只见人影已跃到另一重院落，卓立在一株巨树的阴影下。

他一掠而前，目光凝注，暗影中，他依稀辨出这人竟是他的三师兄石沉。分别已久的同门师兄，骤然相逢，他只觉心头一阵狂喜，一把握住石沉的手掌，道：“三师兄，你……你……”喉头一阵哽咽，眼中泛起泪光，再也说不下去。

黑暗中，往昔英俊挺逸的石沉，此刻竟是神色颓败，面容憔悴，连双目都显得黯淡无光。

他再也不是往昔那英俊挺逸的石沉了，他仿佛已变成一具行尸走肉，忏悔着往昔的罪恶，等待着日后的死亡。

南宫平心头愕然，既悲又喜，只听石沉缓缓道：“我听说你在这里，就赶来了。”他语声沉重缓慢，语声中竟也失去了往昔的精神，有如自坟墓发出一样。

南宫平黯然道：“你既来了，为何不进去？”

石沉缓缓摇了摇头，空虚黯淡的目光中，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悲哀，缓缓道：“我不能进去，我只是来告诉你，不要听任何人的话，不要答应任何事，我……我说的就只能有这么多了。”

南宫平呆了半晌，惨然道：“你……你近来好么？这些日子你在哪里？是不是和大嫂在一起？”

石沉空虚绝望的目光，遥视着天畔的一颗孤星，出神许久，突然缓缓道：“我是个不祥的人，满身都是不可饶恕的罪孽，你……你……以后你万万不要再认我这个师兄，最好当我已经死了。”

南宫平忍不住泪珠满盈，颤声道：“师兄，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我的师

兄……”

石沉摇了摇头，仰天叹了口长长的气，突然伸手一抹眼帘，道：“多自珍重，我去了。”话声未落，他已拧转身形，如飞掠去。那消瘦的身影，在一刹那间，便被无边的黑暗完全吞没。

第二〇章　扑朔迷离

夜色清寂，夜风萧瑟，南宫平伫立在清冷空旷的院落中，无边的黑暗包围着他，沉重的心情，更加沉重了。

石沉是同门五人中最刚毅木讷的一个。

但是他那颓败的神色，憔悴的面容，早已失去了昔日俊逸挺秀的光彩！

要不是经历了一番惨痛而绝望的遭遇，决不会使他一变如斯！自从华山分手，师兄弟姐妹各自漂泊东西，将近一年半没见过面，石沉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，难道是逃避着什么？南宫平沉重的心情中不禁又加杂着悲愁与辛酸！

南宫平再也无法掩抑胸中那股悲愤的情感，犹如山洪爆发，满眶热泪，滚滚而下！

夜风吹过树梢，发出沙沙之声，树影掩映中，另一个孤瘦的身影悄悄地伫立在南宫平身后。

南宫平霍然转身，身后那人竟然是叶曼青，面上流露着些微的惊愕，她那秋水般的明亮双眸里，充满了幽怨而又关注的复杂情感。

“你哭了？”叶曼青问。

“没有！”

南宫平倔傲地昂了昂头，勉强地一笑，但这些都无法掩饰他脸上狼藉的泪痕！

叶曼青缓步上前，轻声说道：“夜寒露重，你早点回房歇息吧！”

南宫平感激的瞥了她一眼，微微一叹，走回房内。

残烛摇曳，昏黄黯淡的烛光，映着南宫平那略带憔悴的面容。他枯坐桌前，两眼木然的望着闪烁不定的烛光，怔然出神。

长夜漫漫，四周寂寂，一时思潮汹涌，一连串的人影在他眼前不断的旋转，隐现——

伤心绝望的梅吟雪，满腔幽怨的叶曼青！

机智狡诈的任风萍，莫测高深的帅天帆！

聪颖机变、风流放荡的大师嫂郭玉霞！

被得意夫人迷失本性的龙飞和古倚虹！

以及被困“诸神殿”、性格豪爽的风漫天！

恩师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和“诸神殿”主南宫永乐！

最后，他更想到了独倚柴扉、望子早归的慈祥双亲！

心绪像一捆紊乱的乱麻，竭尽智能，也无法在杂乱无章中，寻出头绪，决定何去何从！

一阵轻微细碎的脚步声自走廊上传未，南宫平眉心一皱，突然又闻叶曼青怒叱道：“好贼子！”

接着两条人影飞快地掠过屋脊，一前一后，向西而去。南宫平心中一动，扬掌将蜡烛熄灭，身形一长，也自穿窗而出，随后追去。

他在“诸神岛”上幽居一年，潜心养性，非但功力大进，轻功更是进境多多，眨眼之间已和前面两人追成首尾相接，凝目望去，在前一人是个劲装汉子，在后的那人身形瘦小，长发飘拂，正是叶曼青！

南宫平足下用劲，双方距离已不足十丈。

片刻之后，已追出里许，那劲装汉子陡地止住身形，卓立在一棵大树之

前，叶曼青飞扑而上，扬掌就劈！
　　她身手矫捷，不知与这劲装汉子有何深仇大恨，一上手就是狠攻狠打，招招杀着。
　　那劲装汉子功力亦似不弱，有攻有守，一时之间，叶曼青倒还奈何不得。
　　陡闻叶曼青怒叱一声，双掌一错，一招“嫦娥奔月”，径向那劲装汉子双肩拍去。
　　劲装汉子来不及撤招换式，已被砍中肩骨，疼痛如折，叶曼青杀机已起，左掌随后臂出，掌风虽缓，但潜力却大！
　　南宫平陡地舌绽春雷，大喝道：“叶姑娘且慢！”喝声才出。已迟了一步，那劲装汉子已遭叶曼青击中前胸，口喷鲜血，仆倒于地！
　　南宫平一个箭步窜上前，一探那汉子鼻息，业已气断身亡，不由惋惜一叹！
　　叶曼青满腹幽怨，此刻更是嗔怒交加，冷笑道：“想不到你竟会为这下三流的贼子叹惜！”
　　南宫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只想留个活口，一问究竟。”
　　叶曼青怫然道：“这种贼子还要问究竟？就这样让他死了，倒还便宜了他。”
　　南宫平不解地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竟惹得你如此生气？”
　　叶曼青怒道：“你看看他怀里揣的是什么东西！”
　　南宫平俯下身去，自那劲装汉子怀里取出一物，竟然是个锡制的“鹤颈壶”，壶口还断断续续的飘出一股无色的淡淡异香，南宫平哂然笑道：“原来是个采花的淫贼！”
　　叶曼青冷笑道：“这种贼子你还要留活口么？”
　　南宫平突地神色一变，沉思片刻之后，才又摇头道：“事情决非这么简单，我们形藏早露，这贼子恐怕与那五拨送礼之人有关！”一语甫罢，旋又大声喝道：“不好！快回客栈！”说着身形纵起，展开轻功向来路如飞奔去。
　　叶曼青也顿然醒悟，毫不迟疑，随后追去。
　　南宫平奔回客栈，匆匆至狄扬夫妇房前，提气大声叫道：“狄兄！狄兄！……”叫了半天房内竟毫无回音。当下不再犹豫，挥掌破门而入。
　　房内空荡荡的，非但狄扬夫妇影踪全无，就连行李包裹兵刃等亦都不翼而飞！
　　叶曼青也匆匆奔入，诧然问道：“他们两人呢？”
　　南宫平剑眉微蹙，沉思不语。
　　叶曼青说道：“你闻闻看，房中似乎有股异香留存未散！”
　　南宫平点头道：“这事大有蹊跷，看来要想查个水落石出，确非易事！”
　　叶曼青道：“何不去问掌柜的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物来过这里！”
　　南宫平道：“这批人显然事先已有过周密的计划，掌柜的哪会知道这些，适才若是不将那淫贼杀死，或可探出些许端倪。”
　　叶曼青娇靥飞红，讪讪道：“你也不早说，谁知道……”
　　南宫平截住她的话音，说道：“如果能查出那五拨送礼者和代订店房之人，抽丝剥茧，或许还可得知一二！”
　　叶曼青问道：“那么要怎样才能查出那送礼之人呢？”
　　南宫平苦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当然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”话声一顿，

又接道：“现在已是二更将尽，站在这儿干着急也不是办法，还是早点回房歇息，明天再另思良策！”说着将残烛熄灭，各自回房就寝。

翌日清晨，二人商定由叶曼青暂留客栈，以观其变，南宫平则匆匆外出，期能查出一些蛛丝马迹。

直到晌午时分，南宫平才匆匆回栈，叶曼青急忙迎了上去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找到一点头绪了么？”

南宫平道：“快拿你的‘龙吟神音’宝剑，跟我走！”

叶曼青柳眉微皱，不解地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！”

南宫平道：“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，快走吧！”

两人急急佩上随身宝剑，掩上房门，走出客栈，出得城外，展开脚程，向西奔去。

叶曼青满怀疑惑，问道：“我们现在是到哪儿去？”

南宫平一面奔行，一面答道，“据我所知，非但那几拨送礼和订房的人与任风萍有关，狄扬夫妇失踪亦与任风萍脱不了干系！”

叶曼青见他答非所问，不由柳眉紧蹙，说道：“任风萍原在西北，此刻怎会跑到江南来了？”

南宫平道：“在这一年内你敢保事情没有变化么？说不定任风萍所布置的潜力已遍及大江南北也未可知。”

叶曼青诧异地问道：“变化？任风萍的布置？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”

南宫平也不禁一愣，但继而转念一想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当年在长安城西北，任风萍吐露帅天帆有独霸武林的意图时，只有梅吟雪、狄扬和自己在场，任风萍心机深沉，深藏不露，只是在暗中行事，叶曼青故未得知。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件事一时也难解释清楚，以后我再详细告诉你，现在我们赶快到南山去！”

叶曼青被他那“我们”二字说得心头一甜，不再多问，加快脚程，展开绝世轻功，向前飞奔，只消顿饭工夫，已入南山山脉，路径渐人崎岖，已有难行之感。

南宫平止住身形，向叶曼青说道：“此处乃去南山必经之路，狭窄崎岖，任风萍的手下人等，势必在此处歇脚，我们正好趁机出手，且先调息运气，恢复功力，说不定等一会有一场惊险的恶斗！”

说着走至一块嶙峋巨石之前，盘膝坐下，闭目调息起来。

叶曼青也自走到石旁坐下。

夜风呼啸，月冷星凄，在这荒凉的郊野山区，充满恐怖和凄凉的感觉。

约莫半个时辰之后，果听来路上车声辚辚，马声嘶嘶，渐行渐近！

南宫平、叶曼青二人，闻声知警，同时闪身至一座大石之后，隐去身形。

眨眼工夫，车马之声已近，南宫乎在“诸神岛”一年潜居，功力大进，黑夜视物，如同白昼，此时凝目望去，只见七匹骏马飞驰而来，七匹骏马之后，是一辆黑篷双套马车！

眨眼之间，七匹骏马驰至南宫平所隐身之大石前三丈处停了下来，只见两名驾车大汉自车辕上一跃而下，奔至车旁，掀开重重的黑布帘，自车内挟出两个人来！

南官平只看得心头狂震，原来那两人正是狄扬夫妇：

月光照映下，依露披头散发，那件锦色华衫被撕得褴褛不堪，几近半裸！

狄扬更是满身血渍，神情颓败，往日那股神采飞扬的豪气，荡然无存！

南宫平心痛好友，又气又恨，陡地撮唇长啸，啸声中，人如巨鸟，“唰”地冲天飞起，身在空中，一个盘回旋转，翻腕间“叶上秋露”已拔在手中，吸腹拳腿，头下脚上，一招“甘霖普降”，银光万点，闪闪刺目，舞起漫天剑影，飞洒而下！

当先那五旬的高大老者暴喝一声，双手一拦，向后退去！

南宫平足落实地，也不打话，揉身欺上，“叶上秋露”猛劈猛削！

叶曼青也仗剑飞奔而出，直冲向那几个黑衣人，抡剑就是一阵狠攻！

七骑中为首之人，乃一五旬高大老者，一面闪躲南官平的猛烈狠厉剑招，一面高声叫道：“朋友！我们无怨无仇，你怎么横不讲理，动手就是狠杀狠打！”

南宫平双目喷火，长剑一紧，“唰唰唰”接连又是三招杀着！

五旬高大老者身躯一闪，向后退去，口中再度叫道：“要打要杀，把话说明白了也还不晚——”

南宫平声音沙哑，吼道：“少废话！我先宰了你再说！”

吼声中，“叶上秋露”再演绝学，竟施出在诸神岛学得的“南海剑法”，一阵猛攻。

五旬高大老者知道再多说也是白废，怒哼一声，自腰间撤下一条长达丈余的“锁骨连环鞭”，舞起漫天鞭影，鞭风霍霍，迎了上去！一招“云锁巫峰”，丈余长鞭有如灵蛇出洞，迅猛地缠向南宫平执剑右腕！这一招反守为攻，端的精妙无比。

南宫平料不到眼前这个老家伙身手竟然如此了得！

但南宫平一身武功亦已非昔年吴下阿蒙，左足一旋，侧身让过来势，右臂一抖，“叶上秋露”挟嘶嘶锐啸疾划而下，“叶上秋露”虽非神兵利器，但经南宫平贯注真力，剑气如芒，逼人生寒，剑锋尚未近身，已泛起一般冰凉之气。

老者知逢劲敌，不敢大意，身躯向后一仰，右臂撤回，手中“锁骨连环鞭”一摆一荡，向南宫平颈项扫去！

南宫平沉腰挫马，左臂一探，五指一屈一弹，数股柔缓而潜劲的指风，疾向鞭身弹去！右臂一沉，“叶上秋露”幻成一片白芒，拦腰削去。

五旬高大老者只觉长鞭一紧，锁骨连环鞭竟遭南宫平震开数尺，“唰”的一声，长剑也已拦腰扫至，不由魂飞魄散，心胆俱裂，被南宫平拦腰劈成两段！鲜血飞溅，洒得南宫平满面满身。

南宫平毫不迟疑，身形起处，迅若鹰鸷，向那群黑衣大汉扑去！

那群黑衣大汉力敌叶曼青已呈不支；南官平这一加入，登时大乱，顷刻之间，已有两人中剑身亡！

另两名驾车大汉分挟着狄扬和依露，原躲在篷车之后，这时一看情势危急，已生逃走之念。

南宫平长剑一紧，又有两名黑衣大汉洞穿胸腹而死，紧接着双足一点，直向那挟着狄扬夫妇的两名黑衣大汉扑去！

两名黑农大汉悚然大惊，不约而同向后暴退！

南宫平双足略一点地，正欲再度扑去，陡闻身后一声断喝：“住手！”

不由身形一顿，霍地回转身来，只见身后一文之处赫然站着四个高大的人影！

时正子初，月华如水，照亮了那四个人！当先一人竟然是“万里流香”

任风萍！左边两人却是“岷山二友”铁掌金剑独行害长孙单和惊魂双剑追风客长孙空。

右边那人却眼生得很，是个身穿黑长衫、头挽高髻的威猛老者！腰间插着一双长有四尺的金色短枪！

任风萍的到来，早在南宫平的意料之中，是以毫无惊异之感，倒是任风萍觉得有点意外，面上满是诧异神色，缓缓向南宫平走近，微笑道：“一别年余，南宫兄别来无恙！”

南宫平见风萍现身，心中一动，恢复原有的镇定和冷静，闻言冷冷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大难不死，小弟还算命长！”

任风萍道：“凡入诸神殿者，从未听说有主还的，南宫兄可谓大幸了！”

南宫平冷笑道：“在下要是死在诸神殿，任兄可就更加快意了！”

任风萍忙道：“兄弟绝无此意，南宫兄切莫误会，日下中原武林形同鼎沸，混乱纷岐，兄弟正想借重南宫兄，共举大事……”

一语未了，南宫平却冷冷地截道，“在下德薄能鲜，狂野成性，任兄恐怕找错人了！”

任风萍哈哈笑道：“南宫兄太过自谦了！想当年吾兄天长楼力败‘玉手纯阳’：独闯慕龙庄为‘天剑’狄扬索取解药，尔后只身涉险‘诸神殿’，诸般英勇事迹早已传遍了武林，兄台的武功、机智、胆识，帅先生更是仰慕非常，如能得南宫兄大力相助，兄弟敢说不出一年，中原武林唾手可得！”

陡闻叶曼青一声叱喝：“哪里走！”身形纵起，向前扑去！

南宫平面不改色，淡淡的转过头去，原来那两个挟持狄扬夫妇的黑衣大汉正想借机遁逃，一见叶曼青扑到，只得停留在当地，两只眼睛却向任风萍望去！

南宫平微微一笑，转头向任风萍说道：“不知那两位挟着‘天山神剑’狄扬和依露的黑衣汉子是否任兄属下？”言词之间淡漠异常，仿佛狄扬夫妇与他只有片面之交，此时只是随口发问而已！

任风萍尴尬地一笑，但随又消失，缓缓道：“不错！正是兄弟属下！”

南宫平神色变得十分黯然，叹道：“想当年‘天山神剑，豪情万丈，神采飞扬，此刻却变得如此狼狈，骤然看去，谁敢相信他就是当年叱咤江湖的‘天山神剑’！”

叶曼青虽然十分不耐，但她深知南宫平心思缜密，此刻尽量避免谈及狄扬夫妇被擒之言词，定必另有用意！

任风萍道：“幽灵群丐已投效帅天帆麾下，共图大事，穷魂依风也欲其妹随行，故命兄弟前来，只要依露回至中原，立时带往依风处。”

南宫平冷笑道：“既然依风要依露也投身帅天帆处，任兄又何需使用迷香？此举实在令在下费解！”

任风萍淡然道：“此中原委并非三言两语就可解释清楚，兄弟恐言词之间发生误会，故不得不出此下策！”

南宫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那么狄扬何辜？竟也遭任兄属下擒去？”

任风萍道：“他二人既已结为夫妇，自然要同行了！”

南宫平口噙冷笑，哂然道；“任兄可曾问过狄扬么？”

任风萍大笑道：“妇唱夫随乃人之常情，狄扬自无不愿之理！”南宫平轩眉笑道：“任兄谅必还记得，年余前在长安城西北，狄扬掷丢任兄之‘风雨飘香”牌的一幕么？狄扬狂狷高做，岂肯依人帐下，任人支役！”

任风萍面色一变，默然不语。

南宫平又笑道：“狄扬、依露能结为连理，亦是任兄恩赐，他们二人虽已结婚年余，但却恩爱情深，不亚新婚，狄扬不肯，依露自然也无俯首之理！”

任风萍面色已恢复常态，非但毫无动怒之意，反而哈哈笑道：“南宫兄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当年狄扬身罹兄弟银雨奇毒，经依露全力施救始得生还，依露对狄扬有救命之大恩，依风肯投效帅天帆，依露自然不会不肯，依露俯首，狄扬岂会违背她的意志！”

南宫平大笑道：“幽灵群丐素来正直，其强讨恶化对象，亦皆属为富不仁之辈！而且施贫济困，早已武林皆知，何况穷魂依风为人孤独矜直，冷漠高傲，岂有失身变节、投靠帅天帆帐下之理！”

叶曼青知道再舌战下去，必然引起战火，心系南宫平安危，竟不自觉的走近南宫平身旁。

任风萍目光流转，看了叶曼青一眼，淡淡地问道：“当初南宫兄出海时，冷血妃子亦同时失踪，江湖朋友都以为她随同南宫兄共赴诸神殿，孰料竟是叶姑娘同行返回，难道冷血妃子真的失踪了么？”

南宫平陡地放声长笑，笑罢说道：“任兄很失望，是么？哈哈！梅吟雪未与在下同行，致使任兄无法达到一网成擒之愿，未免有点可惜！”

任风萍面不改色，大笑道：“南宫兄言重了！兄弟斗胆，也不敢做如是之想！”

南宫平突然变得声色俱厉，面泛杀机，喝道：“任风萍！你连派五拨人化装成五路不同人马送浸过巨毒的酒食蔬果上船，想将狄扬毒死！谁知被狄扬识破毒计，你一计不成，又生二计，又用不同的银票订下整间客栈，事实上整间客栈内，全是你的爪牙！以致狄扬夫妇被擒，我和叶姑娘能幸以逃脱，只因你事先没想到我能够回来，没告诉他们，故尔他们不认得我：哈哈！谁知你的手下竟多了个成事不足却败事有余的采花淫贼！才被在下识破你的狡计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任风萍脸色大变，暴然大喝！

南宫平毫不理会，双目情光如电，慑人心魄，逼视着任风萍，口角噙着一丝冷酷而满含杀机的笑意，继续说道：“但在下与狄扬兄已结为生死之交，任兄何不将在下一并擒去？”

任风萍正色道：“南宫兄言重了，兄弟斗胆，亦不敢如此！”

站在任风萍身旁诸人自始至今，始终没开过口，显然帅天帆纪律严明，而且他们亦必对任风萍敬畏十分。此刻站在任风萍右边那身穿黑长衫、头挽高髻、腰插一对金枪的威猛老者，业已按耐不住，向前疾跨一步，沉声喝道：“小子好生狂妄无礼，你道眼下真无能擒你之人么？”

南宫平睨视他一眼，笑向任风萍道，“这位兄台想必就是帅天帆依若左右手的‘戳天夺命双枪’戈中海戈大侠了？”

任风萍颔首道：“不错！正是戈老英雄！”

南宫平大笑道：“尝闻戈大侠‘戳天夺命双枪’有神鬼莫测之机，戳天夺命之能！今日得识，幸会，幸会！”

戈中海回头看了看任风萍一眼，似乎在动手之前要征得任风萍的同意！

任风萍脸上毫无表情，默然不语！

南宫平冷笑道：“任兄何不点点头？”

戈中海大喝一声，身形扑迸，双掌左右拍出，一击“章门”，一击“藏

海”！
　　南宫平早已有备，身形卓立不动，双臂一圈，闪电般向他双腕扣去，飞起一腿，踢向戈中海“丹田”大穴！
　　这两招快捷无比，而且取时部位恰到好处！任风萍暗暗心惊，一年不见，南宫平一身武功又精进了不少！
　　戈中海满面凝重，却毫无惧色，身躯一侧，双掌疾翻，一招“腕底翻云”，反向南宫平双臂“曲池”穴拍去！
　　南宫平身形一闪，甩臂沉腕，一招“沉香劈月”，向戈中海胸前直击过去！
　　陡闻一声娇叱，叶曼青已与“岷山二友”故在一处！
　　戈中海微感一惊，大喝一声，右腕一沉，左臂蓦缩，才又倏地一起劈出，硬接南宫平一掌！
　　“轰”然一暴响，双方掌力接实，地上沙石飞扬，尘土弥漫！南宫平只觉对方内力绵绵不绝，双腕疼痛如折，暴退一丈！戈中海仅上身晃动，马步依然钉立如桩，但他心中亦自暗暗一惊，普天之下能接他双掌一击者，寥寥可数，南宫平年方弱冠。竟能硬接一掌，而直立无恙！
　　南宫平脸泛青白，气血翻腾，喉头一甜，咯出一口鲜血，显然受伤不轻！但他微一咬牙，旋又飞身扑上，双掌一错，向戈中海猛攻而去！
　　戈中海冷冷一哼，双掌翻飞，迎住来势！
　　南宫平这次扑上，招式一变，竟施出幽居“诸神殿”时，在木屋中所学的“达摩十八式”！左掌斜出，右掌直劈，招名“苦海普渡”，疾攻过去！
　　戈中海身形一闪，左掌封出，右掌疾拍南宫平“肩井”！
　　谁知南宫平这竟是虚招，沉肘挫腕，左掌改削中盘，右掌并指如就，疾点戈中海前胸“七坎”大穴！，戈中海骇然大惊，疾退五步，双掌“如封似闭”同时封出！
　　南宫平虽然只把“达摩十八式”牢记心中，却没有时间去仔细揣摩其中繁杂精奥之变化，此刻临敌施为，一面恩忖，一面出招，这套武林绝技，依然深具威力，十招之内，将“戳天夺命双枪”戈中海连连逼退了一丈远近！
　　一旁观战的任风萍双眉深锁，沉恩俄顷，不禁惊叫出声——“达摩十八式！”
　　南宫平一面进招，一面冷笑道：“不错！正是‘达摩十八式，！要是胆怯的话，现在放掉狄扬夫妇还来得及！”
　　“戳天夺命双枪”业已额角见汗，浓眉紧蜜，方在寻思破解之策！
　　蓦闻“岷山二友”发出震天暴喝，原来叶曼青已逞不支之状，“龙吟神音”左招右架，节节败退！
　　只听长孙单狞笑一声，叫道：“看你还能支持几招！”
　　叫声中双剑微绞，右足前探，一招“极逸沧波”，双剑划出一道银弧，迅捷地向她执剑右腕削去！
　　长孙空却足下一滑，闪到叶曼青身后，“飞星逐月”，疾点叶曼青背心！
　　叶曼青腹背受敌，险象环生，掌中剑疾封而出，娇躯向左闪去！但她早已真力不继，气血浮动，身形一个踉跄，被长孙单一剑刺中右肩，闷哼一声，龙吟剑又被长孙主双剑所中，虎口一麻，脱手飞出！
　　长孙空剑交左手，欺身上前，伸手间，连点中她“大赫”、“商曲”二穴，叶曼青两穴受制，娇躯随之倒地不起。

“岷山二友”更不停顿，飞掠过来，与戈中海联手围攻南宫平！

南宫平急怒交并，右手一探，呛然龙吟，“叶上秋露”已拔在手中，一招“天地分光”，剑芒颤动，森森剑气，幻起一圈剑网。

戈中海冷冷一笑，亦自撤下腰间金色双枪，一抖攻上！

南宫平大喝一声，“叶上秋露”振腕攻出，幻出三朵剑花，分袭“岷山二友”及戈中海！

岷山二友武功虽高，与南宫平相较却相形见绌，南宫平这诡异的一招，迫得两人连退三步！

戈中海双枪疾出，左手金枪硬架来势，右手金枪“春云乍展”，疾逾星火地挑向南宫平右肩！

南宫平知道今天想要全身而退，已不可能，看出“岷山二友”中，铁掌金剑独行客又较惊魂双剑追风客略差半筹，因此他避重就轻，“叶上秋露”尽向长孙单身上猛施杀手！

戈中海与长孙空何尝看不出来？两人心中似有默契，不约而同，加紧抢攻！

数十招一过，南宫平已逞不支之状，两个一流高手和一个顶尖高手，联手抢攻，南宫平武功再高，也只能左右招架，毫无还手之力，月光照映下，任风萍面露喜色，嘴角时而噙着一丝阴鸷而得意的微笑！

戈中海断喝一声，双枪一紧，“狂鹰振翅”，右手金枪自下而上，猛刺左肋，左手金枪闪电般向南宫平执剑右腕挑去，“岷山二友”的二支长剑，齐地罩向南宫平周身要害！

南宫平虎目喷火，额角上豆大汗珠滚滚而下，脸色苍白，但却洋溢着坚毅而倔做傲神情，“叶上秋露”连演绝学，“金灵飞火”，“苇渡三过”，“分水摆荷”，“唰唰唰”，接连三剑，封挡了三人凌厉的攻势。

戈中海闪身欺近，双枪疾刺而出，一点“幽门”，一点“咽喉”！“岷山二友”亦旋身扑进，三支长剑交错递出。

南宫平三剑攻出之后，真力已经不支，但他神智未乱，霍地足下旋转，闪开戈中海的双枪，奋力一剑朝长孙单胸前疾刺而去！

这一剑又疾又狠，长孙单想要抽身退避，已嫌太迟，惨叫一声，“叶上秋露”贯胸穿过！

南宫平惨厉一笑，方把“叶上秋露”拔出，长孙空双剑已自他左肩划下一道深有寸许、可见白骨的血沟，长至脊柱，殷红的鲜血飞喷而出！就在这时，戈中海的金枪也正刺中南宫平右大腿上！

南宫平牙关怒咬，长剑一挥，将正欲重下杀手的长孙空和戈中海逼退五步，戈中海金枪犹未拔出，依然插在南宫平腿上，令人触目心惊！

戈中海从未见过有如此潜力之人，不禁愕在当地！

长孙空痛弟身亡，怒吼一声，再度扑上！

南宫平厉声大喝：“不死神龙，神龙不死！”

喝声中，伸手拔下大腿上的金枪，看也不看，反臂向他甩出。

长孙单的死，使得长孙空恨火攻心，此刻出手，丝毫没有防备，何况他认为南宫平必定已无还手之力，金枪竟插入左肩，登时扑地不起！

戈中海摇头叹道：“真不愧为神龙弟子！”缓步向长孙空走去！

任风萍神色黯然，也唱叹道：“不死神龙第二，能得如此豪杰相助，何愁天下不定？”

南宫平喝道：“你今生做梦也休想！”

话才出口，又咯出一大口鲜血，身形栽个踉跄，最后终于不支，扑倒于地！

任风萍一跃上前，右掌缓缓拍下，他的脸上充满了可惜的神情，就在他右掌离南宫平头颅不足三寸之时，蓦闻身后响起一声闷雷似的大喝：“住手！”

喝声宏亮，响彻四野，显然中气充沛！

任风萍惊愕的转过身躯，只见身后数尺之遥，站着一个身形矮小、其貌不扬的中年人。

中年人向前跨进一步，沉声道：“这人我要带走！”

戈中海已从长孙空身旁一跃而至，手中握着两柄金枪，大声喝道：“小子！你是谁？”

中年人睨视他一眼，随口吟道：“远山高大！”

任风萍、戈中海霍然一惊，连忙同声接道，“风雨飘香！”

中年人自怀中掏出一只紫檀香木的精致小牌，扬了一扬，接着喝道：“两位可认识此牌？”

任风萍低首道：“弟子认得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见牌如见人！这人我要带走，两位有何异议？”

任风萍黯然道：“弟子不敢！”

中年人冷冷一哼，走近南宫平身旁，俯下身去，将南宫平抱在怀中，头也不回，大步向前走去！

直到中年人的矮小身影被漫漫的黑暗吞没，任风萍才摇头叹道：“帅先生不知何时又新收了这一号人物，我们为何都不认识。”

戈中海道：“我们出来半年多了，帅天帆吸收的新血，未经介绍，我们自然不认识！”

中年人抱着南宫平健步如飞，奔了将近一个时辰左右，到了一片枝极浓密的树林前。

月光照映下，在一颗合抱的大树旁，两匹长程健马正俯啃着野草，马旁却仁立着一位风华绝代、美艳出尘的少女，蛾眉紧蹙，满面优急之色！

她正是梅吟雪！

中年人才一走近，梅吟雪已奔了上来，看了他怀中的南宫平一眼，问道：“他的伤势很重么？”

中年人颔首道：“真力消耗殆尽，血流过多，还好我早到一步，否则就要死在任风萍掌下了！”

南宫平星目紧闭，面色苍白，背上和腿上的血仍然一滴一滴的淌下，被中年人抱在怀中，奄奄一息，身躯僵挺，除了胸部还有一些极其轻微的起伏外，简直和死去无二！

梅吟雪目泛泪光，黯然道：“他伤重如此，不知是否还能活着见他的师傅！”

中年人也自叹道：“看他不是夭寿之相，相信必有奇迹，将他救活！”

梅吟雪默然不语，伸出皓腕自中年人怀中接过南宫平。

中年人道：“姑娘珍重，我要走了，那块木牌——”

梅吟雪道：“那块木牌送给你吧，反正我留着也没用！”

中年人谢了一声，飞身上马，扬尘驰去。

梅吟雪也跨上马背，将南宫平抱在怀中，一咬银牙，催开坐骑，顺着官

道，向前奔去。

黎明时分，梅吟雪已经赶到三门湾！直驰到一家客栈前，这才下马走入客栈中。

匆匆跨进一间房内，房内有三张床，其中有两张竟赫然分别躺着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和“诸神岛主”南宫永乐！

此刻两人都已醒来，四只眼睛都透着焦的的神色，一见梅吟雪抱着奄奄一息的南宫平推门而入时，俱不禁大吃一惊，龙布诗首先问道：“平儿受伤了？”

梅吟雪略点螓首，一言下发地将南宫平面孔朝上放在另一张床上。

南宫永乐接问道：“是谁把他打伤的？”

两人说话的语声，都很柔弱轻微，仿佛是大病未愈一般。

梅吟雪没有回答，风目一闭，两行清泪滚滚流下。

南宫永乐挣扎着爬起来，察看了南宫乎的伤势一番，有气无力地道：“他伤势很重，但有我在，这倒不用担心，只要用移植大法，保管他在两天之内就可痊愈！”

龙布诗声音沙哑地吼道：“不行，你不准碰他一根汗毛，”

南宫永乐也是怒容满面，声音微弱的吼道：“我碰他关你何事！你在那里鬼叫什么？”

龙布诗叫道：“他是我的徒弟！我就是不许你碰他！”

南宫永乐也叫遣：“他是我的侄儿！我偏要碰他。”

梅吟雪泪流满面，哀声道：“他已是奄奄待毙之人了，两位前辈还作无谓之争，难道真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么？”

两个老人相互怒视一眼，终于缄默不语！

良久，南宫永乐转脸向忧心如焚的梅吟雪道：“这十几天来，我已将我全部医术，包括移植大法在内传授给你，我看你冰雪聪明，何不冒险一试？”

梅吟雪说道：“我只学得心法，还未实际动过手，恐怕——”

南宫永乐道：“有我在旁给你指点，你尽管大胆动手！”

梅吟雪委决不下，一时沉吟不语！

南宫永乐道：“他已命在旦夕，不能犹豫不决了。”

梅吟雪转头看了龙布诗一眼，龙布诗却默然不语！当下一咬银牙，毅然道：“好！事已至此，我只好冒险一试！”

南宫永乐面现微笑，道：“你先去买支大针和一瓶烈酒以及一卷细麻线回来，即刻动手！”

梅吟雪依言匆匆上街将所需之物买回。

南宫永乐道：“先将大针和细麻线泡在酒里，用酒洗净伤处，再点他胸前‘凤尾，、‘七坎’两穴和背后‘命门’、‘带脉’两穴，并用真力护住他一口丹元之气，然后用烈酒洗一洗我的大腿肌肉，用你的佩剑割下一块与他伤口同长同宽的腿肌，移植上去，再用细麻线缝合，两天之后，他就会痊愈了。”

梅吟雪一面聆听，一面动手，两个时辰不到，业已大功告成，果然顺利无碍！

南宫永乐却因活生生的被割去一块腿肌，一时元气大伤，痛彻骨髓，闭上双目，沉沉睡去！

龙布诗不禁为之动容，叹道：“四十年来，你简直和疯人无二，但自从

脱离了‘诸神殿’后，想不到你个性又大变特变，在你临死之前，还做了一件有人性的事情！”

梅吟雪彻夜未眠，心神交瘁，直到此刻芳心才放宽一点，一时疲惫万分，竟也伏在南宫平床边，沉沉睡去！

南宫平轻轻址挪动了一下身躯，并发出一丝轻微的呻吟，梅吟雪霍然醒转！

南宫平睁开眼睛，一眼看见身边的梅吟雪，不禁惊喜莫名的脱口叫道：“吟雪！是你……”话才出口，已牵动伤处，脸上肌肉痛苦地抽搐一下。

梅吟雪怜悯心痛，急道：“你大伤未愈，不宜开口说话，快闭上眼睛养神！”

南宫平骤见梅吟雪，真是又惊喜又兴奋，若非不能动弹，他真会跳起来将梅吟雪紧紧的搂在怀里，哪里还会闭上眼睛养神，当下轻声问道：“吟雪！这不是梦吧？”

梅吟雪强抑着心中激动的感情，柔声说道：“不要再说话了，快好好休息吧！”

南宫平又看见了另一张床上躺着的龙布诗，情绪更加激动，道：“师傅也回来了，吟雪，快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梅吟雪道：“这话一言难尽，等你伤好了后，再慢慢告诉你，你现在快休息吧！”伸手点了他的睡穴。

南宫平双目一闭，又沉沉睡去。

尤布诗直到此刻才睁开眼来，看了沉睡的南宫平一眼，喟然长叹！

梅吟雪道：“老前辈见了他，只应高兴才对，怎么——”

龙布诗叹道：“我和南宫老儿在暴风雨的海上力拚千招，我打了他七拳，他劈中我六掌，双方真力耗尽，真元已散，想不到漂泊在海上竟会巧遇姑娘，将我们救返中原！唉！我‘不死神龙，一生之中，出生入死不下百次，想不到这一次就要真正的死去。老夫固然并不怕死，但是还有数桩心愿未了，不愿如此平平白白地死去！”

梅吟雪道：“江湖上传言灵丹妙药能生死人而肉白骨，前辈这点内伤，只要能得到真正的所谓灵丹服用，想要痊愈也并非一件难事。”

龙布诗叹道：“据老夫所知，江湖圣医‘救命郎中’蒲丹炼有七颗起死回生的‘回天救命护心丹’，但蒲老儿珍逾生命，又岂肯随便与人！”

正说间，店伙已在门外敲门道：“客官！用午饭啦。”原来已时届晌午！

梅吟雪道：“送进来吧！”

店伙推门而入，端着两个大食盘。三人用罢，龙布诗道：“梅姑娘昨晚彻夜未眠，今天又劳累了一个早上，早点回房去休息吧！平儿我会照顾他的！”

梅吟雪也觉十分困倦，依言走回自己房内！

龙布诗也正欲闭目憩息，突闻一阵衣袂振风之声，从窗户突然飞进一人！

竟是他多年至交——铁戟红旗震中州司马中天！

不禁惊喜十分，叫道：“司马兄别来无恙，怎知小弟在此？”

司马中天叹道：“唉！一言难尽！自从华山较技后，你已在江湖上失了踪影，武林中更是传说纷坛，有的说已败在‘丹凤，手下自绝而亡，有的说你看破世情，隐名潜居，更有的说你去了‘诸神殿’！莫衷一是，不知你到底去了哪里？”

龙布诗遂将诸般遭遇，简单扼要的讲出。

司马中天叹道：“ 这事传扬出去，势必轰动武林！”

龙布诗问道：“ 司马兄怎会到此？”

司马中天黯然一叹，也将自己镖局冰消瓦解，以及那几件轰动武林的大事逐一说出，最后叹道：“ 南宫世家也完了！南宫常恕隐居太湖湖滨，南宫夫人托小弟来此，打探南宫平的下落，途中巧遇南宫世家以前的食客万达，告诉小弟南宫平早已归来在此，是以小弟便匆匆赶来！”

龙布诗听罢，摇头叹道：“ 想不到短短两年之中，江湖上竟掀起如此巨变！”

司马中天压低了声音，说道：“ 小弟在途中发现不少江湖人物往此处集结，不知此处将有何重大事故发生！”

一语甫罢，蓦闻窗外有人发出一声轻微的冷笑，两人不由霍然色变！

司马中天喝道：“ 是谁敢在司马中天面前鬼鬼祟祟！”话方出口，人已迅捷无比地穿窗而出。

龙布诗不能动弹，只好空自发出一声浩叹！

蓦见梅吟雪匆匆推门而入，急道：“ 老前辈，我们此刻处境凶险十分……”

龙布诗浓眉一轩，抢着问道：“ 姑娘，有何重大事故发生，使你这样惊惶？”

梅吟雪还没来得及细说原委，突闻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不由神色一变，随手抓起南宫平床边的“ 叶上秋露”，走至门边，沉声喝道：“ 进来！”

房门“ 呀”然而开，只见门口站着一个年约五旬、身着灰布长袍、长相奇特、双手长及膝的老者！

梅吟雪沉声问道：“ 你是谁？有什么事？”

老者干笑一声，道：“ 敢问姑娘，房内是否住的‘ 不死神龙，龙布诗和‘ 诸神殿主’？”

梅吟雪柳眉一扬，道：“ 不错！”

老者肃容道：“ 我家主人有请！”说着，自宽大袍袖内拿出一张黑色的柬帖。

梅吟雪眉峰一皱，将柬帖接过，冷冷道：“ 不知你家主人是何方高人，贸然赴约，有嫌冒犯，如果贵主人方便，何不移驾屋内一谈！”

老者愣了一愣，随即干笑道：“ 这个……待小的请示敝主人再行定夺！”拱手一揖，转身走开！

梅吟雪关上房门，拿着请柬，走至龙布诗床前，双手递过。她虽称“ 冷血妃子”，但对龙布诗却是状至恭谨！

龙布诗打开请柬一看，不禁霍然动容，神情激动，只见请柬上赫然写着龙飞凤舞的八个大字……

“ 诸神瓦解，神龙授命！”

龙布诗激动的情绪突又在片刻间变得异常的平静，哈哈大笑道：“ 好个神龙授命！我倒要看看是何方高人能叫龙某授命！”

话声方住，敲门之声又复响起，梅吟雪手执“ 叶上秋露”卓立门旁，龙布诗沉声喝道：“ 请进！”

房门开处，只见一群人正欲鱼贯而入，梅吟雪长剑一横，挡在门前，高声说道：“ 哪个是带头的？进来！”

当先一个面皮白皙、长相英俊但目带邪光的中年文士微微一笑，大步走进！

梅吟雪随即将房门“ 砰 ”然关上！

中年文士走至龙布诗床前，说道 :“ 敢问尊驾就是‘ 不死神龙 ’龙布诗？ ”

龙布诗微笑道：“ 不敢，正是龙某，请教尊驾大名？ ”

中年文士笑道：“ 小可孙仲玉，乃‘ 群魔岛 ’主之子！ ”

他虽然笑着说话，但神情倨傲无比，仿佛目中无人，唯我独尊！

房内诸人均心中一动，他果然是群魔岛的人！

孙仲玉回头看了看卓立门边、眈眈虎视的梅吟雪一眼，也不待招呼，即在床边一只木椅上，大马金刀的坐下！

龙布诗浓眉一扬，傲然问道：“ 龙某与‘ 群魔岛 ’素无交往，孙少岛主柬邀龙某不知有何赐教？ ”

孙仲玉大笑道：“ 别无大事，只不过小可奉家父之命前来中原向龙大侠索借一物！ ”

龙布诗浓眉一轩，大声道：“ 索借何物，少岛主但请言明！ ”

孙仲玉阴骛一笑，道：“ 索借龙大侠项上六阳魁首！ ”

龙布诗朗声笑道：“ 不知今尊素借龙某这颗项上人头有何用途？ ”

孙仲玉怔了怔，随即说道：“ 小可只是奉命行事，至于家父要来有何用途，却是不知！ ”

龙布诗大笑道：“ 人生百年，终归一死，少岛主你说是吗？ ”

孙仲玉冷笑道：“ 不错！ ”

龙布诗神色一变，声色俱厉，道：“ 但令尊妄想索借龙某首级，你说龙某是该双手奉上，或是拒死一拚？ ”字字铿锵，令人心神一震！

龙布诗那满是剑疤刀痕的脸上，一片神光湛然，宛如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圣，一股慑人而又令人心折的威仪，像是一支利刃，直戳入孙仲玉心坎深处！

孙仲玉如冷水浇头，神色颓败，盾目间那股不可一世的倨傲之气，荡然无存！

孙仲玉黯然叹道：“ 龙大侠果真英雄豪杰，江湖传言果然不虚！ ”

一语甫罢，蓦听门外有人提气高声叫道：“ 少岛主别受他巧言所惑，难道你忘了岛主谆谆告诫的话吗？ ”

话音刚落，陡闻“ 砰 ”然声响，房门已遭人劈开，门外那群人已轰拥而入！

梅吟雪娇叱一声，“ 叶上秋露 ”幻出朵朵剑花，拦住门口。喝道：“ 站住！ ”

只见一个身材矮小之人排众而出，冷笑道：“ 你以为一剑在手，就能将我古萨挡在门外么？ ”

梅吟雪睨他一眼，亦自冷笑道：“ 不信你就闯进来试试！ ”

古萨纵声狂笑！一抡双拿，正欲动手，蓦闻“ 群魔岛 ”少岛主孙仲玉断然喝道：“ 住手！未得我的允许，怎能在此胡闹！ ”

古萨像是对他十分畏服，讷讷道：“ 我只是为少岛主的安全着想—— ”

孙仲玉叱道：“ 在我未招呼你们之前，不得擅入此房一步违者严处！去吧！ ”

众人轰应一声，相继退下！

孙仲玉转对龙布诗赔笑道：“ 他们乃家父属下‘ 十大常侍 ’，此次追随小可远涉中原，不精礼教，惹得龙大侠见笑！ ”

龙布诗笑道：“ 不敢！不敢！ ”
孙仲玉眼波流转，瞟了梅吟雪一眼，问道：“ 这位姑娘丽质天生，美艳绝伦，不知芳名能否见告？ ”
梅吟雪心念数转，粉面上怒意全消，嫣然笑道：“ 我叫梅吟雪，人称冷血妃子！ ”
孙仲玉一惊，随即笑道：“ 原来大名鼎鼎的‘ 冷血妃子，就是姑娘，小可久仰得很！ ”
梅吟雪轻笑道：“ 少岛主初莅中原，怎会久仰呢？ ”
孙仲玉朗声道：“ 冷血妃子名扬字内，在下初入中原，就已听江湖人士谈及！ ”
梅吟雪蕙质兰心，聪颖绝伦，想到帅天帆、任风萍等独霸江湖，问鼎武林之野心已昭然若揭，而中原武林人材凋零，“ 丹凤 ” 已死，“ 神龙 ” 又身罹重伤，能够领导中原武林人士挺身而出、相为颌顽之人已是凤毛磷角。这“ 群魔岛 ” 少岛主，以及他所带来的“ 十大常侍 ”，武功想必是武林罕见，若能略施小计，稍加利用，岂不是一大助力？两害相较取其轻，梅吟雪已在心中暗暗下了一个毅然的决定！
正忖念间，孙仲玉已转对龙布诗道：“ 家父此次命小可远涉中原，向龙大侠索借首级，若不能如命回覆，必造重处，龙大侠可否为小可寻思一万全之策？ ”
龙布诗朗声笑道：“ 不知‘ 群魔岛主 ’ 借龙某首级有何用途，少岛主若能言明，龙某衡量轻重，如属万分必要，龙某双手奉上就是！ ”
孙仲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 如果不属万分必要，家父也不至于命小可远涉中原了！ ”
龙布诗哈哈笑道：“ 龙某倒要看看少岛主有何手段，能借得了老夫的人头！ ”
孙仲玉冷冷接道：“ 小可惜龙大侠的首级，可谓探囊取物…… ”
蓦听窗外响起一雄浑苍劲的口音，道：“ 小子别太狂妄，你的首级还在我的手中呢！ ”
话声甫落，一条人影已迅疾无比、毫无声息地穿窗而入，赫然是司马中天！
孙仲玉目光连转，自讨不吃眼前亏，当下冷冷提议道：“ 离此不远的西方郊野中有一座荒废的古寺，小可今晚二更在彼候驾！ ”
说罢站起身来，也不待回答，大步向门口走去。
梅吟雪竟然绽颜一笑，推开房门站在一侧。
孙仲玉心中一喜，也自对梅吟雪含情的笑了一笑，出房而去。
梅吟雪随手将房门关上，龙布诗突地脸色大变，一片惨白，接着咯出一大口鲜血——
司马中天与梅吟雪同时一惊，不约而同急跃上前，司马中天叫道：“ 龙——兄 ” 只觉喉头一塞，下面的话哽顺着说不出来。
龙布诗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 适才放情言语，早已牵动内腑伤势，五脏破碎，看来寓死已不远了！ ”
司马中天黯然劝慰道：“ 龙兄，今后别再妄动真气，待小弟护送你回止郊山庄后，小弟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蒲老儿，将你治愈！ ”
龙布诗惨然一笑道：“ 此刻小弟已是奄奄一息，油尽灯枯。只因还有一

桩心愿未了，所以一直不愿死去，待平儿醒来，我了却这桩心愿之后，就该瞑目安息了。”

这段话出自龙布诗口中，缓缓道来，使人更觉英雄迟暮，凄凉可悲！

躺在另一张床上的南宫平此时已由昏迷中逐渐醒转，发出一丝轻微的呻吟！

梅吟雪急步上前，轻声唤道：“小平！小平！”

南宫平从床上爬起来，踉踉跄跄的走至龙布诗床前，神情激动地喊道：“师傅，你怎么了？”

龙布诗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才使嘴角泛出一丝勉强的笑意，淡淡道：“没怎么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平儿，师父有一句话要问你，你必须要好好的答复！”

南宫平茫然的点点头。

龙布诗神色凝重，肃容道：“要是师傅一旦永远的离开了你，你打算怎办？”

南宫平心中一惊，愕然道：“师傅——”

龙布诗摇头道：“不要多说话，冷静地想一想，再回答我这个问题！”

南宫平心中紊乱如麻，但是他的面上却是异常的冷静，沉吟片刻，肃容答道：“徒儿首先找到杀死师傅的人，为师傅报仇，然后节哀顺变，重建止郊山庄，与几位师兄师姐，同心合力，光大神龙门户！为武林主持正义！”

龙布诗虎目中泛起欣慰而带着做意的光彩，说道：“不错！为师的一番苦心，到底没有白费，只是那报仇一举，却是大可不必！”

南宫平诧异道：“师傅此话怎讲？”

龙布诗苦笑道：“为师是死在你大伯父手中！”

“啊！”南宫平惊叫出声，龙布诗的一句话，使他素乱的思维，此刻更加素乱了！

龙布诗又道：“我在临死之前还有一桩心愿未了，此刻我已仅存最后一口丹元真气，平儿！为师只好成全你了！”

南宫平茫然不解，只得静默不语。

龙布诗叹道：“练武一道，招式精妙，固然能杀敌致果，但如无精湛之内力相辅，亦难臻大成，是以为师以最后一口真气，强提数十年之内力修为，为你打通任督二脉，冲破生死玄关！”

南宫平心中一震，想起师恩浩荡，不禁热泪盈眶，摇头说道：“师傅，此举大可不必……”

龙布诗怒道：“在我临死之前，你还惹我生气？过来！”

南宫平卓立不动，流泪叫道：“师傅……”

龙布诗浩然长叹道：“强敌环伺，群魔西来，中原武林已岌崖可危，平儿，你可知你所负之重大责任？”

南宫平心头一懔，望着龙布诗那伤疤累累而神光湛然的老脸，一时百感丛生，不知何去何从！

龙布诗浓眉一轩，大声喝道：“平儿过来！”

南宫平惨然一叹，只得向前迈进一步！

龙布诗挣扎着从床上坐起，说道：“坐在床边！”

南宫平一双星目呆呆地望着龙布诗，他本是意志坚定之人，但此刻胸中情感激动，有如浪涛澎湃，直欲破腔冲出，禁不住又流下两行眼泪！

房内的梅吟雪及司马中天，也觉心中黯然，该然欲位！

龙布诗发出一阵朗朗的狂放笑声，大声道：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！大丈夫当叱咤武林，怎能轻现儿女之态！平儿！坐下！”

南宫平一咬牙关，依言在床边坐下！

龙布诗笑向司马中天与梅吟雪二人道：“行功之时，但请两位暂为守护，两个时辰之后，即可功德圆满，届时龙某恐怕来不及向二位辞别，此刻就先行向二位道别，来生再见！”

他虽然乃是笑语相向，但语音凄凉，扣人心弦！

两人心头像是被一块巨石室塞住，黯然元言，只得轻轻点头。

龙布诗毫不怠慢，左手按住南宫平天灵盖上，右掌顶住他背心命门，沉声说道：“平儿，抱元守一，万流归宗，凝神了！”

南宫平屏诸杂念，眼观鼻、鼻观心、心神合一，灵台一片空灵静朗！片刻之后，顶门上冒起一缕蒸蒸热气，脸色已由苍白而转为红润！

龙布诗原就苍白的脸，此刻更加惨白了，浑身上下，也发出一阵轻微的颤抖……

司马中天与梅吟雪四只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瞬也不瞬地望着这师徒二人。

一个时辰已无声无息的过去，房内情景一无变化，要是有，那就是龙布诗身躯的颤抖且已由轻微而变为剧烈！

蓦地——

一声“砰”然巨响，房门竟披震开，司马中天和梅吟雪同时一惊，举目望去，只见一群人鱼贯而入！

当先两人，赫然竟是“万里流香”任风萍，以及“戳天夺命双枪”戈中海，随后诸人，却是神情木然的“天虹七鹰”！

梅吟雪拔出“叶上秋露”，司马中天也取下背后一只铁戟，两人并排而立，护在床前。

任风萍口噙笑意，手摇折扇，缓步上前，微微笑道：“梅姑娘别来无恙？”

梅吟雪也绽颜一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托任大侠的福！”

任风萍眼光流转，瞥见了龙布诗与南宫平师徒二人，脸上微露惊异之色，但旋又消失，依然笑道：“任某曾在高屏县见过南宫平一面，怎会又转到三门湾来与龙大侠相聚？脚程当真快得很！”

梅吟雪故作黯然道：“他遭人打成重伤，此刻龙大侠正运功为他疗伤！”

任风萍愕然道：“江湖人传言‘不死神龙，龙布诗身患重疾，怎么——”

梅吟雪笑道：“江湖流言，岂可深信，龙大侠非但身体健康，而且功力精进多多，已非昔日可比！”她原是心细如发、聪颖绝伦的女子，知道时间珍贵，能拖延就尽量拖延，而且还撒了一个大谎，果然使任风萍心中有了几分忌惮！

任风萍语锋一转，笑问道：“年前在长安城外，任某相托之事，不知梅姑娘是否已经三思，此刻能否回复？”

梅吟雪嫣然笑道：“小女子一介女流，帅先生与任大侠一代英彦，何况此乃庞大之组织与计划，梅吟雪实不便参入！”

她原就娇美如花，此刻嫣然微笑，更如百合初放，沁心醉人，就连任风萍这等人物，心中亦都不自觉的一荡！

任风萍道：“可是梅姑娘已收下了帅先生的信物——风雨飘香牌！”

梅吟雪娇笑道：“此牌已不慎遗失！”

戈中海蓦地欺前一步，沉声喝道：“若将此牌遗失，你就得抵命！”

梅吟雪瞅了戈中海一眼，笑对任风萍道：“ 不知任大侠何时多养了一条野狗？ ”

戈中海勃然大怒，暴喝一声，身形扑进，双掌猛地攻出。

梅吟雪冷冷一笑，“ 叶上秋露 ”急削而出，一招“ 凌风抖羽 ”，削向戈中海双腕！

戈中海双掌一错，右掌斜拍而出，左掌五指微屈，闪电般扣向梅吟雪执剑右腕！

梅吟雪毫不闪避，娇躯一侧，右腕一沉，剑尖扬起，一招“ 野火烧天 ”，便捷地刺向戈中海咽喉！

戈中海心中微微一惊，身躯一闪，躲过咽喉一剑，凶猛无伦地展开绝技，眨眼工夫，攻出十六七拳之多！

梅吟雪长剑在手，竟还占不了赤手空拳的戈中海上风，不由得一股羞愤之意袭上心头，娇叱一声，纳剑归鞘，也凭一双肉掌与其相搏！

但闻“ 波 ”然一响，双方掌力接实，梅吟雪粉脸骤变，一片苍白，娇躯微晃，咯出一大口鲜血，显然受伤不轻！但她脚下却未曾移动半步！

戈中海冷哼一声，双掌一错，再度疾攻而上！

梅吟雪柳眉一扬，暗中略一调息，又复挥掌封出！

戈中海的武功原要较梅吟雪高出甚多，但梅吟雪此刻已有拚死之心，一时之间，双方还难分轩轻。

任风萍微一皱眉，朝着“ 天虹七鹰 ”喝道：“ 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！ ”

司马中天钢牙怒咬，环眼圆睁，一声虎吼，铁敦挟呼啸锐声，猛扫而去！

“ 天虹七鹰 ”神情木然，但闻任风萍之声后，立时迅疾无比地向司马中天扑去！

“ 天虹七鹰 ”仿佛遭药物迷失本性，站成一个半圆，将司马中天围在核心，一阵狂攻狂打！

司马中天当然不惧，但罩住了周身上下，却罩不住翠、蓝、红、黑四鹰劈出的掌风，前胸登时如受千斤重锤，一张口，一蓬血雨，喷向白鹰，白鹰猝不及防，被喷得满头满脸，一件白缎长袍，全片殷红，犹如血人一般！

司马中天仗着内力雄浑精湛，虽然挨了一掌，但却乘白鹰骇然转身之际，双臂连挥，戟影如山，密密层层，向功力最弱的红鹰攻去！

红鹰洪哮天大吃一惊，措手不及，竟活生生被砍破头颅，血雨横飞，脑浆迸溅，惨号一声，栽地身亡！

其他六鹰却视若无睹，依然抢攻如故，司马中天立时遭劈中三掌，又咯出一大口鲜血！但他愈战愈勇，不顾本身伤势，铁戟一抖，一招“ 火树银花 ”，凶猛无俦地攻向翠鹰“ 七坎 ”、“ 气门 ”二穴！

翠鹰凌震天侧身欲闪，但司马中天双朝已如流星般刺到。只得双掌齐地臂出，司马中天大喝一声，竟将他劈来的双掌视若未见，铁戟加速向前一送，但闻惨叫声起，翠鹰身上多了两个血洞，扑倒于地。

司马中天却遭他双掌劈中左肩，登时血气受阻，左臂麻木不灵，左手铁戟“ 　 ”的一声失手落在地上！

其余五鹰毫不迟疑，同时揉身扑上，司马中天右手铁戟一抡，接住又战！

蓦闻戈中海大喝一声，双掌连环攻出六掌。

梅吟雪真力不继，登时被他一掌劈中，喷出一大口鲜血，身形踉跄，坐倒地上！

戈中海狞声一笑，右掌扬起，正待劈下，忽闻一声暴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声如宏钟，入耳嗡嗡作响，戈中海猛一旋身，只见身后站着一个面目俊秀的中年文士，正是那群魔岛少岛主孙仲玉！

这厢方自停手，蓦闻司马中天惨叫一声，口中狂喷鲜血，栽倒地上，接着紫鹰也倒了下未，腹部上插着一支尚在抖动的铁戟，血流如注：

其余四鹰，齐向前迈进一步，扬掌就要向龙布诗及南宫平劈下！

梅吟雪急叱一声，强提一口真气，从地上跃起，挡在二人之前，硬接四鹰联手攻击，樱口一张，又再喷出一蓬血雨，风目紧闭，呼吸急促，娇躯剧烈的晃了两晃，但脚步依却然钉立如棒，没有倒下！

孙仲玉心中大痛，怒喝一声，急跃而上，双掌连环劈出，硬将四鹰震退五步，与梅吟雪并肩而立！

梅吟雪凤目微启，瞥了他一眼，嘴角极其勉强的泛起一丝感激的笑意。

孙仲玉低声道：“姑娘伤很重么？”

梅吟雪张口欲言，但话还没说出，却又咯出一口殷红的鲜血！

孙仲玉心头大急，忙提气大喝：“十大常侍何在！”

喝声甫落，门外立即响起一阵轰喏之声，接着由古萨当先，十大常侍鱼贯而入！

任风萍悚然一惊，估量自己的实力，“天虹七鹰”，死了三鹰，剩下的四鹰亦都消耗真力过甚，疲惫不堪，“戳天夺命双枪”戈中海武功虽高，但亦双拳难敌四手！衡量轻重之后，已存退却之心，当下冷笑道：“尊驾原来倚仗人多势众，任某倒失敬了，只是我们素无仇怨，如此火拚，非但大不值得，而且还惹人耻笑！”

孙仲玉狂笑道：“阁下如果胆寒，现在就滚！”

“戳天夺命双枪”戈中海面现愤恨之色，双手按在腰间双枪柄上，大有拚死一搏之意，任风萍启口欲言，突闻院中响起一阵宏亮的朗吟之声，道：“远山高大，风雨飘香！”余音袅袅，荡漾不绝！

任风萍心头一震，大喜过望，话锋一变，转向孙仲王怒道：“此房狭窄，不便动手，尊驾如真要架此梁子，我们不妨到院落中央决一高下。”

孙仲玉狂笑道：“在哪里动手都是一样，请！”

任风萍阴鸷一笑，毫不迟疑，大步向门外走去，天虹“四鹰”挟起另三鹰的尸体，随后跟去！“戳天夺命双枪”戈中海冷哼一声，亦随四鹰之后，走到院落之中。

孙仲玉微微一笑，亦率十大常侍，缓步走向院落之中。

梅吟雪见他们一走，精神稍一松懈，那股神奇而能支持她卓立不倒的力量，也随之消去，只觉头昏目眩，眼前发黑，“噗通”一声，已栽倒在床前！

院落中站着一个身材高大、虬髯满面的威猛大汉，任风萍大步上前，威猛大汉扬声道：“天风银雨三十六杰待令！”

任风萍面露笑容，叹道：“帅先生果真神人也！”

孙仲玉已率十大常侍走至院落中站定，任风萍有恃无恐，缓步上前说道：“我们无怨无仇，如此火拚，姑不论谁胜谁败，俱皆太不值得！我们何不化敌为友，同心协力，闯荡江湖，于一番轰轰烈烈之大事！阁下但请三思！”

孙仲玉乃“群魔岛”少岛主，骄纵狂做已惯，他率十大常侍远涉中原，除了执行“群魔岛”主之命令外，他最大的野心，却是要在中原扬名立万，任风萍这番话，更使他激起万丈雄心，当下狂放地笑道：“欺善怕恶，以众

凌寡之辈，小可向来最为不齿，阁下毋庸多言，亮开兵刃决一高下吧！”

任风萍阴鸷的一笑，冷冷道：“你死在临头，尚且执迷不悟，别怪我心狠手辣了！”

蓦地提气大声喝道：“无风银雨，武林一鼎！”

喝声方起，只见前后左右，各间房中相继走出一群黑衣大汉，每人手中都提着一个其大如球、色作银白、球上附刺的奇形兵刃——“链子流星单锤”！

这群黑衣大汉每三人一组，一人在前，二人在后，共有一十二组之多，分四面八方，缓缓包围而至！每个人行走之间，步履十分缓慢，但沉稳至极！

孙仲玉和十大常侍均看得心中微微一惊，难怪任风萍有恃无恐，原来果真有点门道。

片刻之间，这群黑衣大汉已将十大常侍及孙仲玉围在核心，每人脸上神情木然，均毫无表情！

任风萍道：“此刻如果尊驾回心转意还来得及，再迟恐怕你们全都要丧生在这‘天风银雨’大阵之中！”

孙仲玉神情凝重，满面肃穆之色，那股骄狂之气，早已荡然无存，此刻双眉紧皱，像是正在寻恩如何破解之法，对任风萍的话却听若未见，十大常侍环列他的左右，成为一个空心的圆形，每人脸上都沉重十分，一如他们沉重的心情一样！

一群黑衣大汉沉稳的脚步依然缓慢地向前迈进。

任风萍放声长笑，双足点处，身形后掠五尺，右臂却缓缓地扬起！

孙仲玉剑眉一扬，微微一哼，伸手自腰间取出一支精钢打铸的缅铁软剑，剑身细长，足有五尺，剑尖却又分为二，与一般普通长剑迥然而异，剑身泛着一股淡淡的青色光华！

其余十大常侍，亦纷纷取出随身兵刃，全神戒备，凝神地准备应付这场即将爆发的生死大战！

黑衣大汉们脚步都已止住，数十双眼睛，目注场中，一瞬不瞬，左手抓着链尾，右手抓着离锤头四尺之处，锤头离地三尺！每人所抓的部位均一致无二，个个屹立如山，显然训练有素，只看得孙仲玉身后环列的十大常侍的心中又是微微一惊！

任风萍意气飞扬的环顾左右一眼，满面轻蔑与骄傲之意，突又发出一阵高亢而冷削的笑声！

黑衣大汉右腕微抖，铁链发出一阵“叮　”之声！

任风萍陡地一声清叱：“天！”

黑衣大汉三人一组中的前面一人手臂齐扬，只听“呼呼”风声响起，十二道寒光突地自最前一个黑衣大汉掌中冲天飞起！

任风萍接连喝道：“地！”

这十二道寒光未落，又是数十道强风自黑衣大汉群中飞出，一起击在孙仲玉及十大常侍的身前！

孙仲玉大喝一声，手腕一抖，身形展动，剑上青色光华骤然暴长，一片冥冥青光，向前卷去！

十大常侍，亦自纷纷舞动兵刃，护住周身！

陡闻任风萍又是一声低叱：“风！”

“呼”地一声，这一圈银光突地飞起，本待飞起的一圈银光却宛如闪电般击下！

耀目的银光，强烈的风声，再加以铁链挥动时的“叮　”之声，威势端的不同凡响！

一个手使九节钢鞭的常侍按捺不住，暴喝一声，身形冲起，舞动一片鞭风，直向那寒光中扑去，打算冲出重围！

孙仲玉手挥奇形长剑，撩开迎面击来的三柄银锤，眼波一转，已瞥见那“冲动”的常侍，不由得惊叫出声：“使不得！”

话声未了，那手舞钢鞭的常侍已被六柄银锤同时击中，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登时血雨横飞，血肉模糊，尸身糜烂！

古萨乃十大常侍之首，站在孙仲玉的左侧，一面挥动手中的三寸夺，一面低声问道：“少岛主，现下形势对我们大为不利，看样子，只能拚力一搏，冲出重围！”

孙仲玉摇头道：“坚守毋躁，静观其变！”

蓦闻两声惨号响起，十大常侍又有两人同时被三柄银锤击中，有一个脑浆迸溅，横尸当场，另一个浑身浴血，满地乱滚，口中惨号连连，状至痛苦，想来那银锤之上，还附有奇毒！

孙仲玉心中一紧，长剑略缓，六柄银锤又同时分左右上下攻到，当下一定心神，左掌劈出掌风，右手掌中奇形长剑横削而出，但听“　”然脆响，又有两柄银锤遭他的奇形长剑把铁链削断。

站在圈外的任风萍一皱双眉，陡又低声叱道：“雨！”

喝声才出，黑衣大汉的阵势倏地一变，寒光交剪，劲风呼呼，专攻上下二盘，数十柄链子流星单锤，幻起漫天银涛，铺天盖地般席卷而至！

转眼工夫，又有两名常恃被银锤击中，立时尸横当场！

十大常侍已倒五个，防守的威力顿时锐减，余下的六人犹自苦苦支持。

日已斜西，骄阳无力，一个时辰早已过去！

在房内的神龙师徒业已行功完毕，南宫平霍然睁开眼睛，房内的景象使他大大的吃了一惊！

南宫平一跃而起！掠至梅吟雪身旁，一探鼻息，气犹未断，不由宽心大放！再掠至司马中天身旁，只见他怒目圆睁，双手紧握，却是早已身亡。

陡听背后“砰”然巨响，南宫平回头一看，龙布诗已颓废的倒在床上！不由又是心头一紧，连忙掠至床前，忘情地吼道：“师傅！师傅……”

龙布诗无力地睁开一丝服缝，但随即又无力地闭上，嘴角抽搐，喉间发出了阵极为轻微而嘶哑的声音道：“我……我不行了！平……儿，你要……好……自……为……”之字尚未出口，他已经气绝身亡了！

南宫平心中大痛，他真想大哭一场，但是，他没有，他只是紧咬着牙关，紧抿着嘴唇，嘴角的肌肉却在不停地抽动，显然他正强自压抑着眼泪，也强自压抑着胸中那股如火山爆发前一般汹涌冲动的极度悲痛之情！

突地——

梅吟雪发出一阵极其轻微的呻吟，虽然那呻吟之声细如蚊蝇，但是已足以使南宫平自茫然中找回自己的存在！他霍然转过身躯，掠至梅吟雪的身旁，俯下身躯，把她抱在怀里！轻声唤道：“吟雪！吟雪！”

梅吟雪缓缓地撑开那有如千钧重般的眼帘，终于笑了，虽然那只是嘴角些微的掀动，但这已足以代表她内心的安慰与满足！

南宫平柔声问道：“吟雪，你伤势很重么？”

梅吟雪没有说什么，也没有表示什么，却轻轻的阖上双目！

院落中，突然传来两声凄厉的惨号！梅吟雪突然浑身发出一阵轻微的颤抖，南宫平双臂用力，却将她搂抱得更紧了！

梅吟雪力不从心的急促说道：“ 小平！放开我，快去救院落中那批与任风萍交手的人！ ”说完话，已是娇喘连连，柔弱不胜了！南宫平愕然道：“ 吟雪！这是为什么？ ”梅吟雪柔弱的说道：“ 不要问原国，快点去吧： ”一语未毕，惨叫之声，再度传未！

第二一章　奇遇奇逢

南宫平情知局势危急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，把梅吟雪抱至床边放好，迅捷地点了她“气门”、“七坎”、“期门”、“玄机”四大重穴，以护住她胸中一口真气不致散失！

他又迅速抱起司马中天的尸体，与龙布诗并排放好，又替他们盖上一条白布，默默地流下两滴眼泪！然后，他抓起地上的“叶上秋露”，一咬牙，“嗖”地一声，已如闪电般穿窗而出！

院落中的景象，使他大大的吃了一惊，数十条大汉所围成的阵势，是他曾领教过的“无风银雨阵”！只是人数似乎比上次少了许多，但是威力却比以前增加了几十倍！显然他们又重新组训过一次！

被围在核心的只剩下三个人了，一个是孙仲玉，一个是古萨，另一个是身躯伟岸的高大老者！

三人俱是须发凌乱，长衫破碎，浑身浴血，大汗淋漓，神情狼狈不堪，犹作困兽之斗！

黑衣大汉也躺下了不少，但阵式却毫无一丝凌乱之象。

南宫平舌绽春雷，暴然大喝：“住手！”

任风萍回头一看，来人竟是南宫平，不由得惊愕交加，暗道一声：“不妙！”

南宫平身形不停，身法快捷得惊人，掠过任风萍身侧，看 也不看他一眼，直向那群黑衣人闪电般扑去，手中“叶上秋露”舞起一招“天外来虹”，剑光弥漫，剑气森森，三名黑衣大汉已一起被拦腰劈成两截，血雨横飞，溅得南宫平满身是血。

南宫平毫不稍停，足尖点处，身形再度掠起，右臂一挥，剑光暴长，又有三名黑衣大汉中剑身亡！

这六名黑衣大汉一倒下，阵式大露空门，被围在中央的三人，立时乘机纵起，冲出重围！

南宫平两招之内将配合严密的“天风银雨阵”破去，立时震慑住在场诸人！

戈中海暴喝一声，直向南宫平扑到，双掌连扬，两股威势无情、刚猛绝伦的掌风已席卷攻至！

南宫平哂然一笑，左掌斜拍而出，右手沉时挫腕，剑尖上扬，反向戈中海咽喉点去！

戈中海双足轻点，后飘五尺，当南官平跟纵进击时，他已取下腰间双枪，与南宫平战在一处！

那边孙仲玉、古萨，以及另一个身躯伟岸的高大老者冲出重围之后，毫不停留，舞动兵刃，直向任风萍立身之处扑去！

三人已将任风萍恨之入骨，此时扑进，又快又疾，直欲将任风萍置诸死地而后才甘心似的！

任风萍亦非泛泛易与之辈，冷冷一笑，手中描金扇张合之间，拍出一般扇风，逼向古萨！左掌斜出，一招“斜取龙骇”，扣向孙仲玉右腕！

任风萍身旁的那个神情威猛的大汉也自腰间抽出一把错铁快刀，舞起一片刀墙，接住伟岸老者的猛烈攻势！

数招才过，二人已被逼得左招右架，险象环生！陡听任风萍突地大声喝

道：“天虹七鹰何在？”
　　伫立一旁的天虹“四”鹰神情木然地应声加入战圈！顿时局势立成平手！
　　另一面，戈中海与南宫平已战至激烈之处，只见金光闪闪，枪影纵横，银光耀目，剑幕如山！
　　南宫平心念梅吟雪安危，早已立下决心，速战速决，是以一上手，便是连番快打狠攻！他已被龙布诗打通“任、督”二脉，冲破生死玄关，内力有若长江大河，滔滔不绝，原来就已甚是精妙奇奥的剑招，此刻因有充沛的内力相辅，更具威力，一交手便已制先机，处处主动，占尽优势！
　　戈中海却是越战越心惊，被南宫平步步进逼，一直处在挨打地位！
　　南宫平陡地清叱一声，“叶上秋露”连演绝学，“七星巧渡”、“怒海泛舟”、“飞虹戏日”，“唰唰唰”，接连三招又狠又快，罩住戈中海“天井”、“气门”、“将台”三大要穴！
　　戈中海惊然心惊，如此情形之下闪无可闪，避无可避，唯一之途，只有孤注一掷，于是身形微晃，一对金枪扬手飞出，掷向南宫平“肩井”双穴！
　　南宫平冷哼一声，双臂一抖，面孔朝上，与地一线，避过双枪，足尖又疾又猛的踢向戈中海面门与前胸。
　　戈中海双足猛顿，向后跃退开去！
　　南宫平早已立下必杀此人之心，哪还能容他逃去？猛地一沉真气，身躯一直，足尖轻点地面，“叶上秋露”前举，有如鬼魅般，神奇地飘身欺进！
　　戈中海双枪已失，只得运集平生功力，双掌挟狂风怒啸，猛推而出！
　　南宫平凛然不惧，但面上却是十分凝重，左掌也由前胸缓缓推出！
　　双方掌力甫一接实，南宫平立时内劲外吐，内力宛如浩瀚大海，绵绵不绝，滔滔而出！
　　陡闻轰然一声大震，登时飞沙走石，尘土弥漫，戈中海面色惨变，“噔噔噔”，连退五步，方才拿桩站稳。南宫平仅是上身略一摇晃，别无大碍，立时雄心大炽，轻啸一声，向前扑进！右臂一挥，立把这个帅天帆依为左右手的“戳天夺命双枪”戈中海，拦腰斩成两段！
　　南宫平毫不迟疑，足尖点处，身形暴长，又向任风萍等人扑去！
　　孙仲玉亦疾攻一招，奇形长剑招演“银河天汉”，横削而至！
　　任风萍左右受敌，只得双足猛点，向后跃退。
　　南宫平身形展动，再次扑进，同时真力贯注剑身，“叶上秋露”顿时光华暴涨，剑尖泛起森森剑气，逼人肤发，透骨生寒。
　　孙仲玉亦恨任风萍的“天风银雨阵”将他所带来的十大常侍毁去八人，亦白怒喝一声，奇形长剑抖腕攻出！
　　任风萍心知不能再退，否则就只有永处劣势，不能挽回，于是足下一旋，身躯微闪，让开孙仲玉攻来一剑，右臂一带，描金康点向南宫平肘间“天芬”穴！
　　南宫平一声低叱，“叶上秋露”振腕刺出，突破任风萍拍来的扇风，迳向他右臂刺去！
　　任风萍大吃一惊，右臂蓦缩，想要抽招换式，还是依然迟了一步，但听“嗤”的一声，右袖裂开，右手小臂上也被划开一道深有三分、长达五寸的血槽，鲜血汩汩，痛彻心脾，手中描金扇亦几乎脱手掉下。
　　南宫平长剑一紧，又自迅捷猛厉地刺出三剑，孙仲玉也大喝一声，由侧面疾攻而至！

两人此刻心意相同，都是要置任风萍于死地而后才甘心，因此攻势亦都同样地猛厉辛辣，招招杀着。

任风萍眼看大势已去，但却昔无脱身之策！此刻一面招架，心中却一面苦苦思忖。

蓦听一声惨叫声起，黄鹰黄今天已被古萨的三寸夺斫中，鲜血飞洒，倒地身亡。

任风萍灵机一动，心中闪过一丝狠毒的念头！于是横下心肠，突地向前欺进一大步，左掌握拳，当胸捣出，右掌描金扇疾点而出，攻向南宫平“欺门”重穴！

南宫平与孙仲玉不禁齐地一愕，想不到他竟不顾自身安危，全力抢攻，不约而同怔了一怔！

谁知任风萍竟不再欺近抢攻，反而双足猛顿，向后疾掠而去。

两人恍然大悟，不由得同时怒喝一声，双双飞身跟踪追去！

任风萍足尖连点，已掠退五丈开外，接着竟‘嗖”的一声，穿入客房之中。

南宫平与孙仲玉跟踪追入房中，只见任风萍左手挟着奄奄一息的梅吟雪，右掌抵住她背心上，面露狞笑，喝道：“站住！你要是再进一步，我立刻震断她的心脉，你知道任某行为向来是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的！”

南宫平目眦欲裂，咬牙切齿，但却依言站在当地，不敢再前进一步！孙仲玉也不禁愕在当地，作声不得！

梅吟雪气若丝缕，娇靥苍白，柔弱不胜，却被任风萍挟住，双目紧闭，柔发披垂而下，南宫平心痛如绞，厉声喝道：“你若不将她放下，你今天势难全身而退！”

任风萍冷笑接道：“我着想全身而迟，只有将她永远挟制，直到我离开险境为止！”

南宫平须发怒张，目眦皆裂，厉声吼道：“任风萍！今天梅吟雪要是死在你手中，我南宫平若不将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，誓不为人！”

语音锵然，如斩钉断铁，逐个字地打进任风萍心中，只听得他心中狂震，心头一懔！

南宫平的目光中、面孔上，俱是一片今人望而心悸的恐怖杀机！

任风萍尽力的躲避着自己的目光，不和南宫平那有如利刃般慑人心魄的目光相接触！

没有一丝声音发出，彼此对视着，南宫乎不敢轻举妄动，但却极力在寻找机会，打算冒险一搏，救回梅吟雪！

任风萍也不敢稍一大意，梅吟雪若有意外，他今日就只得葬身此处了！

院落中交战的叱喝声已中止，想来那天虹“三鹰”及那威猛大汉，必也已遭古萨及伟岸老者所杀！

空气像拉满了的弦，绷得紧紧的，死亡的威胁逼近了梅吟雪，也逼近了任风萍！

三人的心头沉重得仿佛将要窒息一般，四周是死一般令人心寒的寂静，三人依然仁立着没有移动过一丝一毫的脚步！

突地门外响起一连串银铃般的笑声，接着，房门大开，一干人缓步而入！

任风萍一见来人，不禁心中一震，欣喜若狂！

当先一人，赫然竟是郭玉霞，随后跟进三个黑衣老者！

南宫平眉头一皱，郭玉霞浅笑盈盈，莲步细碎，走至南宫平身旁，娇声道：“五弟别来无恙？”

南宫平大感不耐，碍于龙飞的面上，又不便对她无礼，只得淡淡点头道：“还好！”

任风萍却趁机向房门口的地方挪近了一大步！南宫平霍然惊觉，回转头来，大声喝道：“任风萍！你要是再妄动一步！可别怪我对不起你了！”

任风萍一见后援来到，胆识一壮，冷冷道：“只怕未必！”

南宫平怒道：“不信你就试试！”

这时那三个黑衣老者已走至任风萍身旁并排站定，三人虽均貌不惊人，但眼中却神光充足，步履之间沉稳而悠闲，想来必属一流高手！

此刻的形势大大的转变，南宫平已由优势而主为劣势，但他毫无惧色，暗中提气运功，准备必要时全力一击！

孙仲玉、古萨，以及伟岸老者，亦皆感到事态严重，均自凝神戒备！

郭玉霞依然巧笑连连地笑道：“五弟，江湖上传言，你去了‘诸伸殿’，学得一身绝技回来，这是真的么？”

南宫平已有怒意，大声道：“不错。”

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任风萍，瞬也不瞬的盯着他！

郭玉霞眼波流转，讶声道：“你们是怎么啦？难道有过节吗？”

南宫平道：“不错！”

郭玉霞又道：“任大侠要带者‘冷血妃子’离开此房，你却不准他离去，对吗？”

南宫平怒形于色，冷峻而高亢地道：“不错！”

他一连说了三句“不错”，每一句都隐含怒意，郭玉霞柳眉一蹙，不悦地道：“任大侠带走梅吟雪与五弟有何关系？但你却要拦阻？难道江湖上的流言都是真的吗？”

南宫平怒声说道：“师嫂！难道你竟帮着外人？”

郭王霞怒道：“梅吟雪丑名江湖，你竟恬不知耻，与她携手共游，止郊山庄因你而蒙羞！”

南宫平大声道：“我只是遵从师傅之命看护她，何况她内心善良，江湖上对她却是恶意诽谤！”

郭玉霞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站在师嫂兼师姐的立场，命你离此，让任大侠带梅吟雪走！”

南宫平大笑道：“你还够资格来命令我吗？”

郭玉霞怒道：“为何不能？”

南宫平厉声道：“你背师叛道，为害武林，师傅一生英名全毁在你一人手中，你我名份早无，你凭什么还能命令我！”

郭玉霞亦自厉声道：“你才背师叛道！我今天暂且代师行权，铲除你这件逆之徒！”

说着，纤手一抬，当胸击出！

南宫平对她恨极、怒极，两眼盯着任风萍，右掌却蓦地拍出！

郭玉霞想不到他竟会重下杀手，摔不及防，竟遭他一掌拍中，踉跄跌出七八步远！

南宫平神色不变，两眼却依然盯着任凤萍，一瞬不瞬！

郭玉霞勃然大怒，娇躯一闪，正欲再度扑进，蓦闻一声大喝响起，一条

人影飞快的奔入，那人竟是石沉！

石沉喝道：“ 五弟莫慌，愚兄来也！ ”

话声中，双掌一分，逞向郭玉霞攻去！

郭玉震惊道：“ 石沉！你疯了？ ”

石沉大声道：“ 我没疯，我过去一直在做梦，但是现在梦醒了，你一人丢尽了‘ 神龙 ’门下的脸，大哥不在，这里以我最大，我代替师傅教训你一番！ ”

一面发话，一面抢攻，郭玉震惊怒交加，只得连连招架！

眨眼工夫，两人已交手十几招，石沉状似疯虎，连番狠攻狠打，招招杀着，郭玉霞已被逼至墙角一隅！

突地——

右首一个黑农老者大喝一声，身形起处，向石沉扑去！接着，另两名黑衣老者也向南宫平扑到，四掌交错，疾攻而至！

南宫平心知不妙，左掌划一圆弧，硬接来势，右掌却向任风萍拍去！

任风萍阴鸷一笑，双手平举，竟将梅吟雪的娇躯迎向南宫平拍来的右掌！

南宫平钢牙怒咬，冷哼一声，将右掌撤回，两掌一合复分，闪电般向两名黑衣老者劈去！

任风萍趁势一跃，正欲夺门而出，南宫平虎目喷火，身躯一拧，旋至任风萍身侧，双臂疾探，连环向任风萍腰带抓去！

任风萍阴狠地笑了笑，左足后撤，右足一旋，反手将梅吟雪向前一挡，梅吟雪被他左迎右挡的，立时牵动内腑伤势，闷哼一声，昏晕过去！

南宫平心如刀割，伤痛万分，双掌一错，避开梅吟雪，迅捷无比地向任风萍左右双腕扣去！

他这一招非但应变迅捷，而且奇奥无比，任风萍心中一惊，只得向后一跃，退回原处！

两名黑衣老者又双双扑到，一攻正面，一攻右侧！南宫平大喝一声，闪身欺近，右腕一翻，疾向正面那黑衣老者胸膛印去，右肘一甩，向后撞去！

两名黑衣老人均自微微心惊，撤招换式，躲过一击，旋又呼啸一声，缠攻而上！

南宫平被两人一前一后连环抢攻，一时竟脱身不了，不由大感焦的，任风萍却趁机冷笑一声，身形起处，已匆匆夺门而出！

南宫平厉声喝道：“ 哪里走！ ”

喝声中，双掌前后攻出，一招‘ 乾坤日月 ”，硬将两名黑衣老者逼退一步！但是两人武功不比泛泛，同时错身一转，又再度扑上！

南宫平正想飞身追去，却再度被两人缠住，眼见任风萍已从容逃去。不禁急怒攻心，杀机毕现，招式一变，急欲将两人毙于掌下！

突听郭玉霞娇叱一声，竟也摆脱石沉，逃出门去！

孙仲玉突地大声说道：“ 南宫兄放心，小可誓将梅姑娘追回！ ”话声中，已率古萨及伟岸老者随后追去！

南宫平恨极、怒极，冷哼一声，双掌疾发，一先一后，一左一右，竟施出“ 达摩十八式 ”中的绝招“ 苦行菩提 ”，猛攻过去！

两名黑衣老人骇然大惊！左边那人掌招尚未递满，已被南宫平电光石火的一招击中胁下要害，问哼一声，倒地身死了！另一黑衣老人却想抽身而退，南宫平大喝一声，闪身欺近，捷逾星火的点了他“ 石关 ”、“ 中柱 ”二穴！

突闻石沉大喝一声，南宫平转头望去，只见那黑衣老人的身形踉跄，退后三步，石沉也衣衫碎裂，脸色泛白，满面倦容，显然吃亏不小！

南宫平毫不犹豫，足尖点处，飞身扑去，扬掌就劈！

他本非乘人之危的小人，但是这几天来接连惨事，使得他怒火攻心，是以丝毫不加考虑，就向那黑衣老人猛攻过去！

黑衣老人闪避不及，闷哼一声，扑地身亡！

夕阳西下，天际上一片耀目绚丽的彩霞，哪里还有任风萍和郭玉霞的踪影！

南宫平望了龙布诗与司马中天的尸体一眼，走至南宫永乐床边，探手一摸，竟是冰凉僵木，原来他也早已气断身死！

骨肉情深，南宫平虽然与这位身为“诸神殿主”的大伯父不很熟悉，但总是一脉渊源！望着这一生孤僻、郁郁而终的老人尸身，他的喉头哽咽着，两眼充满了茫然与迷惘，他的神经仿佛已被刺激得麻木了。师傅死了，大伯父死了，父亲的老友、龙布诗的莫逆——司马中天也死了，一日之间，三位与他关系甚深的老人相继去世，他并非超人，只是一个血肉之躯，无法承当这一连串严重而悲惨的变故！若不是胸中那股复仇与愤怒的火焰在熊熊地燃烧，他早已颓败地倒下了！

石沉缓步上前，他不认得南宫永乐，更不知道他就是大名赫赫的“诸神殿主”，但他知道，若在此时此地出言相询此人是谁，却是大大不智，因为南宫平与这大头老人之间，显然有着极深厚的关系！

南宫平转过身躯，石沉看了他一眼，缓缓移动脚步至龙布诗尸体的床前，缓缓地跪了下去！

他双掌在胸前合什，口中喃喃自语，听不出是祈祷，或是忏悔，面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着，双目轻阖，两行热泪却顺着脸颊滚滚流下！淌湿了衣襟，又滚落在地上！

南宫平在心中低低的咽叹一声，缓步出房，竟无人迹，原来这家客栈内的旅客、伙计，甚至掌柜的，俱皆逃走一空！

突地一丝念头自南宫平脑际闪过，他突然想起被任风萍劫往南山的狄扬夫妇和叶曼青来，何况梅吟雪适才也被任风萍擒去，极有可能亦是擒赴南山，此刻如果赶往南山一行，虽然未必有十成把握，但至少总能探出些端倪！

心念一转，立刻疾步回房，石沉已站起，脸上犹泪痕狼藉。南宫平道：“三师兄门、弟尚有一事急待办理，如果在明晚天黑以前尚未回转，三哥不妨先将师傅等尸体运回止郊山庄！”

石沉愕然道：“什么急事？我不能随行么？”

南宫平道：“这只是小弟一件私事，何况此间后事也急待料理，就请三哥多多偏劳了！”

一言甫罢，双足轻点，已翩若惊鸿地穿窗而出！

石沉喟然一叹，木然呆立，望着屋内那几具尸身，怔然出神！

南山别墅——

这是一座并不广大但却雄伟精致的庄院，耸峙在南山的东麓，西、北、南，三面群岭环抱，东边却散布着一片小丘陵，其中还间杂着不少树林，有些是天然生成，有些却经过人工特意的栽植，显然是某种阵式！

月上树梢，清华满地，夜色朦胧中，隐隐可见南山的嵯峨之姿，以及南山别墅的巍峨气派！

突地——

十数条人影掠上树梢，个个身法轻灵，竟皆身具“踏枝渡林草上飞”的武林轻功绝技，捷逾鬼魅飘风，迅若风驰电掣，眨眼工夫，已越过这片“树阵”！

雄伟的南山别墅也已耸峙在他们眼前！

月光照映下，可清晰地看出人数共有一十七人之众！个个俱是乞丐打扮！当先两人各执着一根青色竹杖，正是那“穷魂”依风和“恶鬼”宋钟！无可讳言地，这群乞丐正是“幽灵群丐”！

“穷魂”依风四下打量了一番，忖度好地势，陡地轻叱一声，“幽灵群丐”同时纵身飞起，“嗖”的一声，齐齐掠入南山别墅之内！

南山别墅之内虽然建筑堂皇，亭台水榭，花园假山，画阁雕楼，但在黑夜之中却笼罩着一股阴森森的气氛！

“穷魂”依风陡地发出一阵尖锐长啸之声，凄厉刺耳，在夜空中荡漾缭绕，久久不绝！

他啸声甫歇，摹见南山别墅内所有灯光竟一起熄灭，刹时变得一片黑暗，惨白的月光照映下，这一幢幢的高大屋宇竟变得有如森罗鬼域般，阴森恐怖！

“幽灵群丐”俱皆一愕，但无一怯色！“恶鬼”宋钟大声笑道：“既来之，则讨之！‘幽灵群丐’强讨恶化，怕过谁来？伙计们！即使是阎王殿上我们也要闯它一闯！”

竹杖一点，大步向前走去！“穷魂”依凤以及其余群丐亦随后大步跟去！

半盏热茶光景，“幽灵群丐”已绕过一座花园假山，穿过一道短杆长廊，来至一片宽大的院落中。

这片院落乃南山别墅的中心之处，“恶鬼”宋钟与“穷魂”依风双双止步，停在当地不复前行！

“穷魂”依风打量四周一眼，大声说道：“此处如果做格斗之场所，实在是最适宜不过！”

一语甫罢，蓦见四周房内灯火突明，刹时光如白昼，耀目的强光，使得久处黑暗中的“幽灵群丐”双目一阵昏花！

对面一座大厅人影闪动，接着厅门大开，一个身材颀长、面孔白皙、身着黑袍的中年人缓步行出！

此人脸孔奇白如银，身穿黑袍，一白一黑，相映之下，顿使人感到一股阴森之气，自他身上散出。

“穷魂”、“恶鬼”细细打量来人，只见他步履轻灵，双目上视，神情甚是倨傲！

此人缓步走至“幽灵群丐”之前，止住身形，抱拳道：“诸位夤夜造访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他说话语气甚是温婉，竟若女子口音，众人不禁为之一呆！“穷魂”依风大声道：“兄台就是此间主人么？”

白面中年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岂敢！小可乃南山别墅总管米白香！”

“穷魂”依风浓眉一轩，道：“叫你们主人出来答话！”

言词之间，盛气凌人，米白香毫不动怒，瞥他一眼，仍旧淡淡笑道：“我家主人此时不见客，诸位有事，和在下一谈，也是一样！”

“穷魂”依风神色一变，怒声道：“小子！咱们是要人来的！”

米白香愕然道：“要人？这话怎讲？”

“恶鬼”宋钟吼道：“明人不做暗事！兄台也不要再装蒜了，‘天山神剑’狄扬以及依兄之妹依露夫妻被你们掳来此间，今夜咱们兄弟来此，就是要回这两人！”

米自香正欲答话，突闻大厅中响起一阵洪亮的喝声，说道：“贵客光临，还不肃迎，更待何时？”

“幽灵群丐”怔了一怔，米白香却神情一变，退后一步，举掌恭请道，“我家主人有请！”

“穷魂”依风怒声喝道：“既然是此间主人，何不现身一谈？不敢露面，岂是大丈夫行径！”

屋内那人再度发话道：“幽灵群丐名满武林，如此深夜莅临敝庄，蓬荜生辉，屋外夜寒露重，诸位何不移驾屋内一谈？”

“幽灵群丐”闻言俱皆一愣，只觉此人口音好熟，但一时之间却无法自话音中分辨出此人是谁！

“穷魂”、“恶鬼”两人相互对望一眼，“恶鬼”宋钟道：“既蒙宠召，‘幽灵群丐’有傍了！”

说着随米白香之后，向那高大厅房大步行去！

大厅之内巨烛高燃，光如白昼，正中一张太师椅上赫然端着一个身材适中、面上蒙着一层黑纱丝绒的覆面人！

覆面人一见众人，长身站起，左手一摆，道：“有话好商量，诸位请坐！”

“幽灵群丐”也不客套，随即一一坐下！

米白香走至覆面人身侧，垂首侍立，状至恭谨！

覆面人露在黑纱丝绒外的一双炯炯目光，环视诸人一眼，笑道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诸位来自关外，迢迢万里，更使在下感到荣幸之至！”

“穷魂”依风冷冷道：“废话少说，咱们是来要人的！”

覆面人大笑道：“依兄好生性急，吾等阔别已久，今日重聚一堂，真该畅谈别情，剪烛话旧！”

“幽灵群丐”闻言不禁惊愣交加，此人口气间严然与已相识，虽然口音甚熟，但因有黑纱丝绒覆面，无法看清他的面容长相。

“恶鬼”宋钟心中一动，也自大笑道：“吾等既然相识，兄台何不取下面纱，也好让我们看清到底是哪位故人！”

覆面人笑道：“取下面纱自非难事，只不过时候未到，请恕在下暂不从命！”

依风冷笑道：“天下唯有做了亏心事之人，才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兄台恐怕也是亏心事做多了，才以黑纱覆面！”

覆面人看他一眼，突地转头望向内厅，沉声喝道：“贵客光临，还不摆酒上莱，以敬佳宾？”

“幽灵群丐”闻言皆相顾愣然，“恶鬼”、“穷魂”相互对望一跟，“恶鬼”未钟沉声说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兄台盛意吾等敬谢了！”

覆面人笑道：“宋兄果真快人快语！请！”

说着长身起立，左手向内厅一摆！

宋钟朗朗一笑，当先向内厅大步行去！

依风亦不再迟疑，随后跟去！其余群丐亦皆纷纷起立，鱼贯行入内厅！

内厅之中，一张大八仙桌上赫然摆着一桌热气腾腾的美酒珍肴！

覆面人大马金刀地坐下上首主位，“幽灵群丐”亦依次坐下，但每个人

的心中均惊愕不已！俱皆担心这美酒珍肴中下有毒药或迷魂粉之类！
覆面人见“幽灵群丐”皆已坐定，遂拿起一个大酒鼎，大笑说道：“当此良夜中宵，在下能与名满江湖的‘幽灵群丐’开怀畅饮，秉烛夜话，可谓荣幸之至！来！来！来！在下先敬诸位一杯！”
说着举鼎近口，一饮而尽。
依风浓眉一轩，长身而立，道：“我等兄弟远道来此，只因舍妹及‘天山神剑’狄扬被帅天帆手下，擒来此间，依风心系舍妹安危，忧心忡忡，哪有心情开怀畅饮 1 兄台如若有兴，不妨将舍妹及狄扬先行放出，依风心愁既解，定当奉陪兄台秉烛夜话，浮一大白！”
覆面人朗朗笑道：“依兄要在下放出依姑娘是否就要与她携手重回关外？”
依风道：“当然！”
覆面人举起酒壶一面斟酒，一面说道：“如果依姑娘不肯随行呢？”
依风晒然道：“笑话！依露乃我同胞小妹，岂有不肯随行之理！”
覆面人道：“她在此生活优裕，我们侍候她有如皇后一般，她岂肯回到关外受那风寒雪冷之昔！”
依风冷冷道：“只怕未必！”
宋钟插口笑道：“幽灵群丐虽然以乞成名，强讨恶化，但在关外一片基业却是富可敌国！若与区区南山别墅相比，真有大巫与小巫之判！”
覆面人大笑道：“只怕此刻那片基业已化为颓瓦灰烬！”
宋钟亦大笑道：“幽灵群丐何许人也？岂会受你危言恫吓！”
覆面人道：“在下以事论事，真言相告，实无危言恫吓之必要！”
依风喝道：“废话少说！兄台如果识趣，先将舍妹放出，咱们也才有话好谈，否则，哼哼——”
覆面人笑道：“依兄怎么恁地心急？我们亦属旧交，何况诸位对在下尚有救命之恩，在下理当先敬诸位三杯，再谈此事不迟！”
说着，一面环视诸人一眼，见群丐俱皆正襟危坐，手不触著，唇不沾酒，几十道炯炯目光，均虎视眈眈地望着自己，不由哈哈笑道：“我只道‘幽灵群丐’俱乃游戏风尘之异人高士，谁知今日一见，却是徒负虚名！”
宋钟愣道：“兄台此话怎讲？”
覆面人道：“在下在半夜之中备出一桌酒席，为诸位洗尘接风，诸位却一再猜忌，深怕此酒菜中，下有毒药，未免大使在下难堪了！”
宋钟干笑数声，道：“兄台言重了！”
说着举起面前的酒杯，一饮而尽：
覆面人见状，不由大笑道：“宋兄才愧为‘幽灵群丐，之首，果有英侠豪风！”
其余群丐一见宋钟饮尽杯中之酒，亦已不再顾忌，纷纷举杯而饮，拣菜而食！
依风却大声说道：“未见舍妹之前，依某誓不饮酒！”
覆面人笑道：“要见令妹，并非难事！”双掌轻击，大声喝道：“请依露姑娘见客！”
垂手侍立一侧的米白香，恭诺一声，大步向内厅左侧的月形圆门走去！
片刻工夫，但听环珮“叮　”，莲步细碎，依露已盛装打扮，姗姗行出！
只见她丰姿依旧，娇靥上容光焕发，浅笑盈盈，哪有半点像是道人囚禁

之容。
依风胸怀大慰，情不自禁地唤道：“露妹！”
依露明眸流波，看他一眼，却没有任何兄妹重逢之亲昵表示，反而走至覆面人身侧，朝他嫣然一笑。
“幽灵群丐”俱皆一怔，依凤更是谅愕交加，颤声道：“露妹！你不认得愚兄了么？”
依露绽颜笑道：“你是我的哥哥，怎会不识！”
依风闻言不禁放心不少，又道：“愚兄前来救你出险！”
依露截道：“我在此很好，不劳大哥救我出险——”
依风吼道：“难道你不愿回到幽灵山庄去？”
依露笑道：“这里不比幽灵山庄差呀！”
依风惊愕交加，吼道：“露妹！难道你疯了！”
依露佛然道：“谁说我疯了？哼！我还有事，恕不多陪了！”
依风双目皆赤，跨前一步，喝道：“露妹！”
依露头也不回，逞自走入月形圆门！
依风正欲追去，却被宋钟一把拉住，沉声说道：“风弟稍安毋躁，此事大有蹊跷！”
依风神色颓败，有气无力地指着覆面人吼道：“你！你！……用的什么迷魂药竟使她迷失本性，至这般地步！”覆面人朗声笑道：“她神志清醒得很，岂是被药物迷失本性？”
宋钟突地长身站起，神色庄重地道：“宋某真佩服兄台之神通广大，竟能使他兄妹之间形同路人，兄台何不将覆面黑纱丝绒取下，好使吾等一睹兄台尊颜！”
覆面人道：”既然诸位一再坚持，在下也只好从命了！”
一语才罢，右手轻伸，已取下面上黑纱丝绒！
群丐一看清他的面容，均自大吃一惊！
宋钟惊叫笑道：“你！你竟然是狄扬！”
狄扬淡淡笑道：“不错！在下正是狄扬！”
依风目眦皆裂，虎目喷火，吼道：“你这个狼心狗肺、忘恩负义的畜牲！还我的妹子来！”
吼声中，飞身扑进，双掌齐地劈出！
狄扬神情一变，冷笑道：“我已是此间主人，岂能容你在此撒野！”
宋钟亦自叫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难怪你要用黑纱覆面！”
同时抢身扑进，扬掌劈去！
狄扬不闪不避，突地双手猛按桌面，陡闻一声“哗啦”暴响，竟然连人带椅，一起陷了下去！
两人劈出的掌力，顿时落空！
依风虎吼一声，急跃上前，狄扬座位下的那块活板又“砰”的一声，自行弹上！
依风右腿一抬，照准那块活板，猛地一脚跺下！
他这一脚跺下，少说也有五百斤以上力道，谁知那块活板竟如钢打铁铸一般，纹风不动！
宋钟走至桌前，照着狄扬适才所按的部位，依样画葫芦，也是用力按下，那块活板却然分毫不动！

突地——
一阵“轧轧”之声，自四面传来，依风抬头一看，只见对面墙上竟自缓缓落下一道钢闸！
依风大吃一惊，转头望去，另三面墙上也同样落下一道钢闸！
宋钟大声吼道：“糟糕！我们竟中了这厮鬼计！”
吼声中双足猛顿，宛如脱弦急箭，疾向门口扑去！他去势虽快，但已迟了一步，钢闸已齐地落满！四面不留下一丝缝隙！只有闸板上留数个小孔，显然是用来通气的！
依风唱然叹道：“幽灵群丐一生游戏江湖，想不到竟栽在这里！”
宋钟也叹道：“这四面之钢闸厚达数寸，即使宝刀宝剑亦难将它削动！何况我们皆手无寸铁，唉！看未今夜想要逃脱此困，真是难如登天了！”
月已偏西，突地——
一条人影，飞快的掠入南山别墅之中！眨眼工夫，他已越过三栋楼房，卓立在南山别墅正中一间大厅的屋脊上！
月光照映着他那俊秀却略显苍白的面容，一双充满了毅力光芒的眼神，有若夜空中两颗明亮的寒星！两片紧抿的嘴唇，勾划出几分倔强而孤做的意味！
他，正是南宫平！
夜风萧飒，突地——
一阵极轻微的衣袂带风之声响起，南宫平霍然转身，只见身后不知何时已站立一个身穿黑袍、脸色奇白如银的中年人！
白面中年人微笑说道：“兄台在深更半夜来至敝庄，不知有何贵干！”
南宫平冷冷道：“在下南宫平，尊驾是谁？”
白面中年人微现惊愕之容，随即恢复原有的笑容，抱拳道：“在下米白香，乃此间总管，奉敝主人之命，候驾多则了！”
南宫平道：“令主人是谁？”
米自香道：“南宫兄一见便知！”。
南宫平已存深入虎穴之心，当下冷笑道：“但请米兄引路！”
米白香又是抱拳一礼，道：“请！”双肩微耸，已飘然下房！南宫平脚步轻点，随后跃下地面！
米白香迳自向左侧一间华丽大厅行去，南宫平大步跟后，却一面留心前后左右，但并未发现一丝异状！
大厅中，布置得十分华丽，绿幔垂窗，红绒铺地，檀木桌椅，古玩壁画，却又略带几分幽雅意味。
米白香道：“南宫兄请稍候片刻，待在下进去通报一声！”
迳向大厅左侧一扇小门走去！
俄顷，面覆黑纱的狄扬已缓步行出！
狄扬笑道：“南宫兄！久违了！”
南宫平只觉口音甚熟，但却不知他是谁，茫然道：“尊驾是谁？”
狄扬大笑道：“才不过小别数日，南宫兄已不认得我了么？”
说着，已伸手取下面上之黑丝纱绒！
南宫平做梦也想不到竟是狄扬，骤见故人，不禁欣喜莫名，抢前一步，握住狄扬双手，叫道：“狄兄！原来是你！”
狄扬拍了拍南宫平的肩膀，笑道：“想不到吧！”

南宫平道：“真是做梦也想不到！可是——不对呀！”
狄扬道：“怎么？”
南宫平剑眉紧蹙，道：“你和依姑娘不是被任风萍擒去了吗？怎么忽地又做起这南山别墅的主人来了？”
狄扬淡淡一笑，却是沉吟不语！
南宫平又问道：“那么依姑娘和叶姑娘呢？”
狄扬笑道：“她们此刻正好梦方酣！”
南宫平不解地摇头道：“狄兄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狄扬道：“这南山别墅，已属我有！你此刻到来，我们正好共图大事！”
南宫平愕然道：“什么大事？”
狄扬大声说道：“就是实践帅先生所说的——问鼎武林的大计！”
南宫平惊叫道：“狄兄！你说什么？”
狄扬笑道：“帅天帆乃一代奇人，我已投靠他麾下，为他效力，南宫兄是否也有此心意？”
南宫平吼道：“狄兄！你疯了不成！”
狄扬大笑道：“我此刻神智清楚得很！哪有半点疯状！”
南宫平心中一动，激动的情绪，立时平静下来，恢复原有的镇定，恳切地道：“狄兄！你真的已经加入了帅天帆的组织？”
狄扬大声说道：“你是知道我向来不说假话的！”
南宫平冷冷道：“那么！依姑娘和叶姑娘呢？”
狄扬笑道：“她们二人也已投身帅先生麾下，不用你费心了！”
南宫平怒叱道：“胡说！”
狄扬向前跨进一步，道：“我没有骗你！”
南宫平心中半信半疑，忖道：“像狄扬如此耿直爽朗之人尚且还加入帅天帆那一伙，依露和叶曼青女流之辈，只怕也很可能失节变志了，只不知那帅天帆到底有何魔力！”
心念未了，突闻一声暴笑响起，大厅中已多出一人。南宫平抬头一看，只见他五短身材，满面虬须，头大如巴斗，与其矮小身躯，极不相称！
身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劲装，双目神光充足，年纪约在四旬上下！
狄扬和米白香一见来人，均自神色一变，躬身施礼，口中说道：“唐大哥！”
唐大哥神情据做，仅微一颇首示意，大步向南宫平走近！
南宫平暗暗忖道：“此人神态狂做，步履沉猛，狄扬和米白香对他状至恭谨，想来必是极为扎手人物！”
心念之间，那人已说道：“你就是南宫平么？”言词之间，狂做已极！
南宫平暗暗冷笑，口中淡然道：“小可正是南宫平，敢问尊驾大名！”
“唐大哥”大笑道：“你连我”旋风追魂四剑’唐环的大名都不知么？”
南宫平忖道：“帅天帆手下几员得力助手，诸如任风萍、戈中海和眼前这唐环，均齐集江南，只不知又有何重大变故发生！”
唐环道：“我受帅先生亲口谕令，请甫官千赴我总坛一行！”
南宫平心中一动，笑道：“南宫平武林未学，哪里敢当！”
唐环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不识好歹的东西，难道我就不能将你擒去？”
南宫平冷笑道：“只怕凭你还擒不住我！”
唐坏大喝一声！突地闪身欺近，右掌蓦地劈出！

南宫平不肯示弱，也一掌劈出！
“轰”的一声大震，两人掌力接实，竟然各退三步！
庙环叫道：“小子！果然有两手！再接我一掌试试！”双掌平举胸前，缓缓推出！
南宫平心知他此次必定全力而发，不敢大意，气纳丹田，抱元守一，运集十二成的力道，双掌亦自缓缓推出！
又是“轰”的一声暴响，两人内力交击，劲风如剪，气流涡漩，震得屋顶积尘，簌簌落下！
“瞪瞪瞪”！两人竟然又是各退三步！
这一较量，已看出两人内力半斤八两，难分轩轻！
唐环神色一变，吃惊不小，他万万料不到南宫平一个后生小辈，竟有如此雄浑精纯的内力！
南宫平神态从容，口噙笑意，睨视着唐环，冷笑道：“想不到大名鼎鼎的‘旋风追魂四剑’不过如此而已！”
唐环冷冷道：“拳掌内力不分上下，不妨在兵刃上见个真章！小子，亮剑吧！”
南宫平淡淡一笑，翻腕拔下背后“叶上秋露”！
唐环神色庄重，亦自腰间撤下一把精钢软剑！此剑与普通长剑迥然不同，剑身细长，通体浑圆，竟无剑刃！剑身为白色，剑尖却是乌黑闪亮！
南宫平不敢丝毫大意，凝神待敌！
唐环低喝一声，右腕微抖，奇形软剑抖得笔直，当胸一剑刺出！
南宫平身躯一侧，避开来势，“叶上秋露”乘势递出，一招“金龙抖甲”，幻出一朵剑花，封住唐环胸前“天池”、“步郎”、“气门”、“天井”、“将台”五大重穴！
唐环冷冷一笑，奇形软剑一折，竟然神妙无比的点向南宫平“肩井”！
南宫平不愿失去先机，右手长剑原式不变，左手五指如钩，施出一招“神龙十六式”中的武林绝学，奇奥无比地向唐环执剑右腕扣去！
他这招出手如电，快速已极！唐环骇然一惊，右腕立挫，改刺“曲池”，身躯却退后一尺，闪开当胸一袭！
南宫平轻声一叱，身形微转，右手长剑一紧，竟然乘虚快速绝伦地攻出五剑！又将唐环逼退三步！
要知这“神龙十七式”乃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的成名绝技，精妙神奥，博大精深，唐环却太过小视于它，是以一上手便屈居下风！
此刻他羞愤交加，怒喝一声，剑招一变！
右臂一带，奇形软剑抡起一幕剑光，顿时响起一片锐啸风声，四周劲风激荡，逼人肤发，气流飞旋回转，竟使人仿佛置身于旋风之中！
南宫平不敢有丝毫大意，左手捏剑诀，右手剑平举胸前，气纳丹田，全神贯注！双目精光炯炯，紧盯着飞舞回旋中的“奇形软剑”瞬也不瞬！
突地——
唐环大喝一声，“奇形软剑”在旋风回荡中猛然一剑刺出，势若奔雷，疾似闪电！
南宫平也是舌绽春雷的一声大喝，目光不瞬，同样快速绝伦地一剑刺出！
但闻“嗤”的一声轻响，两柄长剑竟然粘在一起！
唐环面现喜色，手腕一抖，“奇形软剑”竟如灵蛇般，绕着“叶上秋露”

缠了三匝！闪亮乌黑的剑尖，正对准着南宫平的面门！
南宫平惊然心惊，想要撤招拔剑，但因两人内力相若，无法发出“叶上秋露”！
唐环狰狞得意地一笑，大声喝道：“丢剑！”
南宫平傲然道：“未必！”
但他必字方才出口，突见那闪亮乌黑的剑尖，突地爆开，袭向南宫平面门！
同时一股色作湛蓝、腥臭扑鼻的液体，也喷洒向南宫平面门！
那剑尖与毒液已离南宫平面门不足二尺！
突地——
一丝智慧机变的光芒，闪过南宫平的脑际！大喝一声，双足猛地一顿，全身重量，聚集在执剑右腕，身躯陡地悬空，“叶上秋露”禁不住他这大力的施压，形成弧度极大的倾斜与弯曲！
同时他的双足却乘势连环踢向唐环的“曲池”重穴！
一支剑尖，一蓬毒液，在毫厘之差，间不容发的当儿掠过他的面门，向前飞去！
唐环手腕一抖，撤回缠在“叶上秋露”上的奇形长剑，向后倒退三步！
南宫平就在借以使力的凭借一失、虚悬的身躯顿时向下跌去之顷，霍地右足前伸，左足向下一划，“叶上秋露”顺势微一点地面，伟岸的身躯，却已轻灵妙曼地长身起立！
唐环低叱一声，乘虚攻入，浑圆剑身，施之若棍，一招“沉香劈山”，当头斫下！
南宫平长剑一横，右臂疾挥，一剑向唐环中盘削去！
他这一招出手如电，快速绝伦，唐环招未递满，已被南宫平硬生生的逼退五步！
突闻米白香、狄扬同时喝道：“接招！”
双双自侧面猛攻而至！
南宫平心中一横，左掌劈出，阻住狄扬攻势，右腕一抖，剑尖上翘，疾点米白香咽喉！
他招式初发，唐环又已手抡“断剑”，由正面攻到！
三人皆身负上乘武学，此刻同时出手，顿使南宫平大感吃力，六招不到，已仅能坚守，无力还击！
片刻工夫，双方又对拆了十几招，南宫平已是额间见汗，险象环生！
陡闻南宫平大喝一声，左掌蓦地击出，击向米白香，右臂一带，“秋江泛度”，“叶上秋露”由右至左，划出一道极大的圆弧，剑光闪闪，剑气森森，三人竟被他这神奥无比而凌厉无俦的一招，同时逼退！
南宫平双目精光如刃，面泛杀机，肩不晃，身不摇，倏然飘退数尺！
三人怔了一怔，却见南宫平双手握剑，剑尖斜斜高举，伟岸身躯，傲然卓立，大声喝道：“南宫平今夜要大开杀戒了！”
三人俱是江湖阅历甚丰之人，却从未见过如此怪异的握剑手法！
唐环大喝一声，身形扑进，右臂一扬，断剑当头斫下，左掌暗蕴内力，蓄势待发！
狄扬与米白香也同时发难！
南宫平卓立不动，双腕一抖，剑尖颤动，幻出朵朵剑花，“叶上秋露”

由右而左，由上而下，缓缓划出，正是“神龙十七式”中“在田五式”的起手招：“绿野在天！”

那颤动的剑尖由上而下，缓缓抖出无数朵闪闪的剑花，竟将南宫平的上中下三路护得有如剑墙一般，三人虽然身怀绝技，却无法自朵朵剑花中寻出破绽，出手攻入，均不自觉神情一呆！

南宫平大喝一声，剑招陡变，“在田五式”的第二式已然施出，“秋枫丹林”，长剑挥洒而出。

只觉剑光闪闪，耀人双目，剑气森森，逼人肤发，三人竟然不知不觉的被逼退一步！

南宫平不再追击，身形卓立，双手握剑，剑尖斜斜高举！

突见唐环一言不发，转身向后奔去！

南宫平心中一动，大声喝道：“哪里走！”“叶上秋露”闪电般刺出！身躯正欲扑进。

突地——

两声娇喝响起，叶曼青和依露突然自内厅飞奔而出，扑至南宫平身前，一言不发，齐地扬掌就是一阵猛攻！

南宫平大声喝道：“叶姑娘！依姑娘！你们不认识南宫平了么？”

依露娇喝道：“不管你是谁！我们已是这南山别墅的主人，岂能容你在此撒野！”

一面发话，一面抡掌攻出！

南宫平双掌推出，封往来势，说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听我解释？”

叶曼青冷冷道：“没什么好解释的！纳命来吧！”话声中，娇躯微闪，展开“丹风”食竹女史的独门绝技，一阵抢攻！

狄扬也大喝一声，扑身而进，加入战圈！

三人状似疯狂，全然不顾自身安危，全力抢攻，招招杀着，一时之间但见掌影缤纷，掌势如山，掌风呼啸，劲风激荡！

南宫平被三人团团围住，一阵猛过一阵的连环抢攻，却 不能痛下杀手，又不能脱身离开！只得展开师门绝技，紧守不攻！

内厅之中，不时传出唐环那得意狂妄而刺耳的笑声，盏茶工夫，二十招已过！

此时长夜渐去，黎明将来，星光隐隐，明月西沉，东方天际已现出鱼肚白色的曙光！

南宫乎空怀绝技，无法施展，三十招甫过，又被逼退至大厅正中。

他经过长途的奔驰至此，又经历了半夜的惨烈拚搏，内力虽然充沛，但此刻真力已消耗过半，面现疲惫之色，汗流浃背，出手已缓慢了许多，渐呈不支之状……

钢闸房中——

“幽灵群丐”经过整夜的苦苦忖恩，依然想不出脱身之法，每人脸上均现出焦虑而愤忿的神色！

蓦然——

钢闸房顶发出一阵轻微的“轧轧”声响，“幽灵群丐”都皆愕然，齐地抬头一看——

只见房顶一块约有三尺见方的小钢板正缓缓掀起，并垂下一条麻索来。

宋钟惊喜莫名，急急喝道：“良机难再，动作要快！”

说着当先腾身飞起，抓住麻紊，捷逾猩猴，揉索直上，待离洞口不足一尺时，双手微一加劲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穿洞而出！却发现洞旁卓立着一个身材适中、白白面皮，而神情木然的中年人！

宋钟见此人甚是陌生，但却知道今夜必是被此人所救，当下拱手一礼，朗声道：“吾等蒙尊驾慨施接手，恩重如山，请受在下一礼！”

这时，“幽灵群丐”已陆续出洞，围在未钟身旁，依风大步上前，道：“幽灵群丐生平不受人半点恩惠，但是今夜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中年人冷冷截道：“我受天鸦道长之命，前来救你们出险，你们要谢，就去谢夭鸦道长，用不着谢我！”

依风神色茫然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天鸦道长……天鸦道长……我们并不相识呀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不管你们相不相识，我救你们出险，却有一个要求！”

宋钟忙接道：“尊驾请说！只要吾等能力所及，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你们认得南宫平么？”

宋钟摇了摇头，依风却接口道：“曾有一面之缘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他此刻亦是身处险境，他与我甚有渊源，但我碍于身份，不便出面救他，只好借助诸位之力！”他顿了一顿。继道：“诸位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宋钟摇头道：“我等不知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我就是这南山别墅的真正主人！”

众人闻言不禁又惊又愕，宋钟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“这”了半天，却没有说出下文！

中年人神色陡地变得异样的庄重，道：“我另有要事，不易久留，但请诸位勿忘许诺在下之言！”

依风问道：“南宫平现在何处？”

中年人自怀中取出一封函札，交至宋钟手上，道：“他此刻正在前面大厅中浴血苦战，诸位去时，请先将此信交给他，待他看完后，立刻护送他脱离此处！在下言尽于此，至于以后之事，只有靠诸位大力鼎助了！”说完，人已飘然而去！

“穷魂”、“恶鬼”相互对望一眼，依风大声喝道：“走！”

当先向前面大厅飞身扑去，其余诸人亦不迟疑，随后跟踪扑去！

大厅之中——

南宫平正在苦苦支撑，他额角上，豆大汗珠不断的淌下，此刻已被三人逼至大厅的一角。

依风大喝一声，扑进大厅，闪身加入战圈，一招“云锁巫峰”，青竹杖向狄扬拦腰扫去。

狄扬一见“幽灵群丐”现身，不禁大感惊骇，一愕之间，依风的青竹杖已拦腰扫至，杖势凶猛，杖风虎虎，迫不得已，向后飘退。

宋钟此刻亦已进厅，竹杖一挥，逞向叶曼青攻去！

南宫平顿感压力大减，大大地喘了一口气！

宋钟右手竹杖攻向叶曼青，左手一伸，已将那封函札递至南宫平面前，口中说道：“接住此信！”

南宫平先是一愕，但随即伸手接过，在接信的当儿，左掌猛地拍出，封挡住依露的攻势！

此刻“幽灵群丐”已蜂涌入厅，其中有两名直向依露攻去，但出手招式，俱是攻向依露的“昏”、“睡”二穴，或是攻向她身上无关紧要之处！

在内厅正满心得意地观故的唐环与米白香，突见到“幽灵群丐”出现，不由悚然心惊，齐地双双抢出，直向群丐攻去！

大厅之中，顿时一片混战！

大厅之外，一群执刀握剑的黑衣大汉，陆续奔了过来！

宋钟一面发招攻向狄扬，一面朝南宫平喝道：“赶快拆信，看看内容！”

大厅中虽在混战，但是南宫平却是闲着！闻言连忙拆开封口，取出信纸一看，只见上面赫然写着：“今尊令堂生命垂危，命在旦夕，速至太湖东边，柳荫庄内一见，迟恐生变，尽速离去！”

下款署名，却是万达二字！

他看完信笺，不禁疑虑参半，他不相信这是事实，但是，万达那龙飞凤舞、苍劲有力的笔迹是他所熟悉的，难道万达还会骗他吗？

一时之间，不禁愕在当地，怔然出神！

激战中的宋钟一眼瞥见他那呆呆的神情，猛地想起中年人临行时所交待的话，立时大声喝道：“信上写些什么？竟使你委决不下？如果要离开此地，现在已是时候！”

南宫平心中猛然一震，问道：“这封信是谁交给你的？”

宋钟连坏攻出三杖，逼退叶曼青迅厉无比的攻势，抽空说道：“是一个神情木然的中年人！”

南宫平眉头一皱，问道：“你知道他的姓名么？”

宋钟再度攻出二杖，道：“他并未说出，只是说受天鸦道长所托！”

骤闻天鸦道长四字，南宫平不禁神情大变，天鸦道长就是万达啊！

南宫平立时忧心如焚，大声喝道：“多谢诸位援手，南宫平没齿不忘，但是此刻身有要事，请恕先走一步了！”

宋钟微温叫道：“要走就快走，不要废话！”

南宫平不再迟疑，双足猛点，直向厅门奔去！

唐环哪肯如此轻易地让他离去？身形一长，正欲飞扑而上，阻住去路！

“幽灵群丐”却同时发招抢攻，迫得他只得退回原处！

眼看南宫平就要奔出厅外，陡闻狄扬提气高声叫道：“不许让此人离开！否则严惩不贷！”

他说话分神，立被依风一杖击中左肩，痛彻骨髓，身躯栽个踉跄，但立刻又稳住身形，强忍痛楚，回身再战！

厅外那群黑衣大汉一听狄扬发出命令，立刻舞动兵刃，将南宫平的去路阻住！

南宫平扰心似焚，归心如箭，一见众人拦阻，不由面泛杀机，翻腕拔出“叶上秋露”，振腕一样，洒出万道剑芒！

但听惨叫连连，只见残肢与断臂齐飞，血雨共朝霞一色！

立时杀开一条血路！

几个起落之间，飞身出了南山别墅！

大厅之中，混战依旧。

第二二章群奸授首

日落崦嵫，晚霞满天！

浙北湖州县内，有家“鸿安老店”，在一张靠近店门口的食桌上，此刻正坐着一个长像英挺却面带剽悍之色的年轻人，以及两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垂髫幼童。这年轻人劲装打扮，背插长剑，眉宇间除了英挺剽悍之气外，还隐隐露出愁苦之色。

此刻虽然满桌俱是美酒佳肴，但他却仿佛无心下咽，时而剑眉微蹙，时而长吁短叹，像是忧心忡忡又像是十分失意！

他——

正是初入江湖，甫经一年，崭露头角的昆仑子弟战东来！他身旁的两个垂髫幼童，自然就是白儿和玉儿了！

战东来左手支颐，右手抚弄一只精致的小酒杯，杯中的陈年老酒，已剩一口不到！

他——战东来——正思念着使他一见倾心的梅吟雪！

梅吟雪离开他，也离开中原将近一年多了，这一年漫长的岁月，他均在愁苦的想念中度过！

虽然，梅吟雪对他并非一片真情，但是，他和她曾相处过一段甚长的时光。

梅吟雪对他虽没有表示过好感，但也没表示过讨厌他。

他曾经想过，凭自己这身武功与长相，只要多下工夫，想要博得她的欢心，并非一件很难的事情！

他也曾经为自己编织过一个美丽的远景与幻梦！

于是，他在那自己所编织的爱魂梦中迷失了自己。

于是，他只图用酒来麻醉自己，用酒来冲淡往日那美丽的记忆与幻梦，然而，他毕竟失败了，酒入愁肠愁更愁呵！

他的双目中，满布着红色的血丝，面颊上，泛起两片酿红色的酒晕。

玉儿、白儿惶恐地望着他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身著白色长衫、头戴文生中的中年文士大步走了进来，他的右肩上还掮着一个身材婀娜、长发垂披的少女。

光天化日之下，一个大男人掮着一个少女走进这生意鼎盛的鸿安老店，难免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和纷纷的议论。

战东来抬头一看，不由霍然起身，大声叫道：“啊！原来是任兄，久违了！”

中年文士止步转身，回头一看，脸上泛起一阵不自然的笑意，淡淡道：“原来是战兄！慕龙庄一见，已有一年半未见面了！”

战东来道：“不错！任兄所掮的是——”

那中年文士正是挟走梅吟雪的任风萍，当下微微笑道：“在下一位舍亲得了急病，为了赶路回去，是以只好不顾男女之嫌了！”

战东来那双带着七分酒意的目光，仔细端详着任风萍肩上的梅吟雪，披垂而下的长发，虽然遮住了那娟美的面庞，但却掩不住她那美丽脸型的轮廓，战东未剑眉一皱，说道：“任兄这位舍亲，看来好生眼熟。”

任风萍脸色微变，故作淡然地笑道：“在下这位舍亲，常在江湖走动，也许两位曾有一面之缘。”

突地——

梅吟雪的娇躯颤抖了一下，口中发出一阵梦吃般的呻吟之声，断断续续地叫着：“小平……小平……”

这声音甚是轻微，但听在故东来的耳中，却是极为清晰，好熟悉呀！这少女的口音！

任风萍脸色大变，忙道：“她伤势甚重，待在下将她安顿好后，再来陪战兄把盏，一叙别情。”

战东来虽然满腹狐疑，但却万万料想不到她竟然就是朝夕思念的梅吟雪！

当下说道：“无妨！任兄请便！”

任风萍如释重负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，急忙向容房大步行去！

战东来重行人座，但已跌入迷惘的深渊中，茫然地喃喃自语着：“好熟悉的脸型呀！好熟悉的口音呀！好熟悉……”

他仰起头，望着屋顶，眉峰深锁，仿佛要自迷惘中寻出往日的记忆！

玉儿望着他的脸色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公子！您是在想那位梅姑娘么？”

战东来神情痴痴，仿佛没有听见。

白儿较玉儿聪明些，也插口道：“公子！您是否在怀疑那位身患急病的少女，就是梅姑娘？”

战东来陡地神情激动，一把抓住白儿的肩膀，急急地道，“你！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”

自儿被他这突然的举动与喝问，吓得神情呆往，惶恐万分，张口结舌地道：“公子！小的没……没……”

战东来双手一松，理智地道：“不要怕！没什么，我只是叫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”

白儿惊魂甫定，嗫嚅着，依然说不出话来！

玉儿已由主人的神情猜出他的心理，于是替白儿把话重复了一遍：“他刚才说，公子是否怀疑那位少女就是梅姑娘！”

战东来神情一变，大声叫道：“啊！对了！你们真聪明！”

战东来突又摇头道：“不！不可能是她！”

二童经过主人的赞赏，不禁胆识大增，玉儿道：“公子何不去一看究竟？”

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战东来大喜道：“不错！我何不去一看究竟！”

他想到就做，立时起身，向客房奔去！

他向店伙问明了任风萍所住的房间，走至门前，毫不迟疑轻敲三下。

任风萍打开房门，一见是战东来，不禁怔了一怔，随即含笑道：“战兄有事么？”

战东来道：“小弟有点事情想向任兄请教！”

任风萍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请！”

战东来大步入房，转眼向床上瞥去，只见那少女躺在床上，由头到脚用一条被单盖住，只有细柔的长发披露在外。

任风萍见状，不由神色一变，已知战东来来意不善，当下笑道：“战兄这一年来已在江湖上扬名立万，真是可喜可贺之事！”

战东来生性怪异，哪肯和他胡扯？微微一笑，就已开门见山地道：“任兄这位舍亲病势仿佛甚重，何不及早下医？”

任风萍心中悚然而凉，口中却道：“她只是痼疾复发，只要送她回去，

她父亲即能将她治愈！”

战东来笑道：“任兄方才不是说在路上得了急病么？”

任风萍脸色一变，干笑数声，支吾以对！

战东来又道：在下倒是略通医术，说不定就能在此时将她治愈，这岂不省去许多麻烦？”

任风萍忙道：“怎敢劳动战兄大驾！”

战东来笑道：“无妨！”

说着就要向床边走近！

任风萍连忙横身一拦，赔笑道：“区区一个妇人家，战兄犯不着为她操心！”

战东来却正色道：“生死大事，怎能因男女之别而轻视！”

说话之间，右手已经伸向床上，想将被单揭开……

任风萍脸色一整，高声道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战兄此举不嫌太过冒昧么？”

左手却同时伸出，将战东来的右手驾开！

战东来大笑道：“吾等江湖儿女，怎能拘泥于此世俗礼节！”

任风萍道：“但是战兄此举却太使兄弟难堪了！”

战东来笑道：“在下只是好心要为她治病，怎么？任兄竟然不识抬举！”

言词之间，盛气凌人，目无余子！

任风萍知道今夜势难善了，终于按捺不下，脸色一变，怒声道：“不识抬举的是战兄，你！”

战东来大笑道：“不论是谁不识拾举，反正这张被单非揭开不可！”

突地——

躺在床上的梅吟雪挪动了一下身躯，口中再度发出那如梦吃般的呻吟之声：“小平……小平……”

两人同时神色大变！战东来蓦地欺近一步！

任风萍暗中蓄势戒备！战东来大喝道：“她口中所呼的小平是谁？”

任风萍晒然笑道：“她所称呼的人是谁，兄弟怎会知道？”

战东来目泛凶光，厉声道：“是不是南宫平？”

任风萍未开口，战东来又紧接着喝道：“如果是南宫平的话，那么她必然就是梅吟雪无疑了！”

任风萍听战东来指出梅吟雪来，不由冷笑道：“怎么会是梅吟雪！”说着身躯微转，闪至一旁。

战东来冷哼一声，右手伸出，就要将被单揭开！任风萍一声不响，双掌同时急劈而出，掌势迅捷无比却丝毫不带风声，一击头颅，一击“腹部”！

战东来暴喝一声，左足微旋，右足“唰”地踢出，猛向任风萍左手关节踢去，左掌一翻，五指如钩，“斜取龙骇”，疾扣任风萍右腕脉门！

任风萍连忙撤招换式，沉时挫腕，身形微闪，双掌一穿而出，“二龙取水”，分点对方左右“肩井”！

战东来探步旋身，左掌轻带，右掌微沉，身躯在一晃之间，神妙地躲过这一招，双享却同时攻出，招演“乱堆彩云”，猛逼过去！

双方对拆了一二十招，任风萍已是额角见汗，苦苦支撑，喘息之声，清晰可闻！

战东来冷笑连连，出手更狠，攻势更猛！

陡见任风萍有腕一抖，手上已多出一把描金折骨扇！

战东来冷冷一哼，不屑地道：“你亮出兵刃，就想胜我么？”

任风萍缄默不语，右腕一抖，楷骨扇开合之间，“唰”地拍出一股扇风，直逼过去！

他这一招出手，却激起战东来满腔豪气，明朗一笑，叫道：“战某仅以一双肉掌要你在二十招内丢扇！”

叫声未歇，右足后撤，左足却蓦地踢出！左右双享同时劈向任风萍胸前“玄机”、“期门”两大死穴！

三招出手，迅猛兼俱，任风萍夷然不惧，右腕微抖，折骨扇合而复开，拍出一般扇风，全力对挡而出！

左掌一沉，闪电般向战东来踢出左腿的关节“阳关”穴击去。

战东来大喝一声，左足蓦然点地，右足却又猛地一脚踢出！

双掌一错，迅捷无伦地分向他双腕脉门扣去！

战东来非但变招奇快，而出手招式又精奥无比，双掌一腿攻出，竟如千双百只般，令人有无从躲闪之感！

任风萍微微心惊，招式一撤，竟然被逼退一步！

战东来冷冷一笑，正想跟踪进击——

陡闻一声断然大喝道：“住手！”房门开处，三人大步走进！

两人同时望去，战东来神情不变，这三人他全不认识！但任风萍脸色大变，暗呼糟糕！

原来这三人赫然正是群魔岛少岛主孙仲玉，以及十大常侍仅存的古萨和伟岸老者！

孙仲玉口噙冷笑，走至任风萍身旁，用冰冷的口音说道：“这回你还逃得了么？”

战东来心高气傲，看不惯孙仲玉那种狂妄的作风，怒声喝道：“尊驾冒冒失失的闯进此屋，而且出言不逊，喝令吾等住手，是何居心？”

言词之间神态倨傲无比，伊然是责备、教训的口吻！

孙仲玉何尝不是心高气傲目中无人之辈，闻言不禁傲然笑道：“怎么，你想插手管这件闲事么？”

战东来勃然大怒，叫道：“明明是你闯进此屋，蹚这浑水，还敢强词夺理！”

突听任风萍高声道：“两位先别抬杠，反正这件事，大家都有份！”

战东来不禁眉头微皱，茫然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任风萍阴鸷一笑，道：“你也要梅吟雪，他也要梅吟雪，我更是想要梅吟雪，这岂不是大家都有份么？”

战东来勃然大怒，右掌扬起，就要向任风萍劈去！

孙仲玉却横身一拦，道：“且慢！我的十大常侍大半死在他手中，这笔血债我要亲自素还，岂能容你轻易将他杀掉！”

战东来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竟敢命令战某！”

蓦闻伟岸老者大喝道：“你还想逃么！”

右掌就向任风萍劈去！

原来任风萍在两人争论之时，想乘机逸去，不料却被伟岸老者识破，扬掌劈了过来，只得退回原处！

孙仲玉转眼向躺在床上的梅吟雪望去，虽然她有被单盖住，但依然可看出她胸腹间起伏甚微，仿佛已一息奄奄，气若游丝！

孙仲玉大感焦灼，情不自禁地就要向床边走近！

却突见战东来双手一拦，阻住去路！

孙仲玉微微愕然，怒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战东来道：“床上既然躺着梅吟雪，就不许任何人走近她！”

孙仲玉道：“笑话！你和她是什么关系，竟敢如此大言不惭？”

战东来不禁一怔，立时为之语塞，他究竟无法说出他和梅吟雪有何关系。

孙仲玉已感不耐，喝道：“识相的，闪开一边！”

说着，左足一抬，跨前一步！

战东来怒哼一声，“呛”然龙吟，已翻腕拔下背后的长剑，横在胸前，依然挡在床前！

孙仲玉冷笑道：“你想动手较量一番么？”

故东来傲然道：“你着再跨前一步，战某长剑可不留情！”

孙仲玉不屑地道：“凭你也能拦得住我？”

战东来道：“不信你就试试！”

孙仲玉不愿耽搁时间，只得忍气吞声的道：“你可知道梅吟雪身受重伤，生命垂危？”

一语甫出，顿时使战东来想起任风萍掮着梅吟雪投店时的情景来！

他原是深爱着梅吟雪的，一想起梅吟雪身负重伤，不由立感怔忡不安，但一股年轻人的傲气，却使得他丝毫不肯退让反问道：“她身负重伤，与你何干？”

孙仲玉道：“我曾许诺过南宫平将她伤势治愈，而且还要将她亲手交还给南宫平！”

他不说犹可，话声来了，战东来已勃然大怒，道：“原来你竟为了南宫平！哼！你休想碰她！”

孙仲玉道：“她伤势很重，若不及早施救，恐怕有生命之忧！”

战东来冷笑道：“她伤势再重，也用不着你操心！”

孙仲玉已忍无可忍，要知他原也是心高气傲之人，适才一再忍气吞声，只是为梅吟雪着想，此刻见他竟然浑不讲理，不由也勃然变色！

当下后退一步，右手一撤，已自腰间取出那奇形长剑！

战东来放声狂笑，长剑已振腕攻出！

孙仲玉脸泛杀机，右腕一抖，奇形长剑剑尖颤动，迅捷地向他右腕挑去！

战东来右腕一沉，“举火烧天”，剑尖斜斜点向孙仲玉胸前“七坎”穴！

这虽是一招江湖常见的普通招式，但在他的手中施出，威势却是大大不同！无论是腕力、部位、取时，均妙到极处，凌厉已极！

孙仲玉身躯一侧，右臂一挥，奇形长剑由左至右，闪电般划出一道剑弧！

他这一招出手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其实却是凌厉至极，剑弧划出，已将战东来前胸“章门”、“期门”，以及左臂“曲池”三大死穴完全封住！

战东来悚然心惊，方知遇到劲敌，身形连闪，方才躲过一招！

孙仲玉不愿久战，一上手便施出绝技，快速绝伦、凌厉无比地攻过去！

战东来虽然先前受制，但他武功究竟不比泛泛，三招甫过，又已扳成乎手！同样施出快速绝伦的剑法，以炔打快，以攻抢攻！

眨眼之间，十招已过，双方功力所差无几，一时之间，胜负难分！

古萨以及伟岸老者心系主人安危，均不自觉地缓缓向斗场走近！

任风萍一看良机难再，当下便待悄悄夺门面出，岂料又被离他较近的伟

岸老者发觉，将去路拦住，不由愤怒交加，折骨扇一挥，向伟岸老者攻去！

伟岸老者“呵呵”一笑，双掌一错，自任风萍猛烈的攻势中，一穿而出。

任风萍一咬牙根，左掌加足劲道全力劈出，硬接对方一掌。

双方掌力接实，轰然一声大响！任风萍脸泛青白，“噔噔噔”连退三步，胸中气血翻动，显然受伤不轻！伟岸老者却神色自若，仁立原地不动！

任风萍心中一叹，只得打消逃走念头，转眼向斗场中望去！

但见孙仲玉及战东来已战至激烈处，只见剑光闪闪，剑气森森，人影难辨！

牢地一一一

孙仲玉清叱一声，战东来暴然大喝！两条人影倏地分开！

孙仲玉右袖上被刺上一道深深的剑痕，只差半分，就要伤及皮肤。

战东来左肩上却划出一道血槽！衣衫碎裂，肤肉外翻，鲜血涔涔滴下。

双方这一比较，显见战东来技逊一筹！

孙仲玉道：“你已败在我手中，还有何话可说！”

战东来强忍痛楚，做然道：“笑话，胜负未分，生死未判，怎能说是战某败了！”

孙仲玉将奇形长剑扣回腰间，缓缓地道：“如此以剑招相搏，极耗时间，且又干事无补，我们何不力拼三掌，立分胜败？”

战东来朗笑道：“无妨！”说着也将长剑归鞘。

孙仲玉陡地舌绽春雷，大喝道：“先接我一掌！”

右掌乎举胸前，缓慢推出！

战东来心知一掌之下，即能分出胜败生死，丝毫不敢大意，右掌运聚九成真力，亦自缓缓推出！

但听轰然一声暴响，真气激荡，气流回旋！

孙仲玉神色大变，脚下依然钉立如桩！

战东来脸色更为苍白，马步浮动！孙仲玉提气大喝道：“第二掌！”

右掌又缓缓推出！

战东来星目喷人，施出十成真力，推出一掌！

又听轰然一声暴响，真气激荡，气流回旋！

孙仲玉面色泛青，马步浮动！

战东来脸色惨白，后退一步。

孙仲玉再度喝道：“第三掌！”

喝声已无先前洪亮，显然受伤不轻！

右掌运集全力推出！

战东来牙关紧咬，眼冒金星，终于极其勉强地全力推出一掌！

“轰！”震天价响……

孙仲玉脸色更青，倒退三步，额间汗珠不断淌下！

战东来双目一闭，头脑一阵昏晕，扑倒于地……

孙仲玉嘴角抽搐，泛起一丝欣慰的笑意，缓缓走近床旁，将梅吟雪抱起，吃力地道：“走！”

当先向房门大步走去！

他的脚步不稳，身躯在剧烈地晃动，古萨上前一步，想要搀扶他，却被他大声喝退！

接着孙仲玉咯出一大口鲜血，但终于还是大步地跨出了房门！

伟岸老者朝任风萍冷笑道：“今夜且饶你不死，待少岛主伤愈后，再来找你算帐！”

说完转身大步离去！

任风萍神情痴呆，目光茫然，伟岸老者的话仿佛没有听见，口中喃喃道：“群魔岛……群魔岛，独霸武林的大计，又多了一层阻碍，又多了一……”

夕阳西下，烟树冥冥，水波浩森，一碧无际！

震泽之滨，垂扬遍野，在柳丝低垂处，掩映着一堵残缺的围墙，围墙里面，瓦屋三椽，菜圃与花畦相间，情趣盎然！。

可是此刻却炊烟不冒，寂无人声，仿佛这庄园已很久没有人居住了！

蓦地——

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起处，只见一匹健马四蹄翻动，飞驰而来，它浑身的毛片已完全被汗水湿透，口沫乱喷，显见是曾经奔驰了一段长远的路程。

就在驰抵庄门的一霎间，它悲嘶了一声，突的四蹄一蹶，“砰”的倒在地上，鼻孔里大口喘气，四条腿挣扎了一下，便虚弱地躺着不动了！

马上的骑士伸手一按马鞍，腾空而起，瞧也不瞧那倒在地上的坐骑，身形如矢，直向庄门掠去……

他正是获悉双亲性命垂危，千里长征，赶到这柳荫庄来的南宫平。

三天来，他日不交睫，纵马疾驰，如今，他站在庄门外，右手方自举起，却突地变得犹豫起来…

因为，在他的心中还存了一个希望，希望他获得的消息是假的，但倘若门敲开了之后，他的希望也许就会立刻粉碎了！

犹豫了半晌之后，他终于一咬牙，右手一落！“砰砰砰！”

敲门之声一住，随听屋内传出一声低沉的喝问：“是谁？”

语音虽是这样的低沉，但听在南宫平的耳中，却不啻如闻九天纶音，因为，这正是一年之久不曾听过的声音啊！

他激动地喊道：“爹爹！爹爹！我是平儿，平儿啊！”

谁料他这样兴奋地回答了之后，屋内却反而静了下来，不由他大吃一惊，再也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，手下微一运动，“砰”地推开两扇木门．迈步跨进屋中。目光闪动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

只见他的爹爹和母亲并肩盘膝坐在一张硬木榻上，四道闪耀着激动光芒的眼神，也正凝注在他的身上，看这情形，明显地并不如他所获得的消息那么坏！

南宫平略一镇定心神，抢前几步，拜倒地上，道：“不孝孩儿叩见爹爹妈妈！”

南宫常恕目中激动的光芒突然一敛，凛然望着跪在地上的南官平，缓缓说道：“平儿，你可是从”诸神殿’回来的么？”

南宫平点头道：“孩儿正是从‘诸神殿’回来，不过……”

南宫常恕截住道：“是‘诸神殿主’放你回来？”

南官平摇头道：“不是……”

话方出口，南宫常恕已勃然怒道：“好个不守信诺的畜生。难道你忘了咱们南宫世家的家训了么？”

南宫平不知老父为何发怒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忙低头应道：“咱们家训，以信义为先，孩儿怎敢忘记？”

南宫常恕怒道：“那你为何离开‘诸神殿’返回中原，破坏了我家数代

遵守的诺言？”

南宫平闻言，方知老父发怒的缘故，但这一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实在大多了，一时间，竟不知从何说起，不由得口中期期艾艾了半晌，仍自寻不出一个头绪来……

南宫常恕见状，更是怒不可遏，双目一睁，便待喝骂，却听身侧的南宫夫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瞧你把孩子吓成这个样子，你等他把话说完了再教训他也不迟啊！”

南宫常恕回头望了她一眼，勉强压下心中的怒火，道：“平儿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南宫平这时已将拥塞在心头的乱麻般的往事理清，于是便将如何随着风漫天出海，到“诸神殿”的经过，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事情，逐一详细禀告……

南宫常恕听罢，默然良久，方始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！为父错怪你了！想不到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你竟经历了这许多的事情，唉！世事如浮云，变幻令人莫测……”

南宫夫人已自笑道：“平儿，过来让妈妈瞧瞧！”

南官平宛似一头迷途的羔羊，忽然找到慈母一般，应声站起身来，扑入母亲的怀中，只觉一股温馨暖流，浸润着他整个身心，于是，他的眼睛潮湿了，他默默地流着泪珠，默默地享受着慈母的爱抚……

良久，良久——

南宫平突地想起了门下食客万达的警告，霍然离开慈母的怀抱，关切地凝视着南宫常恕，道：“万大哥曾经告诉孩儿，说爹爹和妈有性命之忧，但孩儿看来，他莫非故作危词不成！”

甫宫常恕闻言，脸上忽然笼罩了一层阴郁的神色，望了爱妻一眼，沉重地缓缓说道：“不错，为父和你妈的确有性命之忧，最多……最多……”

南宫平骇然惊道：“什么？……”

南官常恕垂头一叹，道：“为父和你妈最多也活不到明天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南官平脑际顿时“轰”的一声，脸色苍白地倒退了两步，失魂落魄地望着他的双亲，叫道：“不！不！您和妈妈看起来不是好好的吗，怎么可能呢！”

南宫常恕用镇定的目光，制止住爱子激动的情绪，沉重他说道：“为父和你妈在外表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，可是，我们不但中了剧毒，而且受了严重的内伤，目前只不过是凭着数十年的修为，勉强提住一口未散的真气而已，为的就是想和你见上最后一面，到了明天……唉！只要天光一亮，我们就……”

南宫平大叫一声！扑上去跪在榻前，张臂抱着母亲的双膝，哭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怎么一回事啊！不！不！这是不可能的……”话声一顿，霍地跳起身来，叫道：“孩儿绝不相信这是真的！”

南宫夫人凄然一叹，道：“傻孩子！难道你爹爹还会骗你吗！”

南宫平虎目圆睁，道：“那么，告诉孩儿，究竟是谁下的毒手？”

南官常恕眼神中闪烁着愤恨的光芒，沉声道：“就是你方才说过的那个意图独霸武林的帅天帆！”

“帅天帆！”

南宫平“噔噔”倒退了两步，大叫道：“又是他！又是他！咱们与他有什么深仇大恨，竟这般歹毒啊！”

南宫常恕恨恨道：“那厮不知怎地竟探出为父和你妈过去的事情，亲自寻来要咱们参加他的组织，为父自然不肯和他合作，致双方闹翻。谁料这恶贼在入屋之时，已暗中下了毒手，为父和你妈与他动手之后，方始发觉受了暗算，故此功力大打折扣，终于被他击伤……”

南宫平听得星目喷火，浑身热血沸腾，紧握双拳，大叫道：“恶贼！恶贼！我不将你碎尸万段，誓不为人……”

话尚未完，陡听一阵阴森的冷笑，飘进屋中……

此际，暮色苍茫，湖滨野地，仅有微风拂柳的沙沙之声，是以这一阵冷笑，听来分外阴森刺耳！

南宫平霍地旋身，睁目望去，只见柴扉开处，一个身材颀长、白面无须、身着儒衫的中年文士缓步走进庭院。

南宫常恕夫妇似乎早已预料到此人的出现，故此神态都镇静如常，但南宫平却难以抑止心中的激动，大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来人微微一笑，应声止步。

南宫平跨前几步，挡住堂屋门口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来干什么？”

来人一抱拳，笑道：“在下萧梦远，特来拜望公子，并送令尊令堂往生极乐！”

南宫平勃然大怒道：“匹夫！你是帅天帆的狗党？”

萧梦远脸色一整，道：“岂敢！帅先生倚区区如左右手！”

南宫平怒喝道：“狗贼来得正好，我先宰了你，再找帅天帆算帐！”右手一扬，“呛”然龙吟，精芒耀目，“叶上秋露”电闪出鞘，一指萧梦远，喝道：“狗贼快过来领死！”

萧梦远哂然一笑，道：“公子自信能置区区于死地么？”

南宫平嗔目叱道：“少废话，不信你就试试！”

萧梦远悠悠接着：“姑不论公子未必能胜得了区区，就算我愿意将项上人头奉送，难道公子就不替令尊和令堂设想了吗？”

南宫平一怔，道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萧梦远笑道：“小意思，令尊和令堂是否能活得过今天，全看公子的意思来决定……”

南宫平“哼”了一声，厉声截住道：“你休要做梦！’

萧梦远冷冷道：“公子既然明白就好，常言道：百善以孝为先，公子要做一个不孝的罪人，区区自无话说。”

南宫平大大一震，默然无语。

萧梦远狡猾地笑了笑，又道：“南宫世家富甲王侯，令尊与令堂昔年名倾天下，如今竟落得蛰处湖边，这是谁的赐予？公子不去奋发图强，重振家声以报亲恩，反而斤斤于一己之私怨，置双亲性命于不顾，此种狭窄胸怀，偏激思想，实令区区为之扼腕！”

这一番话，只听得南宫平毛骨惊然，冷汗涔涔而下！

的确，萧梦远的话并没有错，“南宫世家”之所以落得这般下场，乃是“诸神殿”的赐予，但“南宫世家”之兴起，也可说是得力于“诸神殿”，何况如今“诸神殿”已冰消瓦解，殿主南宫永乐也离开了人间，这种种恩怨，又如何算法？

南宫平扪心自问，他的仇人是“群魔岛”？但“群魔岛”并不曾损害过“南宫世家”的一草一木。那么，是帅天帆吧？不错，帅天帆曾经有形无形

地陷害过他，他的双亲也正是遭了帅天帆的毒手，可是，正如萧梦远所说，即使杀了帅天帆，能挽回“南宫世家”已坠的声望和财富吗？

杀了帅天帆能挽救得了垂危的双亲吗？

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个“不”字！

但是，不反抗帅天帆，又该怎么办呢？

南宫平心中思绪如潮，素乱如丝，怔怔地站在门口，一时间，竟不如知何是好……

忽听南官常恕一声朗笑，道：“好一个利口枪夫！竟敢在老夫面前饶舌！”随即严肃地喝道：“平儿！为父和你母亲蛰居湖滨，以贫苦度此余生，乃是恪守我‘南宫世家’世代之诺言所致，与人无关，帅天帆狼子野心，意图以邪恶手段，驱策武林，杀之正是为天下除大害，你还犹豫什么？”

话声有若暮鼓晨钟，撞击着南宫平昏乱的心绪，顿令他神智为之一振，忙一定神，应声道：“大人严论，孩儿省得！”扬剑一指萧梦远，厉喝：“狗贼速来领死！”

萧梦远依然神色不变，笑容满面地说道：“常言道是不见棺材不流泪，公子以为区区不进屋中，就不能置令尊令堂于死地了么？”

此际，南宫平心中已恨怒到了极点，直恨不得扑上去，把这萧梦远砍成肉酱，但却考虑到对方这般引逗，极可能是故作姿态，引自己离开门口，另派人乘隙入屋对双亲不利，是以始终不敢移动，当下，横剑喝道：“狗贼徒仗空言，我倒不信你有何伎俩！”

萧梦远笑嘻嘻地伸手入怀中，缓缓取出一只晶莹夺目的翠玉小杯，阴恻恻他说道“令尊与令堂的性命，便系于这只杯子之上，公子要不要试它一试？”

夜色苍茫，南官平定睛细看，也瞧不出这只小玉杯中盛的是什么东西，双方距离足有两丈，又势难出手抢夺或击毁这玉杯，不由心中焦躁，脑中千万个办法反复奔腾，仍旧选择不出一个善策……

萧梦远见南宫平一副踌躇失措的神态，不禁越加得意，阴森一笑，又复逼问道：“公子的主意打好了没有，区区尚有要事在身，可不能久候。”

南宫平闻言，脑际忽然灵光一闪，忆起父母昔日相赐的一对“‘护花铃”来，当下，迅快探手入怀，将两只“护花铃”取出，一只扣在掌心，一扬手，另一只疾飞而出……

“叮铃铃！”一声清脆的铃声划空而起，一只小小金铃带着一线金丝，闪电般向萧梦远手中的玉杯击去！

谁知——

铃声乍响之顷，陡听屋内南宫常恕夫妇突地同时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！

南官平大吃一惊，慌忙将掌心中扣着的金铃发出，钩住了眼看就要击中萧梦远手中玉杯的金铃，闪电般掣回手中，然后迅快掉头一看！

灯光荧荧之下，只见双亲业已面如死灰，牙关紧咬，浑身不住痉挛抽搐，神态痛苦至极！

耳际，传来萧梦远的得意笑声道：“如何！公子这是自作聪明，害了令尊与令堂，可怪不得区区了。”

南宫平口头厉声喝道：“狗贼！你使的什么卑鄙手段？快说！”

萧梦远诡笑道：“这是公子自己下的手，与区区何干！”

南宫平目眦俱裂，扬剑喝道：“你再胡说，我便将你碎尸万段！”

萧梦远笑道：“本来帅先生赐与令尊令堂的毒药，毒性潜伏于体内，需区区将这玉杯掷在地上之时，方始会被那清脆的玉杯破碎之声引发，如今公子的铃声，效果竟高于这玉杯，真是妙不可言！”话声微顿，倏地面容一整，又道：“若公子不忍双亲受苦，答允为帅先生效力还来得及，望公子三思！”

南宫平又急又怒，只气得毛发直竖，星目流血，心如油煎，却说不出一个字来……

萧梦远笑了笑，缓缓探手入怀中，又取出两只色泽相同的小玉杯来，道：“本来按照规定，须掷碎第三只玉杯，方是令双亲毕命之时，现在有公子代劳，区区只须损失两只便可了事，公子若是心存疑虑，区区这就试给你看一看！”言罢，将一只玉杯朝地上一掷——

“　啷”！一声清越脆响乍进，顿听屋内南宫常恕夫妇齐声惨叫，紧接着呻吟喘息之声迸作……

南宫平掉头望去，只见母亲已倒在爹爹怀中，爹爹的七窍中已渗出一滴滴淤血，面目痉挛，神态惨凄，不由心胆俱裂，当下一咬牙，霍地口身，嘶声叫道：“狗贼！我……我……答……”

言还未了，陡听乃父颤声吼道：“住嘴！”

南宫平转身哭叫道：“爹爹！你……”

南宫常恕嘴唇抽搐，深深喘了口气，哑着嗓子道：“平儿！你忘了咱们的家训了吗？你……你若是为了我和你母亲的性命而屈服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就是南宫世家的不肖子孙……天下武林的罪人……”

南官平心如刀割，他何尝不明白爹爹的话乃是大义凛然的至理，但是，他身为人子，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受苦，甚至死亡吗？

“不！不！我不能这样做……”他心中痛苦地喊叫着，一咬牙，霍地旋身，朝着萧梦远昏乱地冲去……

他脚步方自一动，萧梦远立即一声断喝：“站住！”

南官平应声怔然止步。

萧梦远高高举起手中的玉杯，狞笑道：“你再动一步，我这王杯便立成粉碎，答不答应，只准你站在原地说话！”

南宫平钢牙锉得“咯咯”作响，拳头紧握，指甲都深深隐入肉中，半晌，忽地长叹一声，恨恨道：“也罢！我……”

陡听乃父又是一声嘶哑的呼唤：“平儿！”

南官平茫然地转过身子，却不由心中猛地一震！

只见爹爹颤巍巍地举起了右手，作出向母亲脑门拍下之势。忙急声叫道：“爹爹！你……”

南宫常恕怒目瞪着爱子，哑声道：“你已决定屈服了？”

南宫平笑道：“爹爹！除此之外，孩儿又有什么办法呢！”

南宫常恕忽地惨然一笑，道：“也好，为父实不忍见我有如此不肖的儿子，只好和你母亲先走一步了！”

南宫平失声大哭起来，“噗”地跪下，叫道：“不！不！爹爹！你不能这样做！”

南官常恕沉声道：“那就答应为父，将这姓萧的杀了，然后召集天下武林，除去帅天帆这恶贼！”

南宫平把心一横，叫道：“好！孩儿答应你老人家，誓报此仇！”话声一落，霍地长身而起，凌空一转，挺剑直扑萧梦远，厉喝道：“狗贼拿命来！”

萧梦远见他神情惨厉，其势凛凛有若天神，不由骇然失色，慌忙飘身后退数丈，狞笑一声，扬手将第二只玉杯猛然朝地上一掷……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玉杯方告脱手，柴扉外一条人影疾掠而至，势如闪电，伸手将玉杯接住，同时反手一按，萧梦远顿觉腰间一阵剧痛，浑身虚脱，“ 噗 ” 地仰翻地上，动弹不得！

南宫平又惊又喜，忙一沉真气，止住前扑之势，脚落实地。定眼瞧去，不禁失声叫道：“ 是您老人家！ ”

来人也自收势，原来是个身材猥琐的秃顶老人，也正是昔年名震武林的“ 风尘三友 ” 中的“ 神行仙影铜拳铁掌 ” 鲁逸仙！

他歉然地对南宫平道：“ 愚叔来迟一步，累贤侄受惊了！ ”

南宫平闻言，顿时悲从中来，垂泪道：“ 我爹爹和娘恐怕…… ”

鲁逸仙摇手道：“ 贤侄不必忧虑，这事包在愚叔身上…… ”

说时，柴扉外又是一条人影飞掠而至，南宫平闪目望去，见来人乃是个走方郎中打扮的矮胖老者。

鲁逸仙已迎着此人笑问道：“ 都收拾了么？ ”

矮胖老者吭也不吭，只冷冷地点了点头。

鲁逸仙转对南宫平道：“ 贤侄快过来拜见这位名倾天下的‘ 夺命郎中 ’崔明鬼崔大侠！ ”

南宫平久已闻说这“ 夺命郎中 ” 崔明嵬医道神通，不禁大喜，忙上前恭恭敬敬地行礼道：“ 晚辈南宫平拜见老前辈！ ”

崔明嵬一摆手，神情冷漠地一颔首，仍然双唇紧闭，不吭一声。

南宫平心知这种风尘奇人，性情多半如此，遂转对鲁逸仙道：“ 叔叔怎会来得这般凑巧，可是…… ”

鲁逸仙摇手止住道：“ 这事说来话长，且先瞧瞧你爹娘再说。 ” 弯腰抓起地上的萧梦远，同崔明嵬走进屋中。

这时，南宫常恕适才勉力提聚最后一口真气，和爱子说了一番话之后，已然气息奄奄地倒在榻上，南官平见这情形，不禁大惊失色，焦急的泪珠，又复滚滚而出！

鲁逸仙放下萧梦远，侧顾崔明嵬，严肃他说道：“ 崔兄，这就有劳一展妙手了！ ”

崔明嵬上前替南宫常恕按了按脉息，冷冷说了声：“ 无妨！ ” 便自伸手入怀中取出一个布包，从包中摸出一个黑色小瓶，拔开瓶塞，倒出两粒黑色药丸，分别塞入南宫常恕夫妇口中，道：“ 半个时辰后，他二人体内毒性自解，那时再疗伤便好了！ ” 说完，自顾一旁坐下，闭目养神。

南宫平疑信参半，又不好出声询问，只得望着鲁逸仙，方待开口……

鲁逸仙已抢着低声道：“ 贤侄但请放心，愚叔自从接到你家中以前的食客万达的消息，得知你爹娘遭害，不知费了几许精神，才请出崔大侠前来相助，若不是在庄外收拾几个小脚色，早就进来了…… ” 话声微顿，又道：“ 你不是到“ 诸神殿，去了吗？怎会到中原来呢？ ”

南宫平长叹一声，遂将这一年来的经过，详细说了。

鲁逸仙听罢，点头叹息道：“ 想不到这短短时光，竟发生了这许多事故，待你爹娘医好之后，咱们得好好商量个办法…… ” 说话之间，只听南宫常恕夫妇已齐声长呻，霍然醒转，南官平大喜，忙扑上前喊道，“ 爹爹！妈！…… ”

南宫常恕一眼看见鲁逸仙，遂摆手止住南宫平，笑对鲁逸仙道：“ 贤弟！

可辛苦你了！”鲁逸仙笑道：“不是我的功劳。”伸手一指崔明嵬，道：“多亏崔兄大力，大哥和三妹才能逢凶化吉哩！”

南宫常恕一望崔明嵬，方自恍然，忙就在榻上抱拳道：“愚夫妇有何德能，敢劳动崔大侠赐予援手……”

崔明嵬欠身而起，摆手道：“现在不忙谢我，还有事情不曾了哩，我且先为你疗伤，待会由你来治尊夫人好了。”

南宫常恕闻言连声称谢，崔明嵬又从布包中摸出一个白色小瓶，倾了一撮白色粉末在两手掌心上，探入南宫常恕的衣裳里面，分按在“丹日”、“命门”两穴道上，运聚本身三昧真火，将掌心的药末炼化，逼入南宫常恕体内，约有一盏热茶功夫之久，只听南宫常恕大大吁了口气，出了一身热汗。

崔明嵬抽出双手，吩咐南宫常恕略为调息，然后倒药末在他两手掌心上，将用法说了，南宫常恕依法施为，将爱妻伤势医好，这才双双振衣下榻，重新向崔明嵬施礼致谢救命大德。

崔明嵬微一颔首表示答礼，便又自顾一旁坐下，闭目养神。

鲁逸仙这才向南官常恕夫妇重新拜见，恨恨道，“想不到帅天帆这厮如此可恶，我们倒要好好想个办法来收拾收拾他，才不辜负他的这一番盛意哩！”

南官常恕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本来愚兄自从送走了平儿之后，已自雄心尽灭，借同三妹隐居此地，打算安静地度过这晚年，谁知这一来，势非东山复出，与这武林枭雄一争短长不可了。”话声微顿，目注鲁逸仙道：“贤弟从江湖来，可知道帅天帆的动静么？”

鲁逸仙沉吟道：“小弟只知道他利用药物和卑鄙手段，已笼络了七大门派之人，打算开一次推举武林盟主大会，至于何时召开，以及开会地点，却不知晓。大哥会见那厮之时，可曾获得一点头绪么？”

南官常恕摇了摇头，忽然若有所得地瞧着蜷伏地上的萧梦远，笑道：“此人既自称是帅天帆的左右手，何不从他身上着手！”

鲁逸仙也笑道：“大哥之言，正合弟意。”当下，弯腰伸手在萧梦远胁间一按一拍，解了穴道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阁下要死要活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萧梦远以手撑地站起身来，暗自一运真力，谁知浑身竟似虚脱了一般，膝盖一软，“噗”地又自跌坐在地上，方知欲求一拼之望已绝，心中不由又急又怒，但脸上神色却保持着一派笑容，缓缓反问道：“要死如何？要活又如何？”

鲁逸仙笑道：“要死如何且不谈，阁下若要活下去，得拿出几句话来作交换条件。”

萧梦远冷笑道：“要想从我口中间出半个字来，除非阁下愿意投效帅先生。”

鲁逸仙冷冷道：“那么，阁下是不想活了，但是死也不见得舒服哩！”

萧梦远微笑道：“既落人手，区区岂敢有此奢望！”

鲁逸仙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很好，就请阁下尝尝我的‘缩脉焚心锁百穴’手法如何！”

萧梦远乍闻“缩脉焚心锁百穴”手法之名，顿时脸色大变，张口方待说话，鲁逸仙的双手已自连连挥动，他顿觉浑身一阵酸软，使自倒卧地上……

南官夫人自了鲁逸仙一眼，道：“二哥，你忘了昔年的誓言了？”

鲁逸仙面色一整，道：“此人虽非十恶不赦之人，但除此以外实无别法，

三妹怎能拿昔年誓言未怪我。”
南宫夫人“嗯”了一声，招手叫南宫平过来，伸手揽住道：“平儿，让妈看看你，地上的那个人不要去看。”
说话之间，一阵闻之令人心魂俱颤的呻吟之声，已自萧梦远的喉间吐出，只见他浑身每一寸肌肉部在抖个不停，一丝丝黑血从七窍中涔涔而出，面孔扭曲，形如厉鬼，难看至极。
终于，他一双怒恨狞厉的目光，渐渐变作乞怜之色。
鲁逸仙满意地笑了笑，两脚连环踢出，骤如风雨般踢遍萧梦远周身七十二处大小穴道。然后一把将他揪起，冷冷道：“时间无多，你现在答我第一句话，帅天帆准备在什么地方召开武林大会？”
萧梦远长长地吁了口气，眼皮连连霎动，哑声说道：“止郊……”哪知，他“止郊”两字方一出口，突地一声惨叫，一股血泉从口中狂喷而出，身子往后一仰，便僵直不动！
鲁逸仙一跃上前，伸手一探萧梦远鼻息，不由顿足叹道：“帅天帆这厮手段真狠！”
南宫常恕笑道：“他若不狠，怎会有独霸天下武林的妄想，如今线索已断，贤弟可有其他善法？”
鲁逸仙搔首沉吟，默然不语。
南宫平忽地心头一动，失声叫道：“莫非是师傅他老人家的‘止郊山庄，“
鲁逸仙霍然道：“对！对！‘不死神龙”虽已死去，但他的门下和‘止郊山座’那块招牌仍有震慑武林的作用，帅天帆自然要选这地方来行事了！”
南宫常恕点头道：“贤弟所见极是，这一来，他便可以收到消灭‘神龙，余威和震慑武林的双重效果了。”
南宫平心悬师门安危，急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此动身好么？”
鲁逸仙略一沉吟，眼中忽露出一线灵光，望了望南宫常恕，然后对南宫平道：“贤侄要去，可以先走，愚叔和你爹娘却另有巧妙安排，不能和你一路。”
南宫平怔了怔，方待开口，南宫常恕已含笑道：“平儿，你就听叔叔的话先走吧。”
鲁逸仙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包，交给南宫平道：“这里面是崔大侠专为化解帅天帆独门迷药而炼的灵丹，你此去，如遇见了心神被帅天帆迷药所制的人，可利用各种机会，将这灵丹用本身真火炼化，设法逼人对方体内，则其毒立解。”
南宫平大喜，接过来藏好，依依不舍地拜别双亲，出了庄门，施展轻功，乘夜向“止郊山庄”奔去。
月黑，凤高，夜色深沉！
名倾天下的“止郊山庄”，此刻却静如止水，只有当中一问大厅，漏出一线灯光，映照着庭园中扶疏的花木，倍觉凄清。
大厅中央，并排陈着三具棺木，里面分别长眠着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、“铁截红旗震中州”司马中天，以及“诸神殿主”南宫永乐。
三具棺木前面的一张木案两侧，围坐着铁汉龙飞、古倚虹、石沉。
这三个“不死神龙”龙布诗的弟子，此刻都是神情肃穆，你望我，我望你的默默无言……

终于，龙飞长叹了一声，开口道：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话声是如此的深远，仿佛来自缥缈的云间，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之情，随着语声袅袅地向周围散扩开去……

古倚虹和石沉对望了一眼，眼中仿佛也互相询问着：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龙飞抬头望了望厅外的夜空，反子缓缓拔出长剑，不停地摩姿着，偶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！

“砰”然一声！石沉忽地一拍长案，咬牙道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无论如何，也要使‘止郊山庄’轰轰烈烈的毁灭，不能无声无息地在武林中消失！”

古倚虹黯然道：“三哥豪气干云，自是‘止郊山庄’的本色，可是，凭我们三人，恐怕也难达到轰轰烈烈的愿望啊！”

石沉讪他一叹，万丈豪情，突地萎颓下去，缓缓垂首道：“不拼又有什么办法呢！除非……除非……”底下的话，恐怕连他自己也听不见了。

龙飞唱然叹道：“如果五弟在就好了……”

话方出口，陡听厅外有人朗声道：“大哥、三哥、四姐，小弟来了！”一条人影，随声掠进厅来！

龙飞等人闻声，俱不禁惊喜交集地一跃而起，迎着来人。齐叫道：“五弟！你来了！”

这人正是南宫平，他稳住身形之后，一眼却瞥见了长案后面的三具棺木，顿时神色一变，惊疑的目光，霍地向龙飞望去。

龙飞忙解释道：“这是师傅和司马叔父以及伯父大人的灵柩，是三弟押运回来的。”

南官平这才松下紧张的心情，分别向师兄姐行礼，道：“小弟闻得帅天帆对。止郊山庄，有不利之举，故连夜赶来，不知大哥接到警讯没有？”

龙飞环眼一扫长案，沉重他说道：“怎么没有！”

南宫平闪目望去，只见长案上，赫然摆着一封黑色的束帖，忙上前拿来打开一看，不由勃然大怒道：“鼠辈竟敢这般张狂，难道真的欺我‘止郊山庄’无人不成！”话声一顿，目注龙飞，道：“大哥是否已有准备了？”

龙飞沉重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正希望贤弟回来，商量一个万全之策。”

南宫平道：“据小弟看来，若凭真实的力量，我们自非帅天帆之敌，但反过来说，帅贼之所以发展到这般庞大的势力，只不过靠了迷药和卑鄙手段而已，如果将那些被他毒药所迷之人救醒过来，以及揭穿他的狼子野心，造成他众叛亲离的局面，便不难将他击败。”

龙飞喜道，“如此说来，贤弟自必已成竹在胸的了。”

南宫平道：“到目前为止，小弟只不过略得头绪而已，一切还得到时见机行事，只希望七大门派之人能倒戈相向，便侥天之幸了。”话声一顿，又道：“我们庄中的子弟们呢？大哥已安排好了么？”

龙飞道：“一切均已按着昔日师傅的布置，安排好了。”

话声方住，忽听几声更鼓传来，时辰已到了子夜，这时，一阵弦管丝竹的乐声划破夜空，缓缓移近庄门……

南官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贼的排场倒不小，我们且莫理会，吩咐子弟们开门放他进来再说。”当下，和龙飞、石沉、古倚虹等人，端坐长案两侧，凝目向庄门望去。

这时，庄中的子弟已将庄门大大打开，夜色沉沉之下，只见三四十个黄

衣大汉手擎纱灯，排成两行，缓缓进入长门，灯光照耀中，领头的是八个吹奏着乐器的锦衣童子，引导着一群衣饰各异之人，再后面又是一对宫灯，傍着一乘锦舆，锦舆周围，簇拥着数十个黑衣大汉。

那一群手擎纱灯的黄衣大汉直抵大厅前面的广庭，便自向两边一分，雁列不动。八名锦衣童子也自停止吹奏，分站在黄衣大汉们的面前，那一群衣饰各异之人脚步微错，已分作两列，垂手恭立。

南宫平对这一群人物，差不多认得一大半，那是任风萍、伍狂风、秦乱雨、旋风追魂四剑、古虹、断魂手，以及五虎断魂刀的后人彭烈。

最令南官平心惊的，是这群人当中，竟然也有叶曼青、狄扬、依露和郭玉霞在内。这些和他最亲近的人，竟都迷失了本性，甘心受人驱策，若是“夺命郎中”崔明鬼给他的灵药失灵的话，那结果的情形，将是多么的可怕！

南宫平方自心情忐忑不安之际，那两个擎着宫灯的童子已扶着那乘锦舆，穿过任风萍等人排列的人巷，直抵庭阶之下，方始停住，齐声报道：“帅先生驾到！”

龙飞冷冷他说道：“请！”

两锦衣童子双双卷起锦舆的珠帘，只见舆内缓缓走出一个面目清秀、身材颀长的中年文士来。

南宫平等人不由大为诧异，想不到这个搅得中原武林鸡犬不宁的枭雄，竟如此年轻，举止更不像是叱咤江湖的人物。

帅天帆走出锦舆，面对厅堂，朗声道：“本座闻说龙大侠灵柩已运返此间，本座欲先行祭奠一番，方谈正事，止郊门下之意如何？”

龙飞端然正坐，沉声道：“家先师与先生素昧平生，不敢拜领！”

帅天帆正色道：“阁下此言差矣，‘不死神龙”威震天下，谁不钦仰，本座岂能例外。”话声一顿，侧顾两锦衣童子道：“还不快将祭品摆上！”

两锦衣童子躬身应命，从锦舆后面取出一副香炉烛台以及鲜花果品，恭恭敬敬地走进厅堂……

龙飞环目一睁，方待喝止，南官平低声道：“他既以礼来，我们且大方一些，不要让旁人说‘止郊山庄’小器。”

说时，两锦衣童子已走至长案跟前，将香炉烛台以及鲜花果品摆列案上，焚香燃烛，躬身退下。

帅天帆一摆手，命那八名锦衣童子一起吹奏起哀乐，然后率了随来的一群人物，面对厅堂，一连三揖。

龙飞等四人只好肃立两侧还礼。

帅天帆行礼已毕，又复一摆手，沉声道：“设座！”

那一群黑衣大汉当中，立有十六人应声走出来，各人捧着交椅公案，顷刻问在广庭中央摆设了八副座位。

帅天帆待座位摆好，挥手命人将锦舆抬开，那任风萍已自领了一班爪牙，躬身齐声道：“请先生上座！”

帅天帆也不答礼，便自昂然坐上了正中的座位，然后微一颔首示意。

任风萍又复朗声道：“请七大门派贵宾上座！”

话声一落，便见人群中缓步走出一个老僧、四个道人、两个老者，顺序坐在其余七副座位上。

南官平等人虽不知这一僧四道两俗，是否就是七大门派的掌门人，但见他们个个目蕴精光，步履沉稳，神定气足，分明也是七大门派中的重要人物。

这一来，止郊门下这四大弟子，俱不禁面面相觑，心中暗忖：“这番恐怕不好应付了！”

南宫平更是焦急万分，暗忖：“爹爹他们为何还不来，莫非有什么变故？……”

正思忖间，帅天帆已朗声发话道：“不死神龙已死，‘止郊山庄，从今以后，自应从武林中除名，各位以为然否？”

那七大门派之人仿佛是应声虫一般，竟齐地点头道：“是极！是极！”

帅天帆得意地笑了笑，又道：“止郊门下有何话说？”

龙飞睁目大喝道：“就算我‘止郊山庄’冰消瓦解，你帅天帆也休想独霸武林！”环眼中精光电射，一扫那七大门派之人，厉声道：“各位难道忘了武林正义了吗？”

那为首的老僧应道：“施主之言差矣，‘止郊山庄’在武林中称雄已久，这番盛极而衰，正应让有德者代之，我等奉掌门之命，到此共推帅先生为武林盟主，望施主们共体大势，切勿执迷不悟才好！”

这一番话，只气得龙飞面色铁青，虬须飘动，拍案大叫：“放屁！我看你们七大门派还有什么脸面立足于武林！”话声一顿，厉喝道：“止郊门下，还不现身杀贼更待何时！”

喝声一落，顿听震天价一阵呐喊，从四方响起，百数十道强烈的孔明灯光，划夜破空，集中照射在广庭之上！

帅天帆冷冷一笑，神色自若的笑道：“区区埋伏本座早已料到，只须一举手，阁下这百数十名弟兄，便立成野鬼了！”

他话声一落，陡听那百数十道孔明灯光之中，爆起一声冷笑，跟着有人接口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这里有现成的数十条孤魂野鬼，瞧阁下能否把我们再变一变！”

语声沙哑，南宫平一听竟是“幽灵群丐”之首，“穷魂”依风的口音，不由心中一喜！

帅天帆冷笑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本座算定诸位也该来了！”言罢，侧顾那七大门派之人，微一颔首示意。

那少林老僧合掌道：“七大派门下弟子已将此庄包围，随时听候先生下令！”

南官平闻言，心头又是一惊，暗忖：“六大派的门下弟子，少说也有数百人之多，若真个集中于此，则己方纵有‘幽灵群丐’相助，也难挽回败势……”

看来，这一场力量悬殊的血战，已势难幸免，南宫平一面盘算，一面朝龙飞等人连使眼色，示意准备厮杀。

那一边，帅天帆已斩钉截铁他说道：“杀！”

一僧四道两俗，这七大门派之人应声起立，各自从怀中取出本门信火旗花，齐地扬手掷向天空……

“嗤嗤嗤嗤……！”一阵药信引燃之声爆处，七道颜色不同、形状各异的火花已冲霄而起，直升上高空，又复“砰砰”连响，七道火光齐齐爆作七蓬五彩星花，将夜空照耀得如同自昼，绚烂夺目！

南官平等人霍地长身而起，齐地掠至厅外，“呛呛呛”数声龙吟，各人已将兵刃撤出……

那百数十道孔明灯光一阵晃动，黑暗中，“咔咔咔咔”之声如连珠般暴

响……

任风萍闻声变色，匆匆跃至帅天帆身后，低声道：“此地伏有‘诸葛神弩’！”

帅天帆冷然一笑，方自一摇头，适时空际的七蓬星花已齐齐一闪而灭。

那少林老僧朗宣佛号，道：“任施上万安，这区区‘诸葛神弩’，算不了什么，我们这信火一灭，弹指之间，此庄匣成鬼域了！”

话尚未完，突地七缕乌金光华电射而至，“夺夺”连声，竟齐地分插入六大门派之人面前的公案上！

任风萍闪目望去，只见光华敛处，那七张公案之上，赫然都插着一柄乌金匕首，匕首的顶端，刻着一个栩栩欲活、狰狞可怖的魔鬼头颅！

他乍见之下，不禁失声呼道：“鬼头魔令！”

那七大门派之人已各自伸手将匕首拔出，凝目一看，顿时脸色俱变，互相看了一眼，霍地一起朝帅天帆施礼道：“敝派有大事发生，恕我等不能参与盛会，再见！”

话声一落，也不待帅天帆开口，已自齐地施展身形，破空而起，凌空又复齐声发话道：“止郊门下，后会有期！”余音袅袅，七人踪影俱杳，端的是神速至极！

帅天帆没料到事情竟发生得这般突然，方自怔得一怔，七大门派之人业已远去，不由大怒，冷冷“哼”了一声，脸上杀机陡地层层涌起……

南宫平等人虽不知其原委，但哪肯错过时机，当下齐声大喝道：“子弟朋友们动手！”

陡听庄门外一声大喝：“风尘三侠驾到！”

南宫平乍闻之下，不禁心头大喜，但立即又浮起了一层疑云，暗怪道：“爹爹他们来到，为何会由帅天帆的人传报？……”

帅天帆脸上的杀机，这时已自转化作三月春风，侧顾任风萍使了个眼色，便朗声道：“快请，本座恭候多时了！”

那任风萍身形一闪，消失在人丛当中，紧跟着便见南宫常恕夫妇和鲁逸仙，并肩缓步走进广庭。

帅天帆离座施礼道：“三位侠驾怎地此时才到，那萧梦远呢？”

南宫常恕微一抱拳，笑道：“愚夫妇因邀约三弟之故，因而耽搁，先生勿怪，那萧大侠说要在另一地等候先生，不曾同来。”

帅天帆面上掠过一丝诧色，随即含笑揖让南宫常恕三人入座。

南宫常恕坐定之后，又开口道：“今夜大会发展如何？愚夫妇及三弟是否有效劳之处？”

帅天帆神色一整，道：“本来无须麻烦三位，但因七大门派之人临阵退缩，致使令公子与止郊门下，更是昧于大礼，本座碍于三位金面，不欲大动干戈，不知三位可否……”干咳了两声，却不再开口。

南官常恕笑道：“些须小事，愚夫妇理应效劳，以报先生大德。”

帅天帆喜道：“哪里！哪里！大侠言重了，昔日误会，本座首先谢过！”言罢，抱拳一礼。

南宫常恕还了一礼，随即掉头对站在厅堂门前发怔的南宫平唤道：“平儿，过来！”

南宫平虽是一一千万个不愿，但心知乃父此举，必有用意，于是低声嘱咐龙飞等人留神戒备，然后步下庭阶，走至双亲座前，跪下行礼道：‘平儿

叩见大人！”

南宫常恕神情一肃，沉声道：“帅先生将一统武林，你为何这般不识大体？”

南宫平垂头低声道：“孩儿……”

南宫常恕沉声喝道：“不准多说，快起来，过去拜见帅先生。然后去与你的朋友叙叙阔契，为父还有话和你的大师兄说。”

南宫平本来打算分辩几句，及至听到后面，他乃何等聪明之人，心头已自恍然，当下低声应是，站起身来，对帅先生拱手道：“帅先生！”

帅天帆料不到事情如此容易解决，脸上笑容怒绽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公子深明大义，本座定然优礼相待。”

南宫平谢了一声，便自走人人群当中，和叶曼青、狄扬、依露等被帅天帆迷失了本性之人，一一握手问候叙阔……

南宫常恕这才回过头来，对龙飞道：“贤侄，‘止郊山庄，已危如累卵，你们人单势孤，为何还不觉悟，听从帅先生的话？”

龙飞睁圆环眼，高声道：“伯父乃一代大侠，为何也说出这种话来，小侄已下决心，宁为玉碎，不作瓦全，伯父不必多说！”

南宫常恕正色道：“贤侄一意孤行，难道就不替‘止郊山庄’设想？”

龙飞厉声道：“帅天帆狼子野心，小侄等纵然归附，‘止郊山庄’也难保全，即如怕父来说，你能担保日后不为帅贼所害吗！”

此言一出，帅天帆神色微微一变。

南宫常恕“哦”了一声，缓缓转过头来，目注帅天帆，道：“不是他提起，在下倒忘了，敢问先生，一统武林之后愚夫妇及三弟的地位如何？”

帅天帆略一沉吟，笑道：“那时，本座当待各位以贵宾之礼，助大侠恢复昔日基业。”

南宫常恕笑道：“吾家昔日富甲天下，先生能有此力量么？”

帅天帆道：“本座一统武林之后，将进而一统天下，那时，子女玉帛皆我所有，恢复大侠昔日基业易如反掌。”

南官常恕长长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适才在途中曾见七大门派之人全体撤退，这情形似乎对先生一统武林之雄图大为不利，不知先生有何善策？”

帅天帆阴森一笑，道：“彼等性命早已在本座掌中，待此间事了，只须举手之劳，便可令彼等贴耳臣眼。”

南宫常恕道：“敢情彼等性命，已为先生药物所控制了？”

帅天帆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南宫常恕神色一整，道：“先生此种做法，在下实不敢苟同。”

帅天帆冷冷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南宫常恕正色道：“先生可知道，欲一统武林与天下，必须具备些什么条件？”

帅天帆目光流转，徐徐答道：“本座浅陋，望大侠不吝指教！”

南官常恕沉声道：“欲一统武林天下，首先必须以德服人。然后掌握人心，取得众望所归，方始大事可图！”

话声一顿，口气突转严厉，道：“如今先生所作所为，无一是处，如何能成大事！”

帅天帆勃然变色，推座而起，目注南宫常恕，喝道：“阁下此言是什么

意思？”

南宫常恕哈哈大笑，也自推座而起，朗朗叱道：“我以为先生问鼎宁原，自必有过人之处，谁知先生竟是个倚仗药物，以及利用人性弱点，从中要挟的卑鄙之徒，如此作为，真今我可怜亦复可笑！”

帅天帆气得面孔铁青，阴森森地凝注着南宫常恕道：“阁下以为本座如不倚仗药物，便不能成就大事么？”

南宫常恕笑道：“正是如此！”

帅天帆’嘿嘿”冷笑，沉声唤道：“叶曼青、狄扬、依露，过来听令！”

叶曼青、狄扬、依露应声走了过来，齐地躬身道：“先生有何吩咐？”

帅天帆目注三人，语气如冰他说道：“汝等将南宫常恕人头缴来，不得有误！’

叶曼青、狄扬、依露三人面色呆板，躬身领命，齐地撤出宝剑，齐地身形一展，齐地清叱一声：“狗贼纳命！”

叱声乍起，三道剑光有如问电，齐地一闪即敛！

南官常恕依旧含笑卓立，安然无恙。

帅天帆却双手捧胸，脸上充满了惊骇错愕与痛苦之色，嘴唇抽搐，却吐不出半个字来，指缝间，鲜血汩汩流出……

“砰”然一声，他终于直挺挺的扑倒地上，寂然不动！

这突然的变故，顿令帅天帆的一班爪牙，错愕失措，一时间，个个呆若木鸡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南宫平振臂大呼道：“弟兄们动手！”

呼声才起，忽听黑暗中传来任风萍一声冷笑，立见数十缕淡淡的白气，“骨嘟嘟”自地面升起，瞬即弥布了整个广庭……

南宫平曾见过这种毒雾，深知厉害，不由大惊失色，慌忙喝道：“这是毒雾，大家快退！”身形一起，跃上半空！……

南宫常恕夫妇与鲁逸仙以及时曼青等人睛状，不由一愕，顾不得诛戮帅天帆的手下，齐地随着南宫平跃上空中……

只见白雾滚滚，人影晃动，“止郊山庄”的百数十道孔明灯光照射其上，已失去了作用。

瞬眼之间，帅天帆的一班爪牙已隐在白雾之中！

南宫平飞落围墙上面，不禁顿足叹息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首恶虽除，却让余孽漏网了！”

陡听空中一声哈哈大笑！一条人影飞掠而来，双手连扬，发出无数蓝色火花，仿似正月里的花炮一般，洒落弥漫广庭的白雾之中，同时，口中大喝道：“鼠辈还不给我现身出来！”

那浓浓的白雾与蓝色人花一触之下，立对有若滚汤泼雪一般，“嘶嘶”连声，顷刻便自消散殆尽！

强烈灯光照耀之下，只见任风萍领着一干爪牙已将退至庄门。

南宫平大喝一声：“放！”

一阵连珠弯响，顿时箭似飞蝗，将庄门堵了个风雨不透，帅天帆的一班手下，当先之人立时惨叫连天，中箭倒毙了二三十个！

任风萍见势不妙，把手一挥，竟率了群雄反身扑回广庭，直向厅堂攻去……

龙飞、古倚虹、石沉三人齐声怒喝，各挥长剑截住！

围墙上，南官平一声长啸，“叶上秋露”有若经天长虹，飞舞而下，叶曼青、狄扬、依露也各挥长剑跃下广庭。

又是一阵“■■”怪笑，“幽灵群丐”在“穷魂”依风率领之下，纷纷现身……

这天下第一庄，顿时一片混战，刀光剑影，纵横飞舞，血雨四溅，直杀得天昏地暗……

南官平独战“旋风追魂四剑”唐环，连施绝招，大喝一声，“叶上秋露”，寒光闪处，唐环惨叫半声，一颗斗大头颅斜飞数丈，身躯仆地不起！

狄扬、依露双战任风萍，两柄长剑有若交尾游龙，两个盘旋，任凤萍已被斩为三截！

风雨双鞭、古虹、破云手、彭烈等人见势不佳，更觉卖命无益，不约而同，各展救命绝招，打从刀山剑海之中撤身而出，挡开迎头洒来的箭雨，落荒而逃。

南官常恕夫妇与鲁逸仙在屋顶督阵，眼看他们逃走，也不为已甚，就此放过。

剩下来的一班爪牙，哪禁得住龙飞等人的一轮狼杀，转眼之间，尸横遍地，已然诛戮殆尽！

一切复归平静，“止郊”门下与叶曼青等人满怀着胜利的喜悦，恭请南宫常恕夫妇与鲁逸仙下来，簇拥着进入大厅。南宫乎这才想起那最后赶来消灭毒雾之人，忙闪目四下一看，原来竟是那昔日门下食客万达，忙上前致谢道：“多亏大哥及时赶来，才得大功告成，真不知怎生报答你才好！”

万达笑道：“小事甸足挂齿，倒是小弟在途中遇见了梅姑娘，她托我带了封信给你。”说时，拿出一封信交与南宫平。

南宫平心头一震，忙问道：“她到哪里去了？”

万达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她么，她已随那‘群魔岛’的少岛主去了！”

南宫平闻言，脑际顿时一阵昏眩，讷讷道：“她……她……那是为什么？”

万达肃容道：“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子，她竟不惜以一生的幸福，换得了七大门派的撤退，平哥儿，她这份恩情，恐怕今生你也难报答得了！”

南宫平这才恍然那七大门派之人，是受了“群魔岛”的要挟而撤退，那“群魔岛”少岛主之所以肯这般相助，自然是以梅吟雪相从为条件的。

他茫然而又昏乱地拆开梅吟雪给他的信，噙着泪水，一字一字的读道：“……请善视青妹，莫念不祥人，今生已已矣。愿结来生缘……”

南宫平喃喃道：“……愿结来生缘……愿结来生缘……”忽地失声叫道：“不！不！我今生就算踏遍天涯海角，也要寻你回来……”

忽地，一双纤纤王手，轻轻地扶住他的双肩，耳边只听一声娇唤：“平哥！”

南宫平缓缓转头望去，迷濛的眼泪，恰正迎着叶曼青两道充满了怜爱的目光……

两人默默地互相凝视着……

夜幕渐渐揭起，黎明已踏着轻快的脚步降临大地……附　录

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

书名	年份	出版者（均为台湾）
苍穹神剑[①]	1960	第一
月异星邪	1960	第一
剑气书香[②]	1960	真善美
湘妃剑	1960	真善美
剑毒梅香[③]	1960	清华
孤星传	1960	真善美
失魂引	1961	明祥
游侠录	1961	海光
护花铃	1962	春秋
彩环曲	1962	春秋
残金缺玉	1962	华源
飘香剑雨	1963	华源
剑玄录	1963	清华
剑客行	1963	明祥
浣花洗剑录[④]	1964	真善美
情人箭[⑤]	1964	真善美
大旗英雄传[⑥]	1965	真善美
武林外史	1965	春秋
名剑风流[①]	1966	春秋
绝代双骄	1967	春秋
血海飘香（《铁血传奇》之一）[②]	1968	真善美
大沙漠（《铁血传奇》之二）	1969	真善美
画眉鸟（《铁血传奇》之三）	1970	真善美
风云第一刀[③]	1970	春秋
鬼恋侠情[④]	1970	春秋
蝙蝠传奇[⑤]	1971	春秋
欢乐英雄	1971	春秋
大人物	1971	春秋
桃花传奇[⑤]	1972	春秋
萧十一郎	1973	汉麟

[①] 处女作

[②] 后半部由墨余生代笔

[③] 大部分由上官鼎代笔

[④] 1976 年修订，出汉麟版，改名《浣花洗剑》

[⑤] 1976 年修订，山汉麟版，改名《怒剑》

[⑥] 1976 年修订，出汉麟版，改名《铁血大旗》

[①] 结尾部分由乔奇代笔

[②] 《铁血传奇》又名《楚留香传奇》

[③] 又名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

[④] 《楚留香传奇》续集，又名《借尸还魂》

[⑤] 《楚留香》续集

[⑤] 《楚留香》续集

流星・蝴蝶・剑	1973	桂冠
九月鹰飞[⑥]	1974	春秋
长生剑（《七种武器》之一）[⑦]	1974	汉麟
碧玉刀（《七种武器》之二）	1974	汉麟
孔雀翎（《七种武器》之三）	1974	汉麟
多情环（《七种武器》之四）	1974	汉麟
霸王枪（《七种武器》之五）	1975	汉麟
天涯・明月・刀	1975	汉麟
七杀手	1975	汉麟
剑・花・烟雨・江南	1975	汉麟
绝不低头[⑧]	1975	汉麟
三少爷的剑[⑨]	1975	桂冠
陆小凤传奇	1976	春秋
绣花大盗（《陆小凤传奇》之二）	1976	春秋
决战前后（《陆小凤传奇》之三）	1976	春秋
火并萧十一郎[⑩]	1976	汉麟
拳头[①]	1976	南琪
边城浪子[②]	1976	汉麟
血鹦鹉[③]	1976	汉麟
白玉老虎	1976	桂冠
大地飞鹰	1976	南琪
银钩赌坊（《陆小凤传奇》之四）	1977	春秋
幽灵山庄（《陆小凤传奇》之五）	1977	春秋
圆月弯刀[④]	1977	汉麟
飞刀・又见飞刀	1977	汉麟
碧血洗银枪	1977	桂冠
离别钩（《钱种武器》之六）	1978	春秋
凤舞九天（陆小凤传奇》之六）	1978	春秋
新月传奇[⑤]	1978	春秋
英雄无泪	1978	汉麟
七星龙王	1978	春秋
午夜兰花[⑤]	1979	汉麟

[⑥] 《风云第一刀》后传

[⑦] 《七种武器》仅完成六种，“拳头”并非一种武器

[⑧] 古龙所作带有武侠色彩的现代枪战小说

[⑨] 《江湖人》系列之一

[⑩] 《萧十一郎》后传

[①] 又名《愤怒的小马》，曾被收入《七种武器》，误

[②] 《无涯・明月・刀》后传

[③] 《惊魂六记》之一

[④] 大部分由司马紫烟代笔

[⑤] 《楚留香》续集

[⑤] 《楚留香》续集

风铃中的刀声[⑥]	1980	万盛
剑神一（《陆小凤传奇》之七）	1981	万盛
白玉雕龙[⑦]	1981	万盛
怒剑狂花[⑧]	1982	万盛
那一剑的风情[⑧]	1982	万盛
边城刀声[⑧]	1983	万盛
猎鹰赌局[⑨]	1983	万盛

---

⑥ 给尾由于东楼代笔

⑦ 《白玉老虎》后传，大部分由中碎梅代笔

⑧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

⑧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

⑧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

⑨ 最后遗作，短篇